

變形生物（太空科學幻想小說）馬雲・著

是人還是鬼？是家禽抑或野獸？外星球不知何時來了一種會變形的生物。令人防不勝防。本故事將令你提心吊胆，另有一番感受。切勿錯過。

$3.50

1065

編者話

★人們對於太空上之不斷新發現，不明來歷物體，既感奇妙，又覺深奧。地球上的太空研究專家在不遺餘力探討下，時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蹟出現，因而我們不論在電影或科技書籍中目睹的一切，並非空穴來風，全無其事之虛構，當然，距離成爲事實的來臨，說來還是言之過早。可是終有一天……

今期本刋就以上問題，特別選刋一部對太空科學幻想有所存疑的巨型小說——「變形生物」，本故事過程緊張刺激，離奇怪誕，兼而有之。它描述外星球的一種生物，不但會變成人形，亦會變成各種不同的生物，這類生物可能令地球人面臨一次大災難……欲知其詳，請參閱本期的刋出。

★「劍歸何處」今期已告終結。南丹青十多年來寢寐難忘的殺父仇人到底是誰？相信讀者們在未閱至本文末尾一句，難知眞相，你猜是誰？……

★下期除了刋出雪刀浪子故事「金殿狂龍」外，新著數篇同時大量推出，計有馬雲的浪子奇行錄「偸心賊」、龍乘風另篇技擊鬥智中篇「飛渡關山」、凌波之魔風血雨錄之四「大天魔心法」等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幻想小說 太空科學

變形生物

馬雲·文
盧令·圖



整個基地失了蹤

外星球人——祖必達人成功登陸地球，在南極建立了一個秘密基地。

祖必達太空船「射綫號」一直停留在地球的外太空，只不過因爲船上裝有反雷達設備，所以地球上的雷達網才一無所覺而已。

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也不是想像中一般順利，他們曾三番四次遭遇到其他星球人的阻難。幸而都化險爲夷。

祖必達星球人的目的，在乎探險、了解以及開發地球上的資源。

南極是地球上未經開發的地方，所以他們選中了那兒建立了基地。

「射綫號」太空船選派了對地球最有認識的狄卡，帶了一批人到南極基地去，協助那裏的祖必達人展開工作。

× × ×

由狄卡所率領的飛碟隊伍，總有十二隻飛碟，成員則包括了二十四名祖必達星球人。

當飛碟隊到達南極附近海面的上空時，他們曾企圖與基地上的祖必達人先行連絡。但是，對方竟然全無反應。

狄卡有些吃驚。

他一再試過，可惜都失敗了。

狄卡無可奈何，惟有通知祖必達人遠征地球的臨時指揮部——射綫號太空船。

指揮官指示狄卡，盡一切可能，查出眞相。

狄卡沒有辦法，只好依原來計劃，先降落南極圈的威爾克斯地。

那是一個磁場，金屬物體到了這裏，勢必受到極大的干擾。祖必達人所以選擇這兒作爲他們的着陸點，正是針對地球人的弱點；也就是說：他們明知即使是地球上的探險家，也很少會跑到這荒僻的地區來。

狄卡知道祖必達星球人所用的飛碟，以及一切金屬物體，均具備了抗磁能力，所以他們才可以在此建立了基地。

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隊，依原來計劃，降落原定的地點。

他們並未遭到任何反抗，但是，也沒有任何發現；甚至祖必達星球人已建立好的基地，這時候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的確是令他們十分震驚的事。

狄卡立刻通知「射綫號」指揮部。

× × ×

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射綫號」太空船之內，一次不尋常的會議正在召開。

會議室之內，只有卡爾船長，以及數名他的助手而已。

但是，參加會議以及在會中發言的人，則有遠在數個銀河系以外的祖必達星球總部中的官員們，以及已降落地球南極的狄卡等人。

他們是透過傳眞系統，將各人的影像收集到會議室中的螢光幕來的。

因此，他們雖然位處於三個不同環境，却能共處一室似的。

狄卡首先發言道：「照我看，地球人不會來到這裏。他們還沒有如此先進的抗磁儀器。我們極有可能又遇上另一種外星球生物！」

卡爾船長說道：「最近，在這裏我們觀察到一件奇事，不知道是否別個星球生物的傑作。那是一艘地球太空船突然的毀壞。」

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總部，立刻有人問：「是怎麼一回事？」

經卡爾船長解釋：原來是他們發現了一件頗奇怪的事。

在地球外圍四周的太空，存在着不少由地球人所發射的大小飛行物體，包括了人造衞星、太空實驗室等等。

其中有一艘由美國發射的太空實驗室，突然受到侵襲！

卡爾船長形容這件事是「太空破壞行動」。

「射綫號」太空船上的觀察員，發現另一神秘飛行物體，以極高的速度，追上了美國太空實驗室，此後該太空實驗室即失去了控制。而該神秘飛行物體亦迅速消失於太空中。

當時祖必達星球人睹此怪現象，亦不以爲意，因爲他們知道地球上有兩大集團——美、蘇爲首的兩大極端。

他們只以爲這是兩大極端之間鬥爭的結果。

但是，後來他們有人分析，以美、蘇兩國的科技，目前只是「併肩前進」、「半斤八両」而已。以當時的情況估計，那「神秘飛行物體」，不似是蘇聯人的太空船。

那麼，會不會是另一個星球生物的一種惡作劇？

不久，美國太空署便即宣佈他們年前發射的太空實驗室，將墮毁跌回地球。

實驗室重達數十噸，而且在失去控制的情況下墮入大氣層，因此，太空署無法估計它墮落地球的正確位置。

也就是說，沒有人知道它將墮於何處；可能是人口密集的市區，也可能是汪洋大海。

試想想，一艘重達七十七噸半的太空實驗室，變了廢鐵之後，撞落地球人口密集的市區，後果將會變成怎樣？

於是地球上的其他國家，紛紛責備美國。

但是，只有美國太空專家心裏明白，他們這艘太空船原定降落的日子，應該是四年後的一九八三年。爲什麼它會提前墮毁？

其實美國專家們也莫名其妙。

不過，美國人一向好勝心强，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找個「動聽」的藉口向世人交代，一則避免引起國內人仕的恐懼，另一方面也讓蘇聯人以爲他們的「太空技術」的確「技高一籌」！所以他們怎樣也不承認這是意外！

× × ×

「射綫號」祖必達人太空船這次會議的結果，決定分頭進行。

首先由狄卡率領飛碟隊伍，在南極展開仔細的偵察行動。

另一方面，由「射綫號」利用先進儀器，在外太空進行監視，看看是否另有星球生物對地球進行窺伺。

同時在地球表面之上，由狄卡的兒子——狄卡和地球人的結晶品——雅力，進行調查。

因爲如果是地球人的探險隊，能將他們南極基地破壞的話，雅力一定有辦法可以查個明白。否則，他們也要看看地球人對這件事的反應。

雅力是祖必達星球人「狄卡」和地球人「貝茜」的愛情結晶品，表面上是個正宗地球人，與一般美國人無兩樣；實則却是祖必達人的後裔，也算是半個地球人。

所以，他們想到利用雅力，也算得上是「設想得相當周到」。

× × ×

「射綫號」上不但有最新式的通訊設備，也有强大的戰鬥力，所以他們應該是經得起考驗的。

這艘太空船既有反雷達系統，亦有儀器可以製造相等於「地心吸力」的平衡，以避免祖必達人在太空船內翻筋斗。

因爲那是外太空，遠離地球之外，也更遠遠離開他們的祖必達星球，所以他們的太空船實則亦處於眞空狀態。如果沒有「平衡儀」他們就會在太空船內打筋斗。

同時又由於祖必達星球上面的一切生存環境，與地球相差無幾，所以兩者之間的高等生物——人類的外型，也是一樣。

唯一不同的，只是祖必達星球人的科技比地球人先進。那是因爲他們進化得更早的緣故。所以他們可以遠征地球，而地球人至今仍一無所知。

× × ×

狄卡等祖必達人在南極的冰天雪地上，進行了一連串的搜索，仍無任何結果。

就憑狄卡對地球環境方面的認識，他知道：假如地球人在此遭遇了不測的話，他們可能已被「冰封」——深埋於雪地之下。

但是，他們是祖必達星球人。不是地球人，而且此番是有備而來。

問題却出自祖必達星球人已在南極建立基地有好一段時日，不過爲了他們接連遭遇到其他對手，所以暫時不與南極基地連絡，以免暴露目標而已。就因爲太久未有連絡，到底他們何時出了事，出了什麼事？

「射綫號」臨時指揮部一概不知。

狄卡等人只能像探險隊一樣，到處勘察，希望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但是，結果他們還是失望了。

狄卡無可奈何，惟有兼程趕往澳洲，因爲他從「射綫號」方面獲悉，他的兒子雅力，正由美國前往澳洲。

× × ×

雅力是由一名祖必達星球人巴德陪同下，前往澳洲進行一項特殊任務的。

那是爲了爭取一塊「美國太空實驗室的碎片」，以便送往「射綫號」臨時指揮部進行各項分析，判斷該實驗室是否受外太空生物的蓄意破壞。

就憑雅力在地球上所知，他知道美國太空實驗室已墮毀於澳洲南部地區。

爲了保證雅力一定要完成是項任務，「射綫號」臨時指揮部，特別選派了兩男一女到地球上來，協助雅力去進行是項任務。

雅力將列達和嘉麗絲編成一組，他自己則與巴德成爲另一組。兩組人分頭出發，希望任何一組可以順利完成任務。

那時候，地球人還未知道太空實驗室將墮於何處。

但祖必達星球人却運用了他們的儀器，盡其所能，希望令到這龐大的廢物，墮到南極去，讓他們的人——狄卡等人，能順利拾獲一部份，帶回分析。

當儀器成功運用之後，太空實驗室果然墮向南極！

就在這剎那間，他們獲得祖必達星球總部的指示，認爲這是十分危險，而且愚蠢的做法！

因爲南極一向是無人到的寂靜地帶，一旦有太空實驗墮毀該處，勢必引起探險熱潮，令到地球人紛紛湧往該區。

那樣，可能對他們（狄卡等人）引起不便。因此，在最後一剎那，「射綫號」引起上的控制人員，惟有讓太空實驗室下墮的位置，稍爲偏差了少許——終於墮於與南極遙遙相對的澳洲！

太空實驗室碎片

「我是美國一間太陽能公司的職員。」雅力自我介紹。

那人接過了他遞過去的照片，打量了雅力和巴德二人一番。

「太陽能公司是幹什麼生意的？」澳洲人小心地問。

「例如閣下這間渡假酒店，位於陽光充足的環境下，又想節省能源，最好就是光顧本公司；我們會派員爲你們設計最新穎的太陽能熱水供應系統，這樣每年可以爲閣下節省許多金錢。」

「噢！原來你是來招攬生意的。」澳洲人又以另一種目光，瞥了他們一眼。

雅力忙解釋道：「老闆，你錯了，我並非爲我們公司招生意。」

「那我們還有什麼好談？是否我的酒店服務不周？」

「不！你這間酒店的服務水準，簡直就是第一流。」

「過獎了！」

雅力故作神秘地，打了一個手勢：「我們可否談談一宗交易？」

「什麼交易？」

「聽說閣下拾獲了一塊太空實驗室的碎片。可否……」

豈料話還未說完，已被對方止住：「你不要高談闊論好嗎？誰告訴你我有這種

東西？」

雅力說道：「格林先生，你要我不張揚，最好還是乖乖的跟我交易吧！其實，這種事情，你又何必裝蒜？你農場不是有一間馬廐被太空實驗室的碎片擊穿了屋頂麼？」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格林放低聲浪，示意道：「現在我有點事情忙着，回頭我們找個時間細談一下好嗎？」

「好吧，那麼，我們晚餐時間在餐室中見好嗎？」雅力道。

格林忙不迭地走開了。

雅力於是對巴德道：「看他的樣子，必然擁有太空實驗室的碎片。」

「聽說地球人非常狡猾，爲什麼我們不釘緊他，迫他早些交易？」巴德道。

「欲速則不達，迫得他太緊，反爲不妙！」

格林是這間渡假酒店的老闆。

這間綠野假日酒店，位於澳洲南部一處渡假勝地。

美國太空實驗室墮毀地球，大部份碎片散播在澳洲南部一帶。

許多澳洲人當知道實驗室墮於澳洲境內時，都在埋怨美國。

但是，當他們聽到有不少大機構出高價收購實驗室碎片時，却又希望碎片最好墮入自己的家園範圍以內。人們紛紛由恐懼而演變爲喜愛！

人類的貪婪，於此可見一斑！

由「彷彿一場大災難即將降臨」以至「掀起一次尋金熱潮」，其過程的確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不少澳洲人紛紛趕往碎片墮落的地方，甚至在那處紮營。

結果當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後者自然是空歡喜一場了。

雅力不知從那兒偵知，有一大塊碎片墮落於格林農場的馬廐，擊毀了屋頂，還把那裏的馬兒嚇了個半死。

格林的農場就在綠野假日酒店不遠處，不過知道此事的人並不多。

知道的人，曾向格林查問，當初佢支吾以對，後來索性否認。

格林沒有讓別人看過那碎片，不過，他的馬廐的確被硬物洞穿了屋頂。

因此，許多人都相信格林的確擁有一件以上的碎片。

但是格林爲什麼又會否認？

也許是「財不可露眼」吧！因爲自從美國許多大機構揚言以同等重量的黃金，換回太空實驗室的碎片之後，誰手上擁有碎片，也就等於擁有黃金。

雅力也是以「美國大機構代表」的身份出現，希望可以順利完成「交換碎片」的任務。

雅力知道這項任務非常重要，因爲祖必達星球人可以分析出它是受到何種性質的破壞；假如是外星球人將美國太空實驗室破壞，也就是表示，除了祖必達星球人之外，還有其他星球人已進入地球範圍來，祖必達星球人行將面對另外一個新的對手。

雅力是爲了父親狄卡的緣故，決心要達成是項任務。

× × ×

回到酒店房間裏，雅力聽到一陣水聲淙淙。

他登時呆了一呆！

他以爲走錯了房間，想退出去！

但是，剛才關門聲已驚動了浴室裏面的人。於是有人問出來：「誰？」

雅力又是一怔！因爲他聽到的，竟然會是個女人的聲音。

這是他獨個兒稅居的房間，怎會有女人？當然是走錯了地方吧。因此他更加速腳步離去！

但是當他出到房門，回頭看看房門上的編號，却又沒有錯。

當他折返房內時，一個女子已由浴室出來；她半裸着，由胸脯以下只圍了一條大浴巾，赤足，頭上包裹着另一塊毛巾。

他怔怔地瞪住她：「你是誰？」

她含笑過去，將房門關上了！

「你何必追究我是誰？」那女子又是嫣然一笑，「如果我是你，我只顧眼福，盡情享受……」

她身上的大浴巾滑到地毡上，登時變成了一尊石膏像。

的確是上帝的傑作！他呆住了！

她湊過去，採取主動吻他！撫摸他！

× × ×

她很悠閒地燃點了一支香烟，噴出一口烟霧，瞪住他笑。

「你是美國人？」她問。

他輕輕點頭，將她咀角的香烟移開，吻她。

「我很喜歡你！」她說。

「我更喜歡你。」他也抽了一口香烟——那是從她手上取過來的同一支香烟。

「可惜，至今爲止，我仍未知你是誰。」

「你很性急！」她眯眯眼在笑。

「你却喉急！」

「你眞壞！」她伸手揑了他的大腿一下。

他痛得呱呱叫！

然後，他盯住她問：「大概是酒店侍役安排的下午茶點吧……」

他話未說完，已被她揚掌飛摑過去！

幸好他手急眼快，一手捉住了她的手腕，她又揚起另一隻手。

雅力的另一隻手却拿着一支香烟，所以他惟有極力閃避！

「拍」的一聲。

還是無可避免，雅力中了一巴掌。

「你是執到寶也不知是寶，眞是狗口長不出象牙。」她生氣地甩開了雅力的手，跳下床去，「我絕對不是侍役安排的應召女郎；我是來跟你談一宗買賣的。」

說完，她進了浴室去。

她跳入浴缸，開了花洒。

他跟了入來：「是什麼買賣？」

「聽說你對碎片有興趣。」她一邊開花洒淋浴，一邊說道。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也是這兒的常客；你和格林在餐室談些什麼，我都聽到了。」

「你也檢到太空實驗室的碎片？」

「是的，而且肯定是眞的，不像格林那樣混水摸魚。」

「這是什麼意思？」

「太空實驗室墮回地球，是否須要經過大氣層？」

「是的。」

「那麼，是否跟大氣層發生磨擦，因而引起燃燒？」

「是的。」

「那麼，經過燃燒之後的鋁合金，又是什麼顏色？」

「嗯——」

「黑中帶紫。」她看見他答不出，她變了自問自答。

她又說：「但是，那老糊塗，他却故作神秘，讓別人以爲他眞的擁有這些碎片，竟想發一筆災難財，豈非可笑麼？」

「你的意思是：他根本沒有太空實驗室的碎片，是不？」

「他當然沒有。」

「那麼，他馬廄中的屋頂——」

「如果你準備騙人，相信你也會預佈一些伏綫，否則，誰信你？」

「但是，許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是他故意放出了空氣，却又一邊極力否認，企圖用『價高者得』的方式，引你上釣。」

「唔——」雅力想了想，道：「然則，你又如何能令我相信？」

「看見了，接觸過之後，你就可以分析一下，包保美國太空專家也承認我手上的是眞貨，然後我才收錢。」

「你貴姓芳名？」

「歌廸亞。」

她再次由浴室出來。抹乾了身上的水珠，穿回衣服。

「你要去那裏？」

「帶你去看貨。」

「在那裏？」

他一邊問，一邊看看腕錶。因爲晚餐的時間將到，他約了格林。

雖然她形容格林是一個騙子，但在雅力的立場分析，不能盡信，又不能不信；中肯一點，對方難免有「同行如敵國」之嫌。

她告訴他：她的居處並不遠。而且，她的車子就在酒店門外：她可以載他去。

× × ×

「還有多遠？」

「快到了！」

這麼一問以及這麼一答，實際上巳重覆了好幾次。

雅力坐在歌廸亞的車子裏，心裏感到有些兒不妙。

他又一次看看腕錶，車子走了差不多半小時，但居然四野無人。

歌廸亞本來告訴他：只須十分鐘左右的途程。現在證明她又說謊！

「停車停車！」

雅力連聲叫了起來，差些兒還要伸手過去制止她再開車。

歌廸亞的車子不但沒有停下來，還加快了速度！

「你幹什麼？」

雅力焦急得一直在叫。

但是歌廸亞完全沒有理會他，儘管在郊野的公路上開快車。

雅力忍無可忍，伸手過去！

他想用行動制止她再開車，但是，「蓬」一聲！他的手碰到了一些物件。

原來他與歌廸亞之間，不知何時巳隔着一層透明膠板！

怪不得他叫得聲嘶力竭她也聽不到。

他試用手推開車門！

但是，車門也不知由什麼時候開始，已經下了暗鎖，推不開！

雅力心裏早知不妙，用力敲打那塊透明膠板，目的讓歌廸亞也知道他正在焦急與憤怒！

可惜歌廸亞瞧也沒有瞧他一眼！

他非常焦急！非常生氣！他正待用力就是一拳——準備把那塊透明膠板擊毀！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車子突然停了下來！雅力以爲到達目的地了！

他放眼四望，只見車外四周仍是只見樹木，不見人倫！

雅力驚奇之餘，回頭再望向隣座。

但是，歌廸亞巳不知所踪。

變形人

雅力用力推開車門。

但是，車門彷彿被人在外面加上了橫門似的，任他費盡氣力，亦難動其分毫！

雅力萬分焦灼之際，車子又開動了；只是司機位之上，却沒有人！

車子不但自動開走，而且越開越快！

雅力担心又一次遇上了隱形人；他在過去曾領教過「隱形星球人」的厲害了。

（詳情見「隱形星球人」一文。）

他心裏想：對方可能巳偵知了他的眞正身份了。所以才設下這陷阱！

如果他再不設法逃出去，只有任由宰割，或者與此車子同歸於盡！

車子的駕駛座位之上，如果有個人——假定就是隱形人的話，那麼，他們可能不會讓這車子撞毀。否則，這車子就有如一枚活動的計時炸彈。

雅力須從壞處着想！他首先假定了這車子之內，現在只有他一個人。

因此，他必須在這車子未撞毀之前，設法離開這裏！

車子是特製的；若非特製，又怎麼會突如其來的多了一塊透明膠板，將他與司機位之間分隔開？

因此，他不敢再怠慢了！

他匆匆將手腕上那手表型的電子儀器開啓——那是足以令到他氣力大增，以及抗拒地心吸力的超科學發明。

所謂「超科學發明」，只是我們地球人給予的稱呼而巳，因爲雅力雖則是祖必達星球人的血統，但却長期居住在地球之上，無論生活習慣、科技常識等等，都與地球人無異。

所以，就以地球人的科技進度去衡量，此等由祖必達人交給他使用的儀器，其不可思議程度，巳非「科學發明」那麼簡單！

儀器開啓了之後，雅力頓覺力量無窮，身體亦覺輕盈！

只見雅力雙臂高擧，汽車雖然仍在行進中，却給他洞穿了車頂的甲板！

一條人影隨即由那洞口騰空而去！

汽車仍以全速行進！

毫無疑問，車子是無人駕駛的，它早

已交由自動駕駛儀控制！

前面就是彎角！

但是車子却全速往前衝！它並未能及時拐了彎！

驀地「轟隆」一聲！

車子撞斷了路旁的欄杆，直衝出路面，撞落懸崖之下，化作一團火球！

× × ×

晚餐時間，就在餐室裏面。

這是綠野假日酒店的扒房，人客也相當多，假如在平時，身爲老闆的格林，可能正忙於指揮侍役們服侍人客。

但是今晚，他却是人客之一。

他獨據一角，靜靜地等待着一個人。

那個人很快巳出現在他的面前。

那就是他日間才見過的美國人——雅力。

他們躲在一角低斟淺談，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

「那些東西帶來了嗎？」

「那些東西怎麼可以帶到這種公衆場所來，你不是開玩笑吧？」

「那麼，那些東西現在是存放在府上了？」

「不！」格林左張右望，低聲道：「我把它收藏在不爲人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帶我看看嗎？」

「可以，不過我們先要談好價錢。」

「你要多少錢？」

「先看你能出多少。」

「我未看貨，怎麼可以出價？」

「你應該想像得到，能擊穿馬廄屋頂瓦面的，那東西當然不可能太細小。」

「那東西究竟有多大？」

「我沒有正式磅過，但估計最少也在十磅過外吧！」

「嗯——十磅，的確不小。就以十磅黃金交換，你可滿意？」

「當然不滿意，那只不過是人盡皆知的公價而巳！」

「那你究竟要多少錢才出讓？」

「不妨告訴閣下，有人巳出到三倍價錢！」

「三十磅黃金？」

格林輕輕一點頭。

「好吧！讓我看看，如果證實確是太空實驗室的碎片，你可以得到四十磅以上的足金。那你滿意了吧？」

格林想了想，道：「也好，就讓你先看看那寶貝，我們再談其他好了。」

於是二人先後離座！

他們沒有吃東西，甚至連水也沒有喝一杯。

餐室裏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們；有的也只是一名侍役領班。

侍役領班之所以留心他們的動態，只不過因爲二人之中，其一是他的老闆。

× × ×

十分鐘之後，餐室中來了二名客人！

他們左張右望，在食客中，似乎要找尋等待他們的人。

侍役過去招呼他們。

「兩位嗎？」侍役很有禮貌地問：「有留位嗎？」

二名人客之中，有人答道：「沒有，不過，我們是來見你老闆格林先生的，因爲他約了我，我叫雅力。」

「嗯——格林先生，他……他剛走了。」侍役打量着雅力，抓抓後腦，一股莫名其妙的神氣表露無遺。

侍役領班過來，他是比較冷眼旁觀，看得最清楚的人，但這刹那之間，也呆住了一陣。

侍役看見領班過來，立即告訴他的上司：「他們要找老闆。」

領班瞪住雅力：「先生，你不是開玩笑吧？剛才你明明是跟我們老闆一齊離去的，怎麼你又中途折返？」

雅力比他更加驚奇：「你說什麼？請你再說一遍！」

「剛才老闆單獨在那邊角落一張餐桌會見你，你的朋友並不在場；我一直奇怪，爲什麼你們什麼東西都未有進食，就匆匆走了……」

雅力一邊聽領班解釋，一邊回頭與同行的巴德交換眼色！

他一邊聽，一邊想。

他越聽越感到不妙！

他也不等領班說完，就插咀問道：「你快些帶我去找他們；那一定是冒充我來見你老闆的一名歹徒！」

侍役領班一聽到「歹徒」二字，也感到有些恐懼！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看二人的神色，也感到不妙。

於是他帶領二人，匆匆離開了餐室。

× × ×

他們問過門僮。

門僮說：「老闆是開着他自己的車子載着一名人客一齊走的。」

領班用車子載了雅力和巴德二人，循門僮所指的方向去找老闆的車子。

× × ×

這是格林的家。

但家門之外沒有格林的自用車。

領班喃喃地說：「他們究竟去了何處呢？」

「農場！」雅力脫口驚呼，「他們一定是去了農場馬廐。」

領班立刻把車子再次開動，而且開得很快！只見那條路上，留下了滾滾塵埃！

× × ×

晚上的農場，靜得有如墳墓。

那兒的面積很大，但也很平坦，很容易找尋目標。

領班的車子在那兒一帶繞了一個大圈，見過不少車子。

不過，那只是農場用的車子，並非他們要找的車子。

他們要找的，只見格林那一輛白色的自用車。

× × ×

格林帶着一個人，來到了一處秘密地點！

那是一處藏酒的地方——酒窖！

那年青人就是他所信任的美國人「雅力」。

「雅力先生，如果你看過我的貨色，包保你一定滿意。」

「眞的？那的確要開開眼界。」

格林帶他到一列酒桶前面去！

那是一桶桶的酒。

表面上看上去，並無任何分別；唯一的分別只是桶蓋上的字——黑色的，用以記載日子和編號的字。

那些字，外人很難看得明白。但這裏的主人格林，他當然看得明白。

他停留在一桶酒的面前。

那表面上看來只是一桶酒，實則只是一個酒桶！

酒桶之內，載的不是酒。

格林將桶蓋打開了！

如果裏面是酒，桶蓋決不能就這樣子去將它打開。

如果一定要這樣子打開，酒便會瀉到遍地都是了！

身邊的「雅力」也知道那桶內載的一定不會是酒。

他甚至已預知桶內所載的，就是他要找到的實驗室碎片。

果然，格林將一個帆布袋從酒桶內拖了出來，向「雅力」展示！

「雅力」動手協助，將帆布袋裏面的碎片傾倒出來！

一堆燒得黑昏昏的廢鐵。

「你可滿意了？雅力先生。」格林很驕傲地笑了！

「嗯——果然就是實驗室的碎片，足有十磅以上。」

「我沒有說錯吧？就憑它的一股衝力，將我的馬廐屋頂撞毀了。」

格林說着，又俯首彎腰，愼而重之的，將碎片重新納入帆布袋之內。

那神氣，的確比起什麼珠寶、黃金更加感到珍貴似的。

「雅力先生。」格林一邊收拾，一邊背着他帶來的人客問道：「你猜，它值多少黃金？」

「格林先生，你猜，你有多重？」

「我有多重？二百磅不到。」格林不以爲意地說道：「不過，我不會要你二百磅那麼多，只要一百磅黃金。」

「你太心足了。」

「你應該看得出，這是實驗室的主要部份，隨時有人出得起這個價錢……」

他話未說完，身子已經站直了！

他身子還未站直之前，就已經感到不妙！

其實他早就應該感到不妙，因爲剛才那人說話的聲音是那麼的冷峻！

「對不起！只因爲我沒有一百磅黃金。」那人冷冷地說。他手中已多了一支手槍！

「你太可怕了！我實在不該太過相信你！」

「是的，這是你最大的錯誤，可惜，你後悔也沒有用。」

「其實，你須要的只是這一袋廢鐵，你又何必殺我？」

「因爲如果我不殺你，你肯定會追索那一百磅黃金。但是現在，我只用一枚鉛頭，就可以解決一切。」

「你很幽默！不過，你絕對不能殺我！」格林强作冷靜。

「爲什麼？」

「你如果不健忘的話，你一定記得：當初我一直不承認擁有這堆廢鐵。」格林又說：「我之所以拖延，是爲了給自己一點點保障。」

「你一定是要說，你已經報了警。是不？」

「不！只是預先留了一張字條給我的助手。字條放在一個密封的信封之內，我對助手說，半小時後未見我返回餐室，就拆閱信封內的字條；裏面當然有閣下的名字。」

「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你太蠢！」

「你以爲我扯謊？」

「絕不！當你是眞的，可是你還是太蠢了。」

「爲什麼？」

「你說，你寫上了我的名字，你可知道我是誰？格林先生。」

「我只知道你在酒店登記的名字叫雅力。那可能是假名，但仍然有人知道你是誰，因你還有一個同行的朋友叫巴德。」

「不！你完全弄錯了，我沒有一個朋友叫巴德，我亦非雅力。」

「那你是誰？」

「你認爲我是誰，我就是誰。」

酒窖的燈光並不太明亮！

格林一直盯實「雅力」，他不明白剛才那一番話的意思。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

然而當他明白了之後，就感到無限的恐懼；內心也充滿了「?」號。

那人在變！

站在他面前的可能不是人！

那是一面鏡子吧？

格林看得睜大了雙眼。因爲出現在他面前的，竟然就是自己；那不是一面鏡子又是什麼？

他簡直難以置信！

對方怎麼可能就是他自己？

格林盡其所能的，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然後問道：「你是誰？」

「你不必知道我是誰，不如你就當我是雅力好了。哈哈……」

格林瞪住他！

他又在變！

這一次，他變得更可怕！

那簡直不似人形！

格林登時嚇得昏倒過去！

可怖的大蛇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雅力十分焦急，因爲他已感應得到，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他仍然希望來得及阻止。

侍役領班想了一陣！

「難道在酒窖裏？」

「酒窖在何處？」

「就在酒店附近。近酒吧的地方。」

侍役領班說着，已將車子開動了。

× × ×

格林的車子就在門外。

雅力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他的對手，看來眞不簡單；既會假冒他自己，又會設陷阱引他上釣。

他差些兒死在他的對手之上。要不是他及時逃離那車子的話。

他喜的却是：他們終於發現了格林之所在。

侍役領班將車子停放好，三個人下了車，正待走進地窖去！

突然有個黑影走出，那是一個樣子怪可憐的駝背老人。

領班截住他問：「老伯，有見到格林先生麼？」

「噢！你老闆在裏面，正帶住一位人客品嘗他的佳釀！」駝背老人說。

領班匆匆帶了二人進入地窖之內！

× × ×

地窖之內，燈光一片灰暗！

侍役領班大概以前也來過了這裏，所以他很熟悉這裏的環境。

轉彎抹角，很快他們已進了一處通道之上。

雅力離遠就已發現一團黑影倒臥在地上。

領班和巴德發覺了。他們幾乎以同一步伐直衝過去！

只有雅力一個人回頭走。

他走得很快！

他爲什麼回頭走？

那是因爲他忽然之間想起了那個駝背老人——他是由這兒出去的；他可能就是雅力的對手。最少他也知道這裏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 × ×

當雅力衝到街上的時候，一輛白色的房車已開到了街口！

剛才那車子仍停在酒窖的出口處的路邊。雅力記得車內是沒有人的；只因爲他知道那是格林的車子，所以才會引起他的注意。

那車子怎會開動？

雅力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街道上一片靜寂，鬼影也見不到一個。更加見不到剛才那個駝背老人。

以雅力走路的速度，他這麼快便回到街道上來，那老態龍鍾的駝子，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這麼快便離開了那一條街道。

那麼，那駝背老人去了何處？

附近沒有住宅，只有一些店舖，但都關門了。

雅力知道開着車子離去的，一定就是那個駝背老人。

當他回過頭來的時候，那車子已消失於街口轉角處！

雅力不敢再怠慢！

他按動一下手腕上所戴着的儀器，雙臂朝天一伸，人也隨升了空！

× × ×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如果不是這樣，他將無法追得上對方。

用車子去追車子，更快也有個限度；但飛行就不同了。

雅力俯伏在白色車子的車頂之上！

開車的人分明還未知道他已追及了。

車子仍在繼續開動！

雅力伸首探視車內，那駝背老人赫然就是正開着車子逃走的人。

老人已發覺情勢不妙！因爲雅力用手敲敲擋風玻璃。

然後，雅力轉身伸手去車門那邊；他想先探手由車窗伸入去，開啓了車門才進入車廂之內。因此，他的身體在車頂之上，必須保持平衡。

他的身體作了九十度的迴旋，一邊用手攀住擋風玻璃的邊緣，一邊使用另外一隻手伸入車窗裏面去！

由於車門的開關掣很低，所以雅力必須俯身遷就！

就在這刹那之間，雅力差些兒嚇得滑了手，跌落車外去！

原來視綫所及，車內根本見不到有人，只有一條大蛇！

大蛇盤據在汽車的駕駛駄盤之上，張目吐舌，極之可怖！

雅力一度以爲那是老人的手臂，直至差些兒給大蛇咬了一口，他才急忙縮手！

老人爲什麼刹那之間不知所踪？

無論如何，大蛇也不可能會開汽車的吧？

雅力驚魂甫定，心有不忿，又轉頭探望由擋風玻璃望入車內。

的確沒有人，車內竟然就只有那麼一條大蛇！仍在張目吐舌，狀至可怖！

雅力心裏雖然害怕，却又好奇！一個駝背老人，怎麼會突然間變成一條大蛇？

他決定要追查到底。

他靜伏在車頂之上，不動！

× × ×

車子在急急狂衝！

偶然迎面來了其他過路的車子，但似乎還沒有人發覺這「怪車」車頂之上有個人俯伏着，車內反而就沒有人。

驀地「轟隆」一聲！

這輛由大蛇駕駛的車子，終於與一輛過路汽車撞上了！

兩車打横停在路上！

由於事出突然，車頂上的雅力，被彈得凌空打了一個筋斗，然後墮回地上。姿勢十分之美妙！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原是一項詭計。

被撞的過路汽車受了損毁。

車內人却無恙！

那是一名中年大漢，他正氣得破口大罵！

雅力也不知道他要罵的竟然會是自己，直至他飛撲過來要毆打他，雅力才急忙叫住，企圖解釋。

但是，任他有一千張、一萬張咀巴，也無法令對方信服。因爲路上相撞的兩輛車子，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因此，即使他說：「這車子不是我的。」也沒有人相信！

好漢不吃眼前虧！雅力揚臂擋架，反手還擊，那中年大漢被他打得倒退幾步！

雅力無意逞兇，只是情急之下，再無選擇之餘地。

因爲在這刹那之間，雅力發覺車內沒有人，亦沒有蛇！

那就是說：雅力要追踪的生物，一定是乘住混亂中逃去！

在昏暗的路燈照明下，雅力看見一條狗正急急飛奔而去！

他心裏想：難道那就是「駝背老人」一再變化的不知名生物？

雅力老早已在心理上有所準備。祖必達人曾經告訴他，他的任務以及

他將遇上的對手，那可能是其他銀河系的外星球生物。

宇宙間有數以億計的銀河系，每個銀河系又有數以億計的星球。

因此，在天文數字的星球之中，肯定有不少星球必有生物存在。問題是彼此距離太遠，所以暫未發現而已。

只要某星球生物的智慧發展至某一階段，科技足以遠征其他星球時，他們就勢必向外發展；就像我們地球人類之登陸月球，隨即又企圖與其他星球連系一樣。

各生物之間雖然生存環境與空間不同，生命的構成與智慧的發展，亦必有異，但慾望的進展應無分別。

也就是說：當某一種有智慧的生物，發展到最高境界時，就會渴望去了解宇宙間的其他星球的內部情況。

因此，像祖必達星球人之遠征地球這種情形，亦可能會發生在其他星球人的身上。

地球上的人類，常常見到不同形狀的不明飛行物體，正是因爲他們本來就是來自不同星球的不同生物，其交通工具自有不同之處。

祖必達星球人未遠征地球之前，已經知道宇宙之大，無奇不有！

想不到他們來到了地球之後，果然就遇上了會隱形的生物。（詳情見「隱形星球人」一文。）

既然其他星球生物之中有「會隱形」的，那麼，即使有某種星球生物「會變形」，又何足爲奇呢！

就是因爲雅力在未出發執行任務之前，接受過祖必達星球人這種「思想教育」，所以他立刻想像到：那隻正在午夜街道中奔馳的狗，極有可能就是「駝背老人」的一再變形。

於是他也不再理會被他擊中一拳，倒退幾步的憤怒大漢。

雅力明知那大漢一定注視着他，所以他不敢當着他面前飛！

假如那大漢看見他會飛，一定嚇呆，亦可能在天明之後，造成空前的哄動！那時他可能受人注意。

所以雅力只以跑步的方式，去追那隻匆匆離去的狠狗。

但是，那隻狠狗走得很快！雅力根本很難追得上牠！

直至拐了彎！

雅力以爲機會到了，因爲那大漢的視綫既然看不見他，他大可以飛！

只有利用飛行的速度，他才可以追及那隻狗。

雅力還沒有辦法足以迫這種會變形的生物變回原形，但是，他要全力對付他，甚至擊斃他；根據一般原理，任何生物死後，或者失去了知覺之後，都會變回原形的。

那隻狗拐了彎之後不久，雅力也拐了彎。

他本來打算拐彎之後就飛！

但是，拐了彎之後他却又整個人呆住了。

視綫範圍之內，雅力竟然見不到任何生物，也不見了那隻狗。

雅力在那處路邊搜索，但一無所獲。

他再放眼回望，仍然沒有任何動靜。

雅力担心那大漢又找上來糾纏住他，那時又有一番厤煩，於是匆匆離開那處街頭，趕回酒窖那裏去！

× × ×

酒窖之內，巴德和那餐室的侍役領班，已將格林救醒了。

格林將他的遭遇告訴二人，領班主張立刻就去報警。

但是巴德說道：「警方不會相信有這種事情，他們甚至會將閣下送往精神病醫院。」

巴德當然相信格林的話是眞的，因爲他本身就是一名祖必達星球人，只不過由於祖必達星球之上的絕大部份生存環境與地球相同，所以那兒的人類亦與地球上的人類相同而已。

巴德明白到其他銀河系有着不少高等生物，千奇百怪，無奇不有。

他不希望格林報警，是担心警方的調查工作，將直接影响他們奪取太空實驗室的碎片。

格林想了也是道理，試想警方又怎麼會相信他那番說話？

雅力很快也回到了現場來。

他將追逐「駝背老人」的實情隱瞞；因爲他不想讓格林知得太多。

但是，當他也聽了格林的口述之後，知道變形生物原來巳在格林的面前也露了一手。

那一袋碎片巳失了踪！

毫無疑問，碎片一定是給「駝背老人」帶走了。

憑格林的複述，雅力恍然大悟，爲什麼那變形生物會變駝背老人離開這裏？就是爲了帶走那一袋碎片。

那「駝背」之內，必然是另有乾坤。碎片必然就在其中。

雅力於是帶着巴德和格林二人，匆匆開車趕回撞車現場去！

雅力覺得這一次的確給人愚弄了。

那駝背老人變了蛇之後，根本不可能將一袋碎片帶走。

那麼，碎片呢？

碎片在那裏？

毫無疑問，必然仍在車廂之內。

雅力甚至想像到，即使他變了一隻狗，仍無法可以帶走那一袋碎片。

也就是說：雅力追逐那隻變形狗時，那袋碎片仍在車廂之內。

雅力眞後悔當時沒有冷靜地去分析一下。

× × ×

當雅力等人回到撞車現場時，那兒巳有一輛警車和數名警員正在調查。

雅力担心又被那憤怒的大漢纏住，所以只叫巴德過去看看車廂之內是否有一袋碎片。

巴德過去看過了，車廂中簡直一無所有。

警員在錄取口供時，聽那大漢說出撞車後的經過情形。原來雅力走了之後不久，附近又出現了一條大蛇，大漢被嚇走了，這才去報警。

雅力心裏明白：變形生物一定是在那時候趁機將碎片奪去！

緊急召喚

「奇怪，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奪取格林這一袋太空實驗室碎片？」

雅力回到他的酒店房間之後，對他的助手巴德作檢討性的交談。

巴德分析道：「第一，可能那一袋是實驗室主要機件的碎片，他們怕我們查出了端倪。第二，也許是他們巳知道我們的來龍去脈，存心與我們作對到底。」

雅力又問巴德：「你向卡爾船長作了報告嗎？」

「是的，我巳向臨時指揮部作了一次極詳細的報告。」

「嘉麗絲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曾試圖與他們連絡，但收不到任何反應。現在只等臨時指揮部的指示！」

就在這時候，雅力手腕上的儀器，跟巴德的一齊响了起來！

是臨時指揮部的緊急召喚！

原來臨時指揮部突然發覺嘉麗絲與列達一組，與他們失去了連絡。

指揮部担心他們出了事，要求雅力和巴德二人設法追查他們的下落。

雅力心裏想：一定又是變形生物在作怪！

變形生物既然知道他和巴德的行踪，自然也了解嘉麗絲他們的來龍去脈。

雅力從通訊器中知道嘉麗絲到過一些地方，於是他一一記錄下來。以便展開偵查！事後巴德告訴雅力，嘉麗絲是個很精明能幹的祖必達星球女性，所以指揮部才會派她帶同一名男伴列達一齊到地球來。

雅力心裏想：嘉麗絲到底又遭遇了一些什麼困難？是否又是爲了爭取碎片而出了事？

× × ×

「小姐，你似乎是美國人。」

「是的，我叫嘉麗絲。先生，我知道你叫保域，是不？」

「不錯啊！奇怪！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那個澳洲年青人抓抓後腦。

「我不但知道你叫保域，還知道你和你的朋友檢獲一些太空實驗室的碎片。」

「嗯——那我明白了，你原來是美國洛杉磯觀察報的記者小姐。」

那美國女郎點頭微笑！

保域又說：「你來得好極了，我們正要找你。聽說你們報社出高價收購太空實驗室的碎片，是不？」

「算不了什麼高價，區區一萬元美金，希望留個紀念而已。」

「一萬元美金，也就是說，我們每人可以分得五千元之多。」

「你的意思是——」

「噢！是的，我和我的朋友維拉。那些碎片是我們一齊檢得的。」

「那好極了！現在我們一齊去找你朋友吧！」

這是一間酒吧！

酒吧裏有好一些人，但沒有人注意到這對年青男女的交易。

有的可能就是一名冷眼旁觀者，他剛才一直佯作聽不到他們的交談。

直至現在，他居然忍不住了：「朋友，你最好不要上當！」

那是一個金髮中年人，手裏捧住一杯啤酒。

他不似是醉，却分明屬於「多管閒事」那一類人。

剛才他那一番說話，當然是對那澳洲青年男子保域說的。

因此，嘉麗絲表現得極不高興。

她瞪住金髮中年人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來自美國的，我知道你不是一名女記者，更與觀察報無關。」金髮中年人笑了笑，「我眞担心你連那一萬美元也沒有。」

嘉麗絲非常生氣，用手撥倒了中年人手中的一杯啤酒，反手又是一掌，「拍」的一聲，重重地摑在他的臉上。

在衆目睽睽之下，那中年男子自然無法下得了台，借住幾分酒意，立刻揮拳相向。

男人動手打女人，本來很不公平，也有失斯文，尤其是在西方人眼中。

但是，嘉麗絲絕非弱者，她輕巧異常，左閃右避，隨意反擊，身形瀟洒，姿勢美妙，竟似中國古代俠女的身手。

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了神。

有人拍手叫好，却沒有人從旁勸架，弄得那金髮男子更加勢成騎虎！

嘉麗絲似乎存心要教訓他，左一拳，右一脚，令到那中年男子無法招架！

突然之間，只見他探手懷中，有所行動！

在這刹那之間，所有人都嚇得紛紛走避！

因爲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明白到那中年人正要拔出他的手槍來！

果然，中年人手槍巳拔了出來，嘉麗絲也嚇得呆了一呆！

驀地一記重拳自橫裏揮出，狠狠地打在中年人的下頷！

中年人身子一仰，手槍立即成爲對方搶奪的目標！

但是，中年人亦非弱者，他把那支手槍握得穩穩的。

仗義要救嘉麗絲的，是個年青人。

年青人一邊與金髮中年大漢糾纏在一起，一邊叫嚷着說：「小姐，你快走！」

任誰也知道，他是一番好意！

旁人也在勸嘉麗絲趁機會快些離開這個酒吧再說。

嘉麗絲本來不想如此自私，但許多人都催促她快走，她也只好暫時離去！

豈料她剛出了酒吧的彈簧門。

「砰」然一聲！

槍聲一响，子彈擊中了玻璃門！嘉麗絲走慢半步也會被擊中背脊！

酒吧之內，兩個男人扭作一團，顯得難解難分。

手槍仍掌握在中年人的手中，所以剛才他不肯目送嘉麗絲離去，要殺她洩氣！可惜給年青人握住他的手腕，令到他失去了方寸。

年青人畢竟是氣力勝了一籌，一手撞向櫃枱的枱角。

中年人「喲」的一聲尖叫，手槍巳離開了他的手，墮在地上！

年青人反手一拳，擊向中年人的下頷

，令到他身不由主的，倒退幾步。

年青人十分機警敏捷，轉身彎腰，伸手一撈，已將手槍奪得！

中年人這時候剛好匆匆撲到，正待有所行動之際，却被年青人一聲叱喝：「不准動！你再動我就令你肚皮開洞！」

中年人被手槍迫得倒退了幾步。

年青人咬牙切齒道：「老子綽號殺人王，今天若非在衆目睽睽之下，你身上最少開十個洞。乖乖的不要跟出來，否則休怪老子手下無情！」

說着，年青人已退出門外！

年青人發覺嘉麗絲仍在門外呆着，忙招呼她登上了一輛停在門前的汽車。

那是年青人的汽車。

酒吧中果然未見有人追出來！

× × ×

「你是什麼人？」嘉麗絲問。

「我是澳洲人。」年青人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獨個兒怎麼可以亂闖？」

「你怎麼知道我獨個兒？」嘉麗絲嫣然一笑！

「就憑剛才你有難，竟然無人加以援手！」

「只要有你就够了。」

「我只是看不過眼。」年青人又問：「你來澳洲幹什麼？」

「收集太空實驗室的碎片。」

「哦！尋金熱！」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誰不知道太空實驗室的碎片可以換黃金？」年青人輕輕一笑，「我很奇怪，爲什麼沒有人想到輻射問題。」

「你是說，那些太空實驗室的碎片，有可能受到輻射染污？」

「是的，絕對有可能。」

「既然如此，爲什麼還有這許多人希望得到一些碎片？」

「很簡單，就是爲了錢。因爲美國人紛紛以高價收購之故，於是人們就爲了錢而忘掉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

「人類的確有太多太多的弱點！」嘉麗絲不由自主地感嘆道。

年青人半開玩笑道：「小姐，爲什麼你會這麼說？難道你不是人類？」

「不！我只是覺得一些人未免太過貪婪了。」嘉麗絲又警覺地問：「你要到何處去？先生。」

「噢！是的，差些兒我忘記了問你住在何處。」年青人抱歉地說。

「希頓酒店。」

「好吧！我就先送你往酒店。」

嘉麗絲道：「我應該如何稱呼你？」

「叫我奇諾好了。」

「奇諾先生，非常感謝你，你的確是個好人。」嘉麗絲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

奇諾苦笑道：「這個世界，好人與壞人，似乎很難分別。」

「爲什麼你會這麼說？」

「可不是嗎？救了你，你說我是一等好人；但現在酒吧裏的魯莽男子，一定詛咒我，說我是個一等的壞人。」

「所以凡事都要講觀點與角度了。」

車子繼續開行。

嘉麗絲不斷打着呵欠，她顯得疲倦欲絕，身不由主的。

終於，她呼呼地睡了過去……

× × ×

當嘉麗絲醒來時，發覺自己睡在一間房內，那不是酒店的房間。

她雖然還有些頭昏眼花，但理智仍十分清醒；她肯定這不是酒店的房間。

她一骨碌翻落床下，走到房門去，但她很快就發覺到，房門已被人在外反鎖。

她用力敲打那度門，但沒有反應。

她揚聲高叫，可惜也沒有人理會她。

她很害怕，尤其是當她發覺手腕上的儀器已不知所踪時。

詭計

「她可能不是地球上的女人。」

「你怎麼知道？」

「就憑這些從她身上搜到的儀器。」

兩名男子所面對的，是從嘉麗絲身上搜到的東西。包括了通訊器，以及反抗地心吸力的飛行器，還有增加體力的電子加能器等等。

二名男子之中，有一個是用車接載過嘉麗絲的年青人。

另一個是中年人，也就是酒吧中侮辱過嘉麗絲，後來當衆拔槍的人。當然，他也是被年青人「認眞對付」過的莽漢。

在酒吧中二個男子明明是敵對的，爲什麼現在却反敵爲友？

如果讓嘉麗絲見到這情形，她也一定會恍然大悟！

原來酒吧中那一幕，只是「演戲」而已：不過他們表演得實在迫眞而精彩，所以旁觀者絕難發現破綻而已。

毫無疑問，主要還是因爲那年青人看中了嘉麗絲。

嘉麗絲在汽車中昏昏欲睡，也是中了年青人的詭計。

因爲那汽車中的冷氣系統，所噴出的是令人困倦的無色無味氣體。

爲什麼年青人又若無其事？

很簡單，他們早有預防；而且，他們體質特異。因爲，他們既非地球人，亦非祖必達星球人。

× × ×

嘉麗絲被帶到一間辦公室似的地方。

面對住她的，是那個年青人。

「你究竟是什麼人？」嘉麗絲很生氣地，盯住年青人。

「小姐，你不要生氣，我是帶給你幸福的人。」年青人說，「我們看中了你，所以才帶你到這裏來，別的人想來這裏也不容易呢。」

「請你說清楚，是你看中我，還是你們？」嘉麗絲反問道。

「是我們，不是我；你最好不要想歪，不要想到兒女私情方面去！」

「然則你們又是什麼人？」

「一個組織。」

「什麼組織？」

「你暫時無須知得太多。反正到頭來你一定知道。」

「你們打算將我如何處置？」

「先帶你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那兒你會有許多同伴，有食有住，樣樣享受也有。」

「原來你仗義救我，是有計劃的！」

「不錯啊！因爲我在酒吧中首先發覺你很美，體態亦好，後來更發覺你身手不凡，如此這般一個女性，很難找，所以我才設法將你誘到這兒來。」年青人得意洋洋。

「嗯——讓我猜猜好嗎？」嘉麗絲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閣下一定是一名武打片的導演或者製片家。」

「哈哈……」年青人笑得前仰後合，「你眞富有幽默感，也有說笑話的天才。」

「若非如此，你又怎會看中我。」嘉麗絲道，「你不是說，由於我身形和身手不凡，然後才看中我麼？」

「好吧！你就當我們是開明星養成所的好了，反正到頭來你也會明白的。」年青人又說，「總之，你好好的和我們合作，一切將如你所願，相反，你將會吃盡苦頭。」

「如果眞的是好食好住，我也不想返家去了。不過有件事求你！」

「什麼事？」

「我那些飾物和手表呢。」

「飾物？手表？哈哈……」年青人笑聲停止後，面色亦立即一沉！「小姐，你不要當我們是傻瓜。你不提那些東西，我們還可以裝蒜，你提出了，我反而要跟你算賬。」

「嗯——我自己的東西，難道索取也有罪麼？」

「那不是手袋，亦非飾物。」年青人瞪住她，「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不明白你意思。」

「你不是地球人。」

「難道是來自外太空的星球人？哈哈……」嘉麗絲也故作輕鬆。

「不錯，我們正這樣懷疑你。因此，稍後我們會送你去檢驗一下。」

嘉麗絲登時一怔！她面上强擠出來的笑容，亦隨之消失。

只有她自己心裏明白，她的確不是地球上的人類，如果一旦檢驗，自會原形畢露。

因此，她希望盡最後努力，反敗爲勝；否則，就惟有任由擺佈了。

她也想過了，只要將那手鐲型的飾物取回，又或者將那手表奪得，她就有辦法反敗爲勝。

但是那兩樣東西都不在視綫範圍之內，相信亦只有年青人才清楚，可惜年青人決不會輕易告訴她。

嘉麗絲靈機一觸：「我該怎樣稱呼你？嗯，對了，你似乎說過你叫奇諾，我想，那只是假名吧。如果你連姓名也沒有，不如我就叫你愛人吧！」

她說話的時候，故作微絲細眼，含情脈脈地，斜睨着那年青人。

年青人極力避開她的視綫：「你就叫我羅利好了。你要找愛人，往後還有許多日子的。」

「難道你不可以做我的愛人麼？」

嘉麗絲更進一步，把手搭向年青人的肩膊，想吻他。

年青人撥開她的手：「別這樣！」

「你不喜歡我？」

「儘管喜歡，也不會是現在。往後的日子正多着呢。」

「這裏又沒有其他人，爲什麼你要拒絕我？」嘉麗絲蕩態畢呈！

「我正在執行任務，萬一做錯了，我會受到組織的處分。」

「你們這個到底是什麼組織？難道沒有愛，沒有人性麼？」

「你少說廢話，我們到此爲止！」羅利說完，拍了兩下手掌！

門開處，走進二名體格强壯的女子，十足是摔角女選手一樣的身裁。

她們進來合力將嘉麗絲帶走！

嘉麗絲毫無反抗之餘地。

同時她也明白：如果這時候她反抗的話，只有吃苦頭而已。

所以乖乖的，跟她們走！

× × ×

在通道之上，嘉麗絲故意向二名女子搭訕，但她們却沒有理睬她。

她討了個沒趣之後，就被人送上一輛卡車之內，和另外三名女子一齊離開了那裏。

車卡內三名女子都年青、美麗，而且體態十分健美。

三名女子分別爲棕色頭髮、黑色和金色的頭髮。

除了她們四個女子之外，再無其他人；有的只是前面車頭坐着的人。

車卡之內，四個人，八隻眼睛，互相交望着。

她們默默無言，神情黯然！

還是嘉麗絲首先打破了緘默：「三位，你們好？我叫嘉麗絲，美國人。請問三位貴姓芳名？」

金髮女郎道：「我叫戴娜。」

「我叫安妮。」棕色頭髮的說。

黑髮那個道：「我是夢嬌。」

「我們大概是同病相憐吧！」嘉麗絲故意說道，「請問各位是如何被送到這裏來的？」

金髮女郎道：「我是一名遊客，他們說，帶我遊仙境似的風景區，我最喜歡旅行，自然是夢寐以求。」

棕髮女郎道：「我是一名學生，他們說，要帶我去一個理想的世界。」

黑髮女郎道：「我是中國少女，家人都在雪梨唐人街。」

嘉麗絲道：「如果你們都是自願的，我怕這一回，大家都上當了。」

「爲什麼？」三個女郎異口同聲地問道。

「因爲他們顯然不懷好意。」嘉麗絲目的無非要找志同道合的人。

三個女郎又同聲說道：「但是，他們並沒有非禮我們啊！」

嘉麗絲啼笑皆非地說：「一定要非禮你們才是壞人麼？例如他們的目的是要利用你們賺錢，這就是一項大陰謀。」

金髮女郎戴娜道：「我看不出他們有這種企圖。」

「等到你看出時，只怕太遲了。」嘉麗絲道，「我們既是同病相憐，不如趁早籌劃一下吧！」

棕髮女郎道：「你想我們怎樣？」

「我們處境相同，應該連成一綫。」嘉麗絲道，「時機一到，我們就一齊動手吧！」

黑髮女郎夢嬌道：「我贊成。我們就推舉你做我們的首領。」

× × ×

車子停下來了！

車內四個女子不見天日，也無法看見外面的事物。她們以爲到達目的地了。

但是，車子很快又開動。

這一次，轉彎抹角的，走了有好幾分鐘。

四個女子被困車廂，坐得實在有些納悶。恨不得快些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好容易才等到車廂門打開。

嘉麗絲等人彷彿由電影院裏走出來，雙眼幾乎睜不開。

光綫的刺激，令到她們閉上了雙眼。朦朦朧朧的，由幾個女强人攙扶着落車。

那是名符其實的女强人。她們體格强壯，氣力也大。

最奇怪的只是：這些女强人都默默地，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四個女子一起被送到一座宿舍似的地方去。

這兒看來眞像一所學校。

有大大的操場，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坪，以及各種球類運動場和泳池等。

四周遍桓花草樹木，使人置身其間，的確有如身在世外桃源之感。

嘉麗絲等人，在衆女强人的監視下，進入一間龐大的浴室。

女强人們示意她們脫光衣服，進行淋浴。

嘉麗絲估計一下，她們四個人，對方則是四個女强人。

如果這時候動手，她們肯定吃虧。

因此，她只好脫光衣服，走到花洒底下，讓冷水照頭淋！

金髮女郎戴娜很懶，連肥皂也不用。其中一名女强人動手爲她洗澡，引得其他三個女郎也笑了起來！

有人遞過浴袍——背後印有編號的白色浴袍。

然後，她們被帶到一處走廊。

這裏有許多房間。一間間的房間，房內都漆上了不同的顏色，另加編號。

金髮女郎戴娜，被安置在房內漆上金色的房間去。其他棕、黑髮的二個女郎也被分配到不同顏色的房內。

嘉麗絲的頭髮是黑色的，但她的房內却是白色的。後來她才知道，顏色並非根據頭髮，只是一種裝飾而已。

戴娜住進金色房內，只是巧合而已。

貨倉之約

「我要找一個叫奇諾的人，你可認識他？」雅力問一名黑社會綫人。

那綫人左張右望，態度十分鬼祟。

「你是警探？」綫人反問道。

雅力苦笑搖頭：「我只是他的朋友。我們一度失去連絡，最近我自外地回來，想找他，但他搬了。朋友告訴我，你會知道他的下落。」

「嗯——」綫人是個癮君子，他經常在這一帶下等酒吧出入。雅力帶着巴德，以追踪的方式找到這裏來。

雅力和巴德是從另一些人口中，知道嘉麗絲曾在一間較高尚的酒吧鬧事，被一個叫「奇諾」的年青人救去。

奇諾是個有案底的青年人，所以他的行踪，非一般常人所能知道得清楚的。於是雅力獲得指引，才會來找這個黑社會綫人。

凡是這一類綫人，都是雙方不討好的，只不過他們爲了生活，甚至不少患上毒癮，才迫住不擇手段，從隙縫中賺錢。

雅力看見他支支吾吾，也意會到他的用心在乎錢。

因此雅力故意出示了一叠花花綠綠的鈔票，對那綫人說：「我這個人對錢財看得不重要，你肯合作我決不會薄待你。」

「這幾天很少見他，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有辦法可以找到他。」那綫人見錢眼開，「他以前常常出現的地方，最近却不見他踪跡，可能是怕人尋仇；因爲前一陣子，他曾與人打架。」

雅力想了想，終於給了他一些錢。

然後又對他說：「這些只算是訂金而已，事成後，我會加倍酬謝你。」

綫人忙不迭地接過了那些錢。

然後他又向雅力索取酒店的房間編號和電話號碼。

綫人說道：「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雅力和巴德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一齊離開那裏。

綫人却忙於去找毒品的門路。

× × ×

在酒店的房間裏，巴德對雅力道：「爲什麼他們只有嘉麗絲的消息，却沒有列達的？」

「列達和嘉麗絲一直在一起，相信找到嘉麗絲，自然可以找到列達。」雅力說道。

電話响了！

雅力過去接聽。

是綫人的電話。

綫人立刻要見雅力。

雅力問他在何處，他說出酒吧隣近一間貨倉的地址！

× × ×

貨倉裏，靜悄悄的。

雅力和巴德二人心理上早有準備，綫人爲什麼約他們到這裏來？

雅力示意巴德和他分頭行動，以免中計。

他們進了大門虛掩的貨倉之後，終於見到閃閃縮縮地出現的綫人。

「我有了奇諾的消息，你們的錢帶來了嗎？」綫人攤大了手掌。

「當然不會拖欠你的，只要有奇諾那傢伙的消息。」雅力道。

「不怕告訴你，爲了你這筆獎金，我曾冒生命的危險，跟踪奇諾。幸好他未發現，否則我肯定會死在他的手上。」

「他在何處？」

「太空機械中心。」

「那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大明白，本來『太空機械中心』是一間私營的機械廠，專門承接政府

以及外國訂購的太空機械。奇諾那傢伙有案底，怎麼可以進入那種高度保密的地方？但是，我躲在他車子的行李箱內，跟踪他，一切看得清楚，不會錯的。」

「嗯！」雅力想了想，又問：「有地址嗎？」

「在郊外很遠的地方。那天我跟踪他時，躲在他的行李箱內，差些兒也焗到窒息。」

「你有奇諾的照片嗎？」

「沒有。」綫人眼睛一眨，道：「不過，我知道有處地方一定有。」

「什麼地方？」

「警局。他犯過罪，警方有他的資料以及照片等存案。」

「嗯——爲什麼你不早通知我們。你見了他，就應該及時通知我們，那豈不省時？」

「你有所不知，那天我在一處超級市場門外遇見他時，本來想打電話通知你，豈料他只停車購物。我情急之下，惟有先躲進他車後的行李箱去。怎知道他却直駛郊外，我只好將一切記下，留待現在通知你。」

雅力也明白，綫人主要是担心付欵問題，所以他立即取出鈔票來。

那綫人取過了錢，就想走。

但是雅力要他指示如何才可以去到警局。

綫人苦笑道：「你問任何一個人，都會知道警局之所在。不過你找到警局又如何？你們又不是警探，他們不會讓你們得到奇諾的照片。」

雅力給他這句話觸發了靈感。

他留住綫人道：「請你再替我辦一件事。」

「什麼事？」綫人愕然問道。

雅力又付了鈔票。

然後才說：「替我撥個電話報警。」

「報警？」綫人又是一怔！

「是的，就說在這兒發現二名竊賊，這已經够了。」

雅力說這話時，絕不似開玩笑。

但是綫人却瞪住他問：「先生，你不是開我玩笑吧？」

「不！絕不是開玩笑。」雅力拍拍他的肩膊：「放心去做吧，我叫你做的事，一定有原因。你反正有錢收，我不怪你便是。」

綫人摸摸後腦！

雅力催促他：「最好使用緊急報警電話，我們不想等得太久。明白嗎？」

「明白了。」綫人自作聰明地忖測道，「你一定是想使用銀彈政策，收買警員爲你們效勞，是不？」

雅力沒有否認，只是點點頭。

苦肉計

一輛警車匆匆開到。

這是貨倉外面。行人稀少，車輛也是絕無僅有。

車上二名警員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然後慢慢地，分頭朝貨倉大門邁進。

他們有過經驗。這一類白日進入貨倉行竊的匪徒，都是十分兇狠的。

貨倉的大門虛掩，更加證明剛才那個神秘報警電話的可靠性。

果然，貨倉內有二個可疑男子。

他們出乎意外地馴服，既然沒有反抗，又沒有槍械，警員才鬆一口氣！

但是，他們却說不出任何理由，爲什麼要在貨倉之內。

這是儲存滿倉貨物的地方，若非另有企圖，又怎會在此出現？

因此，他們二人雙雙被捕！

二名可疑人物自然就是雅力和巴德他們了。

× × ×

警局裏並不太忙。因此，這裏面當值辦事的內勤人員，也不多。

雅力和巴德被拘押在警局內的臨時覊留所之內。

雅力這時候才對巴德道：「這是惟一可以獲得資料的苦肉計。」

「但是，我們如何出去？」巴德指的是那些鐵欄柵。

雅力舉起手腕：「我們有這東西，還有什麼值得担心？」

× × ×

半夜。

警局裏靜得可以。一名看守住覊留所的警員，已在閘門外呼呼睡去。

雅力示意巴德：「可以開始了。」

巴德於是運用雙臂，悄悄將鐵枝中的兩條扯開一個大洞。

那是一般人無法可以做得到的事，但巴德手臂上的增能器就可以令到他力大無窮。

鐵枝被扯開時，發出少許金屬的聲音，那守衛警醒了。

雅力一直在旁戒備。

但是，當時他仍在覊留所之內。那扯開的洞口又未能讓他們立即鑽出去！

眼看鞭長莫及，守衛即使不拔槍對付他們，也會驚叫起來！

只要他一聲驚叫，一切都完了。

因此，他們巳作好了萬一的打算。

雅力手急眼快，手一揚，一度白光巳竄出了閘門外面！

那武裝警員沉聲叫出：「喲」的一聲！隨即雙眼朝天！

他的額角中央，有一支金屬物件，插了進去；那是令他大腦立即失掉了知覺的東西。

因此他悶聲不响！

他死了！

那是雅力收藏在衣角的暗器。

因爲他們只是臨時覊留性質，警方還未決定是否起訴他們，所以並未徹底將他們搜身；不過即使搜身，亦未必可以搜到衣角去。何況他們這番是有備而來呢。

× × ×

苦肉計終於獲得了初步的成功。

雅力脫下警員制服，穿上了，大搖大擺的，在警局內走動；而巴德雖然閃閃縮縮，但有了雅力的指示，他的行動自然不致被人發覺。

他們走進了檔案室。

他們要找的只是一個人的案底！

那人就是奇諾。

他們按照字母編排，很快就可以找出

了奇諾的犯罪紀錄。

他們將一切掩飾得很好。絕不留下任何痕跡，這才離開檔案室。

警局門口有守衛，所以雅力又要另想辦法。

雅力靈機一觸，用手搭住巴德的肩膊，昂然走出警局大門。

當他們經過警局大門時。

雅力故意揚聲對巴德道：「我希望你最好合作一些，省得大家麻煩！」

雅力這一着，本來是想守衛的警員相信他正在辦案。

他身穿警員制服，巴德當然就是「疑犯」。

這辦法如果在繁忙的警局中，的確很容易瞞天過海！

但是，可惜這間警局一點也不繁忙。因此，雅力登時弄巧反拙！

那守門的警員心裏想：剛才並未有同僚押犯人入內！

可是現在，怎麼又會有同僚押住犯人離去呢？奇怪！

於是他立即叫住雅力：「等一等！」

雅力心裏一凛！他頭也不回，手已後揚！

一度寒光直竄向守門警員的咽喉！

守門警員悶哼一聲，隨即軟倒下去！

雅力和巴德不敢怠慢，匆匆登上一輛警車，立即離去！

就在這刹那間，剛好有人由屋裏面出來，看見守門警員死去，又見二人急急登上警車離去，立刻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只見他一邊招呼裏面的值勤警員，一邊揚聲叫了出去！

他叫出去的目的，無非引起在圍牆上面那警崗裏的警員注意！

警崗居高臨下，立刻喝問下來，同時令警車停止開出！

但是，雅力反而開足馬力狂衝而出！

警崗上的警員，立即開槍！

警局內的警員，亦已聞訊，紛紛衝了出來，搶登其他警車，匆匆追上去！

雅力對巴德道：「小心保管好奇諾的檔案資料，隨時準備跳車。」

後面的警車越追越急。

「砰砰砰……」

一連串的槍聲，子彈分別擊中後面擋風玻璃，數度自雅力和巴德二人的頭頂掠過！

雅力知道處境十分危險，而且，憑住各警車都裝有無綫電通訊系統，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陷於重圍！

因此，雅力將車子突然撞向路旁！

「轟隆」一聲！

車子停了下來！

後面追來的警車，以爲這一回勢必車毀人亦傷。

車上警員紛紛跳了下來！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只見兩條人影，騰空急急升起。

警員們還以爲見了鬼！

有些還繼續包圍那輛撞毀了的警車，因爲他們以爲人還在車中。

但是，當他們衝過去時，車內空無一人。

這時候，目睹有人升空而去的警員，不但不敢開槍，更嚇至口呆目瞪！

因爲他們以爲見了鬼呢！

× × ×

警員們幾乎無法交代，因爲他們的上司不會相信這是眞的。

但大部份的警員都證明那是事實！

× × ×

一輛車子風馳電掣地，向郊區駛去！

那是一輛私家車。

車上坐了兩個人，但沒有人相信他們竟然就是今天的新聞人物。

今天許多報紙都刊登了昨夜的怪事，警員們口述的「飛人的故事」。

他們就是「飛人的故事」的主角。

他們就是雅力和巴德二人！

由於他們的「苦肉計」是「有備而來」，所以警方存案紀錄所載，自是假名！

不過無論如何，各方面竟然深信他們是「鬼魂作祟」。

× × ×

車子在一間電子工廠外面停了下來。

這是被列爲「禁區」的「太空機構中心」，雖屬私營企業，但政府却有不少合約交到這裏來完成所以對保安十分視重。

警衛室立刻有人出來：「你們是什麼人？」

雅力由車窗探首出來：「我們是警方派來辦案的。我是賴治警長，他是我的助手披圖探員。這是我的證件。」

雅力遞過去的證件，自然是眞的！

那是他們在偷竊「奇諾的檔案」時，「順手牽羊」所得的。

警衛室的保安人員問：「你們二位有何貴幹？」

「我們要找這個人。」巴德隨即把奇諾的檔案遞上。

保安人員見了上面加印「保密文件」字樣，更加相信他們是警方人員。

雅力問道：「此人叫奇諾，聽說在你們這裏工作的。」

「嗯——」保安人員道：「你們最好請到辦事處問問，我也不知道此人在那一個部門內辦事。不過，我相信人事部門很快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保安人員隨即又打出了手勢，叫警衛室的同事按動電掣，打開了閘門，讓他們開車長驅直入！

× × ×

這間電子工廠的確很大。

大到用肉眼幾乎一眼也看不到盡頭處，簡直就是一座城。

雅力開車進去時，也要不斷的，依循住路牌的指示前進。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總辦事處的人事部門。

只有找到人事管理部門去，他們才可以查出奇諾之所在。

轉彎抹角的，最後他們終於來到了人事部。

這裏的主管是個女性。

她很不高興這二個不速之客！

因此，她首先就有了反感地說：「既是有案底的，我們又豈會錄用？閣下難道不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工廠麼？」

「但是，有人見到奇諾開車到這裏來。」雅力交代說。

「開車到這裏來，未必就是我們的人，每天都有不少人與我們來往，正如今天的你們，不是一樣開車進來麼？」

「嗯——」

雅力幾乎無話可說。

「爲了方便我們向上司交代，你可以幫我們這個忙嗎？」

「好吧！」女主管瞪了他一眼，很不耐煩的，一手搶過雅力手中的檔案。

她進了電腦室！

雅力趁住這刹那間，瀏覽一下這兒四周圍的人事與環境！

這是一間大機構，人多自不在話下。往外面望出去，車來車往，也非常繁忙！

遠處，工程車，吊臂，鋼架……處處顯出這裏做的是大工程。

正當雅力有如大鄉里出城一樣四下裏觀望時，那主女管很快又出來了。

她對雅力道：「根據我們剛才翻查電腦紀錄，根本沒有這個人。」

從一直以來雅力的印象，從這位女主管所表現的態度……等等，雅力早已料想得到，此乃「預測中的答案」。

雅力無可奈何，惟有告退。

× × ×

「你相信她的話麼？」

雅力一邊開車，一邊問。

「當然不信。」

「爲什麼？」

巴德道：「在綫人與他們之間，我們只可選擇其中之一。」

「我寧信綫人。」

「不錯，綫人說奇諾的車子進來時，根本不必檢查，就直駛了入來。」

「他當時在車廂後面，一經檢查，人家當然就見到他。」

「但是，綫人並未被發現。所以證明綫人的話比較可靠。」

「記得綫人提及的車牌號碼麼？」

「記得。」

「我們反正來了，四處繞一周去看看吧！」

「這主意倒不錯！」

「希望看到奇諾，或者找到那車子也好。說不定，他已改了名混入來。」

「你這話倒有道理。」

「還記得綫人提及過的綠屋麼？」

「是的，他說，奇諾的車，停在一幢綠屋之前，當時綫人正探首出行李箱外，呼吸新鮮空氣！」

「喂！你瞧！那邊那一幢……」

「對了，那是綠屋！」

千鈞一髮

雅力以爲像這麼大的地方，根本就沒有人理會他們。因此，他才開着車子，到處亂闖！却料不到，那邊高處，有人一邊用望遠鏡小心居高臨下地監視他們，還一邊用無綫電對講機，與另外一些人連絡。

× × ×

雅力的車子剛駛到距離綠屋之前不及半條街位的時候！突然有一團東西，自一條吊臂上飛墮而下，來勢急似閃電。

雅力和巴德都發覺了！

因爲他們坐的一輛汽車，是活動開篷的大房車，所以很快便發覺了。

雅力拚命踏油門，汽車如箭狂衝。

「轟隆」一聲。後面升起一團烟！

地面上出現了一個大洞！

「察」地一聲！

雅力緊急煞掣，將車子停在前面不及數丈遠的地方。

他們回頭張望一下，不禁也悄悄地揑了一把冷汗！

那是一紮重逾千斤的廢鐵。

假如剛才不是雅力及時加油，假如那車子仍以同一速度前進的話，他們現在恐怕已經變成了肉醬了。

× × ×

綠屋之前。

這是一條比較幽靜的街道。

假如形容這間大工廠是一座「城」，那麼，這就是城市中的「住宅區」了。

這街道旁邊停放了一列汽車！

雅力希望從汽車的編號中產生奇蹟，但巴德却給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這是非常迷人的美好居住環境！

雅力突然將車子停了下來！

「奇蹟終於產生了！」雅力驚喜難分地叫了起來！

「那是綫人所講的汽車！」巴德回頭一望，立刻認出了一組號碼。

雅力道：「綫人的話不錯，我們要找的人，肯定就在這裏。」

「我們找個地方，停好了車子，入去看看。」巴德說。

× × ×

「你們找誰？」

「這裏是否有一位奇諾先生？」

「奇諾？」

那人目頂至踵的，打量着雅力！

雅力這一次不敢認作警探了。

他發覺這裏的人，似乎是不大歡迎警方人員似的。所以他再不想用「權勢」壓人！

他只說道：「是的，我們是奇諾先生的朋友，他在嗎？」

那人迷惑地搖搖頭：「先生，你可能找錯了地方。」

雅力指指門外：「我最少還認得奇諾先生的汽車，怎會弄錯？」

那人苦笑：「我想知道，你所講的是那一輛汽車？」

雅力指出那輛車子的編號，車型和顏色。

那人笑了起來：「那不是奇諾先生的，因爲這裏根本沒有奇諾先生，那是羅利先生的自用汽車。」

「噢！是的，我差些兒忘記了，他還有個名字叫羅利。」雅力立刻改口道。

可惜，那人並不相信他！

「你們最好還是快些走！」那人很不客氣，「我們這裏是嚴拿白撞的！」

「我們是羅利先生的朋友，你可不能如此無禮！」巴德道。

「但是，我敢肯定，羅利先生不會認識你們。」那人說。

「爲什麼你敢如此肯定？」

「因爲羅利先生很聰明，他又怎麼會有這麼愚蠢的朋友？」

「你敢開罪我？」

「你不要動手！你敢動粗，我立刻召保安人員來！」

正在雙方爭持之際，突然有人叫了出來：「什麼事？」

「羅利先生，有人冒充是你朋友！」

「請他們入來。」

「好吧！」

於是雅力和巴德，就在那人的監視下，進了一間辦公室去。

那是入門不遠處。

× × ×

雅力和巴德都怔住了。

因爲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正是他們千方百計要找的人！

奇諾坐在那辦公桌的後面！

他在笑！

笑得很不尋常！

「兩位是誰？」

「你就是——」雅力還未說完。

奇諾用手勢止住他！

然後，揮揮手：示意那人離開了他的辦公室。看情形他不想人家知得他太多。

最後，他才叫雅力：「請你繼續說下去吧！」

雅力道：「你可是奇諾？」

「是的，你喜歡叫我奇諾，或者羅利都是一樣的。」

「嘉麗絲呢？」

「什麼嘉麗絲？」

「我的女朋友！」

「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嘉麗絲。」

「別裝蒜了！我要的人，曾被你用車子載走，有許多人見到。」

「我的車子載過許多女孩子，就是從未有一個嘉麗絲。」

「你很有種！」雅力生氣道：「你再不交出人來，我惟有用警長的身份，請你跟我一齊走。」

「你是警長？」

「是的，要不要看證件？」

「證件也沒有用，什麼都可以假冒。問題是你的用心。」

「我的用心十分明顯，你是個有案底的人，你應該明白。」

「嗯——」羅利尷尬地苦笑一下！「好吧！算我怕了你，我生平最怕有人提及我過去的事。」

說着，他站了起來！

他那神氣，似乎臣服了，只要對方別揭他的底，他便任由擺佈似的。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

只見他的足踝碰及桌子旁邊一個暗掣，「卡察」地沉聲一響！

雅力和巴德二人立即身不由主，在突然凹陷的地板中，直墮下去！

那是一個活動機關，下面全是水！

水中有些十分可怖的動物——鱷魚。

鱷魚彷彿早知有頓午餐，張口以待！

雅力和巴德都不是泛泛之輩，他們身上有極優良的先進裝備！

因此，當他們開始感覺得到雙足失去重心時，已極力保持冷靜！

他們一直在下墮！

在下墮中，二人終於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觸摸到手腕上的儀器——那是反抗地心吸力的儀器。

他們只在雙足剛觸及水面時，身體便頓感輕鬆。

那完全是因失去了地心吸力的緣故！人在失重狀態中，自然是要怎麼樣便怎麼樣了！

他們飄飄然，立即引體上升，企圖由剛才那缺口衝出！

但是，地板上的洞穴，迅速回復原狀——完全關閉了。

他們極力用雙手抓開那缺口，可惜那是連鏬縫也做得緊閉非常。

他們無可奈何，惟有在那不足一百立方尺的空間飄浮。

這裏面的空氣十分污濁！

雅力他們還隱隱嗅到陣陣可怕的腥味，好像是由鱷魚的身上和咀巴中發出的，十分令人難以抵受。

他們內心也明白，這情景不會維持得太耐了，他們必須趕快想辦法出去，否則便只有葬身於鱷魚腹中。

× × ×

反抗地心吸力儀器，可以令雅力和巴德暫時在空間處於失重狀態中。但是，那不足一百方尺的上蓋，突然往下壓落來！就像一個巨大的盒子，逐漸收縮似的！

雅力和巴德二人雖然憑着儀器的帮助，可以佔到暫時的優勢，但這優勢相信亦快將消失了。

他們被壓迫，逐漸接近水面。

假如那是一間房，頭頂便是天花板！

現在就是「天花板」迫他們往下沉！

他們趁住未被鱷魚吃掉，用力轟擊「天花板」，弄得那兒「隆隆」作響。

原來那是鋼製的鐵板，要用拳頭擊開它，簡直就是妄想。

相反，由於「隆隆」的响聲，令到雅力和巴德的耳朵受罪。

耳膜受到震盪，絕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他們都感到隱隱作痛。

因此，他們被迫放棄使用拳頭！

然而「天花板」却直迫下來，他們還差數尺便觸及水面了。

那條足有十尺過外的鱷魚，正在張大了佈滿利齒的咀巴！

雅力對巴德道：「看來我們非跟鱷魚決一生死戰不可。」

巴德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鱷魚潭

他們終於被迫墮入水中。

水中的鱷魚迅速衝了過來！彷彿等待中的午餐已送來了似的！

雅力站在水中，面對鱷魚的頭部，可以看得見牠咀中的利牙。

巴德站近鱷魚的尾部。

鱷魚衝了過來！

雅力蓄勢以待，用雙手的力量，將牠的上顎與下頷分開。

在一般人的體能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做到了。

因爲他們有增加體能的儀器，那是非地球人類的設計，乃來自祖必達星球人，所以亦不能以地球人的常理解釋。

這時候，「天花板」已停止再下降！

那位置在七尺之間。

也就是說，僅可讓二人站直身子而已。稍爲跳躍，機會碰傷頭部。

鱷魚咀巴受制，發狂的左顛右擺！

尾部一擺，有如狂風掃落葉，巴德登時被尾部擊中！

「哎唷」一聲，人在水中。

雅力大驚！他急忙拚盡全力，將鱷魚的咀巴往上下分開！

鱷魚痛極，更加掙扎厲害！

雅力也明知讓牠擺脫之後，對自己的處境非常不利。

但是，一個人的體力有限，即使有儀器的帮助，到了某一極限時就會終止；何況人與鱷魚之間，本來就有極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任何動物同一原理，當牠們處於最後關頭，要作垂死掙扎時，就會拚盡全力，將體力發展至最高峯！

那最後的掙扎，往往就是奇蹟出現的時刻了！

鱷魚咀巴被扯開，痛極而掙扎的結果，終告得手！

牠迅速襲擊雅力，改守爲攻！

雅力急忙將身子擺平，因爲他身上的儀器，仍然可以讓他平放在「天花板」之下。

也就是說，他仍然可以隨時處於失重狀態之中。

鱷魚昂首張牙！

雅力實在也心裏明白，「避」不是好辦法，他只是利用時間喘息。

當他透過了一口氣之後，又重振旗鼓，向鱷魚反攻！

那邊巴德被鱷魚尾掃了一下，昏了一陣，差些兒溺斃水中。

幸好他倚住牆角，頭部未浸入水中，只是坐着滑下，水只浸到胸前。

現在他又迅速甦醒過來了。

他看見雅力大戰鱷魚，也明白到處境堪危，匆匆過去協助雅力。

有了剛才的經驗，巴德也學乖了，不再站在鱷魚尾部。

巴德走到前面去，與雅力併肩作戰！

雅力道：「你可否將牠抱穩翻轉，那樣牠會四足朝天……」

雅力根本沒有時間解釋，因爲鱷魚正向他進攻！

但是，雅力即使說了幾句，巴德也明白到他的用心。

於是巴德迅速騰起，飄至鱷魚身體的上面去。

他依足雅力的意思，伏在鱷魚的身上，死力摟抱住牠！

巴德拚盡全力，將鱷魚翻轉！

肚皮朝天，四足抓空，如此一來，鱷魚的氣力最少也消失了一半以上。

雅力一直在閃避着鱷魚的攻擊，現在才開始正式反攻！

他仍然將左右手把鱷魚的上顎和下頷，極力分開。

鱷魚的咀部本來就受了傷，鮮血仍在不斷滲出！

經雅力一再創傷，登時迸裂：咀巴一分爲二，終於傷重死去！

× × ×

雅力和巴德彷彿噩夢中驚醒。

他們只是暫時鬆一口氣，因爲他們心中已打定了「輸數」。

這是龍潭虎穴，對方有此可怕的陷阱，自有其他殺人方法。

只要那「天花板」再往下壓落來，雅力和巴德就會活活夾死！

但是，「天花板」不但未往下壓落來，反而往上升了起來！

而且，下面的水，也在逐漸消退了。

雅力和巴德難免感到驚奇！

他們正奇怪對方何故會如此仁慈？

突然之間，他們同時感覺到有些不妙，因爲他們都同時感覺得到，有些頭昏眼花。

終於，他們雙雙失去了知覺！

× × ×

當雅力和巴德逐漸醒來時，發覺分別被鎖在一塊木板之上。

他們雙手雙足被鐵環扣住，二人分別作「大」字形的扣在一塊圓形木板之上。

一陣陣冷水將他們潑醒。

雅力和巴德第一次想用手時，就發覺失去了活動的自由。

說話的人，聲音聽來很熟識。

「好傢伙！」

雅力和巴德的視綫被水珠所阻，但憑記憶仍可以記得那聲音是屬於羅利的。

羅利又冷冷地說：「你們是那個星球的生物？說了出來，饒你一命！」

「先放了我們，慢慢告訴你吧！」雅力說。

「不！」你們的身手，我已目睹，怎麼可以放你？」羅利道，「我本來有兩條路讓你們選擇，但現在先讓我選擇。」

雅力和巴德都無法明白對方的意見。

他們是肉在砧板上。

生死之權，目前完全操縱在對方之手中。

同時他們也覺得驚奇，因爲他們現在跟不久之前，完全兩樣。

現在他們毫無威力！

他們心裏明白：一定是所有儀器配備，都已被人解下。

他們眼皮上的水珠逐漸滑下，視綫可以看得清楚了。

羅利正站在他們面前。

他手上有槍。

一支手槍！

雅力和巴德二人，分別被鎖在兩塊大圓板之上，手和脚分別被扣得緊緊的。

他們試掙扎一下！

豈料不動猶自可，一動之下，圓板立刻旋轉起來，轉得二人頭昏眼花。

雅力和巴德頓覺天旋地轉！

羅利却在格格地笑！

他笑聲停止之後就說道：「朋友，你們該明白，我絕對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我可以隨時殺死你們，但是——」

說話聲停止！

「砰」然一聲槍响！

雅力感覺得到，耳邊生風！子彈在耳畔掠過，鑽入耳後的木板去！

「剛才我說過，本來由你們選擇，但那樣不公平，因爲我才是勝利者。勝利者是有選擇優先權的，對嗎？」

羅利說着，又把槍管向住巴德！

「轟」然一槍！

子彈在巴德腿側擦過！

巴德索性閉上雙眼。

他明知無力反抗，惟有以死的心情期待着。

但是，羅利沒有再開槍！

如果羅利眞的要殺他們，那實在太容易了，可以說一句：「只是舉手之勞」！

只要他的手指扳多一下槍掣！

只要他稍加瞄準，子彈就會奪去二人的性命。

但是，他却忽然「仁慈」起來！

他不但不再開槍，還讓二人的身子變得「正直」！

所以說是「正直」，就是讓雅力和巴德的頭部在上，脚在下！

由於地心吸力的作用，人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舒適！

羅利又在說話了！

「朋友，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不殺死你們兩個麼？並非因爲其他，只是爲了化敵爲友！只要你們不採仇視態度，說明來意，我不但可放你，還有好處給你們。」

雅力心裏道：如此化敵爲友，也算出奇！

要不是手足被扣住，要不是身上巳沒有儀器的帮助，他也沒有心情跟他多講半句；甚至他的手槍也不怕！

但是現在他還未暈得完。

既然肉在砧上，只有好言好語了。

「可否告訴我，嘉麗絲是否在你手中？」雅力問道。

「難得你終於開口說話了。」羅利笑道，「不錯，她生活得十分如意。不過，她巳離開澳洲！」

雅力大吃一驚！

他不知羅利是否開玩笑。

「爲什麼？」雅力吶吶地問：「她爲什麼要離開澳洲？」

「因爲她要爭取更美好的生活。」羅利絕不似在開玩笑。「你也可以去，只要你願意！」

雅力問：「那是什麼地方？」

「另一個星球。」羅利道，「人類生活在地球之上，並不幸福。惟有另一個星球的生物，才可以帮助地球人獲得幸福快樂。」

「是什麼星球？」

「編號六三五的加蘭行星。」

「你也是那星球人？」

「不！我是地球人。」

「你爲什麼帮他們？」

「人類本來就是自私的，我當然是爲了自己！」

「嘉麗絲巳去了該星球？」

「還沒有，她在一處秘密地點，那兒很似加蘭行星的環境；她和其他人一樣，先要習慣環境才可以去。」

「什麼地方？」

「這是秘密，怎可以告訴你？」

「你的意見是：我也可以去？」

「是的，只要你自願你有資格去！」

「居然要講究資格？」雅力道，「到底要怎樣才够資格？」

「有頭腦、有外型、體格好，胆色好。」羅利又說，「你們差不多符合一切要求。」

「所以你才不殺我們，是不？」

「不錯。」羅利道，「我奉命代他們挑選人種，爲地球人類存後代！」

「這是什麼意思？」

「朋友，你問得太多，我却又不能讓你知得太多。現在輪到我問你了。你是否地球人？」

「當然是地球人。」

「但是，據我所知，你們也可能是其他星球派來的。」

「你自己的想法而巳。」

「我有證據的。」

羅利取出了那些儀器，讓雅力和巴德都可以清楚見到。

羅利道：「這不是地球人發明的東西，你如何獲得？」

「朋友送給我們的。」雅力惟有說謊了。

他甚至不希望對方知道巴德的眞正身份。

但是，羅利很精明！

他笑道：「你說什麼也沒有用，答案就快有了。屆時你將無話可說。」

巴德心裏吃驚！

經過一連串的意外，祖必達星球人都有個心理準備！那就是：他們在地球的表面之上，除了地球人之外，還有可能遇上其他星球派來的生物。

原則上，地球人與其他星球生物並無分別，但實則大有分別。

他們把地球當作一塊肥豬肉，假如有一班人想佔有它，他們就是這班人之中的一個了。

試想想，幾個爭食肥豬肉的人，是否處於「敵對」立場？

因此，祖必達星球人不忌地球人，却忌其他星球人。

× × ×

羅利果然變得非常友善！

雅力和巴德，被人從圓木板上解下，帶進了一間房去。

這裏面陳設有如一間試映間。

雅力和巴德二人的背後，分別站了二名壯漢。顯然是羅利的主意！

羅利招呼二人坐下來。然後叫人開始放映一卷「最奇怪的紀錄片」。

心臟在右邊

當初雅力和巴德也不明白什麼是「最奇怪的紀錄片」。直至他們看完了試映之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不久之前他們被扣在圓板之上，並非單單爲了供羅利「練靶」之用。

他們在昏倒了之後，還被人照了「X」光——整個身體內部的透視。

這就是他們身體內部透視的「X」光紀錄片。

雅力從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結構是怎樣的；他甚至以爲自己一直與常人無異；最少他母親貝茜也是地球人。但看了這套「X」光紀錄片之後，他開始明白了。

「那是明顯的不同之處。」羅利道，「我們地球人的心臟在左邊，你們兩個的心臟居然在右邊，爲什麼會這樣？」

雅力道：「也許你們弄錯了，底片反轉，就會左變了右。」

「不可能的。」羅利道，「我們有最先進的科技，何况，除了心臟外，我們還有其他印證，處處足以證明你們二個不是地球人。現在請兩位不要與我爭辯了，還是談談今後好嗎？」

雅力問道：「你打算將我們如何處置呢？」

「這選擇權在你們自己！」羅利說，「你們可堅持原則，返回你們自己的星球去，但你將永遠無法見到你的女朋友。」

雅力故意試探地說：「如果我要見她呢？」

「那你將被送到一處秘密地點，與她一齊習慣了環境，然後才送往加蘭行星。」羅利又說，「但是，當一切決定下來之後，你絕不能反悔！」

「既然如此，可否讓我倆好好的討論一下，考慮清楚才決定？」

「當然可以。」羅利道，「不過，你們只有數小時的考慮。」

「爲什麼這麼急？」

「因爲數小時後，將有最後一批人被送往秘密基地去！」

「好吧！」雅力道，「那就請你讓我和我的同伴單獨相處一會兒。我們要好好的談談，而且，有個小小要求。」

「有什麼事你不妨直說，因爲以後我們就是朋友了。」

「可以不用偷聽器對我們麼？」

「哈哈哈……」

羅利格格地大笑一陣！

雅力和巴德互相交望着，因爲他們想不出對方的用心。

羅利又說：「我們根本沒是打算偷聽你們談話。何况，你們別個星球的語言，我們也聽不懂。何必枉作小人？」

羅利說完，向兩大漢遞了一個眼色！

雅力和巴德隨即被帶入另一間小房間去。

× × ×

「你以爲我們該怎辦呢？」巴德問雅力。

「表面上，他們是任我們選擇，其實你也一定看得出，我們根本無選擇之餘地。」雅力道。

「是的。」

「我以爲我們只有答應他們。這樣還可能有一綫生機。」

「我們的任務是要救回嘉麗絲。不答應他們，嘉麗絲可能很快被送往別的星球去！那時就更麻煩了。」

「是的，我也担心如此。暫時還是答應他們，見機行事吧！」

「你猜得出，他們是什麼來頭嗎？」

「羅利是地球人，只是被外星球人收買了。」

「那我們更加值得冒一次險！」

× × ×

「謝謝你們的爽快與合作！」羅利對雅力他們說道。

雅力故意對他說：「我主要爲了我的女朋友嘉麗絲。」

「你放心！我保證你很快就可以見到她。」羅利一拍手掌。

二名大漢過來。

羅利吩咐下去：「先帶二位去洗個澡，再送往免疫中心檢查。」

二名大漢示意雅力和巴德先走！他們隨後。

雅力和巴德都看得出，他們身上都有槍。

× × ×

雅力和巴德登上了一輛汽車，在二名大漢小心監視下，穿過一些街道。

雅力看見這兒不似有什麼陰謀，表面上仍然是一個大企業。

但是，爲什麼像羅利這種人，也可以在這裏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其他人到底是同謀，還是只不過被人利用？

雅力忍不住問他身邊的人：「朋友，這是發射火箭的地方？」

「不！製造而巳。」大漢之一回答道，「這是國防部合約工廠之一。」

「你們是外星球人？」

「不！地球人，和羅利一樣。」

「都有過罪犯紀錄的？」

「不錯。像我們這種人，只有另想辦法，才可以生活得更幸福。」

「你們也要到外星球去？」

「是的。」

「幾時？」

「快了！」

「爲什麼你們不必到秘密基地去？」

「我們去過了，一切巳能適應！」大漢表現得十分興奮，「下一個步驟，我們到太空站去。最後，將暫時告別地球。」

「暫時？」雅力故意說，「不是永別麼？」

「當時不是。」大漢道，「我們還會回來的，下次回來時，地球將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一名大漢不待他的同伴說完，就提醒他：「別說得太多，羅利知道，會不高興的。」

「不要緊！」雅力道，「我們現在巳經是自己人了。」

「你們也到達目的地了。」車子停了下來，另一名大漢道：「耐心一些，問得太多，對你們不會有什麼好處。」

四個人先後下了車，進入一間像是醫院的建築物去。

那兒門前的招牌漆上了：——

「太空機械中心職工醫院」。

二名大漢將雅力他們帶了入內。

× × ×

一名千嬌百媚的女郎，正聽着羅利的報告。

「他們的確不是地球人。」羅利說，「根據韋醫生的意見，他們可能是祖必達星球人。」

「我早巳料到，因爲他們是嘉麗絲的同黨，自然是祖必達星球人。」女郎說，「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只要適合我們的條件，一律送往基地去！」

「是的，首領。」羅利唯命是從！

「這是最後一批，因爲我們時間無多了。明白我意思麼？」

「我早就明白了，首領。」

「告訴韋醫生，我要嘉麗絲和雅力二

人的詳細檢驗報告。」

「好的，回頭我會叫人送來。」羅利又說，「不過，聽說他們是天生一對。」

「如果這答案是肯定的，就讓他們見面吧！我們對『改良祖必達星球人』更有興趣。」

「我會照你意思去做的，首領。」

「你是個十分聰明伶俐的人，可惜至今爲止，還未找到一個對象給你。」

「嗯——」羅利垂下了頭，「何必焦急，反正只要有機會爲首領工作，我於願已足。」

羅利的確是個十分知機的聰明人。

他知道女郎剛才一番話，主要是針對了「配種」問題；因爲加蘭行星的生物認爲：「智慧生物的優劣，完全在乎雌雄的交配所產生的最後結果。」

偏偏羅利看中了這位美麗的女首領。可惜他又沒有胆量說出口來！

父母之憂

狄卡巳從「射綫號」太空船方面知道了祖必達星球人一再遭遇困難。

「射綫號」太空船的臨時指揮部告訴他：他的兒子雅力和巴德二人也相繼不知所踪。這的確是令人震驚的消息。

記憶中，祖必達星球人自遠征地球以來，從未如此不幸。

困難接二連三而來之外，就是一切都顯得如此神秘而可怕。嘉麗絲、列達在先，雅力和巴德繼後，他們竟然音訊全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祖必達星球人被弄得陣脚爲之大亂。

× × ×

雅力的地球人母親——貝茜，也因爲愛兒的失踪，而匆匆趕到澳洲來。

她和她的祖必達丈夫——狄卡，終於又在異地重逢了。

狄卡告訴他妻子貝茜：「我們巳查過了，有個黑社會錢人可能知道雅力的下落，因爲雅力曾托過他辦事。」

「雅力到底還是太年青，我怕他魯莽誤事。」貝茜說：「如果這次僥倖逃過大難，我眞願意陪他返回祖必達星球去生活，以免我這個做母親的，提心吊胆。」

「找到他再說以後吧。」

狄卡不想讓他妻子太過担心，所以「變形生物」的來龍去脈，他也暫時不敢對她說。

同時只有狄卡自己心裏明白：祖必達星球人要在地球上發展，他們父子二人巳被臨時指揮部選爲骨幹人物。

因此，除非指揮部的命令，否則，他們是不可能返回祖必達星球去的。

然而這一切，狄卡一句也不敢透露。否則貝茜更加寢食不安。

「鈴鈴鈴……」電話響了。

這是貝茜在一間酒店的房間。

電話是由貝茜去接聽的。

狄卡知道他妻子有一些地球人朋友在澳洲，就是不知道這電話是誰打來的。

直至貝茜接聽完那個電話，她才對狄卡說：「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告訴我，雅力曾偕同一名男子去租了一輛房車。目的地竟然是太空機械中心。」

「那是什麼地方？」狄卡問。

「專門承接製造太空機械的私人大企業，擁有員工過千人。」

「嗯——這倒也接近。」狄卡沉吟道：「說不定另一個星球人巳經佔據了該工廠。讓我們先行通知指揮部，再設法去看看。」

「好吧，你有你跟你的指揮部連絡，我有我跟我的警官朋友連絡。他巳知道你是我丈夫，回頭我介紹你們認識。如果他答允代我追查我兒子的下落，你要從中協助。」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 × ×

貝茜在警局中見到了她的警官朋友。因爲警方的偵查，初步有了結果。

「我們在一處懸崖發現那出租汽車，它是衝落懸崖墮毀的。」警官說。

貝茜非常吃驚。

她急急問：「有沒有發現我兒子的屍體？」

「沒有。」警官安慰她：「這是唯一足以告慰的。」

「車中沒有屍體？」

「沒有，連血漬也沒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正在追查中。」警官說：「如果這是綁匪的所爲，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給你電話。」

貝茜又問：「那發現汽車殘骸的地點在何處？」

「十分接近太空機械中心。」

「嗯——那兒豈非十分可疑？」

「我知道你心裏怎麼想，但是，一般人要進入該中心殊不容易。令郎相信不會到裏面去的；即使有心去，也不會獲准進入。」

「但是，你不是說，租車紀錄的『目的地』一欄，是『太空機械中心』麼？」

「是的，不過，也許只是令郎想進去參觀，却未到目的地。」警官說：「事實上，中心被列爲禁區，保安十分嚴密。」

「如果發現有可疑，你可否帮我這個忙，帶人去搜索一下？」

「搜查？」警官苦笑搖頭，「你別開玩笑了，那絕不可能。」

「爲什麼？」

「你一定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私人企業而已。」

「雖則只屬私人企業，但接的却是政府的訂單。」

「萬一他們掛羊頭賣狗肉呢？」

「除非有足够的證據，否則，法官一定不會簽發搜查令。」

「唉，那麼，我兒子這一回必然是凶多吉少了。」貝茜長嘆一聲。

警官安慰她：「你先回酒店休息，我巳派人明查暗訪，相信不久之後，一定有雅力和他朋友的消息。只要有消息，我會通知你。」

貝茜無可奈何，惟有黯然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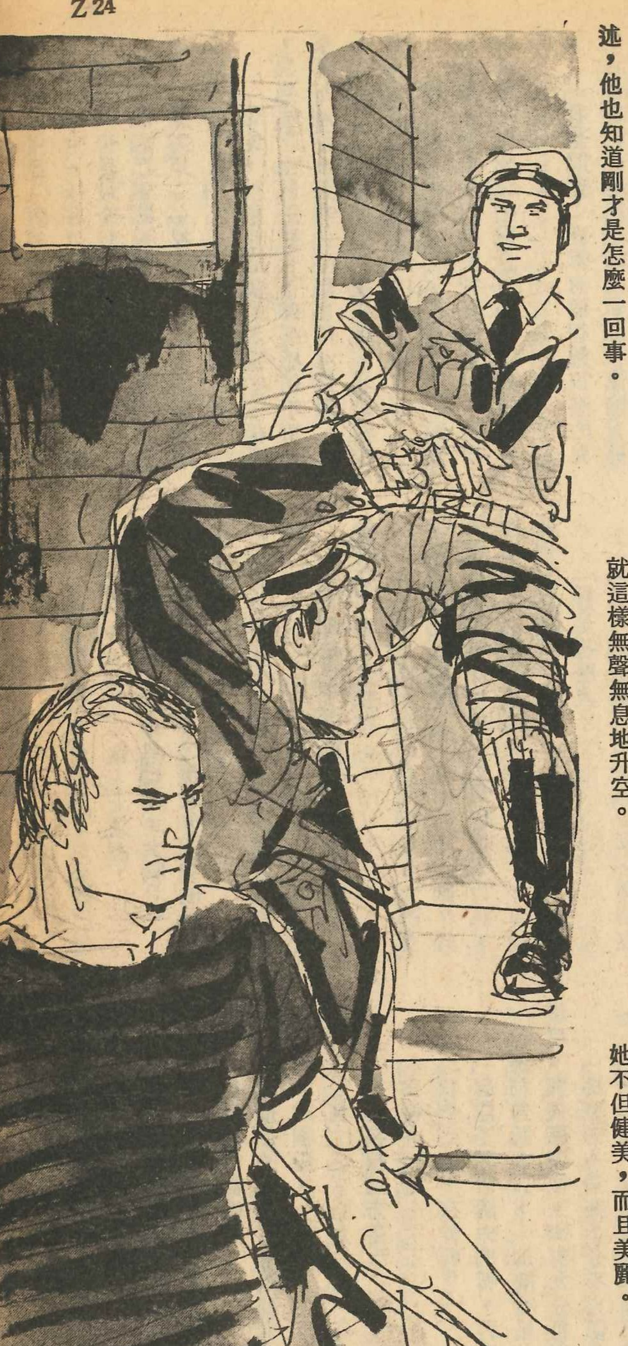
× × ×

酒店裏的電話又響了。

狄卡想接聽，却給貝茜快了一步。

「誰？」

「你小心聽住，我是知道你兒子消息



的人。」對方是個男人，「雅力巳回到美國去了，他聲言不願再爲祖必達星球人效勞。他知道你由美國專程來找他，所以有此留言。」

「爲什麼他不親自給我電話？」

「他怕你帮住祖必達星球人，所以才叫我轉話。他說，他會在美國見你。」

「不，我不信！」貝茜歇斯底里的叫將起來，「你是誰？」

「我是受人所託，一切與我無關！」

「你可以見我麼？」

「不可以，我本身工作太忙了。」

「你什麼時候見過我兒？」

「嗯——」那人突然「叮」一聲，匆匆掛斷了電話，竟未答話。

狄卡一直在旁監視，所以貝茜不用轉述，他也知道剛才是怎麼一回事。

狄卡道：「他匆匆收綫正是最大的破綻，看來雅力目前仍然平安無事。」

「你怎知道？」

「如果他死了，對方不會講剛才一番話。只會叫你收屍。」

貝茜想想也是道理，不禁悄悄舒了一口氣。

凍刑

雅力和巴德被送上一支火箭型的交通工具去。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人。

這不是飛碟，也不是飛機。總之，在此之前，他們未見過這種交通工具。

沒有馬達聲，也不見發動引擎。

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升空。

時間是晚上。

地點不清楚。

但憑雅力他們的直接感受，他們發覺可能還未離開「太空機械中心」。

雖然他們坐汽車走了好一段路，但「太空機械中心」的範圍很大。

那火箭型的物體飛得很快，快得眞像火箭一樣的速度。

然而雅力他們在裏面却坐得十分安穩、舒適。

這裏面最少坐了幾十個人。

雅力和巴德巳被分隔開。也許是有人故意這樣做，所以坐在雅力身邊的，另有其人。

那是一個女子。

那女子很年青，是澳洲人。

她不但健美，而且美麗。

她和雅力併肩而坐。

雅力搭訕着問：「小姐貴姓芳名？」

「仙蒂。」那少女很大方，「你叫什麼名字？」

「雅力。」

「你也在逃避？」

「逃避什麼？」

「逃避現實。」仙蒂說：「我以爲坐在這裏面的，盡是逃避現實的人。」

雅力笑道：「以其說是逃避現實，不如說是好奇心太重。」

「嗯，在我來說，可能兩樣都有。」

「你可知道我們的目的地？」

「一處秘密地點。」

「你一個人嗎？」

「是的，一個人。你呢？」

「兩個。」

「還有一個女朋友？」

「不，男朋友。」

「噢，同性戀！」

「爲什麼你這樣說？」

「兩人男人不是同性戀是什麼？」仙蒂笑了起來。

「別開玩笑了，我們只是志同道合，一齊參加這玩意。」

「玩意？這應該是生命中最認眞的事，你却當作玩意？」仙蒂又說：「我們最後目的地是何處，閣下可知道？」

「編號六三五的加蘭行星。」

「不錯，但在基地裏，我們將找到結婚的對象。」

「你心目中的對象是怎麼樣的？」

「否訴你又有何用？」仙蒂輕輕嘆息

，「說句笑話，就算你是我百份之一百滿意的對象也沒有用，因爲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這也是最令我不滿的地方。」

「他們已告訴過我，是配偶，不是擇偶。」雅力道：「據講，那是根據優生學而訂定的，目的是要培育良好的人種。」

「是的，他們也告訴過我這些。但是，我覺得男女間的結合，却非感情不可。感情不融洽，又有什麼用？只有後悔。」仙蒂又說：「若照他們這樣說，我們與禽獸無異。」

雅力担心隔牆有耳。他說：「不過無可否認，要培養出高度智慧的生物，醫學的根據，科學化的配合，的確是有效而實際。」

「我想問你：就算有個智慧很高的兒女，但我對住他或她的父親却不快樂，那又有什麼意思？」

「嗯——」雅力望望左隣。

隔住通道的另一邊，也坐了一男一女，他們也正在欵欵深談。

這是一列四個座位的編排，左兩個右兩個，中間則隔了一條通道。

雅力和仙蒂是坐在右邊兩個座位的。

雅力不敢亂說話，因爲他知道此行的任務非常之重要。

萬一他說錯了，而又讓對方偸聽到的話，他可能見不到嘉麗絲。那時候，他將無法向「射綫號」指揮部交代。

因此，他儘管同情仙蒂，甚至同意她的觀點，也不敢太過明白表示。

從另一角度看，他也不知道仙蒂是否志在試探他，所以他更小心翼翼。

× × ×

在另一角落裏，有個女子也正跟巴德搭訕。

那女子道：「你叫巴德，是嗎？」

巴德一怔：「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呢？」

那女子左張右望：「嘉麗絲叫我來找你。」

「嘉麗絲？」巴德登時緊張起來：「她現在何處？告訴我。」

「不久之後，你將會見到她。」那女子又神神秘秘地問：「你有什麼計劃？她希望你們想辦法救她。她早已留下口訊，說有個叫巴德和一個叫雅力的同伴，可能找到太空機械中心去。」

「你是甚麼人？」

「我本來是離家出走的少女。男朋友要與我私奔，後來我們搭到門路，準備一齊到加蘭行星去雙宿雙棲的，但是——」

「但是，他們要配偶，不讓你自由選擇，是不？」巴德問。

「是的，所以我十分後悔。」

「你想怎樣？」

「我之所以代傳口訊，當然是帶有條件。」

「你的意思——」

「當你救你的同伴時，千萬不要忘記我。」

「嗯——我明白了。」

× × ×

雪茄型的火箭，總於停了下來。

艙內未打開。有人提醒裏面的人：「外面很冷，大家小心加衣。」

各人早已奉命預備好寒衣。

外面果然凍得厲害，最少也在零下二至三十度左右。

但是，領導他們到這裏來的人，早已告訴他們：只要他們迅速進入一處地洞，就可以重新獲得溫暖。

領導他們的人，正是羅利——原名叫「奇諾」的積犯。

× × ×

「這是甚麼地方？」

「南極。」

「我們到這裏來幹嗎？」

「忘記了我告訴你們嗎，習慣環境啊。」羅利告訴各人，「加蘭行星上的地理環境，與這裏南極，倒有九分相似。」

「那麼凍，豈非十分不方便？」

「不，他們科學發達，進了屋之後，就和暖如春天了。」

× × ×

各人進入室內。

這是一處地洞，裏面暖氣開放，自然亦有抽氣系統。

這裏面面積很大，竟然有好幾層，亦有升降機上落。

羅利率領各人到達時，竟然也有一個「歡迎儀式」舉行。

「儀式」進行中，羅利與「歡迎會」的主持人耳語一番。

那主持人老成持重。

那是個中年人。他一邊聽羅利耳語，一邊用雙目掃向與羅利同來的人。

在這些人之中，包括有雅力和巴德在內。

不知是否心裏作祟，他們感到有些不妙。

羅利終於開腔說話了。

「各位，這是帶領各位走向幸福世界的第一步。相信大家一定很高興，很興奮，但是，也有些朋友伴作高興而已……」

說到這裏，羅利的視綫掃向巴德。

巴德心裏一凜。

羅利又說：「我知道有些人滿肚密圈，企圖在我們的基地內攪事，他是否別有用心？抑或妬忌我們走向幸福世界？」

巴德恍然大悟。

他不該對那女子太過信任。

那女子分明已向羅利告密。

現在羅利就瞪住巴德。

巴德想向雅力求助。

但是，雅力也自身難保。

他們眞想不到，未見嘉麗絲，便已有難。

羅利夾指一彈，二名壯漢已走向巴德那邊。巴德立即反抗。

但是，羅利再召來二名壯漢。

沒有人敢對巴德加以援手。

巴德被抓住，脫光了上身的衣服。

所有人都心裏明白：羅利究竟用何種方法去懲罰巴德？

那就是：活活凍死。

電腦洗腦

雅力幸保性命，完全是因爲他掩飾得好。不似巴德那麼坦白。

這裏的人十之八九是自願加入的。

那些表示「不滿情緒」的少女，只不過是奉了羅利的密令，故意向各人試探而已。

想不到，巴德就此上了當。

雅力直認：他只是祖必達星球人和地球人的結合體。

他在地球長大，祖必達人想利用他。

「那麼，你想住在何處呢？」羅利問他。

「地球。」雅力道：「但我要生活，所以也要工作，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替祖必達人效勞的原因。」

「如果我答應你，將來有機會一定送你返地球來，你還帮祖必達星球人麼？」

「當然不。」

「那麼，我再告訴你，關於一些優生學的事實：你可知道，爲什麼混血兒最漂亮，最聰明麼？」

「因爲他們將父母親最優良的遺傳因子吸收，那正是將最『好』的精華集中於一身。」

「答對了。」羅利笑了笑，「所以，我們根據科學化驗結果，讓你們交配，將來生產出來的孩子，一定也是最聰明的，最能幹的。若干年後的地球，將是這宇宙間最先進，最科學化的星球。」

「地球？」雅力驚奇地問：「不是加蘭行星？是地球？」

「不錯，是地球。」

「但是，你不是要把我們移民到加蘭行星去嗎？」

「不，只是暫時性的。將來，我們會返回地球來。」

「什麼時候才回來？」

「地球上的人都死光了。」

「嗯——我不明白。」

「你根本無須明白。」羅利道：「你要明白的只是你的配偶。」

「配偶？」

「是的，由現在起，你就要與她培養感情。明白嗎？」

「那麼，誰是我的——」

「嘉麗絲。」

「嘉麗絲？」雅力有點喜出望外。

雅力之所以歡喜，並非因爲他愛上了她，而是可以見到他要找的人。

羅利道：「根據醫學化驗報告，你是個混血兒——祖必達星球人與地球人的結晶品。如果你再與一名祖必達女星球人結合，將來你們的兒女，一定更聰明。」

「嗯，不過——」雅力故意說，「我却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

「第一，她本身是祖必達星球人，她可能忠於自己的星球。」

「這點你倒可以放心，她已經過『電腦洗腦』，思想已改變了。」

「第二，我担心她不喜歡我。」

「你更不必担心，當我帶你見到她時，你自會感到意外。」羅利又說，「目前是：你如何學會去愛護她。」

「她現在何處？」

「等會兒，我會帶你去。」

雅力暗自驚奇，也偸偸高興。

他喜的是能找到了嘉麗絲，驚的却是她變了。

× × ×

羅利帶住雅力進入一間房。

雅力以爲這是嘉麗絲居住的地方，但是，這裏只有一些儀器。

雅力見不到嘉麗絲。

羅利道：「你想知道自己的思想的情況嗎？」

雅力暗暗吃驚。

他知道地球人類世界之中，有所謂「測謊機」。剛才他又聽羅利提及「電腦洗腦」。

雅力還未答話，已見羅利伸手按動了一個按掣。

雅力不知道羅利的意思。他只吶吶地答：「我覺得人的腦部很脆弱，所以我們常常聽到什麼『神經衰弱』啦，什麼『精神不健全』……等等。因此我見了儀器——尤其是對付腦的儀器，就渾身不安。」

「那你放心好了。」羅利道，「我們這些儀器，是專爲人類而製。」

「你的意思是——」

這時候，有二名大漢入來！

雅力立即被帶到隣室去。

二名大漢將雅力綁在一張椅子上——就像美國若干州用作行刑的「電椅」差不多。

他的頭部、脈搏、手和脚等處，分別用通電的儀器接駁。

雅力立刻閉目養神，收慑心性，悄悄集中精神去想一件事……

× × ×

雅力自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羅利的詭計。

羅利要了解他的思想情況。

那一定是一副「電腦螢幕」，只要這邊雅力腦海中想些什麼，羅利眼前那副「電腦螢幕」就出現什麼。

因此，雅力要渡過難關，惟有靠他自己！於是他利用了自己的方法，慑神定性，希望不要讓羅利窺出破綻！

他不知道是否生效！

他只是盡力而爲！

無可奈何

「你很健康。」羅利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可以合作下去！」

雅力悄悄舒了一口氣！

毫無疑問，羅利不想讓雅力知道「腦波測驗」那回事！

就當剛才是「健康檢查」。

最後，他終於獲得會見了嘉麗絲。

× × ×

「嘉麗絲，認得我嗎？」雅力看見嘉麗絲第一眼，總覺得不大對勁。

「很面善！」嘉麗絲怔怔地說，「我們在何處見過？」

「澳洲。」雅力故意說。

「噢，是的，澳洲。」嘉麗絲又問：「你到底貴姓？」

「雅力。」

「雅力？」

她吃力地想。

「我們曾是朋友。」

「嗯——」她捧住頭。「澳洲很大，你再告訴我，我們在何處見過？」

「澳洲南部！」

「雅力……南部……噢！對了，是在飛機上認識的。」她好像眞的記起了，「飛機自美國起飛，我們在機上認識。」

「不錯。」

「我終於記起了。」

「那眞好極了！」

「你好？」嘉麗絲道，「雅力，能在這裏見到你，眞好！」

「我是專誠來探望你的。」雅力把羅利交給他的鮮花送上。

嘉麗絲十分高興。

× × ×

雅力依照羅利的吩咐，與嘉麗絲只採「循序漸進式」的愛情生活！

羅利和一些人，做了雅力等男男女女的「愛情顧問」；他們教導各人如何討好對方。

一男配一女，完全是根據醫學化驗的結果，而選擇分配的。

羅利早已向各人聲明，嚴禁「越軌追求」，更不准「亂攪男女關係」。

當然，也不准「多角戀愛」。

由於太過「機械化」，有些人感到乏味。但卻不敢反對。

雅力追求嘉麗絲，總算一切理想，進展得也很順利。

只有雅力自己心裏明白：演戲到底何時才告「終止」？

× × ×

雅力總算初步渡過了難關！

他那天的「懾神定性」，果然收效，連羅利的「電腦測驗」，也被他輕輕騙過了！

現在，他可以暫時不必爲他自己担心了。

他要担心的，倒是嘉麗絲。

憑他這次再見到嘉麗絲的印象，她好像患了失憶症似的。

他担心她已被「洗腦」。

他希望有機會帶她到外面去一次。

因爲在室內處處可能受到監視，只有到外面才可以講眞話。

所以他惟有等機會了。

他希望能有機會引導嘉麗絲想回以前的事，最少也應該讓她知道自己的原來身份。

雅力又明白，時間可能無多。

因爲聽羅利口氣，他們隨時會一齊離開這兒地球。

他們要到加蘭行星去。

也因此，雅力更加要爭取時間。

× × ×

機會終於來臨了。

爲了讓雅力等人「習慣環境」，他們開始作「室外散步」。

外面是冰天雪地。

但是，雅力等人都獲得分配禦寒的衣物。

爲了小心計，雅力已檢查過那些衣物，以防裝有竊聽儀器。

「嘉麗絲，認得我嗎？」

「當然認得，你早已問過，爲什麼現在又問一次？」她瞪住他笑！

「我是誰？」雅力仍然問下去！

「雅力。」

「我是什麼人？」

「地球人。嗯——不，是祖必達星球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兒。」

「你——」雅力有些喜極忘形，「你終於恢復了記憶！」

「你笑什麼？」

「哈哈……」

「我笑你和羅利他們一樣愚蠢！竟然也會給我騙倒！」

「原來你一直在裝蒜！」

「當然，你一定明白羅利等人，絕非容易對付的人。」

「我還以爲你已被洗腦。」

「的確，我曾接受他們的電腦洗腦。」嘉麗絲道，「可惜，他們太過自信，也似乎忘記了我們是什麼人。」

「你的意思是——」

「電腦洗腦只對地球人有效，對我們祖必達星球人沒有用的。你也有狄卡的血統，所以，我相信你也和我一樣。」

「眞想不到，我也給你騙倒了。」雅力道，「那眞好極，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大計了。」

「裝蒜到底，我要知道變形生物的陰謀！」嘉麗絲說。

雅力担心道：「但是，我們上了加蘭行星之後，將無援手！」

「有我有你，還有我們的腦袋，這已經足够了。」嘉麗絲道。

雅力正想說下去，突然發覺背後有人跟踪。

於是他悄悄將情形告訴嘉麗絲。

× × ×

雅力和嘉麗絲不經不覺，已行了不少路！

他們一直發覺，背後有人跟踪，但表面却佯作不知。

他們不想再走得太遠！

正當他們想回轉身，折返基地時。

「嘉麗絲！」

那邊突然有人用祖必達星球的語言叫住她的名字。

嘉麗絲大吃一驚！

她低聲對雅力道：「跟踪我們的人一定是羅利派來的。」

「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呢？」雅力道。

「那麼，你可知前面正在呼喚我的人，又是誰？」

「祖必達星球人。」

「是的，你怎知道？」

「我也懂祖必達星球的語言。而且，我知道我父親他們，可能在附近。」

「不錯，要不是有人跟踪我們，我們現在就可以和他們聯絡。」

「現在我們怎辦？」

「爲了不要破壞我們的計劃，爲了獲得羅利的信任，我們不得不忍心一點！」

「殺了那個祖必達星球人？」

「是的！」

「嗯——我以爲，不理會他就够了，何必殺他！」

「你不明白的，回頭我再告訴你！」

嘉麗絲說到這裏，立即揚手，跟前面走過來的祖必達人招呼。

跟踪他們的人，立刻感到緊張起來！

但是，嘉麗絲不待那個祖必達星球人走近，已自懷中拔出了一支死光槍來！

只見電光似的一閃，那個祖必達星球人已倒斃在雪地上！

大陰謀

羅利已從手下的報告中，知道外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因此，現在他對嘉麗絲和雅力的報告，只是再聽一次。

他對二人的「忠心耿耿」表示滿意；同時更自信他們的「電腦洗腦」已經成功了。否則，嘉麗絲又如何忍心殺害同胞？

由於祖必達人的出現，一度令到羅利等人大爲緊張。後來他們才知道，祖必達星球人的營地，距離此處尚遠。

至於那個死去的祖必達星球人，可能只是迷途而已！

他們沒有替那人收屍！

因爲外面正在下雪，相信不久之後，冰雪自會將那具祖必達人的屍首埋葬！

× × ×

羅利逐漸將加蘭行星生物的一些秘密，告訴雅力。

雅力覺得，羅利越是相信他們，越讓他們知得更多。

加蘭行星屬於第七銀河系。

它的編號：六三五。

它的體積，與地球差不多。

它的氣候：與地球的南極差不多。

它的最具智慧的生物：變形生物。

變形生物已到達我們地球好長一段時間，只是由於他們會變形，所以地球上的人類才沒有發覺而已！

他們一直在進行一項計劃。

計劃十分龐大。

爲了帮助是項計劃的成功起見，變形生物紛紛化身爲地球人類，滲入人類世界中。

他們給予地球人許多表面的帮助，例如發展太空工業等等。

其實，他們只是爲了方便自己。

例如澳洲的太空機械中心，便是最佳例子。

那間工廠其實就是化身地球人的變形生物所經營的。

他們充份利用地球人爲他們服務。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既是私人企業，又獲國防部訂單，所以地位特殊。

他們就充份利用這一切方便，逐步進行他們的龐大計劃。

其實，那是一項大陰謀！

× × ×

原來加蘭行星派遣到地球來的「太空站」，上面有「反雷達」裝置。

但是，不久之前，美國太空署發射上太空的「實驗室」，却有着一項「秘密任務」。

是項「秘密任務」的內容就是：美國太空署要試驗一種新發明——反「反雷達」儀器。

美國已知道：飛碟等「UFO」——不明飛行物件，之所以能避過雷達偵察，完全是因爲裝有「反雷達」系統。

因此，美國利用高空正在環繞地球的「太空實驗室」，試驗一種反「反雷達」裝置！

變形生物覺得這試驗如果成功了，對他們的計劃有影響！

於是他們派出飛碟，將美國的太空實驗室擊毀，讓它墮回地球！

只有變形生物才明白：如果有先進的科技，對太空實驗室碎片的檢驗，很易找出答案——那是被蓄意破壞的。

所以，他們不希望碎片落入祖必達星球人的手中，正是因爲他們明知以祖必達星球人目前的科技水準，一定會很易找出破綻。

相反，他們絕不担心地球人。

因爲他們潛伏地球的日子不淺，明知地球人的科技尚未達到那階段！

× × ×

變形生物很聰明。

他們利用人類的弱點——自私、多疑！展開了一連串活動！藉以配合那項空前龐大的「大陰謀」。

「大陰謀」的內容其實很簡單，他們要令到人類——當然是指地球上的人類——自相殘殺！

只要地球人自相殘殺，他們的目的就可以輕而易舉的達到。

× × ×

變形生物的目的又是什麼？

佔領地球！

因爲他們不但發覺地球資源蘊藏豐富，也適宜他們居住。

加蘭行星的最大危機就是越來越凍！

變形生物的智慧雖然屬於高度的，但憑他們的聰明，仍無法克服大自然的氣候變化！

原來加蘭行星屬於第七銀河系之中一個太陽系。

但是，加蘭行星繞太陽運行的軌跡十分特別！

尤其是近年以來，變形生物的科學家和天文家，已測出該行星越來越遠離他們的太陽——這正是冰封越來越厚的原因。

因此，他們爲求生存，不得不向其他星球打打主意。

在衆多星球之中，他們發覺地球有太多適合他們所要求的條件，於是就向地球動腦筋。

早在若干年前開始，他們已派人——加蘭行星的人——變形生物，秘密登陸地球。

變形生物憑住變形的優勢，令到人類——地球上的人類——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生活在一起，任得他們愚弄。

× × ×

變形生物最成功的傑作，就是化身爲地球人類的「優秀科學家」，向政治野心家提供「最先進的殺人武器」。

例如：原子彈、核子彈，以及中子炸彈等等，均出自他們的主意！

他們要佔領地球！

但是，又不想地球受到核子輻射的染污，於是「殺人於無形」的「中子炸彈」便應運而生。

「中子炸彈」的優點，就是「人死城存」——只傷人、殺人、不傷物質，並無輻射。

也惟有如此，他們將來回到地球上之

後，才不致「得物無所用」。

× × ×

他們計劃中，挑選優秀的「人類品種」，先運離地球！

然後，他們在地球的表面，挑起一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

到那時候，地球表面之上，再無人類，只有建築物、植物以及若干動物。

再經一段「靜化時期」之後，他們才正式登陸地球。

因此，他們爲長遠計，必須訓練和培養「最優秀的人類品種」。

中子炸彈

祖必達星球人及時發現了他們一名同伴的屍體。假如再遲幾分鐘，那屍體即被冰雪所封。但現在他們可以及時將屍體抬回去剖驗！

其實不必剖驗，他們也看得出：那是被死光槍所殺！

「死光槍並未被地球人採取，由此可見一定是別的星球人，快通知射綫號。」

「是的，我們的敵人，可能就在附近，叫大家小心戒備！」

「難怪我們設在這兒的基地整座失了踪，原來是他們作怪！」

「除了通知射綫號增援之外，我們也必須立刻派人展開偵查，否則，我們也可能像我們的先遣部隊一樣被他們消滅！」

「是的，我們必須主動偵查，加倍防範，否則一定後悔不及！」

祖必達星球人議論紛紛之際，也先後展開了必要的步驟！

× × ×

澳洲，被形容成爲「UFO」的新基地！

這兒經常被人見到飛碟——圓形的、雪茄型的等等。

有一間電視台，甚至拍到一卷錄影帶，那是飛碟的影子。但是，雷達却是測不出這些飛碟之存在。

因此，在地球上人類的世界中，又引起了一連串的爭辯。

有人認爲「飛碟實屬幻想」！那只不過是南極磁性光！

也有人說：那是海市蜃樓——海上輪船的光環，在雲層中的折射，因而產生了傳說中的「飛碟影子」。

但是，對於一名澳洲私人機師的失踪，他們却避而不談，亦無法解釋。

無論如何，地球上的人類世界，越來越多人談論飛碟。

可惜，他們並未知道：大禍即將臨頭！人類末日即將出現！

× × ×

羅利告訴雅力他們，他們即將出發！

雅力對羅利的話，絕不會懷疑，因爲最低限度他已乘搭過變形生物的交通工具——雪茄型的火箭——地球人可能稱之謂「無聲飛機」。

擁有如此先進的交通工具，要遨遊太空，或者返回加蘭行星，絕非一件困難的事。

何況，他們暫時只到地球外太空的「太空站」，先要觀察地球上的反應和後果，然後才能作出進一步決定！

× × ×

一枚巨大的雪茄型火箭，自南極直射向外太空，但地球人絕大部份未發覺。

即使發覺了，他們會找藉口「自我解釋」一番，例如：自然景象、雷達無顯示……等等，目睹的人，也自以爲幻想。

眞正注意此現象的，反而是祖必達星球人。

自發現「整座基地失踪」，以及一名祖必達人在雪地被殺後，他們應即開始監視南極圈的一舉一動；因爲祖必達人明知地球人暫時仍無法長時期逗留於此！

果然，祖必達星球人的努力並未白廢，他們終於也發現了此中秘密。

只可惜，當他們發現時，雅力等人，已被送上太空站去了。

不過，對於祖必達人來說，這項發現實在太重要了。

由於事出突然，他們來不及派飛機跟踪那枚載人火箭。

但是，却因爲火箭的發射，讓祖必達星球人發現了那個地下基地！

× × ×

地球大氣層以外，到底有多少環繞地球飛行的物體？

這裏所指的不是月亮，而是各大國發射上天空的人造衞星、太空站、太空船之類。

單單根據正式紀錄，就超過了數千件，其中當然包括了輕至三四磅的，重至萬磅以上的各種人造衞星。

因此，突然多了一兩個，也沒有人會留意到它的存在。

祖必達星球人爲了偵查南極範圍的活動情況，曾悄悄將兩枚偵察衞星，利用飛碟納入地球的大氣層外的軌跡。

這二枚衞星，有最先進的高空偵察設備，能透視冰雪以下的情況。

因此，他們發現了他們同伴的葬身之地，也發現了變形生物的多層地下基地。

於是，「射綫號」的臨時指揮部，發出了一連串的命令！

× × ×

狄卡奉命趕返南極基地報到。

南極基地的祖必達星球人，戰鬥部隊已奉命戒備！

「射綫號」上的遠程飛碟，則奉命升空，到外太空地區展開搜索，希望可以找出變形生物太空站之所在。

總之，對祖必達星球人來說，這的確是個重要的日子。

× × ×

地球上，美蘇二國限制武器條約剛好簽署，突然，又有人嚷着要趕製「中子炸彈」。

美國總統——卡達，在國內的聲望下降。

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健康不正常。石油國一再加價，令人難以忍受。以埃和談成功，引起阿拉伯國家的不滿……

以上任何一宗，都足以引爆世界大戰，前二宗是爲了提高私人聲望，誰敢保證他們不作「孤注一擲」？

後兩宗簡直是計時炸彈。

如果說：變形生物已滲透各國政府部門，甚至領導階層，相信再也無人懷疑了吧？

何況，除了上述情況之外，還有更複雜的「北愛問題」、「巴勒斯坦」以及「越南難民」問題等等，每個問題皆可引發一次毀滅性的戰爭。

× × ×

祖必達星球人的戰鬥部隊，已完成了對「變形生物在南極秘密基地」的包圍。

但是，外太空中，那艘由加蘭行星變形生物控制的太空站，仍然無法可以找出它之所在。

× × ×

羅利對雅力等人說：「地球末日到了！如果他們進行一次中子炸彈的戰爭，我們很快就可以返回地球去，萬一是一次核子戰爭，地球將受到輻射的污染，有好長一段日子不適宜我們居住，我們只有暫回加蘭行星去！」

這是加蘭行星派到地球來的太空站。加蘭行星的變形生物，爲了適應地球人，變得有如地球人一樣。

由於這是外太空，處於失重狀態，所以太空站必須製造「人造的地心吸力」，否則，人在其間，便會七顛八倒。

同時他們又爲了避過偵察，必須配備了反雷達設備。

羅利暗示，他們有辦法令到地球迅速引起一次世界大戰。因此，他竟然恭喜雅力和其他人等，獲得了「新生」。

他的意思是，若非他帶領各人逃出生天，將與地球一齊毀滅。

雅力心裏想：變形怪物的陰謀終於暴露了，他們還等什麼？

於是，他悄悄找着嘉麗絲。

經過一番商量之後，他們決定在太空站內進行破壞。他們首先所要破壞的，就是反雷達儀器……

熱綫電話

「找到他們之所在了。」

射綫號太空船上，一名雷達控制人員高興地叫了起來。

這是祖必達星球人的臨時指揮部。

他們找尋加蘭行星的太空站之所在，已找了不少時間。

他們甚至派出了飛碟——長程飛碟，在外太空各處搜索，仍無所獲。

因此，當雷達網上出現了這太空站之所在時，祖必達星球人也帶驚帶喜。

喜的自是找了這麼久才找到了。

驚的則是它的突然出現，會不會表示一些什麼突如其來的行動，例如突擊他們……等等。

無論如何，這是一項重大發現。

於是，負責戰鬥任務的飛碟隊伍，紛紛準備出擊。

× × ×

地球之上。美國和蘇聯的空防部隊，突然也變得空前緊張。

原來他們發現雷達網中出現的太空站，十分龐大。而且，正逐漸移近地球。

於是有人自作聰明，認爲那是「行星襲地球」，大起恐慌！

× × ×

克里姆林宮與白宮的熱綫電話。

布里茲尼夫親自致電卡達總統。

「總統先生，我很想知道閣下對那太空怪物的高見。」

「主席先生，坦白說：我從未想到要對付它！」卡達總統故作悠閒，「反正相距尚遠，閣下到底担心什麼？」

「由雷達顯示，它正逐漸迫近我們地球！」

「除非它進入大氣層以內，否則我想我們還是不要管它。」卡達又說，「難道貴國想放一枚火箭到外太空去擊毀它？」

「我正有此打算！」

「貴國有這麼大威力的火箭？」

布老頭傲氣地說：「絕對有！」

「我們也有。」卡達不服氣地說：「不過，我國不會理會外太空的事，太遠了，談談近一些的好嗎？我想知道，你們最近是否又放二枚衞星入軌跡。」

「沒有啊！」

「但我們查出了，除了你我二國之外，還有那一國可以把這麼大的衞星納入軌跡。」

「我說沒有就沒有，信不信由你。」

二大國的領導人，就這樣毫無結果地，談了一會兒。一個健康不正常，一個心理有問題，但是，地球的命運，居然就操在他們的手中。

太可怕了！

× × ×

南極洲內。冰天雪地之上。

祖必達星球人的戰鬥部隊，白衣白褲，出現於冰雪之間，望上去不易發現。

他們已埋伏在一處地方——這是發現射出載人火箭的地方——也就是變形生物

奇人奇技

李昆山一招取勝

海雲

一百年前有一個拳師叫做李昆山，在山東省出生，一直都在江湖上行走，清末民初，闖蕩江湖有四十多年，後來因爲他被仇人所追擊，遠走天涯，然後到南方來，生前曾經在廣東許多個地方賣藝謀生，本來他的名字喚做李玉堂，這個名字很少人認識。因爲他賣藝的時候豎起一塊長旗，寫明李昆山修整爛功夫，故此，老一輩的武林高手仍然記得起他，只是知道他喚做李昆山，很少人知道他本來是李玉堂。他係山東省的武林世家，還未長成，已經得到他父親傳授的探腿門武功，兼習華林寺螳螂拳，內外功夫，非常厲害，且又擅長使用鐵鴛鴦的暗器，不過，在廣東賣藝之際，却盡量壓抑自己的火氣，絕不跟當地惡霸較量，儘管如此，他年紀大了，便不再賣藝，到廣東的沙井鄉教拳，仍有不少人想知道他的武功造詣怎樣，又有一些人嫉忌他的名氣太响，於是設法暗中跟他較量。因此李昆山也在廣東南番東順一帶留下多少關於武功的夢痕，現時先講他在沙井鄉教拳之際所發生的事情。

當時保安縣沙井鄉有許多人擅長武藝，想在當地教拳，必須有些斤兩，有一晚，祠堂門口齊集了許多鄉親父老，另有一部份人想看熱鬧，希望看看他跟甚麼人過招，顯點本領，他却臉露微笑，說：「我並非打算長期留在沙井鄉教拳的，不過我一向喜歡修整爛功夫，此行只是想帮忙後輩把他們的功夫弄得更精，假如你們把以前所學的功夫施展出來，讓我看看有甚麼弊端，立即修整，僅此而已，我並不打算跟任何人過招，因爲我知道自己出手很重，可能一拳就把人打到重傷，犯不着這樣做。」

他說得如此高傲，各人聽了愕然，那些人聚着商量一會，便由鄉紳叫幾個青年抬一塊大石出來，放在石基之上，問他有沒有力量打碎，當時李昆山已經度過花甲之年，看來很瘦，整個人不够一百磅，故此，許多人都覺得他沒有辦法把大石打碎，他却若無其事，脫去外衣，把渾身氣力貫注到右臂上面，頻頻擺動，突然提高，用右手的前臂向下一沉，同時大喝一聲，這一下劈手，竟然使長達四尺，厚達三寸過外的大石，應聲折斷，分爲兩截，各人看見他的手橋堅實無比，不敢上前挑戰，於是他憑着這一招刀手，在沙井鄉幾個堂口担任拳脚教

的南極秘密基地！

他們明知不能等得太久，否則很易在外面凍僵的。

於是狄卡一聲令下，攻了入內。

下面是三層高的秘密地牢。

但是，當狄卡等人攻入去時，不由得呆住了好一陣。

裏面已是空無一人。

「他們可能都乘火箭離去。」

「是的，我們又來遲一步。」

「我不信一支火箭能載那麼多人。」

「我們不能爲同伴報仇，眞可惜！」

「到處搜索一下再說吧！」

祖必達星球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紛紛。

但是，狄卡却一言不發。

直至各人奉命搜查淸楚，才匆匆退出基地外面。

狄卡只令人留下了一些東西，然後將基地關閉。

× × ×

「我們不妨想一想，基地之內是否有人。」

「一定有。」

「何以見得？」

「第一，火箭載不了這許多人，第二，別忘記他們的身份。」

「噢，對了，他們本來就會變形的。說不定已變了。」

「他們很聰明，當我們入去之前，他們已變了，你們如果有留意到，附在屋頂的蝙蝠，以及渠道中的老鼠等等，一定是他們的化身。」

「那怎辦？」

「嗯——我們的同胞，都死在他們的手上，是不？」

「是的，所以我們要報仇！」

「仇一定要報，但如何對付那些細小的化身動物。」

「我倒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什麼辦法？」

「先跟射綫號連絡。」

× × ×

「這是射號，臨時指揮部的命令，」無綫電傳出了祖必達星球言語，「所有祖必達星球人，必須返回太空船內，不准留在地球之上。」

這命令的傳出，令到祖必達星球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直至他們返回到「射綫號」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們担心地球上爆發毀滅性的戰爭，所以下令緊急撤退。

不過，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眞正的理由，應該是他們要發動一次空前的攻勢。

「射綫號」移到非常接近地球的位置，那兒接近南極——當地球轉動時，「射綫號」也跟住轉！

「射綫號」發射出威力巨大的「光束炮」。

炮火集中南極一處地方——那是三層高的秘密基地，現在却引起連串的爆炸。

祖必達星球人曾一度攻陷的地方，豈料裏面連一個敵人也見不到。

後來他們之中有人想起，原來來自加蘭行星的生物，當時都變了蝙蝠老鼠等。

練。

有一晚，天氣很熱，許多人在祠堂外面的空地練武，晚上點了三盞大光燈，懸掛在一丈高的地方旗杆下面，憑着燈光照射，拳來脚往，很有興緻，李昆山偶然教授徒弟練習探腿門的凌空飛躍一招，突然跳高，踢出一脚，那一脚踢到七八尺高，脚風竟把懸掛在一丈高的大光燈打熄，旁觀者紛紛喝采，事後這件事情傳流到外邊去，當然他的名氣更响。不過，附近有一個年輕的拳師姓招，自問拳怕少壯，究竟六七十歲的老翁氣力有限，怎能踢出一股腿風把大光燈弄熄呢？認爲絕無其事，他很想找個機會試探虛實，却又不願意正式比武，偶然有一次宴會，幾條鄉的教頭都聚在一起飲宴，招拳師就派人送帖給他，頻頻派人邀請，當地鄉紳父老覺得他應該赴宴，李昆山心裏明白，招某邀他赴宴，隨時發生意外，但却沒把對方看在眼裏，點頭答應，便即飄然而行。

當晚李昆山只是單人匹馬赴會，鄉間擺酒多數設在大祠堂的，李昆山雖然是山東人，但在廣東已經住了二十多年，對於各處風土人情，早已十分熟識，就算一個人赴宴，也不會格格不入。

李某坐在他身邊，頻頻獻飲，酒過三巡，他就推說有事告退，招某坐在他的右邊，一躍而起，想把他拖回來再飲，就在那時，招某抓住李昆山的右臂，發力一拉，李昆山沒有給他拉動，他反而給李昆山在肩膊拍了兩下，說一句：「請你多飲幾杯！」

招某即時覺得心上一震，似乎受傷，勃然大怒，立刻用右拳劈在對方右臂的肘部關節之處，想用大劈手出擊，殊不料李昆山左手往對方的右臂拍了一下，順勢向前一送，施展一招二龍爭珠向對方的臉孔插去。

他跟招某並無寃仇，雖然這一招插到對方臉上，只是在對方的鼻子兩邊略爲擦過，表示懲誡，如果把心一横，對方的兩隻眼睛早已落在兩隻手指之下，因此招某大驚失色，連忙鬆手，李昆山飄然而去。

兩個拳師只是百忙中過了一招，看來平平無奇，但在圈子裏面的人看見，却是分了高下，事後招某自己知道不應挑戰，擺酒道歉，李昆山也欣然赴宴，席上還有其他拳師，談笑風生，就把這一場龍虎鬥化解，兩人不再尋仇。

從這件事看來，李昆山確實有些風度，不止是渾身武藝，他在晚年仍然喜歡練武，早上四點鐘就到山林泉石之區練氣，故此他的功夫到不衰，最可惜的是這一點，當年他威震綠林，擊敗許多强盜的暗器鐵鴛鴦，由於南方沒有高手過招，他就沒有機會施展出來，只是知道他有這一手武功而已，究竟鐵鴛鴦如何施展，沒有人能知其詳。

熟悉地球上面地理環境的狄卡，這才想起，像南極那麼冷的冰天雪地，又怎會有老鼠和蝙蝠？

因此，他斷定那是變形生物作怪。

狄卡又担心「光束炮」引起美、蘇二大國的誤解。爲防萬一發生世界大戰起見，所以，祖必達星球人首先紛紛離開地球，免受池魚之殃！

失重狀態

白宮和克宮的熱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主席先生。」卡達說：「貴國是否在南極進行核爆。」

「沒有這回事，」布老頭道。

「那麼爲什麼南極發生連串爆炸？」

「可能是第三國際做的。」

「不，除了我們之外，沒有第三個國家有此威力的核彈。」

「但肯定不是我們！」

「偵察衞星多了二枚，現在又發生如此猛烈的爆炸，眞奇怪。」

「會不會來自外太空的生物作怪？」

「上帝？不，上帝不喜歡打仗的，阿門！」卡達在電話中唸經。

× × ×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致電給美國總統卡達。「總統先生，我們雷達中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什麼事？」

「外太空似乎有事發生！」

「銀河系有數以億計的星星，我們如何管得了？」卡達道：「你們只是北美防空司令部，並非太空警察。」

總統似乎很忙，電話就此掛斷了。

防空司令部自然也不敢再嚕囌！

× × ×

外太空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是由加蘭行星星球人控制的太空站之內。不知誰作祟，反雷達系統，突生故障，以致目標暴露。

然後，引來一連串的飛碟攻擊。

飛碟是圓形的。

那是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

加蘭星球人惟有硬住頭皮，駕長形飛船出去迎戰！

雅力和嘉麗絲等人，見時機已屆，紛紛出動，襲擊控制太空站的人員。

他們只有三個人。

那是雅力，嘉麗絲和列達等。

由於羅利以爲他們早被洗腦，未加防範，利那間弄得手忙脚亂。

再加上外面有飛碟進攻，內外受敵的情況下，情勢十分危急。

加蘭星球人的指揮官，情急之下，下令關閉製造地心吸力的儀器。

於是太空站內，立即變成了眞空失重狀態。

裏面的人，七顚八倒。

但是，跌跌碰碰的只是雅力他們，以及一些地球人而已。

至於加蘭星球人，他們一聽口令，已紛紛變形，有些變飛鳥，有些變小動物，依附在太空站之內。

羅利等人因爲本身不是加蘭行星的變形生物，所以也跌得昏去。

太空站之內，剎那間，亂上加亂。

雅力等人想不到有此一着，很快就在失重狀態下，飄浮於太空站之內。

羅利氣得呱呱大叫。

他揚聲叫人重開製造地心吸力的儀器，但是沒有人理睬他。

飛船

加蘭行星這一艘太空船，是由歌迪亞女將軍指揮的。她以為關掉製造地心吸力的儀器之後，就可以制服雅力等人。

因為她知道地球人不會「變」。

但是，她却忘記了一件事。

那就是：羅利等人不是變形生物。

因此，她這一做法，却觸怒了羅利。

羅利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一個有過案底的積犯，反面無情乃等閒事。

於是他在飄浮中，衝入指揮室。

他强行將製造地心吸力的儀器開啓，因此引起歌迪亞的反感。歌迪亞當時已變成一隻小鳥，依附在控制室一角。

但現在，她一邊責罵羅利，一邊企圖變回人形。因為小鳥太小，如何能握槍？

她的企圖却給羅利知道了。羅利手急眼快奪過死光槍，朝住那「小鳥」發射。

小鳥原是歌迪亞女將軍的化身。

只聽得「吱吱喳喳」的，歌迪亞猝不及防，就此死在羅利手中。

× × ×

羅利將製造地心吸力的儀器開了之後，各人重獲重心，不致顛顛倒倒。

但是，已經變形的加蘭星球人，因為歌迪亞之死，而遷怒於羅利和他帶來的人，於是紛紛向他們襲擊。

太空站之內，亂作一團。

羅利手中有了一支死光槍，自然不甘屈服，展開反抗。

不明內幕的人見此情形，可能大吃一驚。因為小鳥附在儀器上，竟然和人類展開搏鬥。

小老鼠在地板上「吱吱」叫，到處亂竄，向人襲擊。

但明白的人就知道，那小鳥、老鼠，只不過是變形生物的化身而已。

× × ×

雅力帶住嘉麗絲和列達等人，東奔西竄，目的並非逃出去。

他們只想找飛碟停放處。

外面是太空，任何生物離開這太空站而沒有交通工具，只有死路一條。

雅力他們終於找到了長形飛船——這是加蘭星球人的交通工具。

但是，他們不懂得用。

找到等於找不到。

他們萬二分焦急。

雅力道：「回到指揮室去。」

混亂中，嘉麗絲等人也不知他的眞正用意何在。但是，他們都相信雅力，因為他一直表現得令他們有信心。

於是，他們也就跟了入去。

× × ×

原來雅力想利用指揮室內的通訊儀器與祖必達人連絡。

但是，指揮室、控制室等處，一片混亂，許多儀器已毀爛不堪。

有些地方在冒火花。

這太空站也逐漸失去控制。

雅力對羅利說：「你知道如何控制通訊儀器麼？」

羅利混亂中仍保持幾分淸醒：「讓我試試吧。」

儀器在羅利手中扭動。

那兒早已破爛不堪，所以沒有反應亦是意料中事。

一經羅利扭動，又是一股火花直冒。

羅利被灼傷。他急急退了出去。

雅力靈機一觸：「你會開飛船麼？」

「當然會！」羅利一邊掩面，一邊說道，「但那裏還有飛船，他們都開出去跟飛碟火併了。」

「不！還有一艘。」

「在那裏？」

「我帶你去。」

於是雅力和列達分左右攙扶住羅利，半拐半奔的，走向另一格船艙——那是停放飛船的地方。

但是，後面突然傳來人聲。

最少有十多二十人追上來。

這些全是被羅利帶來的，經過挑選的「優秀人種」。

但是羅利以死光槍相向，吆喝着說：「不准跟上來。」

雅力一怔：「那飛船雖小，也勉强坐得下吧，就讓他們……」

豈料話未完，光束閃閃，那邊人聲慘叫。十多條性命，剎那間死在羅利手中。

雅力十分生氣。他竟然忘記了要靠羅利開船，只是憎恨他太殘暴。

一拳打向羅利下頷。

羅利正待以槍相向，却給嘉麗絲及時奪去那支死光槍。

嘉麗絲看見羅利像瘋狗似的向雅力襲擊，也不顧一切的，按動了一下機掣。

電光一閃。羅利應聲倒下。

剎那間，只留下他們三個人。

這太空站內，變得很靜。

他們上了那艘只可以載四至六個人的飛船。但是，他們三個人都開不動。

三人正在情急之際，飛船突然如箭射出。各人大吃一驚。

但是，飛船剎那間已在太空中，東奔西竄，有如野馬奔騰。雅力左摸摸，右摸摸，總是無法制停它。

外面很靜。

但飛船出現後，又熱鬧起來了。

原來飛船早已紛紛被飛碟擊毀。現在飛碟又向他們攻擊。

飛船是屬於變形生物的。

飛碟則是祖必達人的。

雅力忙叫嘉麗絲打開通訊器。

飛碟正圍攏過來，但未開槍。

雅力這時候才摸準了機掣，將飛船加以控制。

× × ×

飛船被飛碟押向「射綫號」之內。

這時候，祖必達人才發覺是雅力他們，不禁大驚。

× × ×

祖必達人暫獲全勝。但是，他們不知道究竟何時才可以眞眞正正征服地球。

—完—

魔風血雨錄故事之三

凌波・文
盧令・圖

天山神劍

一劍如砥柱　挽既倒狂瀾

天山來客會鎭關

這兒是名聞關陝之鎭關鏢局所在地。門前車水馬龍，好一派興旺氣象。

這兒是西安城外的土地祠——冰冷淒淸，門前依稀可見狐鼠之出沒。

在熱鬧的鎭關鏢局門口，出現了一個白衣、佩劍的青年，仔細看一看，只見此君玉面粉唇，劍眉朗目，更得人喜歡的是，滿面笑容，令人與之相對，有如沐春風之感受，雖然看來年紀不過廿三四，但是，從其滿面風塵所示，他是走了不少路。

時值正午，鏢局正在煩忙之時，有出鏢的，有陪客的，而鏢車出門時，轔轔聲中，隱隱傳來了：「我——武——維——揚」的習俗辭，也夾雜了馬嘶騾鳴的嘈雜聲……由於生意好，才走了一批往潼關的，又走了一帮入四川的，總而言之，忙得不可開交。

雖說忙得不可開交，可是，當佩劍青年剛踏上台階時，立即有一位看來頗具身份的鏢頭迎了上來。

「這位小哥，請問是來找人？探親、訪友？……」

「在下甘子興，特來拜候老鏢頭，叩請金安！」

「啊呀呀，原來是天山來客，哈哈，咱們當家的可一直在叨念你啊！想不到你今天才到，快請，請……」

「尚未請教前輩名號……」

「我……哈哈，甘少俠，你千萬別如此客氣，又是如此稱呼，在下是此地的知賓之一，姓曾，草字雲峙……」

「哈，原來是陸老得力手足，當年一刀劈三兇，打通黃河路的乾坤一刀曾老前輩，晚輩這廂拜禮！」

「啊呀呀，剛才見過禮了。」

「禮多人不怪。」

「好個禮多人不怪……甘少俠請！」

請字聲中，曾雲峙是挽了甘子興的手臂，向大廳走去，由於最忙，最費腦筋的分配出鏢事宜，已成尾聲，威震關陝的鏢行世家，人稱鏢行一只鼎的神行無影陸天虎正在端坐養神，以便計劃次日之事務。

「奇怪，扈兄弟這一支鏢，那會到今日尚未還鏢？」

「當家的，可能是天雨，也可能是弟兄們貪玩，反正，明天才是正式限期。」一個年約五旬開外的健者在一邊接了口。

「可是，唉！生意太好，可能這一次，扈賢弟得辛苦一趟，唉！馬不停蹄，令我也心中歉然，不過，有什麼辦法？山西閻老財這一單大鏢，已訂下了你……否則，我眞想自己走這趟鏢啊！」

「這當然用不到當家的你出馬啊！」

「總鏢頭，天山甘少俠到！」曾雲峙上來稟告，而陸天虎立即睜開雙目，好厲害，目光烱烱，宛如兩道閃電般由眼中透出，一聲極雄烈的笑聲中，陸天虎已由太

師椅上站起，顯然，他是萬分興奮的來迎接來客。

「你就是甘賢侄。」

「老前輩，晚輩甘子興拜請金安！」

「何必如此大禮，哈哈哈！范老弟，你可認得他……十三年前秦嶺山峽中的牧羊娃。」

「啊！九死一生的羊娃！如此，出落得如此一表人才……哈哈，你……可還記得我？」

「晚輩焉敢或忘，范大叔，是你揹我下來，是你代我止痛……」

「噯，不可講這些，不可講這些掃興話，會賢弟，快命廚房加幾色菜肴……」

「前輩們救人之事可忘，晚輩是險難艱苦，永銘心中，晚輩今日之專程來此，就是來向列位前輩致謝……」

「好，說得好，賢契，老夫希望你做得更好。」

「永銘大敎，不敢或忘……」

列位須知，甘子興實在是個苦出身，生活之重壓，令其父母雙亡，他更親眼看見小妹妹活活的餓死在母親的懷中，他是多麼喜愛這個妹子，他寧可自己咽草根，但是，窮家孩子除了豆餅、野菜餬之外還有什麼好東西吃……

他永遠忘不了妹子……滿口的野菜，青白的小臉，張着一對大……而無神的眼睛，望着遠處，他一聲遞一聲的叫，可惜，沒有回應……

從這個時候起，他就在問，爲什麼財主飲酒吃肉，而他們的狗也能吃飯吃肉，而窮人的孩子該餓死？

可惜，誰也說不上來，父親死時說：生成的命，命該餓死，只配餓死。

母親死時說，前世的孽今生來還……

他可信？不信，可憐，不信又如何？總而言之，他一家人已餓死了三個，只剩下他一個，他突然感到可怕，怕自己也會餓死。

唉！代財主家放羊，以爲可以遮個風雨，吃口飽飯，那想到財主家的奴才，比財主更可惡。人小，可已經吃盡了苦頭，受盡了折磨，臘月天，風雪漫天，少了只羔羊，孩子是可憐哪！忍飢挨餓，滿山亂跑，總算在個山坳中找到了羔羊，歡天喜地回莊門，那個家奴依然罰他沒飯吃，這一夜，幾乎在飢寒交迫之下，與父母妹子會了面。尚幸二嬸的帮助，偸來了一個乾饅頭，雖然又冷又硬，他却似只小狠那樣，把它咽了下去。

然後，過着人間煉獄的生活，不是捱餓，就是捱打，直到又爲了找尋羊兒……人在做得腰痠背痛，餓得頭昏眼花的情形下，一個失手，由山上墮下……總以爲這一次是一定得與父母、妹子見面了，嘿！不想否極泰來，他爲人救了，就是鎭關鏢局的總鏢頭陸天虎，而出手的是范一刀。

在敍談着不幸的身世之時，那個無恥，陰刁的管家來了。陸天虎主張善了。范一刀主張打一頓那個管家，先出口氣，巧了，來了自己的師父，那個看來形貌猥瑣的化子，他老人家與陸天虎有些認得，就由陸天虎之介紹，自己算拜了師——然後，化子師父付了自己的拖欠，不，自己父母的葬殮費——由財主家中帶走了自己。

師父帶了自己上山，嘿！不知師父幹什麼的？他腰中永遠有金子、銀子，沿路走來，見到窮人，苦哈哈，他是一個一個的救濟，有幾個看來與師父還是舊相識呢。當面叫他老人家，背後恭稱他爲老神仙，師父在窮人間，可眞有人緣呢。

在近天山了，師父才算講出來，這是不平，這是貧富懸殊，而歸根結底，是强橫者吞噬弱小者，如果不是有志者的相助，或者，强有力者的組織、合羣，窮人永遠得捱餓，任人魚肉，最後，朝政不修，貪官橫行，汚吏暴虐，再加上天災之一迫，好！造反！

師父說，只手不能挽天，只能靜心觀察，伺機儆貪懲汚，或者殺幾個窮兇極惡者，這或者算是替天行道。

他代自己付了積欠，但是，他却盜取了財主之積藏，計黃金五百兩，白銀五百斤，金葉子二百兩，然後，用這批不義之財，救了不少窮人，及時的代他們解決了不少的困難。

他希望自己學他，而他自己也立志學師父。

十年藝成，說不盡的艱辛困苦，可是，他越加發現師父對自己的關注與愛護。

三年隨師雲遊，學得了更多的江湖閱歷。

然後，師父吐出了他老人家的眞姓名，原來，他乃是方今武林第一，人稱濁世神龍的王覃。

甘子興算是眞正的出師門了，幼年的苦難，十年的磨煉，三年的閱歷，他是處事謹慎，憐貧惜老，還有，他永不忘本。

今日，他經過長安，好吧，就來拜會陸天虎，並且，敍敍別情。

天山一劍，濁世神龍的高足，即使甘子興做事，韜光養晦，可是，江湖人全有千里眼、順風耳，陸天虎那會不知甘子興之俠義作爲。他老懷欣慰，也因此，今日，他對這個後輩是十分禮敬，設筵相待，開懷暢飲，可是，甘子興是並不起勁，他不飲酒，連稍爲名貴的菜式，他也不敢下筷，誰也以爲他怕羞，不好意思，其實又有誰明白他的心意。現在，他依稀又看到了青白的小臉，睜着木然無神的大眼睛，而口中滿口的野菜糊——

外邊傳來了車馬人喧聲，扈明誠等人回來了。

陸天虎是非常高興，立即請這一批鏢頭入座，可是，扈明誠是萬分緊張的向總鏢頭有所報告，他只是說出了老龍頭三個字，陸天虎不禁面色大變，他略一尋思，一咬牙，回身走入大廳，十分冷靜的對甘子興道：「賢契，請問你在此可有事？」

「晚輩專誠拜候，別無事幹，再說，晚輩到處爲家，也不會受牽被掛。」

「這就好了，老夫素知神龍門下，來去自如，更喜隨緣而爲，范賢弟，命人取程儀。」

「且慢，前輩，這是爲何？晚輩莫不成來打抽豐的？」

「不！老夫怎會爲此疑及賢契，只不過，此地……」

「前輩是深明晚輩隨緣而爲之習性，可不准你將晚輩推諸門外。」

「呃，賢契，可知此地大有可能會變

成是非之窩……」

「晚輩是有緣撞上了，哈哈！」

「這——個……」陸天虎無法接得上口了。

事實上不錯啊，人家是不甘心一走了之，再說，不論舊事，即以江湖之道義來說，他也不至於發現此地有事，而置之不顧，一走了之……

可惜，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即裏知道，鎭關鏢局這一次是惹上了人稱天下帮門第一的大門派，並且，扈明誠身受重傷，而出手的，竟然有老龍頭親自壓陣。

沿途，如果不是有隱名異人的沿途報訊指示，扈明誠這一批人，就可能死於半途，走慣江湖，歷練武林，人全有個判事度理的能耐。扈明誠即使一招落敗，他依然會動用腦筋的啊！據其判斷，即使鏢鞘已交割清楚，但是，自己非但脫不了干係，更且敵暗我明，一行人大有可能的，死在老龍頭的爪牙手下。

本來，不應該回去，可是，不回去，更爲勢孤力弱，可能總鏢頭一無所知，而爲敵人偸襲，更爲不妙。因此，他是扶傷趕路，千躲百避的情形下，讓其走出了老龍頭之包圍，來到了鎭關鏢局。

現在，陸天虎明白了對手之厲害，他實在不想將甘子興牽入漩渦，不料，不說倒還罷了，一說，說得又是語焉不詳。這就算弄巧反拙，甘子興是說什麼也不肯走，他得看這一場熱鬧，當然，他是會仗義出手。

甘子興那會想得到陸老的焦急，在他以爲隨緣而爲，可是，他那知老龍頭勢力滔天，手下能人輩出，並且，入其門中者，不乏一門一派之主者。實力之雄渾，簡直可與方今武林北斗少林寺相頡頏，十幾年來，老龍頭令到之處，有多少小門小戶，爲其血洗？爲其撲滅？

而今日，老龍頭看上了鎭關鏢局。

而今日，天山來客甘子興會上了門。

「該怎麼辦？」陸老在沉思，在籌對策。

門外依然是一片興旺氣象。外人，決看不出內中的眞情！更無人知，當家人已爲一片愁雲冷霧所包圍，偶然，傳來幾聲吆喝，是局中伙計在練功，在訓練坐騎，一無其他特殊之情形表露。

×　×　×

城外的土地祠，還是如此的冷清，可憐。但是，突然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一到土地祠，立聞幾聲馬嘶聲、騰跳聲，聽聲辨音，可以發覺，馬是駿馬，而人——騎在馬背之上——更是英雄。騎術極佳，而手勁更沉，跑得如此快的馬匹，說停就停，而人下馬背，落地無聲，於此可見，人，實在不容輕視。

在這樣的土地祠前，竟然有這樣的强人駿馬駕臨？不錯，有幾聲招呼，而語聲閧雜中，向廟中走去。

突然，一聲極尖耳的哨子聲，在半空響起，這哨子聲可令人感到陣陣寒意，本來閧雜之聲，一聽得哨子響，立即肅然無聲，看來，有個比這些騎馬壯士更厲害的人物出現，出現在這座山野破祠中。

「八騎十六刀，你們來了？」

「奉召即趕，不敢怠慢。」

「好，老龍頭前，我會說明眞情！」

「謝師主慈悲。」

「敢問師主，龍頭有何訓示？」

「龍頭有命，殺！」

殺字出口，寒氣凌然，而土地祠陷入了沉寂中。

殘忍的兇殺

車聲轔轔，蹄聲答答……

「我—武—維—揚——」趟子手在兩個鏢師之護衛下，在前開路。

突然，一騎馬急馳出圍，並且聽得一聲呼喝，車聲慢慢停了。而馬騾的雜步，叫聲中，這一支鏢行車隊，算是被束住了隊形。而又一聲清脆的語音透出：「是那一路的好朋友，請出來一敍，在下鎭關鏢局的小伙計，鐵胆于充請，有禮了！」

好個于充，眞不愧爲老江湖，多歷事故，他竟然在這個一馬平川之地，感覺到有危險之存在。他更能反客爲主的，請求對手現身，幹保鏢這一行的，根本是玩命的生涯，出了鏢，就天天準備着有武林豪强的出現。

果然，于充語音才畢，四外立即傳來嗤嗤的笑聲，此起彼落，聽來是刺耳萬分。分明有着譏笑的味道，于充雖說受了侮辱，不過，他可眞鑿得住氣，並無不滿之色，挺立馬背，全神貫注在前邊。

突然，一片震耳的呼號聲後，馬蹄聲似暴風驟雨般傳來。一片黃塵在遠處捲起，于充沉聲道：「趙五弟、阮七弟率領弟兄護車，袁賢弟、蔣二弟守住我左右。」

當黃塵揚起之時，于充立即發號施令，雖然對頭來勢不凡，有些聲勢洶洶，可是，于充依然是有條不紊的，部署應敵之方。

好奇怪，黃塵微散，而八騎馬已到了于充面前。黑巾蒙面，黑衣黑氅，黑馬匹！黑夜相見，眞會當是八個黑色怪物。

「在下于充，敢問八位來歷來意！」

「桀桀……」

「哈哈……」

一陣閧笑聲中，錚錚連響，而銀光如虹，刀光如雪，在八騎飛馳中，向于充等人砍到。

于充、蔣維時、袁豹，加上三幾個伙計，見來人如此不通情理，只能各揚兵刃招架。那想到來者乃是中條山煞神兇星，十六柄單刀已不知毀了多少的武林朋友、江湖高手。于充、蔣維時、袁豹雖說也是百中挑一的好手，但是碰上了這樣的怪傑，未免相形見絀。尚幸鎭關鏢局爲天下有名鏢局，因此，就算是趙子手、鏢伙計，也有不乏武功好手，由於見到八騎來得蹊蹺，又不講江湖規矩，所以，個個全力圍打，這一來，總算是暫時拉成了個平局。

可是，時間一長，勝負立判。趙子手宮清六首先中刀墮馬。而于充還想搶救宮清六，那想到旁邊掠來兩道白虹，于充還想反身推架，頂門一涼，一聲慘呼，于充墮馬斃命。

蔣維時發覺于充送命，領頭的一倒，隊形大亂。八騎馬十六把單刀，就如混世魔王般衝殺。他就想代于充發號施令，不料那邊傳來一聲聲的慘號聲，眼看着一個

又一個的伙計、同伴爲黑衣人似砍瓜切菜般殺死，他是發現了這一伙，已是一敗塗地了，一咬牙，回馬想闖出重圍，然後，再求打聽清楚，對頭的來龍去脈，討還這支鏢！

他還以爲是刦鏢呢！其實，豈止是刦鏢這樣單純？

蔣維時素性愛馬，更擅騎術，今日他騎的又是他自己揀中的照夜白，當其一離戰圍，一催馬匹，這騎馬宛如飛一般的，向後直竄。

可是，後面却傳來弟兄們的垂死呼聲，他明白，一個又一個的弟兄倒下了。

他咬牙，一定得將事情弄清，一定得將眞兇查出，一定得代他們報仇。

不料，後面傳來了馬蹄聲，又有人們的嗤笑聲。

有人追上來了。不怕，自己的馬好，還有，自己的騎術不弱，追，諒他們也追不到。

蔣維時啊！你的估計錯了，你以爲他們追不上？你以爲他們的馬匹不及你？你以爲他們的騎術比不上你？瞧，一騎馬已由其左側掠過，一轉眼間已越出其多多！

又一騎馬由右側掠過，而後面更傳來了桀桀怪笑聲，好像在譏笑着蔣維時。不，蔣維時突的心中有所明白，他們把自己當作了老鼠，而他們是惡貓，也可能比作了毒蛇。他們在作弄自己，他們會作賤自己，他心一橫，我何不一死，用自己的手，結果自己的命……

死不瞑目，哼！他們是誰？爲什麼刦鏢？爲什麼如此濫殺無辜？對，老實說；開山立窰的的黑道朋友，視刦鏢爲家常便飯，也算是揚名立萬的好方法。不過，無論如何兇惡，殺鏢頭、鏢客，甚或趟子手、鏢伙計可以，決不能殺害掌車騾伕。可是，這八個人却不理這些，連這些下人也殺，這就是於情不合，於理不通……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又怎能押了鏢走。

蔣維時還在獨自怨憤莫名，後心一涼，分明，他中了暗算，蔣維時心中明白，四肢已不聽話，如果，不是馬匹久經訓練，他早已摔跌在地了。

漸漸，馬匹被制住了，漸漸，他爲人抓下了馬鞍。然後，他依稀看見一座荒涼的土地祠，而他面前站立着一個身穿青羅衣、長髮披拂、連面目五官全被遮住的人。此人也不知怎麼的能看見蔣維時，一開口，這聲音可叫蔣維時有說不出的難受，這聲音就如鋼鋸鋸破銅那樣的刺耳，那樣的難聽……

「我們不是殺你，不過得毀了你的四肢經脈！」一邊說，一邊雙手頻動，蔣維時幾聲慘叫中，他已發覺自己的雙手雙脚經脈，莫名其妙的，讓人按斷了！

「你……你們是誰？」

「你配問我們的來歷？」

「爲什麼刦鏢……」

「桀桀桀桀……我們刦鏢？不，現在，我們不是要護送你，還有這些鏢車回去了？」

「啊！這……這又是爲什麼？」

「興之所至！」

「爲什麼？殺……」

「殺人！我們對殺人，也是興之所至，哼哼，如此而已，來！」

有人應聲，這披頭散髮的人是命令他們，將蔣維時扶上了馬鞍橋，又怕他坐不穩，代他找了根木柱來，紮緊，配好。現在，蔣維時就似個活死人那樣，這可令蔣維時心痛如焚。他明白了，這批人會扣押自己回去，這是示威，也算示衆！如果，自己眞的這樣被押回長安城，試問：鎭關鏢局將會因自己而受多大的累。

本來，八個黑衣人是黑巾蒙面，現在，却是用了車馬騾伕的毡帽，壓在眉頭。黑衣黑褲，換成了車伕打扮，蔣維時心中更爲吃驚，什麼？這樣打扮？啊！他們分明是別有用心，他們想對鎭關鏢局不利，這……自己又該怎辦？

「朋友！」是那個披頭散髮者的可怖語音：「現在，你該明白了，爲什麼我們不殺死你！」

「求求你們，殺了我吧！」

「桀桀桀桀！殺了你，誰替我們傳口信！」

嘿嘿，原來如此，他們是要自己傳口信。傳什麼口信？分明是別有惡計毒謀，鎭關鏢局幾時結下了這樣大仇家？而自己却又弄不清對頭的來歷。

「江湖上，幾時崛起了這批人的……」他不禁自言自語了。

「你爺爺成名江湖廿年，不過，自皈依龍頭後，已不太喜歡用舊日的名號。」

「好，就算如此，鎭關鏢局幾時與你們結下了仇？」

「最近半個來月吧！」

啊！半個來月？半個來月總鏢頭從未離開過長安城啊！那會與這批人結仇的？

「朋友！你不必東問西問，桀桀桀，其實，是殺人滅口，一句話，你如回到鏢局，就對陸天虎說：金龍勅令，殺人滅口，叫他們連老帶小，牽親掛友，一共七十三口，死……免得我們動手。」

「你說什麼？」

「什麼，說得還不算明白？」

「可是……可是……」

「噓——」一聲長嘯，劃空而至，青衣人頭一搖，長髮向後甩去，好，露出了一張形如骷髏的面孔。由於嘯聲傳來，他也仰天一聲噓哩哩的鬼嘯聲！蔣維時不禁滿懷蒼涼，唉！如此功力，如此中氣，難怪出言狂妄，而總鏢頭也眞算是碰到了個厲害對手。

耳邊傳來了車聲轔轔，馬嘶騾叫，蔣維時心頭一凜，什麼？又來了一帮鏢車隊，他們，他們到底是幹什些的啊。

果然，前面塵沙滾滾，漸漸的可以看清爲首一人一騎，後面是一隊車輛，走近了，蔣維時幾乎由馬背上栽了下來……如果不是帮緊紮定的話。

他認得爲首的一人一騎！並且，更看清了此人與自己一樣，爲人毀了四肢！然後，爲人紮緊在馬鞍上。此人是被派赴四川成都的鏢頭鐵金剛平世雄。

平世雄也看見了蔣維時，雖然平世雄鬚髮似毯，混身血跡斑斑，但是，他依然一無畏懼，聲音是弱了。可是，他還在罵：「賊徒，你們有種，殺了你平爺爺……」

「平大哥！你！」

「我操他的祖宗、妹子三代！」

十分明顯，他還想激怒對頭，一刀將他殺了。他不甘受辱，可憐，他現在宛如只猛獸，被剝奪了爪牙。並且，關在獸籠之中。他焦躁，他不忿，他想死，該死的敵人却又偏不讓他死！要他出醜露乖，要他受盡折辱。

車隊來了，車騾伕也到了，蔣維時一看便明白，又是他們的同黨假扮。現在，他們的人越來越多，看得出，他們是人多勢衆。而那個形如骷髏的，儼然爲一行之首。既然解決了自己的同伴，又指揮着另一隊的賊黨，毀了另一股鏢車隊，可能還有其他人遭了毒手。

他不得不代鎭關鏢局今日所派出的幾支鏢隊担心，他是多麼希望同伴的平安。但是，越來越令他失望，越來越令他感到惶然，甚至於有些恨意，在傍晚時分，今日所出的四支鏢，沒一支得以倖免。四個半死不活的人，被示衆似的，兀坐在馬背，而四隊鏢車，排列在後面，看來還挺有秩序，在那個形如骷髏的傢伙，一聲厲嘯下，走了。

向長安城中走。

蔣維時幾乎哭出聲來。

平世雄罵得幾乎脫了力。

另外兩個鏢師就如傻了那樣，眼望遠處，露出既惘然又蒼涼的神情。

天色漸漸的在暗下來了，但是，馬蹄聲，車輪聲，在夜色將臨時，走着他們的路！一條有人不甘心走，有人不想走，而又有人在催逼着走的路。

「唉！我們來遲了一步！」不知什麼時候，在這樣個情景，傳來了一聲女子的嘆息。

「八騎十六刀！」

「在！」

「還不殺！」

「遵命！」

馬蹄急驟地奔跑，而八個馬伕打扮的漢子，分四面馳去。兩騎一對的，搜索着沿途的樹林、小徑。

東角一條小徑間，雙騎突入，就聞得連聲怪笑中，銀虹如電的，四刀起落，蔣維時等人看得清楚，這兩個殺手的刀法，簡直如天神，如巨靈。刀光如虹，而刀法綿密、緊扣，雖說是兩人四刀，可已如織成了一張密如天羅的刀網。

在如此可怖可怕之刀法下，那怕是三五個好手，也難脫出被殺之厄運。

果然，一聲怒吼，而衆人眼前只見一條銀虹，直竄長空。那形如骷髏的青衣人，果然不愧爲一行之首，一聲噓哩哩的鬼嘯，形如流星過渡般，向那小徑投去。不想，人未落，而面前勁風如山般壓到，好個青衣人，他竟然在如此急驟的情況下，人在半空，一股前撲之勢，其疾似箭的情景下，說停就停，話止就止的，一個斜身側勢，一卸前面之勁力，右手一挺，想抵擊來勁。「叭」一聲啞悶之音傳來，發覺不妙，而面前紅光已現，一條人影墮下，青衣人知道誤中同伴，後悔莫及，而耳邊却聽得女子的語聲：「我素不殺人，你們自己作孽，自己受報，再見了！」

青衣人寧神一看，只見前面一條極秀美之黃影，身法之美、之快，簡直不可思議的，一晃而沒入叢林之中了。青衣人心神俱震，而八騎中一騎已爲自己所傷，其餘七騎飛也似的會合一齊，個個面色忿然的，希求報仇。可惜青衣人是明白，無法報，也難得報，還有，以後又該如何？因爲只有他清楚，黃影是個心腹大患——

書房交手　救星隱現

青衣人略一沉思，只能打定主意，長安城是非去不可，鎭關鏢局中的七十三人，非殺不可。即使黃衣人會出現，會阻攔，正式的當面拚鬥，總好過在這裏胡思亂想的好。

蔣維時雖被毀了筋脈，但是，他依然看清了眼前這一切。他有說不出的高興，至少，鎭關鏢局不一定會完，因爲，這世界上，形如骷髏、身穿羅衣的傢伙，武功並不是天下無敵。事實證明，那個黃衣女子，就是他的尅星。

人馬在走動，走吧，唉，反正是免不了——

鎭關鏢局的大門已開始上門，不過邊門未關閉。總鏢頭陸天虎正在設夜宴，招呼天山來客甘子輿。才吃了幾口飯，甘子輿已停了手，他是萬分歉然，又是字字眞誠的說道：「前輩，或者是晚輩出來沒福，也可能是晚輩不習慣多食油膩。現在腹中微有滯飽之感，如果勉强陪坐，令我太有拘束，如蒙恩准，在下想避席片刻。」

陸天虎是個老江湖，突有所悟，發覺了自己的疏忽。對啊，風聞天下一奇，濁世神龍王覃是個自奉極儉的風塵異士。而甘子輿是個窮苦出身。這就學得了王覃的淡泊之個性爲人。自己走慣江湖，豪氣干雲，尤其是對於飲食之道，更是素有研究，但是，用在這位江湖小輩身上，可不對了頭了啊，因此，他是不多解釋，命自己的次子陸佩陪伴甘子輿赴書房歇息。

甘子輿被安置在東書房中，陸佩是道聲失陪，走了。甘子輿是解下佩劍，和衣倒臥在胡床上，默思着今日的事情……一日來，他是在談無聊話，談無聊事，以及吃飯間渡過。現在，反而覺得有了倦意，不料突然有種極細微的響動，好，由此可見，名師之下無劣徒，甘子輿身形起，極輕巧的已按住了長劍……

門，呀的一聲開了，進來的是個萬分俏美的黃衣少女，甘子輿以爲是陸宅的家屬內眷，因此他彬彬有禮的起身作揖：「請恕在下，有辱貴地，不知冒犯之失。」

那少女的面上掠過一絲惶然之色，不過，立轉自然：「你不是鏢局中人？」

「在下是經過此地，憶及舊情，專誠登門拜候致意的。」

「喔！快走吧！」

「啊！」

「這兒立即會變成屠場，而且，來者是狂魔惡煞之流，你非局中人，何必惹是非？」

「姊姊，此言何意……」

「看你也是江湖中人，難道不知趨吉避凶？」

甘子輿還想回答，外面却已傳來了一片嚕嗦聲，分明前面已發生了極大的事故

。這就是本能的驅使，甘子興毫不考慮其他，搶步出門。可是，眼前黃影一閃，而一股極沉極狠的勁力，向其上盤封到。

甘子興做夢也想不到，這個黃衣少女會出手。並且，這出手之快、之沉，簡直令其大吃一驚。

雖然甘子興只有三年的閱歷，可是，他的師父就是前輩中的第一奇俠，又何況十年苦功，名師之陶冶，功夫之強，除了火候尚有所欠缺外，已浸浸然成爲第二個王覃。而出道以來，可以說罕逢對手，而今夜，莫名其妙的在鎭關鏢局中，遇見能人。

這個能人還是個女的。

是鏢局中人？不，甘子與突有所感。

他是展開師門心法，右肩一沉，腰一矮，左脚挺前而右脚一屈。好美妙的姿勢，看來是擺一個「抱虎登山」式，可是，這一沉、一矮、一挺、一屈，全是拿揑得萬分自然，且又恰到好處，堪堪的將少女如此深沉嚴密的出手，化解於無形。

少女更是一驚，自己出道以來，可以說從未失過一次手。並且，即使與老龍頭相比，也不遑多讓，目前這個少年劍客，他何來這樣深湛的武功。此人是誰？

「姑娘是誰？」

人家先問上來了。可是，一邊問，一邊却有一股股旋轉之勁，向少女之四週捲來。「天磁九元勁」，少女心中一凜，她是一面展開潛龍蛻甲訣，一面沉聲道：「王覃王老前輩是你何人？」

「正是家師。」甘子與更爲驚異了。

爲什麼？自己的天磁九元勁，在少女之邊說邊抄下，隱隱感到一股股閃爍不定之勁力，在撞、在碰，有幾下，分明在鑽……希望鑽透九元勁之中心而破裂之……難道此女正是師門的魔星潛龍宮中的健者。

少女已經明白了對方之來歷，她又想到了師祖垂死之遺命：「須找到王覃，我實在欠了他一份情，自己生平，只有這件事，思之內疚……」現在，她沒有找到王覃，事實上，十幾年來，這位人間神龍，早已消聲匿跡。現在，總算明白了，這位老前輩已有傳人，好吧，得講個清楚，不，總得有所考驗，不，應該找到王覃，當面交托……

「你我罷手如何？」少女吐了一句。

甘子與又如何？求之不得。因爲，現在是外面嚕囌聲越來越雜，並且，更雜有吆喝之聲。想必外面已有了大難題。此女自求罷手，這已說明，她不致於與外敵勾結。旣然如此，何必多樹強敵，所以，一聲好，甘子與已萬分從容，自然的收招止式。少女不禁心中又暗叫一聲好。收發自如，神閑氣定，武林中一等一的前輩好手，也極難有這少年如此的修爲。

甘子與是一心在外，所以，道聲得罪，就想往外走，少女却微微一笑道：「出去作什麼？」

「去看個究竟？」

「我已說過，此地必會變成屠塲。」

「鎭關鏢局有仇人上門了？」

「不。」

「那……又怎會變成屠塲？」

「因爲來的是殺手。」

「殺手？」

「專門殺人，而且，不問情由。他們以殺爲生，爲殺而活，也可以說是一無人性……」

「喔！」

「你不覺得奇怪？」

「有什麼好奇怪的？」

「人，竟然有這樣的……沒人性，沒人心？」

「我見得多……」甘子與一邊這樣說，而面上不自覺的現露了惘然，且又蹙然的神色。不過，他走得極快，現在，那女子已看出，這個濁世神龍的門下，是不會再受自己的阻止。而外面的慘號聲，吆喝聲已越來越逼人。

「鳳掌門！」一條黃影掠入，現出一個身材、面目與那位萬分相似，簡直是孿生姊妹一般的女子……

「果然是南海一鳳！」窗外傳來一聲蒼然的吆喝。

「果然是別有主者。」是那個後來的女子說話。

「師叔，我們走……」是先來的女子說了話。

「難道不留下來與他們鬥一鬥？」

「何必？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分明此計又難成功。」

「鳳姑娘，你以爲這小子能壞我門中大事？」

「於此可見，朋友，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別看她年輕，可是，說話的語氣却充滿了自信。不，可以說是滿含輕視對方之意。

南海一鳳與她師叔已長身掠出書房。

於此可見，而人之自恃與不畏對頭之情，表露無遺。也眞怪，果然，不見有暗器之類出手，也無任何人阻攔。這一對黃影，立即掠向後院。看來，兩人去保護陸天虎的內宅家眷了。

天井、大門……全是人，還有馬、車、驢、役伕……

當先四匹馬上，坐着四個活死人——

本來，這四個被用來當作示儆的人物，在前先走。首先令鎭關鏢局起了鬨亂。

有幾個眼尖的，並且，鎭關鏢局中有不少同事與受折辱者有交情的，立即搶出，希望解救，然後，問個來龍去脈。雖然，他們全是江湖中的能手，也看出對頭的用心，並且，此地立即會有一塲血腥的鬥爭。不過，發乎本能的，他們必須先解救下四個同伴。

可是，後面陰惻惻的傳來幾聲冷笑。而四柄其亮如電的勁影投到，一人一柄，阻住了那幾個意圖出手的鏢師。

「七十三口，七十三口……」

一聲接一聲，淩厲而陰森的叫囂，令在塲人個個心驚肉跳。可是，沒人能明白，這七十三口指什麼？

大力神范一力，乾坤一刀曾雲峙已出大廳，到天井。這兩位江湖成名的前輩，果然有他的懾人之風度，一到天井，「七十三口」的叫聲是略阻一阻。

「不知鎭關鏢局，得罪了那路的東家，竟然出此毒招，下此毒手……看來，這四路鏢算是毀了，陸大哥，準備傾家蕩產吧！你范兄弟也有一份。」

「你范一力又算怎樣？擋得了錢銀之

災，可能擋得了命債？」

「命債？嗨嗨！朋友，你出來！」

在范一力的心目中，鎭關鏢局爲走鏢而得罪了綠林黑道中人，這可難免。可是，一直來，不論是陸天虎，那怕出鏢之鏢頭伙計，全奉嚴命，決不可一時意氣殺人結仇。就因爲這樣，鎭關鏢局的生意越做越好，越來越興旺。而最大的原因是，不欠命債，多放交情的緣故。

那會想到，今夜，來了個討命債的？

其實，范一力早已得知，鎭關鏢局爲了華陰一事，與方今江湖兇星，天地風雲門結下了樑子。范一力以爲是小不點的事。可惜他無論如何想不到，這批人是必需來殺人滅口，否則是決不罷手。

就因爲這樣一個誤會，范一力首先遭了毒手。

他才不過說了一番話。耳聞得桀桀一聲怪笑道：「范一力，你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聲到勁風到，一點青瑩瑩的光圈向范打到。

范一力本來神態威猛，氣勢不凡的侃侃而談。那想到他一聽得這一陣冰冷澈骨的語聲時，他突然變得神色驚惶，不知所措了。憑其大力神的威靈，九宮亘靈門中的佼佼者，竟然會讓這一陣語氣，嚇得手脚無措。來者又是何方神聖？

並且，還有啊，對方的暗器已到，范一力就如嚇昏了，或者是震住了，再不，就是讓邪法給魘住了那樣，他張大了口，望住了發話之處。唉！其實你是老江湖！一有發現，就該立即趨吉避凶才是啊，怎可以反應如此遲鈍的？這就應了那句話：說時遲，那時快！可惜，一點青光擊中范一力的胸門，這時候，才聽得范一力慘叫聲：「是你，白骨神君……」

曾雲峙做夢也想不到，多年同伴，久歷戰陣的伴侶，竟然會在失神落魄之情況下，爲對手一暗器過了門。

旣然已動了手，鎭關鏢局中，有不少性情剛猛的鏢頭忍不住氣。各各亮了兵刃，紛紛跳出來叫陣了。

「十二刀手，上！」是那個白骨神君在發號施令。

六騎馬如飛躍入，而十二柄單刀，似瑞霞白雪，又如電閃雲飛。好快好急驟的刀法啊，何況是人在馬上，踞高臨下，就算是鎭關鏢局中的鏢頭，身懷不凡之技藝，但是，又怎敵得這六人的天羅刀網？

一聲聲慘叫聲中，鏢頭黃通、關白水、任高、趙不傷四個人首先受了重創。乾坤一刀曾雲峙本是使刀的名家，看了這種刀法，也不禁目瞪口呆。雖然，天地風雲門有偌大的聲威，這些手下已顯示出，這個幫會，實在是不可輕視。並且是一個令人色變的江湖隱患。

這一個包圍，令在內的人，無法衝出。可也阻止了外人闖入。就因爲這樣，曾雲峙只有呆在一邊的份。他幾次三番想闖進去，可惜，一：手中無刀，如果再奔進去取傢伙，不成個體統。二：實在無法僅憑空手殺入重圍。

陸天虎已率領手下走出來了。可是，一聲又一聲的慘叫，可憐，又有幾個手下遭了殃。陸天虎氣得鬢髮戟張，正想喝阻這一場殘殺時，突然，見到一條白影，其疾似箭，但見金虹耀目中，嗤嗤幾聲，而噹啷之聲夾雜着幾聲喝罵，在馬蹄聲中，只見兩騎馬向一白衣少年衝去。

曾雲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如此嚴密的出手下，誰有這本領可以出手破網而入？並且還令這幾名刀手受了傷。

是甘子與！

現在，他橫劍獨立，而色鄭重。而兩騎馬四柄刀已向其馳來，他是萬分眞誠的對兩騎兩人道：「我已手下留情，不想將事鬧大，不過，我得問清個事情眞相。」

「小子，看刀！」

你想問，人家却來個猛打。

四柄刀疾如閃電，雖然二人依然聯成一起。不想白衣人是隨手一點，好，四柄刀僵住了。

金劍神招解重圍

「我不想殺人，所以，請你們講一個是非黑白！」甘子與一招點住四柄刀之刀尖，這不算稀奇，奇就奇在這柄長劍分明另有妙着，而兩名刀手也看得清楚，只要他一掠一削，這兩個刀魔，就得變鬼，就因爲這樣，甘子與才可以泰然而問，雙刀手却心神俱震。

「與我放手！」一聲極洪厲的叱喝聲，連帶一陣極勁厲的嘯聲同臨。這可見到了這位白衣劍客的能耐，一聲清嘯中：「好，就與你談！」語聲中，嗆嗆兩响，看清了，甘子與是隨手一掠一滑，十分輕巧的將來襲者的兵刃點住。而來襲者乃是個虬髯大漢，形如鄉農，執一柄短斧，而斧頂正爲長劍所點住，甘子興左手揑劍訣，嘿！這可令人吃驚，虬髯大漢的十三重大穴，全在其劍訣籠罩之下。

兩刀手才脫重圍，但是，他倆可是個憫不畏死之徒，一聲怒喝，四刀急掄，以高臨下，宛如天上射下四條閃電，向甘子與環身掠到。

「這就是你倆的不是了！」甘子與微帶不滿之意，而人却突如大雁翻飛般……有幾個眼尖的，還可看出些形跡，眼慢的，根本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四道電虹般的閃光，四下急飛，而兩騎士的雙手空空，人往馬鞍一叩，向門外縱去，而甘子與已變還原招式，劍尖斧尖，而訣扣大漢。

除了死的，活着的人異口同聲喝一聲好。天下竟然有這樣精美絕倫，疾迅變幻的劍法的。

「請問，鎭關陸老前輩與你有仇？」

「……」

「爲何找上門來？到底有什過節？唉，爲何不開口？」甘子與有些火爆了。

「你是何人？敢來淌這混水？」

甘子與總算看見了個主兒，現在，在他面前是個着青羅衣、長髮蒙面的人。

「白骨神君！」總鏢頭陸天虎首先叫了一聲。

「你記得就好！」

「原來是你來討債！」

「不！我是奉命行事。」

「唉，怪不得花賢弟他就如中了邪、着了迷，原來，他已發覺了你……」

「這不是個主題，我已說過我是奉命行事，來殺你全局七十三口！」

「啊！」

誰也會給此君的冰冷澈骨的說話，及其須殺七十三口的兇意打了突，七十三名……唉，人啊，那怕是鷄、是鴨，一口氣你怎能殺得了這多。而他這位老人家，說得多輕飄，他所顯示的是，殺人，等閑事耳……

「閣下何必如此狠辣？」

「小子，別以爲自己劍術高明而來强出頭！」

「在下本不想强出頭。」

「這就好，走吧！」

「走，離開此地？」

「對！聰明人就該走聰明路！」

「前輩，可是，你忘了我是此地的客人，還有，你可知道，我與這位前輩的關係？」

甘子興一手指着血泊中的范一力在發問。青衣人已看出了甘子興的面上神色，心中一凜，但是，自己人多勢衆，又何況老龍頭的第二支人馬，也該露面！他是陰惻惻的說道：「看來，你是立心與我們作對了？」

「不不！我總得要明白這位前輩的死因！」

「我們殺人，還得有原因？」

「無故殺人，你們眞是無故殺人？」

「不錯！」

「那麼，拿命來！」甘子興發了火，想不到果然有這樣的江湖人，殺人無理，這是濫殺，人命關天，他們這批人，不，簡直是禽獸……

只有禽獸是憑本能，殘殺弱小，或者，自相殘殺。

既然自己碰上了這些禽獸，那能由得他們殘殺同類？甘子興一動了殺機，好，這張面孔首先變了形。現在，他是長眉高挑，俊目透煞，金劍揮，也不是輕描淡寫了。而是一招又一招的，正是劍聖王覃的嫡傳，十三招金麟劍。白骨神君是邪門聚鬼教中的主者，精通六陰凌虛身法，更練就鬼王爪、陰靈索。實在爲一派之雄長。不想；爲求更好發展自己勢力，與天地風雲門中健者訂了交。全心以爲可以借仗其力，而大開聚鬼驅煞教，不想；一入天地風雲門，立即發覺，自己反而是被他們利用——

白骨神君機智深沉，更看清了天地風雲門實在比自己强大多了，好吧！希望有機可乘……他就這樣的，將自己的徒衆，引入了天地風雲門，作爲一個堂主。

那想到今夜會碰到了殺星。

范一力死在地上，而甘子興依稀看到了他那樸誠、厚道的面容，將他由山崖上揹了下來……一路走，一路叫自己放心，別怕，現在他是藝成下山，而這位厚道的前輩巳死了！死在毫無人性的殺手手下，他恨死了這些人，他得代他報仇——

白骨神君是不清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聯繫。他那裏想得到，自己即使有超人之武功技藝，但是，在天山金鱗神招下，他只有逃命的份，並且，越快越好，因爲，甘子興巳把他當作了仇人！

金劍掠過，非但有隱隱輕嘯，更有一陣陣火辣辣之熱風，白骨神君心中一凜，這是六陽炁……呃！這小子如果有這一套神功，而混合在劍招中，那麼，自己可得吃大虧。自己練的是陰訣，自己之所以所向無敵，玄陰訣之功不可沒。就因爲自己有這一門邪功，令對方不知不覺爲自己之玄陰之力所侵入，而削弱對方之內力，爲其一招過門。可是，今夜看來遇見了對頭尅星了！

自己的玄陰力無法侵襲對方，非但如此，更且有被六陽炁反尅之虞，事到如今，可不能託大，只有來一個人多欺人少，爲此之故，在金光飛躍之下，白骨神君是展開了六陰凌虛身法；閃、避、躲、藏，而另一面，取出了自己輕易不出手的陰靈索抖出，以阻甘子興層出不窮之殺手妙招，乘有餘隙，他是一聲長嘯，暗號出，而牆外飛來五條白影，每人手上一條長索，五條長索宛如五條怪蟒般，按五方五行，向甘子興圍來……

甘子興早巳看出白骨神君之厲害。想不到人，竟然可以練得似鬼一般的輕靈幻異。白骨神君之凌虛身法，簡直將人練成一條精氣般，游竄自如。一上場，一出手，甘子興巳立定主意，此人不可縱，這個妖鬼實在是江湖上一個大煞星，爲了這個原故，他的劍招是越來越慢，更將自己在天山頂、白羊崖上苦抗寒潮而練成六陽炁展出……

一縷縷熱炁的吐出！甘子興不禁想起了天山上的師父，他老人家爲自己耗費了多少心血啊！將自己調教成個有用人。他，怎可有一步半步的走錯……不，那怕少作善行事，自己就該愧死……

越想越激奮，劍招金芒點點，甘子興如天神般，在大顯神通，而白骨神君却是叫不出的苦！

自己本想自己門人到，就可脫出重圍。然後，發下號令，濫殺濫砍，即使陸天虎是個扎手人物，其他，當可殺個痛快。這一來，就可引使這個不知死活的小子，心有二用……然後再合衆人之力！毀了這個禍胎！

白骨神君的看法是不錯，甘子興實在是他們的一個禍胎，可惜他是沒法可以除去這個禍胎！

因爲，他們師徒六人，全爲這一柄金劍懾住了。乖乖的，老老實實的，見招拆招還好，到底有六個人，你呼我應的，即使走下風，還可苦苦支撑。如果想逃，想乘虛而入，對不住，這一套天山金鱗劍，算是將你們一個又一個封住了路！

現在，任何一個人的逃避，等於是將自己的陣式，露了個破綻，並將這個破綻賣給了對手！

白骨神君巳看清了這一點，還有，他巳領略過甘子興的一招十三式的厲害！自己如果爲其一招擊中，那麼，連下來的十二式，可以連毀十二個高手！

金鱗劍算是眞正讓那些邪門高手領略到其精粹處。

白骨神君更看出，六陽炁巳越來越厲害，越織越緊。甘子興之所以肯慢條斯理的與他們對手，他是有恃無恐，他就是想憑仗這一股六陽炁來困死自己！

陰不勝陽，而陽能爍陰——

現在，他巳不得不拚力以六陰功來支持。可是，事情巳十分淸楚，時間越長，

自己越難保命。

六陽炁巳開始侵蝕六陰功！陰陽相搏，最後陰盛陽衰；自己可以爲所欲爲。反之，自己死無葬身之地——

照現在的情況來說，決不能由自己爲所欲爲，那麼自己勢必死無葬身之地——

白骨神君陰靈索倏的一收！左手一揚，碧燐丸打出，而自己是凌虛身法展開，雙管齊下，人巳來到了二弟子无血子的身側……

那想到，一點金星，巳向其額頭點到，正是甘子興的長劍，這一招來得可正是時候，拿捏得可算是恰到好處，白骨神君那裏想得到，自己的一擧一動，可說全在對手的監視下，你想打一暗招，束身而退，第二三個，或者，甘子興還可手下容情，獨有你，對不起，他是嚴密看視着，絕不輕饒……所以，他才來到无血子身側，而金劍巳到。

好個白骨神君，眞不愧爲一派之長，他是出手，退步之時，就巳估計到無法可以脫身。而第二個步驟立即發動，他是一搖頭，借此一緜之空隙，鬼王爪抓住了无血子，一個移位就宮，可憐无血子，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樣個時候，他的師長老人家，會來這一着移禍江東的惡着。

可是，甘子興也有所防範，故而這金劍才顫，天山獨門神功，靈川飛渡，人如橫渡冰川那般的，向前滑步而進。好！人如龍，劍如龍，金龍揚爪，金虹如潮，金星如網的，在白骨神君背後，連點了十三穴。一聲慘叫中，甘子興回身來迎其他三條長索。而一個忽略，只見一條黃影，由斜刺裏竄出，挾了白骨神君，似飛般向外投去！甘子興依稀聽得有女子的呼叫聲，但得有所發現時，自己因只顧誅殺餘黨，慢了一慢，而一條黃影出現，正是書房中出現那個女子，喝聲走，甘子興莫名其妙的，跟了他就走！

陸天虎等鏢局中人，全爲抵擋其他的殺手入侵，出盡全力在搏鬥，發覺甘子興大獲全勝時，他們也精神一振。那想到遠處傳來一點旗火，哼哼，來得快，去得更疾，一個個更不發言，各住兵刃，向外投去，一瞬時，走了個無影無踪。

老實說，陸天虎經過這一場惡鬥，他是口中不言，心有餘悸。他親眼看見，有多少個功力超特的好手，他又看見有多少個，不顧死活的强打硬砍的武士，而自己這一面，除了甘子興外，只有自己與曾雲峙可以鬥得幾合，其餘的，全仗在渾門中，更僥倖是時間不長，才算沒出了大洋相，即使如此，依然有不少的伙計，負了極重的血傷。

老鏢頭，陸天虎不禁顫聲說道：「好厲害的老龍頭……」

現在，驚魂甫定，有傷的療傷，沒傷的還得備酒壓驚！但是，陸天虎有着極大的憂心！

四支鏢是失定了，得化多少銀子來賠償？還有，這鏢行飯，還吃不吃？

想不到走了多年的順風，而今是一夜傾了家。

曾雲峙來了，向他報告說，蔣維時等四人，性命無憂。不過，這武功是還不來了。

這又多了一重心事。

「唉！曾賢弟，看來，這碗飯是吃完了！」

「是！」

「還得傾家蕩產了！」

「唉！老大，我怕的還不是這些！」

「老龍頭！」

「對！這個惡魔，現在，我算是認得他了……」

「總鏢頭是我的不是！」

扈明誠萬分沉痛地，拜伏在地，事實俱在，是他碰見了老龍頭、東方毒，是他莫名其妙的與天地風雲門扯上了關係。總以爲是小糾紛，那想到會引起了滅門的慘劇。因此，扈明誠是有說不出的難過！

「明誠，起來，說實話，這是無可奈何的無妄之災，與你何干？」

「不，是我引鬼上門！」

「算了！鬼巳引上了門，這也不必自怨自艾了！」

扈明誠是被拖起了身，想想也對，但是，當他看到陸天虎的面色時，他不禁流下了淚。

一項極陰狠的毒謀

「什麼攪的，人都死完了——」外邊傳來了一聲又尖又急的童子音。

但是，這孩子的說話，可缺德，當然，也聽得出，來人少管教，否則，一個孩子，那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何況，還是在鏢局的門首。

陸天虎心情本來不舒暢，現在，有人——並且還是個孩子也來到他家大門口，說出這樣的喪氣話，這就令他更加的不樂意，即使是走了背運，即使自己有着極大的挫損，引使自己有極大的灰心，可也是忍受不住有人指了鼻子駡飯桶啊？

他是氣昏了心，雖然，他依然强忍怒火，明眼人還是看得出他那顫抖的神色！

門口，有着大門的燈籠的燭光照耀，看見一個身穿黃衫的童兒，面上帶着笑，這個笑透着些詭秘的神氣。

「啊！來了，總算等到你出洞了。」

一開口，就是損人，出洞？嘿，他可眞的把陸天虎當作了老虎。

有幾個鏢師、伙計跟了出來，因爲聽小童說話，本就覺得惹氣，紛紛想打幾下小童出出氣，現在，又聽得這童子如此說話，差不多異口同聲的喝打！

「嘿嘿，眞是老虎洞中出來了狐狸精，個個耀武揚威，打！打！哈，你們打得過誰啊？還沒怕打，死傷了不少人還想打？」

好，這宛然是兜心一拳，打得那批鏢師悶頭悶腦。就算曾雲峙也是目瞪口呆，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陸天虎與衆人不同之處了，就算他是火鬱在胸，有說不出的恨，但是，並不昏了神、亂了心，現在，當他聽到這個孩童如此大刺刺，毫不有所畏懼自己這許多人，還敢挑穿了自己的爛瘡疤，侃侃而談，這豈是一般的頑童？他一留神，與這孩童一對眼神，立即發現，這那裏是一個孩童的眼神，湛然、深邃，分明是個具有十分火候的高人。

「那會不怕，小朋友，你是有爲而來？請！」

陸天虎在這個時候，說着這樣的話，這可令那孩童有些愕然之感。

「好，老陸，不愧為鏢行世家，好吧，這四支鏢在後面的的岔路處放着，你派人去引回來，人，雖說死了不少了，不過，對你老陸來講，這並不算倒架子，如果，有人明白底細，還得向你稱聲好。」

「還好得了？小兄弟，後患無窮！」

「你錯了。」

「請教……」

「老龍頭生平有一樁好處，一擊不中，決不再來，除非你再找上了他門下！」

陸天虎聽說如此解釋，他的心事雖說放了一半，但是，還有顧忌啊……四支鏢毀了多少個得力的鏢師、伙計？老實說，明天，該如何出鏢。」

「老陸啊，你在担心明天的事，少人缺伙？並且，還有生意得來，范一力又送了命，白骨神君會對付你們，事情一大片，對不對！」

這孩子越說越表露了大人樣……還有，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全打進了陸天虎的心坎……一個鏢行老前輩，在這個孩子面前，就像個傻子樣，他說一句話，老人就只有點頭的份。

「放心，我們可有辦法，明天，有人會來帮助你……」

「有人來帮助？誰？」

「到時自知，至於白骨神君，唉，自顧不暇啊！」這孩子說到這裏，人，突然暴長了幾尺，而頭一搖，童髻散了，一縷長髮飄拂中，分明是個女子，而黃影一閃，身法之快，令人嘆為觀止。

遠處傳來了她的說話。

「甘子興在替你清除阻碍。」

陸天虎怔住在當地……他的思潮想得十分遠。

自己是憑一時的意氣，救了個孤苦無依的牧羊娃，在當年，自己是威震關陝的名鏢頭，鏢行世家，而救一個牧羊娃，只不過是興之所至，自己僅僅是表示自己的豪俠之氣概而已，事實俱在，自己眞有些風頭主義。

救了羊娃，見到了王覃那個化子，自己就把孩子交給了他，這更可看出自己的虛偽性。自己救羊娃，實在說不出個久長之計。

當然，自己會代羊娃向他主人辦交涉，代他還債。然後，還不是命他在家鄉立足，或種田，或守牧，……最多，也不過是代他留下幾兩銀子，令他暫時生活不發生問題而已。

王覃則不同，他向自己說明了這孩子的根骨、個性，然後，他負起了教養的責任，帶了孩子上山，耳邊依稀還記得王覃的誠懇語聲：「求一個成名英雄易，求一個眞正人才難……」

甘子興是王覃心目中的人才。

自己只把他當作了牧羊娃。

王覃非但救了他，還成全了他——

自己，有眼無珠，自己枉稱好漢。

事實證明，王覃的看法準確，而且，他的心血沒有白費，求一個成名英雄，實在太易，即使自己，何嘗不可算是一個？但是，人才……甘子興果然是個人才。

他不忘本，他謙恭、自然，還有，他連稍為名貴些的菜餚也不用……但是，為了救自己，他出全力，他現在還得代自己去解決對頭……

自己是一時意氣，換來的是一家的安危，再加上武林上的聲譽。

自己逞那一門子的英雄，道什麼個字號。

即使是闖過了這一關，從自己親目所睹的，唉，這江湖豈是容易闖的，鏢行世家，實在是運氣好，沒碰上眞正的厲害對手而已！

該洗手了，陸天虎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一點。已接的鏢，當然得完成合約，不過，以後決不再簽新合同。

鏢車已被押運回來了，明日，唉，明日有人會來相助，誰？天知道，不過，這女子既然說出，想必不會脫空，就算如此吧，自己依然得準備着結束的事宜。

第二日清晨，鎮關鏢局來了兩位名震一時的小輩英俠——譚逸新與趙逸平……並且，在密室中敍談時，陸天虎不禁面色大變……

想不到天地風雲門其實有着極大的惡着，他們表面上殺人示威，其實，根本有併吞武林各大門戶的野心。

殺鎮關鏢局中人之後，就是接手這一間大鏢局。

對付一門，就準備接收一門……對付一派，就接收一派，現在是蠶食，然後，借一個名義、藉口，來一個聚而殲之……而最好的名義、藉口，聽說已為其掌握，什麼名義，藉口呢？……

「大修羅、不動心法。」

所以，譚逸新是奉命前來，與陸天虎合力支撐住鎮關鏢局，一則希望白道上的一着棋子，不被掠去，還有個用意，希望憑鎮關鏢局，吸住一些天地風雲門中人，代江湖朋友互通消息。

到現在，陸天虎算是聽見了大修羅、不動心法的名字，但是，實在不曉得這心法在何人手中。

譚逸新不知道。

趙逸平也不清楚。

不過，就憑這七個字，江湖上已掀起了如斯風波，天地風雲門中人已開始了殺人示威、殺人滅口等等的行為，想想清楚，這豈不是令人怵目驚心之事嗎？

× × ×

「你不在乎？」

「我何必在乎……」

「你不想見識見識？」

「姑娘，恕我無禮，請問，你是否極想見識？」

「實不相瞞，我是萬分的想見識。」

「如此，請便！」

「你趕我走？」

「道不同，不相為謀。」

「喔——原來如此？哈哈！看來，甘先生是自命清高！」

「恰恰相反，在下乃是個卑微、低下、不足言道的無名小子。」

「我偏要說你是個大人物。」

「大人物却容不得你封贈。」

「對啊，鎮關鏢局一戰，你甘先生的的大名是……啊呀！不得了，了不得……喂喂……甘大俠，你走了？」

一條白影已從那個看來十分荒凉的土地祠走出，而後面追上來的是個身材苗條、相貌萬分秀麗的黃衫女子。

白衣少年是理也不理，黃衫女子却突然一個騰步，將白衣少年阻住了去路。

少年是冷冷的看了一眼，然後面色不變的，沉實的踏出一步。

「你想與我動手？」

「恕在下不情之處。」

「你忘了答應過我的話？」

「什麼話？」

「去找老龍頭。」

「沒忘記！」

「就不該走。」

「不想聽你胡言亂語。」

「我幾時說着胡言，道的亂語？」

「何苦自欺欺人！」

「這可是閣下的拿手！」

「胡……」

「別胡下去，如果我沒憑沒據，我認罪，如果證據確鑿，你又該怎樣？」

「你……」

「好，我問你，你去找老龍頭？」

「嗯！」

「你不怕他？」

「我何不必怕他？」

「好一個大人物！」

「啊！你！哼哼，我明白了，你以為我敢碰老龍頭，我就是大人物。」

「一劍敗神君，上門鬥龍頭，甘先生，說實在話，或者你太關心民間疾苦，因此，你根本不知道這江湖道上的事……這老龍頭的為人……」

「江湖道，唉，師尊再三關照我，別沾惹江湖事，因此，我是實在不清楚。」

「是你不求清楚而已。」

「或者如此。」

「這就是你的偉大處……」

「錯了，就因為我自覺渺小，我是只能做些鷄零狗碎的事，江湖道，說實在，是個血腥道，是個是非窩，既無公道，更無人情，人，如果一入江湖，就會變得人心全無，禽獸不如。」

「你叫我……」

嗨嗨，這三個字，聽來喪然若失，更且是三分鬼氣，但是，這些不會令黃衫女子、白衣劍客動容，而令兩人赫然心驚的是，兩人乃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別說有人在其附近，那怕在百步之外，有什麼風吹草動，兩人均可覺察，但是現在，此人分明來到了兩人身邊，而兩人一無所知，試問，此人是鬼……還是魔……

看一看，發聲處站立一個年約廿四、五歲的少年，面上神情木然，並且，這眼神更怪，有着多少綠光……兩人一見此君，不自覺的立即感受了幾分的孤寂、落寞、凄凉之感，實在，人極難見得到他這樣的愁苦、凄清的神態的。

「這位姓甘……」

「是，尊駕是……」

「你不是已叫過我？」

「我幾時叫過閣下？」

「禽獸不如？」

「呃！」甘子興可讓這位朋友窘住了，他是說江湖道上人，禽獸不如啊，他慨然的說明了他的意思。

「對啊！」

「啊，你說什麼？對……對什麼？」

「我就是江湖道上人，而我就是禽獸不如。」

「閣下如何自稱禽獸不如？」

「事實俱在，我是禽獸不如，我淫母、弒父——我——」

轟然一聲，兩人幾乎讓此君震了個昏頭昏腦，面前，難道就是失踪十來年的史友靜……」

傷心人別有懷抱

「武林梟獍，看招……」一條黃影其疾如箭的，向那白衣黑邊的少年發了一掌。其實，這一掌有十七個後式，而式式封住了少年的致命大穴。南海一鳳今日算是擊出了全力。實在，這個史友靜太犯衆怒，又何況當她看清了這個白衣黑邊的少年。生得文雅中透露七分邪氣。清俊中夾雜了三分的鬼氣，這就令姑娘更為相信這個武林敗類的可惡、可卑、可羞、可怒的一面。因此，為求代武林道除去一害，她是竟然用混元神招中的三大殺手，魚龍曼衍。掌風如山，並且勁力如無比的浪潮一樣，一個接一個的，向那少年壓去。

但是，那少年又如何，除了面色加了幾分陰森外，他是一動不動的站在老地方。脚下不丁不八，如此的勁風浪山，掌影指形，只可見到了少年的衣袖袍角，略有飄拂波動外，其他根本不見有什麼變化……

南海一鳳不禁大為駭異，突然，他見到甘子興莫名其妙的用佩劍連鞘的抖動時。她心中明白，這少年雖說本身功力不弱，却也因甘子興的相助，令他顯得如此的神態從容！但是，甘子興為什麼帮助他？

難道他從來未聽說過這武林梟獍的惡名？難道他不知道這邪惡少年的罪行？

「鳳姑娘……我早就說過，江湖道是個是非窩，但是，我沒說明，這個是非，是根本沒眞是非的是非……」

「你胡說什麼？此人……」

「此人淫母，弒父……」

「對！說出來也該汚口，為什麼你助他？」

「因為，我師父有命，他對我曾經說過，這其中，是有曲折內情……」

「你說什麼？」

那個禽獸不如開了口，聽得出他激動的感情。

「如果你生性好淫，甘心為惡，為什麼多年不聞你有其他劣行？」

「我怕江湖仲裁。」

「還不自殺？」

「這……」

「我師父相信，如果你眞的死了，那麼，唉！可能是你罪該如此，也可能，其實，我師父老人家說。這個可能最有理，那時，你就算是寃沉海底。不過，他相信你依然會活，而活下來了，那麼更可證明了，你是寃枉的，至少，其中是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隱情……」

「你師父是誰？」禽獸不如很激動。

「家師濁世神龍王……請恕我不敢稱呼恩師名諱。」

「濁世神龍，王老前輩，我想不到，

世上竟有你這樣的高人……竟然有你這樣的高人……」

這個自稱爲禽獸不如的人，突然一個大翻身，南海一鳳立感有一股極凌厲的勁風向其環身掠到。南海一鳳乃是個方今武林中難得的奇才，她本身武功之高，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從其悅賓樓頭與老龍頭空手比招之一刹那，已可看出其不同凡响的造詣。但是她那裏想得到，這個禽獸不如的少年，竟然有如此令人咋舌的內力。勁力一現，鳳姑娘立即抖起「潛龍還海」式來抗爭——所謂潛龍還海，就是象徵着久蟄思動之蛟龍，由蟄伏之所，破土而出，這是何等聲勢，而雲龍還入滄海，所引起之海浪狂潮，又是何等之强勁！

姑娘料敵極準，而發覺對方環身强勁可畏，因此，用上師門絕招來抗衡。不料，對手乃是個遇强越强的硬手，自己潛龍還海之勁力彈出，少年是十指微彈，好，宛如在這股强風勁力中，加上了幾枚極洪極厲的鑽鋒勁，令鳳姑娘相形見拙。

姑娘奮一口眞力，就見她玉手揮揚，袍袖抖起兩股旋轉之勁，勉强算是將少年這十指連彈之勁炁一阻，但是，再看一看少年的身形，鳳姑娘不禁氣窒。少年依然是這樣個身形，不變不動，而十指一彈即收，這是何等功力？這是何等身法？自已目下看來，堪堪的可以與此人對個平手，不過，心知肚明，自己是落了下風，而對手看來未盡全力。就在鳳姑娘心神起伏之際，而面前勁力突收。一聲極凄厲的長笑聲中，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向遠處投去，而遠處傳來了極清晰的語音。

「尚幸我心神在激奮之中，否則，饒你是何人門下，我必殺無赦。不過，你總算是見識了不動身法……」

啊！這就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這就難怪天地風雲門對此如此重視，更難怪有不少江湖人會甘心爲此而送命！

甘子輿是神情冷漠地看着遠處。

「你見到了？」

「我見到了！」

「你不在乎這些？」

「我不在乎！」

「自問你比他强？」

「不，到今日，我總算是領略了這不動身法，果然當得起魔教第一心法！」

「如果他與你作對，你該如何？」

「萬一此君走入魔道，那麼，我自會全力與他週旋。即使我沒有取勝之道，我相信，他也沒有必勝之方，就算你，也大可與他鬥一個狠的！」

「我自問一個人絕非此人之對手。」

「孤臣孽子，苦心孤詣。唉，這份毅勁。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對付得了。但求他能不忘此心，那麼，依我看，我們與他作對的機會是極小的了！」

「你！一無野心！」

「姑娘，如果再這樣東問西說。將精力浪費在無聊的問題上，請恕在下，得走先一步了……」

「到那裏去？」

「回鎭關鏢局。」

「你放心不下陸天虎等人？」

「總得有個交代，也得看個明白。」

「你看，我那師叔回來了！」

果然，一條黃影馳到，正是那個與鳳姑娘一般裝束，連面目神情也極相似的女子。一到場，一見兩人立即催促他們走。

三人同走在路上，由鳳姑娘的師叔——那個封月菁一路走，一邊說着她的事。

她說明了鎭關鏢局中事，更說明老龍頭已帶了白骨神君走入秦嶺瘟神谷中，預備逼白骨神君交出聚鬼教中的所有法物。

× × ×

封月菁的說話是不錯，在瘟神谷的瘟神廟中，今日顯然有着重大事情，大門緊閉，並且，有着八名道士把守着大殿。

在後天井的呂祖殿後，有口枯井，而誰也想不到，枯井下却有個地下密室。

瘟神廟的當家靜玄道長，今日却陪伴着二個宛如鄉愚的人物，一個正是老龍頭，一個乃是東方毒。在地下，却躺着一個貌如骷髏、着青羅衫的漢子。可惜，滿身是血跡，旁邊立着二個身穿白衣的壯士，正是白骨神君與他僅存的二個弟子。

「檀道友！你想見見你的孩子及大弟子，老夫不失信，已代你辦到。至於你的玄冥搜魂籙、鬼王陰風簿、十一件九幽宮中物，可交出來了吧！」

「老龍頭，我想不出，這些東西對你有什麼用？」

「對你又有什麼用？」

「我……」

「哈哈哈——你還想重開聚鬼教？不！你已爲金劍所傷，全身大穴已虧。就算救了你，也不過成了個二三流的角色。你該明白，二三流的角色，對我們可不太有用，將功折罪，將你的家財獻出來，你我還可結個鬼緣……」

「哼哼哼——雲九思，你今日算是將你們的鬼蜮伎倆，全招出來了。說實話，我之所以叫我兒、我徒前來，就是叮囑他們，捨身護教……」

「你敢……」

「我怕你才不敢！」一聲極冷的語聲，傳了進來！一個形容猥瑣的道士，形似死人般，爲一白衣少年所挾，分明，此人已挾制了上面人，用酷刑逼出了這地牢，然後，他是直闖這個法壇……

「你是誰？」

「禽獸不如！」

「啊！你！」老龍頭不禁又驚又喜：

「大修羅、不動身法！」一聲狂叫中，東方毒已欺身上前，雙爪一揚，向他雙肩抓去，喝聲着，雙手已抓住了白衣少年。東方毒不禁一喜，以爲可以手到擒來。不料白衣少年雙目微睜，看了看東方毒，嗨，奇怪，這雙目綠光微閃中，東方毒心中一凜，莫名其妙的，有股寒意，襲上胸間。

東方毒一咬牙，想不理不睬這眼神，那想到肩頭突有股極勁的外爍之力，幾乎令其虎口迸裂。而對胸一股極沉極勁的神力擊到，唉，如此不可一世、兇狠絕滅的東方毒，竟然爲人一招擊跌，口中鮮血直噴中，而背後又來一股神力，東方毒明白，後來神力是老龍頭所發時，可憐他已氣若遊絲，奄奄一息了。

老頭龍展開了他那嬌若遊龍的身法，大陰陽、雲山八招出了手。只見他一步一步的跨，一掌一掌的發，每一掌如雲湧山嶽，如光射太虛，而掌力之强、之勁，簡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孫飛燕

混沌書生

吳門王某，經商於魯，值年終，囊重資而返，路過曹縣突來盜匪四五，盡掠其資，入一深林而去。時方臘雪初霽，朔風砭骨，王爲引領四望，一白無際。擬欲求人相救，以冀合浦珠還，苦於地處荒野，不能如願，即要覓一村落亦不可得。於是悲從中來，不覺大慟，繼思哭亦無益，復循故道而行，忽見一少年，雕冠狐裘，腰懸弓矢，跨怒馬自東而來，問王何事悲慟？王具告被刦事，且言囊資盡失，將何以作歸計，少年沉思良久，繼見雪中足跡，歷歷可辨，曰：諒盜去未遠，我當爲你追之，汝宜少待，毋他行也。王諾之，少年疾馳而去，約半時許乃返，出囊示王曰：頃所失者是此乎？王曰：然。少年還之，曰：可速去。王請其留姓名，少年以孫飛燕對，初少年追銀時，約行里許，見林中坐大漢四五，少年問曰：爾輩曾見刦財之盜乎？一盜起立曰：刦者即我，你將奈何？少年曰：可速歸還，否則我將訴之於官也。盜大怒曰：吾儕何人，豈懼官者？少年亦怒曰：既不懼官，寧不畏孫飛燕耶？若不從吾言，立取你命。盜各怒不可遏，提刀奔少年。忽一鏢飛來，一盜立斃，餘盜大驚，皆抱頭鼠竄以去，少年不之追，但取其銀而返。

★ ★ ★

了爐火純青之境。可是那個白衣少年，面色冷漠的看着老龍頭，脚下站了個十分古怪的門戶，如此崩山斷嶽的掌力，他是不理不睬。

正是大修羅、不動身法中的「修羅鑄鼎」身法。老龍頭每進一步，每發一掌，他是冷冷的迎，冷冷的接。可是，老龍頭却分明感到，不論接，不論迎，而他的身不動，脚下却在移動，而動得慢，動得穩。脚動的原因是卸勁，老龍頭心神俱震於這一個「卸」字。少年對卸字眞訣，簡直是發揮得淋漓盡緻。單憑這一份卸勁，老龍頭就知自己已無取勝之道。

走！老龍頭是個不世出奇才，雖然他越來越眼熟於這一部魔教大心法，但是，目前敵我之勢不勻，走後才能再籌良策。

說走就走，並且，他還得叫人作擋箭牌，一聲「靜玄賢侄」，好，瘟神廟的當家遭了瘟！

靜玄是奉命唯謹，並且自恃力大，靈官鞭揚起，向那少年身後擊到。

少年是冷冷一笑道：「老賊！想走！」一股透骨鑽勁，向老龍頭兜胸擊到。

老龍頭是眞不愧爲老龍頭，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竟然當機立斷，毫不爲師侄打岔，或者，說什麼高手比劃，不可稍有疏神等戒條。他是說走就走，那怕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他也棄之如遺。一個斜身斬山式，一阻來勁，一聲長嘯中，他已奪門而出，再不理此地的事。

唉，饒是如此，他依然中了一下重的。這是那個禽獸不如一招修羅鑽，令其稍鬆其勁。見其奪圍而出，他是咬牙一抖手，一股戮靈陰炁彈出，老龍頭以爲可以奪圍了，那想到戮靈陰炁最善擊遠，好，讓老龍頭中了一下陰勁，帶上一份陰傷。

禽獸不如在彈炁擊敵之時，他是左手一引，一股天魔力，以力引力，將靜玄的靈官鞭引斜了勢，身子奇怪的一扭，與靜玄面對了面，冷冷一笑，靜玄只感到心頭一悶，連聲也未出，軟綿綿的倒了地。

然後，他是冷冷的看視了四週一眼道：「該走了……」

躺在地下的白骨神君在請求：「朋友，帶我們出去！」

「你們出去幹什麼？再去幹那些殺人的勾當，再去耀武揚威，唉！不必了。白骨神君，還有你，你……陪你們的師父在此，等死吧……」

一聲極凄涼的笑聲中，白影一晃，不見了。當白骨神君檀齊的兒子檀正想追踪而出時，這道暗門封上了。檀正依稀聽得一聲嘆息，然後聞到了一陣硫磺味，一聲悲叫，果然，火，已開始蔓延了。

上面有縱橫的屍身，也可見禽獸不如殺人手脚之快，快得連一絲兒聲息也不漏，以致老龍頭一無發覺。

瘟神廟在火燒了——

門外站立了三個人，正是鳳姑娘、封月菁、還有甘子輿。分明，他們來有所作爲，或者想鬥一鬥老龍頭，這場火已代人說了話……

你們來遲了一步——

▲要知道那老龍頭能否稱霸武林，而「天山神劍」能否一劍挽狂瀾，請留意故事之四「大天魔心法」刋出▼

角力漫談

閒話摔角

萬里傳・文

摔角，乃中國創始最早，可說是我們國粹之一。而自唐代流入日本，却風靡日本迄今，以日本民族性之狹隘，夜郎自大的習性，更名爲「相撲」，就變成了日本的「國術」一環了。正如把由我們中土「少林派」的武術偷學了一些皮毛回去後，加以變化，稱爲「唐手道」，而衍化分支，改爲「空手道」，「柔術」，「忍術」等名稱。就成爲「大日本武士道」一樣——而日本曾經風行很久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我們古代劍客荊軻，高漸離，田橫等「死士」的流風餘韻也。

我國的摔角，遠溯至商代。「漢書藝文誌」謂盛行于春秋時期，古稱「角觝」。而有「大力士」之稱號。凡對精于摔角者，皆以「力士」尊之。

日本人重視尚武精神，是其長處之一。「相撲」大行其道，自昔即爲日本皇室宮廷必備之表演，幕府時代，尤爲「蓄士」主要目標，較之「劍士」尤受重視，以列爲近身衞士故也。我國亦是古時列爲帝王侍衞之林，普及民間，每逢年節，普遍表演，以「角觝爲戲」，直到唐代，仍風靡全國，與舞獅，舞龍等民間技藝娛樂並列，自宋太祖一念之私，採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後——「杯酒釋兵權」爲皇室武力專政統治，摔角才逐漸式微，而盛行于當時「化外」的蒙古了。

摔角即是「角力」，凡是精于摔角者，一定肌肉發達，身强力壯，我們在日本繪畫及電視片集播映中，都對他們「大塊頭」、牛高馬大的巨無霸身軀留了深刻印象。因爲學習摔角者，以入門先練筋骨，增進氣力爲基本方式，當然個個「四肢發達」了，故絕對沒有瘦皮猴，排骨小生型的摔角者。

我們對日本的「猪木」、「馬場」與他們的師傅力道山等都很熟悉。自從被認爲「表演殘忍、野蠻」而停止電視播映以來，唯利是圖的商人，仍在亂搞其什麼「閉路電視」，以日本摔角及世界性的摔角表演爲招徠手法。其間還有以摔角爲「幌子」作掩護，也是「障眼法」，而以插播彩色小電影以「勾引」觀衆作生財牟利手段者，也是公開的秘密。

如果追溯摔角的起源那是有趣味的。

有的人認爲是上古時代，人類和野獸拚鬥，基本原始的方式是短兵相接，人和獸貼身相搏時都憑恃本身的氣力去壓倒對方，而逐步形成各種搏鬥技巧。再由原始人類看多了獸類的互相拚鬥，由牠們的各種拚鬥形式，而逐漸孕生「角觝」的各種方式，再衍變爲各種貼身搏鬥的技巧。

而獸類中的黑猩猩與狗熊，又是專門以雙手對敵——先緊抱住敵方，以牠們天賦的巨大力氣把對方抱緊，直壓到地面上，再加上利齒與利爪齊上，以達到傷害敵人爲唯一手段。

而猩猩與狗熊，其體態與人類相似。

近代流行一種新欵的說法，則謂「摔角」起源于蘇俄的西伯利亞——一種特產的北極熊，力大無窮，一旦遇上强敵，牠們只要達到手臂够攻擊的距離，就不論對方是巨象，獅子，甚至野牛、虎、豹，牠們只知道奮不顧身的和對手貼近肉搏，只要被牠們雙臂抱緊了，則不管是什麼猛獸，十九難逃重傷與死亡之命運！

蘇俄人看得太多了，乃仿照北極熊對付各種敵人的方式，人與人相搏爲戲，因蘇俄屬北寒帶地區，這種方式以氣力大爲主，當互相近身搏鬥時不但汗出身熱，可以抵抗嚴寒侵襲，還可藉此作爲一種健身與自衞的運動，隨着他們技巧的演進，逐步形成現代的摔角，而由蘇俄衍伸到蒙古與新疆等地，衍化成現在的摔角術，他們認爲是一種很有興趣的運動。

——而日本的「相撲」，也是由蘇俄偷學到其中精華，加以蛻化衍變，技巧日進，醞釀成爲全國性的一種風氣時尚，逐步發揚流行，而衍變爲現在的「日本國術」之一環。

日本人對於「相撲」早成「流行病」了。「相撲」的段數高，功力深，就是名震全日本的有名「摔角家」(相撲家)了。一出場就造成萬人空巷，傾城往觀的聲勢，日本人看相撲表演的熱心，比我們的影迷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爲日本全國上下的提倡，摔角明星有時比影星更受人歡迎擁護，稱賞及尊重。這樣一來，風氣所及，使日本成名的相撲家，以此爲光采的職業，或最賺錢，最出風頭的職業，事實上日本的摔角家，名利雙收若「猪木」與「馬場」之輩，其國際知名度，不在日本明星三船敏郎，石原裕次郎等人之下，甚或有過之，例如「猪木」就曾因和世界拳王「阿里」搞過一場被國際視爲笑語的滑稽比賽而名揚四海、婦孺皆知，風頭之勁，日本男女影星及電視明星，相形失色。

這也是日本民族性的特色——擅長模仿別人，而又能推陳出新，自創機抒，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藍而勝於藍，好比把我們的少林武功，烹菜道，書法等學了去，加以改頭換面，就名稱林立，這個「道」、那個「流」，蔚爲大觀，也確實比我們更十倍百倍的積極倡導，我們反而日趨式微了。

在非洲，對摔角又有一種說法——

由于大陸的剛果與摩洛哥一帶的原始森林裏，猿猴最多，經常互相打鬥，或成羣結隊地與非洲黑猩猩拚鬥，以猩猩之龐然巨物，又力大無窮，爪牙如鋼，却往往被猴子們打得滿地亂滾，狼狽萬分地落荒而逃。那因爲猿猴體積雖小，却十分靈巧，而又有技巧，攻擊快，逃避也快，只要注意閃避猩猩的爪牙與攫抱，牠就莫有辦法了。而猴子們却刁鑽地專攻牠的頭腦後

面與背、股、腿、脚間，東抓一下西打一下，把猩猩捉弄得咆哮如雷，亂了章法，只有挨打的份，直到筋疲力竭，被猴子們抓腿撥脚，掀翻倒地，變成滾地葫蘆，牠們若不見機逃走，就有被猴子們趁猩猩力盡之餘，把眼珠抓瞎或立斃當場之危險。

非洲人對猴子們的搏鬥技巧，猴子能够打倒大猩猩，視爲「奇跡」，學到猿猴技巧形態的人也視爲至寶，因此，非洲人摔角，最注重技巧取勝。而不崇尚塊頭大，非洲的摔角手，多是全身精壯結實有力，好像銅鑄鐵打，毫無日本與歐美白人那麼臃腫一團肉的樣子，也是因爲非洲人喜歡學猴子的靈巧與刁鑽的打鬥方式，只講究肌肉結實內歛，而不讓肌肉成爲浮腫虛胖所致，因爲，非洲人認爲一個人如果肌肉發達，只是虛架子，中看不中用，身形一臃腫了，就不能靈活自如了，也難施展他們的刁鑽技巧的招式了。

而埃及在古時風行的徒手對搏，也是由猩猩相鬥的形式衍化而來。而羅馬的古時武士盛行「角力」，則是由野牛角鬥而衍伸，乃至人與獅鬥，人與虎鬥，及西班牙的「鬥牛」，皆有其淵源孕化。

羅馬武士之「角力」，纏鬥一起時，雙方都運用雙臂去緊挾，夾纏對手的雙臂，以圖達到制伏對手，壓迫對手認輸的目的，就是因爲野牛相鬥時，互以雙角去衝撞，刁挑對方雙角，以達到使對方雙角折斷而取勝的意思相同。

而我國的蒙古武士，個個精于摔角，則胎源于野馬之相鬥。蒙古摔角，不准任何一方以拳頭打擊對方，而是運用技巧，鎖扣對手的關節筋骨，使對方不能動彈，失去反抗與反擊力量爲止。

而印度與泰國，乃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由于古時到現在流行「鬥鷄」，故他們的武術與運動中，多少都滲入了鬥鷄的意味。而鬥鷄的最大特點，就是鷄可用喙，用爪(腿)，所以印度與泰國的拳術，都以「脚」攻人見長，且最凌厲，脚的用處比用手更多。而「泰拳」專以脚法攻敵舉世盡知，他們把「國術」叫做「泰拳」，而不叫「泰脚」，却允許以脚攻擊對方全身任何部位(只有比賽時不准以脚踢對方下陰等要害，而頭面咽喉並不禁忌)。

印度的武士在角力時，除了也以脚攻敵，是來自鬥鷄之外，還有蟒蛇互鬥的濃厚氣息，因印度多巨蟒大蛇，常在森林沼澤間爲了爭奪食物而惡鬥。印度人偷偷看到了牠們纏鬥時的動作，揉入武術招式中「絞剪脚」，「七旋轉」，「旋風柱」等絕招，他們善于利用兩條腿的膝蓋硬骨頂住，或壓住，鉗住對方的腹部肌肉或腿間，胸脯等部位，使對方因忍不住劇烈痛苦而失去戰鬥力量，只好認輸落敗或任他宰割了。因此，深知印度武術底細的人，都忌諱被對方貼近身體糾纏一塊纏鬥，只要不讓印度人貼近身體，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他們就無所施其技了。

反之，一被他們纏上身了，就好比被巨蟒大蛇纏緊了，十九被其制住，你有通天本領，也施展不出了。

正如和泰國拳師對陣，如果你無辦法尅制他的雙脚攻擊，又無法閃避，又經不起他們脚力凌厲的猛踢之力道的話，包輸定了。這也是日本和香港的武術界每次去曼谷「挑戰」，被打得丟盔棄甲，全軍盡墨的主要因素。

一般人以爲摔角乃比賽誰的氣力大，塊頭越大，氣力越强的人居勝面，大錯，氣力是基本，塊頭大也有佔便宜之處，但有利必有弊，實際上乃是以技巧最高深者贏面最大。

我們只看到摔角手表演時，個個牛高馬大，身形比我們一般人高或粗一二倍以上，有的胖得和肉山一樣，被他們壓一下也會壓得喘不過氣來，確實賣相嚇人，但據已去世的李小龍和同師門兄弟講：「相撲不足懼，只要以最快速度挾中其要害，塊頭再大也沒用，好像倒下一堵牆！」

言外之意，摔角家是「虛有其表」。

——但這是指不講什麼比賽規則，李小龍有絕技在身，精于技擊，如和摔角手對敵，他是有把握打倒對方的。

但若是依照摔角比賽規則來交手，李小龍上了摔角台，尚不知鹿死誰手?因摔角家的最起碼本領，就是經得起「打」。

男性摔角手，固然以塊頭大見稱，而日本與歐美的女子摔角手，也個個有她們幾手絕招，不是粉拳繡腿充殼子的。一樣是先經過拜師學藝下苦功練習的。只不過，日本的女子摔角，包括主持人也是女性，是以「純表演」賺錢爲主。由于她們個個身材健美，三圍標準，乃利用她們的嬌軀作本錢，在台上演出時，也和男人一樣的「凶猛悍勇」。她們還有比男性摔角手比賽規則不同之處——好比男性摔角比賽時不准雙方抓住頭髮，而女性摔角手却可以准許抓緊對方的頭髮——女人本來就是長頭髮，一被抓牢了，向後一拉，女人的嬌軀就當然向後仰曲了，就顯得她全身更玲瓏剔透，凸的更凸，凹的更凹了啦！大飽觀衆的眼福，至于賣弄她們的玉腿，隨着動作高翹或直伸之類，也可給予男性觀衆的官能刺激反應，故女性摔角也大其行道，大賺其錢。

「現代摔角雜誌」時常有國際性的摔角冠軍比賽報導，也有各國摔角名家的介紹。當然，更有有關古今中外的摔角技巧與摔角高手的故事，內容也包括了各國武術與摔角的比較。

而以每年一度的遴選世界摔角冠軍前十名選舉最是熱門。

比例上，日本的名家佔了較多數，而西德、美國、丹麥，瑞典等國的高手也不少，而且，都有很响亮的綽號，例如：「鐵牛」，「百勝肩」、「奪魂鎖」、「追魂扣」、「鐵背」、「精鋼」、「金剛」、「虎力士」、「鐵頭」、「魔術手」等等，林林總總，蔚成大觀，使摔角迷看得好不過癮。

「現」刋曾經提到「世界角力圈」的掌故很多，也可以說是世界各國的摔角名家成名的血淚史。

大家以爲摔角只是一種裝模作樣的表演，只是爲了增加刺激效果，才有那種種殘忍與凶惡的情況，包括哀叫，慘呼等等，全是在「做戲」以假亂眞，達到更高潮的表演效果罷了。

當然，這是有其事實與理由的。因爲表演並非眞正仇家拚命，當然不會使出殺

手毒招，造成流血喪命當場的慘事。

但是，由古代之角力場到現代化的摔角場，「意外傷亡」的事故仍是不絕如縷，年年都有。

如依照摔角比賽規則，本是只要摔角的一方能以技巧使對手「屈服」，或評判人宣佈一方得勝，即算分出高下輸贏了。而「表演」式的比賽，拆穿了，也不過是爲了一個錢字——在現場可以收門票，及觀衆的「贈禮」等好處，在賽後又有主辦者的奬金之類及全球電視播映權的賣出後，可依照契約「分紅」若干成等等好處。

如此情形下，怎會有傷亡事故發生？

——在古時，角力乃英雄的象徵，帝王可以隨時命令勇士們在角力場表演給他取樂，甚至可以隨時叫勇士們與獅子，老虎作人獸生死鬥。必然會有流血與傷亡的事實，滿足帝王一時的刺激罷了。

在歐洲中古時期，角力是羅馬帝國最大的狂熱嗜好，普及成風，每個男人都以能有資格和人角力競技爲「男子漢」與「英雄」的象徵。古羅馬時的角力競技，當然比現代凶狠又殘酷得超過十倍。

——據考證：古羅馬帝國時期的「角力」，採用兩種方式。

一種是雙方戴上了鐵手套（現代拳套之濫觴），但「鐵手套」可比現代的皮拳套凶惡十倍，它是用豹皮做的，又在十指尖端位置加上鋒銳的鐵鈎，極似花豹的利爪。一被抓中，皮破血流。而在當時是被視爲「溫和」的。

另一種則是不戴豹皮鐵爪手套，而是雙方徒手搏鬥，卻是非分生死存亡不止。因照當時規定，必須一方死亡才算決定了勝負。你想想，那個在生死關頭，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不全力拚命的？喜生惡死之外，還有勝者可以得到各種榮耀與戰利品——奬金與各種贈品，故這種「戰鬥到死」的搏鬥，是激烈無比的拚命方式。在現代文明看來，是十分「野蠻」的，而在古羅馬時代，卻認爲是一種爲爭奪英雄的榮譽而戰鬥，只有人中之「强者」才有資格，是每一位武士認爲雖死猶榮的事。

其實，時至今日，各種「野蠻」猶過這種生死拚鬥十倍，百倍的「事實」還多得很呢。

就以各國有紀錄的摔角場每年傷亡事實來看看，據「現代摔角（角力）雜誌」載：由于摔角選手各有獨門的看家絕招，由師傅教的不傳之秘或個人自己研創出來的，花樣太多了，當雙方搏鬥得興起時，或爲觀衆的喝采，叫好等外來因素激起了好勝心，就會在自己不能控制之下——例如：剛被對方一記妙着摔得冒火之際，就會自然地施展自己的拿手絕招！

儘管雙方並無私怨，更沒有存心傷害對手的意思，但在各有絕招之下，猝然施展出來，極難控制得恰到好處，那麼，事故就會「意外」發生了。

一九五一年，國際名摔角家，有綽號「巨無霸」的森亞比羅咸和有「鐵臂」之稱的巴特遜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中心廣場交手，巴特遜竟被森亞比羅咸扭斷了頸骨立斃當場！成爲震撼觀衆轟動一時的新聞。

事後，經過專家查證與現場裁判人與看得最清楚的近距離觀衆，才確定係巴特遜被「巨無霸」扭絞着頸子的時候，也正是他剛才把「巨無霸」犧得雙眼翻白，右腿扭筋的一分鐘之後，「巨無霸」在大動肝火之下，全場觀衆爲巴特遜大聲叫好聲中，他施展了「喉鎖」絕招，由于用力過于猛烈了，把巴特遜的「聲帶」也扼得無法出聲——因此，巴特遜雖痛不可忍，要出聲認輸叫停也沒辦法。而「巨無霸」不知道對手連出聲也不行了，更加勁了，一下子就把巴特遜的頸子骨「拗斷」了，兩截分開啦！當然沒法子救活了。

由于這是一種「意外」，「巨無霸」不算「過失殺人」，使他的聲名反而因此如日中天，威揚全球。因爲觀衆都有愛刺激的心理，對傷害人越多的摔角選手特別入迷，認爲了不起，何況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刺激的，又是最崇拜「英雄」的，「巨無霸」森亞比羅咸因此出足了風頭，擁有盛極一時的瘋狂崇拜者，各方觀衆贈送他的禮物多如山積！那末女性摔角家又如何呢？同樣有傷亡當場的紀錄。

同是俄亥俄州的「中心廣場」，美國有名的女性摔角家珍納華爾芙和夏蓮莎露兩雌決戰。前者綽號「牛女」。後者綽號「鐵嬌娃」。雙方鬥到激烈時，珍納華爾芙施展一記殺着「單膝跪」——她一騰身，右膝蓋硬骨重重壓在夏蓮莎露的胃部，同時，嘴中發出獸性的吶喊，用力過猛，竟把後者的胃囊也壓裂了，夏蓮莎露立時狂噴鮮血，當場氣絕！

一九五四年，紐約海軍俱樂部的角力台上，約瑟夫和安東尼洛加斷鬥。雙方半斤八兩，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酣戰半小時多，尙未分出高下。突然，慘叫同時出自雙方口中！也同時倒下。

約瑟夫的膝蓋骨粉碎！安東尼洛加的肩胛那塊大骨則脫開了大半截！肌肉裂開，血射如噴泉！幸好及時施救，兩人在醫院躺了一個多月才好。

「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標題就是：

雙雄浴血　九死一生

像這些例子，幾乎在每個國家的摔角台（或稱「角力」圈）隨時可能會發生，包括日本有名的「猪木」和「馬場」也先後受過筋骨扭傷，折斷多次，經過醫治復元後才再登台。

因此，摔角家雖然成名後大賺其「表演錢」與比賽得來的各種榮譽，名利雙收，使人羡慕，而一般人很少知道每個摔角家由苦練到參加各級角逐比賽，到成名及成名前後過程中是經過多少艱辛與危險的。而且，即使成名之後，仍是隨時會發生「意外」，這是一種十分冒險的行業，也有一本難唸的經，血與淚的結晶，不是可以說風涼話的，「只見和尚吃齋樂，不見和尚受戒苦」，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成爲摔角名家的條件，熟悉摔角界掌故的人，都知道「猪木」和「馬場」的恩師「力道山」在收錄他二人爲門下時，曾對新聞界說過語重心長的話：「他們二個人，只是十萬、乃至百萬想跟我學摔角的日本人中算是夠學摔角條件的兩個人罷了！」

我國由「角觝」到蒙古的「摔交」，江西的「拌腿」，湖北的「牽牛出欄」等等，名稱雖不同，而同是「摔角」的形式，現在統一的名稱爲「摔角」。（完）



俠義傳奇歷史故事

天仇令

鄧雷・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由於日月盟堂主宋奇叛盟投清，使高天行的眞正身份暴露出來，但因康樂郡主對他的鍾情，加上高天行了解康熙爲人的英明，實在不忍下手刺殺康熙，因而高天行改變了刺殺康熙的主意，康熙見他如此，對他十分信任，並要求高天行能帮助他活捉吳三桂，消滅蠻霸噶爾丹……仇清被清廷華統領活捉了，康熙爲使仇清斷了對高天行的情意，特意告訴仇清，說高天行快與康樂郡主成親，並下令立即釋放仇清，由華統領率領御衞親自拱送，浩蕩而去，高天行目睹仇清遠去，黯然神傷，但康熙如此風光拱送仇清出宮，他心中也甚感激！

功成引身退　只羨蓬萊仙

直闖大理

康熙點頭道：「朕計略還不止如此？」他目視高天行道：「你可知朕計略？」

高天行道：「皇上計略，可是以郡主爲內，黃旗親王爲外，實行內外夾攻，一舉消滅吳賊！」

康熙點頭讚道：「你不但有勇，而且有智謀，可說智勇雙全。」

高天行道：「謝皇上誇讚。」

康熙稱讚高天行，康樂郡主感覺比稱讚自己尤更樂，她說道：「皇兄派誰人跟隨臣妹同去？」

康熙道：「朕派華統領，高副統領，以及天殘兄弟四人隨同皇妹去。」

華滿清道：「皇上，連郡主在內只有五人，人數可是太少？」

康熙道：「人太多反而不好，有你們五人，便足夠了。」

康樂郡主道：「老賊先動手，臣妹後發制他，咱們五人大鬧大理府，打他個落花流水！」

康熙道：「皇妹有天殘兄弟保護，有驚無險，」他目視高天行道，「華統領助你，你負責捉擒老賊。切記只可活捉，不可殺傷。」

高天行道：「卑職遵旨。」

康熙對華滿清道：「你負責以訊鴿爲號，通知在外黃旗親王。」

華滿清道：「微臣遵旨。」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道：「皇上要你捉擒老賊，你可知其理？」

高天行道：「捉拿吳賊，以他爲人質，方能脫離賊巢，如斃殺他，賊巢人多勢衆，咱們五人雙拳難敵四手。」

康樂郡主頷首道：「正是此理。」

康熙道：「皇妹去捉拿老賊之日，正是朕進兵消滅噶爾丹之時！」

康樂郡主問道：「皇上是不是御駕親征。」

康熙點頭道：「朕爲要粉碎老賊欲與蠻霸聯合結盟奸計，非要親征不可！」

康樂郡主道：「臣妹何時起行？」

康熙道：「明日起行。」

×　　×　　×

吳三桂派去上京求和代表者回來稟告，康熙派御妹親來大理，接受求和。

譚重道：「大王，此乃天賜良機。」

吳三桂道：「你此言何意？」

譚重道：「郡主親來，大王捉她為人質，恐嚇黃旗親王退兵，威脅皇上取消進兵撤藩！」

范車大聲道：「軍師妙計！」

吳三桂大喜道：「當眞天賜良機！」

譚重道：「精選數十侍衛高手，埋伏四週，將郡主及隨人一網成擒！」

吳三桂目視范車道：「此事由將軍負責。」

范車道：「末將遵命。」告退出去。

吳三桂道：「本王派去見噶爾丹代表，為何尚未回來？」

譚重道：「日內應回來。」

探兵飛奔回報，郡主已到，人將至大理府。吳三桂起身出去，領同軍師譚重，大將范車，以及文武百官，親在大理府門外，恭迎郡主御駕親臨。

康樂郡主從馬車下來，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四人跟隨後走。

吳三桂下跪，文武百官連隨跪拜。

吳三桂道：「老臣叩見郡主。」

康樂郡主揮手道：「免禮請起。」

吳三桂道：「謝郡主。」

吳三桂恭請康樂郡主步進大理府，來到花園，園內擺放兩張長枱，枱上茶菓全備，正中有兩列木椅，康樂郡主一方，吳三桂一方，雙方各按職位而坐，吳三桂說道：「郡主親來，老臣感謝，更覺倍加榮幸！」

康樂郡主道：「此乃皇上給你天大面子，本郡敬你為兩朝元老。」

吳三桂道：「謝皇上郡主。」他目視華滿清道：「這位可是華統領？」

華滿清道：「正是。」

吳三桂目視高天行道：「這位可是手擒鰲拜，高副統領？」

高天行道：「正是。」

吳三桂目視天殘兄弟道：「這兩位必是天殘地缺兄弟？」

康樂郡主道：「你身在大理府，對皇宮人事情況如此清楚，可見耳靈目明。」

吳三桂呵呵笑道：「謝郡主言讚。」又道：「久聞幾位武功高深，乃皇宮大內絕頂高手。老臣府中亦有數名武功高手，雙方以武助慶，郡主尊意如何？」

康樂郡主道：「甚好，本郡主亦欲見識王府中武功高手。」她揮手示意，天殘兄弟雙雙跳出。

吳三桂旁側走出一人，身穿侍衛官服，身材矮小，頭大身粗，年約三四十。

吳三桂道：「他是府中侍衛隊長，號名『快刀』歐山。」

「快刀」歐山，原是黑道大盜，吳三桂重金禮聘，職任侍衛隊長，他手握鋼刀，步行花園空地。

天殘兄弟眼色對望，同時出手攻擊！

歐山手刀抖動，直劈天殘，橫斬地缺，一招兩式，連環打出，同時發至，刀招可知其快。天殘地缺心靈相通，天殘縱身躍高，手爪抓對方頭臉，地缺俯身下地，飛足勾踢對手腰肚！

歐山沉腰側頭，避過天殘來爪，手刀揮下，向地缺足腳斬去。

天殘身在空中，雙足突襲飛出，連環向對方頸額踢去！歐山手刀下斬改為上削，刀向天殘雙足斬去！

天殘地缺兄弟心有默契，天殘在上踢打，地缺從下進擊，他右手揮出，捉住對方左手，左手下探，捉住對方左足！

歐山大驚，手刀再由上斬下，同時右腳勾剷，向地缺身上踏踢！

天殘雙腳飛踢，歐山鋼刀脫手飛去，他伸手抄接，捉住歐山右足！

歐山右手拳打，直擊天殘心胸！

天殘左手為爪，抓住對方右拳！

歐山兩手雙足被捉，掙脫不能，大驚失色。天殘兄弟各捉住歐山一手一足，同時高高舉起，歐山人身懸空橫伸。

康樂郡主揮手示意，天殘地缺兄弟將歐山放下來，收手回坐。

歐山心胆震驚，臉無人色，慌忙步回而坐。

吳三桂道：「久聞天殘地缺兄弟武功高深難測，果眞名符其實！」

這時另一人走出，同樣身穿侍衛官服，身材高大，相貌奇醜手拿鐵棒。

吳三桂道：「他是府中侍衛總教，號名『追魂棒』麥城。」

「追魂棒」麥城，本是綠林霸主，吳三桂賞識，重金禮聘，職任侍衛總教，他耀武揚威，站立空地。

華滿清走出，手握長刀，目視麥城。

麥城手握鐵棒，招出直向對方臉門點打！

華滿清揮刀撥擋。麥城鐵棒另端，猛擊對方心胸！

華滿清步身後退，閃避來棒，麥城雙手挺推鐵棒，橫擊對方頸喉！

麥城一招三式，鐵棒連環攻打，故名「追魂棒」。

華滿清被對方急攻猛打，深吸口氣，舞動長刀搶攻！

華滿清力大勁猛，刀挾風响，搶攻快打，麥城被迫後退。

華滿清越打越勇，威力越來越大，攻打越來越猛，麥城只能防守，無能進擊！

華滿清佔盡優勢上風，麥城眼看不敵負敗！

吳三桂大聲道：「華統領請住手！」目視麥城喝道：「退下！」

華滿清收刀回坐，而麥城卻低臉垂頭回位。

范車目見己方連敗兩仗，府中兩位絕頂高手總教隊長不敵，他脫下將袍，抽出腰劍，親自出場挑戰。

高天行抽出狠牙刀，步走出來。

范車道：「久聞高副統領，藝業驚人，本將要見識領教，請！」

高天行道：「請！」

范車統兵打仗，領兵指揮作戰，個人武功高强，不但是位武將，而且是名武林高手，他抖動長劍，發招向對方刺去！

高天行舉刀貼碰長劍，順勢滑刀削對方手腕！

范車收劍縮手。高天行刀削改為直擊，刀尖倏斜而出！向對方咽喉刺去！

范車身形後退，閃避來刀，高天行步

前身進，刀刺變為下划，猛向對方心胸劏斬！

范車劍擋手護，身閃步避，方能消解對方攻打，他猛吸口氣，挺劍進打，左手拳出，劍拳同時攻擊。

高天行伸刀封擋來劍，左手握拳，硬碰來拳！

兩拳激撞，范車感覺震痛，連忙收拳，高天行左拳變爪，猛抓對方左手！

范車左拳化掌，斬劈對方來爪，高天行不閃不避，伸爪接撞來掌！

范車左掌頓感震痛，慌忙縮掌，但已遲慢，高天行手爪已抓住他左手！

范車大驚，急忙揮劍削攻對方手爪。

高天行左爪推拉，范車長劍竟向自己左手削斬。

范車驚駭之下，右手長劍猛然收停，左手驚險避過劍鋒！

高天行右手刀挺擊，刺中長劍，范車手中劍脫手飛去！

高天行猛喝一聲：「回去！」左手推送，但見范車人身飛去，跌倒回位而坐。

高天行刀出連環不絕，招發糾纏不放，刀擊兇悍毒辣，手法怪奇詭異，正是天狠武功絕學。

吳三桂連敗三場，府中武功三大高手盡出不敵，自感臉上無光，他輕咳一聲，强笑道：「皇宮大內高手，武功果然厲害，老臣佩服！」

康樂郡主道：「以武助慶完畢，應歸正題。」

吳三桂道：「老臣恭聽郡主言令。」

康樂郡主道：「你呈函求和，可是眞心誠意？」

吳三桂道：「老臣眞心誠意。」

康樂郡主道：「你願意交出大權？」

因三桂道：「老臣願意。」

康樂郡主道：「很好，你隨本郡上京去。」

吳三桂道：「為何要老臣上京。」

康樂郡主道：「此乃皇上旨意。」

吳三桂道：「老臣不能上京。」

康樂郡主道：「何解？」

吳三桂道：「老臣年邁，行動有所不便。」

康樂郡主道：「坐馬車上京，方便之極。」

吳三桂道：「請准老臣長居大理。」

康樂郡主說道：「先上京師，然後回來。」

吳三桂道：「老臣在大理，深得民心，親同父母兒女，百姓不願老臣離開，老臣更難捨百姓。」

康樂郡主大聲道：「大胆！你敢說皇上不得大理百姓民心？」

吳三桂道：「老臣不敢。」

康樂郡主道：「大理百姓乃皇上子民，是皇上得民心？抑你得民心？」

吳三桂說道：「皇上與老臣，同得民心。」

康樂郡主道：「皇上聖旨，要你上京，表證你求和心意眞誠。」

吳三桂道：「請恕老臣不能遵旨。」

康樂郡主喝道：「你敢違抗聖旨？」

吳三桂突然拍抬起身，大聲道：「郡主咄咄相逼，老臣決心反抗。」他右手伸揮，人後退而走！

范車一聲令下，數十侍衛高手，從四方湧出，將康樂郡主五人圍困！

華滿清從內衣掏出兩隻訊鴿，放手揚伸，兩隻訊鴿飛空而去。

吳三桂目見，命令道：「弓箭手，快將訊鴿射下來！」

一名弓箭手，舉箭拉弓，破空射出，一隻訊鴿中箭倒地，另隻訊鴿高飛遠去！

高天行躍飛縱起，向吳三桂撲去！

范車揮劍攔擋，與高天行對打！

侍衛總教追魂棒麥城，手握鐵棒，攻擊華滿清。

侍衛隊長「快刀」歐山，領帶數十侍衛，圍攻康樂郡主與天殘地缺兄弟！

探兵飛奔來報，清軍圍攻大理！

吳三桂大驚，大聲道：「范將軍，清軍來攻，你快出府指揮迎戰！」

范車欲走，高天行舞動狠牙刀，刀招如狂風暴雨，將對方籠罩在刀光之中！

吳三桂手指高天行喝道：「衆侍衛，快將他圍攻！」

十數名侍衛圍攻高天行，只聽「哎唷」慘叫連聲，但見侍衛此跌彼倒，五六個人身中狠牙刀傷倒在地！

譚重道：「事不能延遲，大王親自出府指揮作戰！」

吳三桂轉身走去，譚重隨後跟行。

康樂郡主挺劍揮刺，數個近身侍衛中劍倒地！

天殘地缺兄弟合力聯手，幾個回合，已將「快刀」歐山擊斃！

天殘兄弟勇不可當，十數個侍衛中招傷死！

范車目見侍衛死傷大半，自己欲走不得，下令全部侍衛出擊。

府內上百侍衛，從四面跳出，又將康樂郡主五人圍困！

高天行施展殺手絕招，一口氣傷殺十個侍衛！

衆侍衛震懾高天行神威，個個不敢上前衝來！

高天行對手只有范車一人，時機不可失，他狠牙刀虛擊，引對方揮劍封擋，左手突然伸出，抓住劍背，順勢推送，范車連人帶刀跌倒！

高天行手起刀落，范車頭身斬斷為二，當場慘死！

高天行如飛奔去，追捕吳三桂！

華滿清刀手齊打，連環打出十二招，「追魂棒」麥城避過手招，但難閃刀招，中刀倒地死去！

衆侍衛目睹范將軍，麥總教，歐隊長先後戰死，死傷侍衛不計其數，大王與軍師人又不在，個個心驚胆寒，不約而同四散奔走！

康樂郡主道：「趕快追捕老賊！」

高天行奔出花園，遠見吳三桂在走，他縱躍起落，已近吳三桂身前！

吳三桂回首驚望，下令軍兵攔擋！

此時康樂郡主、華滿清，天殘地缺兄弟已走來，上百軍兵湧出，又將五人重重圍困！

康樂郡主五人如虎入狠羣，轉眼間數十軍兵死傷倒地！

天殘兄弟殺得性起，雙手各捉兩名活

生軍兵，以人身為武器，揮舉舞動衝殺！

軍兵不敢近前，紛紛退避！

高天行驀地全身飛躍，足踏軍兵人頭奔走！

康樂郡主，華滿清，天殘兄弟目見，同時縱躍飛起，足踏軍兵人頭奔走！

吳三桂大驚道：「斬足！」

軍兵手舉武器揮斬，但高天行五人縱躍起落，足踢刄殺，但見軍兵混亂四散，只聽慘叫連聲，又有數十人死傷！

吳三桂奔走，高天行飛撲奔來，右手伸抓，捉拿吳三桂！

華滿清手起刀落，軍師譚重中刀倒在地上！

高天行大喝道：「吳賊，快命令軍兵退走！」

吳三桂大聲道：「退走！退走！」

軍兵目見主帥被擒，紛紛退走！

此時府外人聲哄鬧，步聲雜亂，數百軍兵湧進！

康樂郡主大聲道：「老賊，快問他們為何回府！」

吳三桂大聲道：「你們為何回府？」

數十軍兵同聲道：「清軍已到！」

康樂郡主大喜道：「清軍已攻陷大理了！」

吳三桂聽聞，震驚沮喪，臉變死色！

康樂郡主道：「押老賊出府！」

華滿清前走，高天行捉拿吳三桂跟行，康樂郡主在中，天殘兄弟在後，出府而去！

主帥被擒，軍兵不敢動武，只有閃開讓路，目視五人走去。

五人走出大理府，耳聽歡呼雷動，目見清軍黑壓壓地浩蕩湧來，一面黃色錦旗迎風招展，為首一人策騎戰馬，身穿黃色將服，正是黃旗親王！

黃旗親王目見康樂郡主，立即下馬，行禮道：「參見郡主！」

康樂郡主道：「王叔免禮！」

黃旗親王笑道：「活捉藩王，恭賀郡主！」

康樂郡主笑道：「王叔攻陷大理，恭賀你立此大功！」

黃旗親王道：「皇上來旨，請郡主等人即去，助皇上消滅蠻霸噶爾丹！」

蠻霸噶爾丹，此人野心大、武功高，善仗戰，而且兇悍勇猛，陰險毒辣，手下人多勢强，雄霸邊塞，西北稱王！

噶爾丹手擁鐵騎蠻兵，併吞掠奪，奴役邊疆，控制西藏，竄擾青海，攻打蒙古，所到之處，燒殺搶刦！

噶爾丹勾結羅刹俄國，互派使者，往來不絕，訂立盟約，夾攻清軍！

噶爾丹自立為王，擁兵稱霸，公然抗反滿清。康熙選派紫旗親王，領兵平叛，未能成功，因此，康熙親征督戰。

康熙親自指揮督戰，清軍一戰而勝，

斃殺蠻霸

噶爾丹初嚐敗仗！噶爾丹銳氣被挫，但元氣仍未傷，他敗而不服，投書挑戰，誓與清軍來一場生死決戰！

康熙下旨飛召康樂郡主、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五人，協助殲滅蠻霸。

康熙在軍營召見康樂郡主五人，紫旗親王也在坐。康熙道：「皇妹身入虎穴，捕虎而歸，大功告成，朕與你舉杯同飲。」手舉酒杯喝兩口，遞給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道：「謝皇兄賞酒。」接過杯酒，一飲而盡。

康熙手拿酒壺，親自斟滿四杯酒，目視高天行說道：「你們四人活捉老賊，立下大功，朕賜你們一杯。」

皇帝賜酒，乃最高榮譽，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四人，接過舉杯而飲。

紫旗親王身穿紫色將袍，他手舉酒杯道：「本藩亦敬郡主一杯。」

康樂郡主拿起酒杯道：「王叔請。」

康樂郡主與紫旗親王舉杯共飲。

康熙道：「捉拿老賊過程，皇妹快詳細告朕知。」

康樂郡主將活捉吳三桂經過，詳細稟知康熙後，笑道：「皇兄料事如神，老賊果然上釣。」

紫旗親王笑道：「皇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康熙目視高天行道：「你已立大功，再立一功，將可封官成親。」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芳心喜悅。

康樂郡主道：「皇兄親征督戰，蠻兵焉能不敗！」

紫旗親王道：「皇上用兵如神，一戰即勝。」

康熙道：「只是小勝，明日決戰，朕要大勝，而且要撲殺蠻霸！」

紫旗親王道：「稟告皇上，蠻霸佈兵草原，擅於草原戰，地勢不利我軍。」

康熙道：「蠻霸自恃地利，因而在草原與我軍決戰。」

紫旗親王問道：「我軍是否要避其地利？」

康熙道：「我軍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優勢，蠻兵雖有地利，何用避其地利？朕施用戰術，反弱為强，朕要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紫旗親王又問道：「請問皇上，是何戰術？」

康熙道：「蠻兵何以最擅草原戰？」

紫旗親王道：「草原平地廣闊，蠻兵鐵騎最能發揮特長。」

康熙道：「朕施用戰術，將蠻兵擅長者變無用武之地。」

康樂郡主道：「明日決戰，我軍如何攻打？」

康熙目視康樂郡主道：「朕考你，敵我雙方，各有三匹馬，各是上中下馬，雙方選馬賽跑，三場總決贏輸，皇妹如何定計？」

康樂郡主心思一會，說道：「我先選下馬與敵上馬賽跑，第一場敵贏，又選中馬與敵下馬賽跑，第二場敵輸；再以上馬與敵中馬跑，第三場我必贏！」

康熙笑道：「我軍明日與蠻兵決戰，正是施用此戰略！」

翌日，邊塞草原，戰鼓雷鳴，號角聲響，清軍與蠻兵，雙方佈陣對峙！

蠻霸噶爾丹策騎戰馬，最前正中而立，威風凜凜，顧盼自豪，看他頭戴鳥毛羽帽，身穿彩色武衣，左手拿斧，右手拿錘。他身後左右，數萬鐵騎蠻兵，怪聲大叫

，吶喊助威！

清軍前後兩排列站，康熙策騎前排正中而立，左邊康樂郡主，右面紫旗親王，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策騎同在前排。

噶爾丹一聲令下，率領鐵騎蠻兵衝去，頓時鐵騎奔騰，人叫馬嘶，千軍萬馬，聲如轟雷，聲勢嚇人！

康熙右手揚揮，前排清軍突然散開讓路，後排清軍策馬奔前，浩蕩衝出！

康熙、康樂郡主、紫旗親王、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以及前排清軍，站立不動，觀望後排清軍迎戰！

兩軍對戰，殺聲震天，只見人跌馬倒，死傷慘烈！

蠻兵鐵騎，兇悍勇極，尤其蠻霸噶爾丹，左斧右錘，馳騁衝殺擋者非死即傷！

清軍不敵，掉轉馬頭，策馬奔逃！

噶爾丹率先追殺，蠻兵鐵騎追來！

驀地草原地坑，跳出成千上萬清軍，左手拿籐牌，右手拿長刀，大叫「殺呀」！聲威震天！

地坑跳出清軍，名為斬馬隊，專斬馬足，但見鐵騎蠻兵，馬翻人跌，馬嘶人叫，景象慘烈！

蠻兵鐵騎，襲不及防，陣勢大亂，人馬死傷，難計其數！

噶爾丹大叫道：「下馬！下馬！」

鐵騎蠻兵紛紛下馬，舞動武器，與清軍斬馬隊拚殺！

康熙揮手，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以及前排數千清軍步兵，同時縱身下馬，個個如脫弓之箭，飛奔向蠻兵衝去！

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四人，率領清軍步兵，與斬馬隊合力聯手，縱橫衝殺，只聽蠻兵慘叫嚎哭，但見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正如四頭出柙猛虎，衝入蠻兵陣中，有若虎入羊羣，蠻兵死屍遍地！

噶爾丹目見大怒，揮動斧錘，猛向四人劈擊！

高天行手挺狠牙刀，斬刺噶爾丹！

後面蠻兵湧來，華滿清，天殘兄弟攔擋，同時向蠻兵衝殺！

高天行與噶爾丹單打獨鬥，二人展開生死血戰！

噶爾丹左手斧橫劈，右手錘直擊，同時飛足向對方心胸剷踢！

高天行飛足踢出，以足對足，兩足碰撞，噶爾丹身形後退！

噶爾丹怪吼一聲，衝撲而前，斧錘齊發，猛向對方人身劈擊！

高天行步身閃避，側進而前，狠牙刀斬刺對方腰腿！

噶爾丹揮斧劈對方右手，高天行左手疾出，抓住他斧柄！

噶爾丹抽拉，竟抽拉不動，他暴喝一聲，大力再抽拉，高天行突然收勁放手，噶爾丹人身跌倒！

噶爾丹縱躍跳起，怒吼怪叫，舞動斧錘，交叉劈擊，連環猛打！

高天行突然縱躍飛身，挺刀斬刺對方頭臉！

噶爾丹沉步縮身，右手錘橫空猛擊，左手斧從下而上猛打！

高天行刀封來錘，飛出右足，踢中對方左手腕，噶爾丹大斧脫手飛去！

噶爾丹右手甩錘，鐵錘脫手猛向對方臉門擊打！

高天行閃避，鐵錘破空飛去！

噶爾丹怪吼連聲，雙手伸抓，猛向高天行撲衝而來！

高天行不閃不避，雙手成拳，運足功勁，猛擊對方太陽穴！

這時間高天行雙拳與噶爾丹頭部激撞，噶爾丹步身搖幌！

噶爾丹蠻勁大發，兇悍性起，雙手成爪，猛向高天行抓來！

高天行同是雙拳化爪，猛向對方抓過去！

高天行後發先至，抓住對方手爪，順勢猛扭！

噶爾丹手爪成拳，大力猛推！

高天行雙手收拉，對方步身俯衝，右足飛出，踢中噶爾丹心胸！

噶爾丹慘叫一聲，口吐鮮血！

高天行雙手推送，噶爾丹翻身仰跌倒地！

高天行衝前，左脚踏去，噶爾丹全身抖動，吐血不絕而死！

高天行手舉噶爾丹屍首，衝入蠻兵陣中！

兩軍血戰一個時辰，蠻兵大敗，死傷大半！

蠻兵目睹主帥戰死，心驚胆震！

蠻兵軍中無首，混亂四散，各自奔逃！清軍追前衝殺，蠻兵潰不成軍！

康熙、康樂郡主、紫旗親王策騎觀戰，清軍大勝，康熙與羣臣相視而笑！

高天行單手舉噶爾丹屍首，走到康熙御前放下。

康熙下馬，含笑伸手撫拍高天行肩膊，讚道：「你威武神功，乃是天下第一勇士！」

清軍大勝收兵，康熙封賞官兵，酒菜祝慶。

軍營筵開酒席，康熙、康樂郡主、紫旗親王、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同坐喝吃酒菜，歡聲笑語暢談。

康熙親手挾菜給高天行吃，說道：「你手擒鰲拜，活捉藩王，撲殺蠻霸，大功告成，朕職封你御衞將軍。」

御衞將軍官職甚高，名位比御衞統領華滿清更高。高天行跪拜叩謝。

康熙道：「明日班師回京，朕賜你與郡主成親。」

紫旗親王敬酒祝賀，康樂郡主含羞帶笑，芳心大喜。

一名武官走進，大悅道：「黑旗親王來書，羅刹國入侵！被我軍全部殲滅，第一戰初勝！」

康樂郡主立即歡呼道：「大喜訊！好消息！」

紫旗親王歡笑道：「我軍在此大勝，在東北大捷，眞是喜上加喜！」

康熙道：「羅刹俄軍侵佔我國一個古城，我軍尚未收回，黑旗親王請求朕選派數名武功高手助他攻城。」

康樂郡主道：「可要急速派去？」

康熙道：「火速派去！」又道：「朕選派高將軍，華統領、天殘兄弟四人即刻

前去！」

康樂郡主道：「臣妹同去。」

康熙道：「東北冰天雪地，酷冷嚴寒，皇妹金枝玉葉之身，你不能去。」

康樂郡主道：「高將軍大功告成…」

康熙道：「東北戰事關係國家民族，朕要他再立一功。明早即去！」

康樂郡主手拉高天行，走進她寢室，無限傷感道：「天行，明早你率軍前去，咱倆又要別離！」

高天行慰解道：「郡主不要傷感，咱倆只是暫別，很快再見。」

康樂郡主道：「你要盡快回來！」

高天行道：「當然。」

康樂郡主道：「你千萬小心保重！」

高天行道：「郡主放心。」

康樂郡主哽咽道：「天行，我不捨得你去！」

高天行道：「國事爲重，皇上聖旨，天行不能不去。」

康樂郡主淚盈眼眶，依偎高天行懷中，泣哭道：「你去後，我思君傷痛！」

高天行握她玉手道：「兒女私事，不能延誤國家大事。」

康樂郡主含淚仰首道：「你一定要回來！」

高天行道：「一定。」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道：「一定？」

高天行道：「一定。」

橫掃羅剎

中原東北各地，自古以來屬於國土，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此生活。

羅剎俄國佔我中原國土，擴張盤據，俄將軍波雅科夫與巴羅夫，領兵入侵中原地域尼布楚和雅克薩，大肆搶殺擄掠，姦殺婦女，無所不爲！

羅剎人野心極大，夢想一舉吞併中原錦繡河山，派來使者，携函要清帝臣服納貢。自康熙親政後，決心收復國土，驅逐侵略者，對於羅剎帝國無故犯邊，越界而來之侵略，進行堅決對抗。他命將出師，選派黑旗親王，在東北駐重兵積極備戰。

清俄兩軍，在尼布楚一戰，清軍大捷，不但收復尼布楚土地，而且將羅剎兵馬殲滅！

高天行領同華滿清、天殘兄弟，日夜兼程來到東北尼布楚，黑旗親王在軍營接見他們四人。

黑旗親王身穿黑色將袍，他請四人坐下後，說道：「你們來得正好，我軍今夜攻打雅克薩，請四位協助本王攻城。」

高天行道：「請問親王有何計略？我方如何攻城？」

黑旗親王道：「本王精選二十名親兵死士，由四位率領，乘夜越牆上城，潛入突襲，內外夾攻，配合我軍攻城！」

高天行說道：「此計甚好，決依計而行！」

黑旗親王道：「羅剎人身有火槍，你們要小心，火槍厲害，射中非死即傷！」

高天行說道：「咱們可以暗器對抗火槍！」

我國東北邊地，終年冰天雪地，白皚一片。黑夜無雪花飛飄，天氣倍加酷冷嚴寒。天空一勾殘月，大地北風凜烈，人們足不出戶，動物藏匿冬眠。

雅克薩城外，驀地出現二十四個人影，個個身穿白衣，與雪同色，看似雪人！

爲首一人，正是高天行，他揮手示意，命令衆人伏身城地。

城牆高約數丈，高天行首先上城，他伸手拿一條繩索，繩索尖端套有鐵勾。他伸手揚揮，繩索冲天飛高，尖端鐵勾扣掛牆角，等候一會，靜寂無聲，他拉緊繩索，飛身手攀，足踏城牆上去！

高天行飛上城頂，雙手拿抓牆角，微伸出頭，投望城樓，不見有守兵，隨即縱身上城樓！

高天行揮手示意，華滿清、天殘兄弟三人先後上來！

突然兩個守兵巡來，四人飛快伏地。

高天行目視守兵走近，突然縱出，挺刀揮刺，兩名守兵中刀倒地！

兩名中刀羅剎兵發出輕微叫聲，有五名羅剎兵走來查看，高天行低叫一聲：「殺！」四人衝撲縱前，手起刀落，五名羅剎兵均被殺死！

此時，二十名死士先後上來，華滿清點燃訊號火筒，只見火光冲天而去，片刻隨即消散熄滅！

高天行貼牆伏行，領先走到拐彎隅角，一隊羅剎兵巡來，人有十二名！

高天行揮手下令，二十四人衝出，片刻全將十二名羅剎兵斬殺！

慘叫聲驚動羅剎軍，守夜巡兵四方湧出，人約有數十個！

清宮二十四死士伸手揚揮，各種各樣暗器飛出，聽見「哎唷」聲音亂叫，十數名羅剎兵倒地！

清宮二十四名死士衝撲飛出，縱前埋身搏擊，羅剎兵火槍不能發射！

雙方展開肉搏戰，清宮二十四死士，個個同是武功高手，羅剎兵不敵，傷死倒地！

高天行捉擒一名羅剎兵，一個敢死隊員以羅剎語喝問羅剎兵道：「將官人在何房？快說。」

羅剎兵手指前面左側，一間房室燈光明亮。

華滿清揮掌向羅剎兵太陽穴拍去，羅剎兵中掌倒斃地上！

打殺人聲，驚動俄軍，四方八面湧出羅剎兵，人數上百！

高天行對華滿清道：「你領衆人衝殺，我帶天殘兄弟捉擒羅剎將軍！」

華滿清下令，死士們伸手揚揮，打出各種各樣的暗器，十數羅剎兵身中暗器倒地！

二十四死士衝出，羅剎兵發射火槍，有幾名死士身中火槍倒地不起。

華滿清最先撲近羅剎兵，舞刀斬殺，打落數名羅剎兵火槍，還有數名羅剎兵中刀倒地！

清宮死士撲近羅剎兵，展開近身搏擊，羅剎兵火槍無用武之地！

雙方再次展開肉搏戰！

高天行縱躍飛出，天殘地缺兄弟跟隨在後。來到燈火明亮房室，高天行臨窗內望，目見兩個碧眼高鼻羅剎人，身穿官服，各人擁抱一個金髮女郎，正在喝酒笑談

，同時與女郎親咀。

高天行突然穿窗縱入，其中一個羅剎將軍發覺，正欲拔出手槍，高天行手快，飛出匕首，正中羅剎將軍之手！

高天行飛撲已至，伸手連點，兩名羅剎將軍身手足同時被點中穴脈！

兩個金髮女郎驚叫，扭身欲走，天殘兄弟伸手，點中女郎手足穴脈！

此兩名羅剎軍官，正是波雅科夫與巴羅夫。他倆身手足被點中穴脈，動彈不能，不禁驚駭大叫，口操生硬華語道：「妖法！魔術！」

高天行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波雅科夫道：「波雅科夫。」

巴羅夫道：「巴羅夫。」

高天行道：「你兩個跟我走！」

波雅科夫道：「這是什麼功夫？」

高天行道：「中國點穴功夫！」

巴羅夫說道：「你們中國人，好厲害呀！」

高天行道：「你們知道中國人厲害，爲何還要走來送死？」

巴羅夫道：「我倆奉皇帝陛下命令，不能不來。」

波雅科夫道：「早知你們中國軍兵厲害，我不敢來。」

巴羅夫道：「你們如何上城入來？」

高天行道：「我們飛來！」

巴羅夫驚奇說道：「飛來？你們眞會飛？」

高天行道：「這是中國飛身功夫！」

波雅科夫道：「你要殺我倆？」

高天行道：「聽從我命令，饒你倆不死！」

巴羅夫說道：「我倆完全聽從你的命令！」

高天行伸手在波雅科夫與巴羅夫足上輕拍，兩人雙腳立即能走動。

高天行道：「快跟我出去！」

高天行挾制波雅科夫，天殘兄弟押着巴羅夫，從房室走出。

此時華滿清與清宮死士，正在被數名的羅剎兵重重圍困！

數名清宮死士被火槍擊殺，數名重傷倒地，二十名死傷大半！

高天行對波雅科夫喝道：「快命令羅剎兵停手！」

波雅科夫口操羅剎語大聲道：「停手！停手！」

羅剎兵目見兩位主帥將官被捉，紛紛停手不動！

驀然炮聲轟雷，殺聲震天，華滿清大喜道：「我軍攻城了！」

高天行道：「我軍亦有洋炮？」

華滿清道：「不是洋炮，而是大清製造之大炮！」

高天行手捉波雅科夫走上城樓，喝道：「快命羅剎軍投降！」

巴羅夫爭先以羅剎語大聲道：「停戰！投降！」

華滿清奔落城下，打開城門，清軍湧進！

高天行俘擄羅剎軍將官，波雅科夫與巴羅夫，羅剎軍不戰投降，清軍收回國土雅克薩城！

清軍大捷全勝，羅剎軍兩戰大敗，消息傳出，大清軍民振奮，羅剎皇帝震驚！

康熙分批釋放羅剎軍俘虜，包括將官波雅科夫與巴羅夫，並將文件交羅剎俄皇，建議和談。

羅剎帝皇同意和談，中俄雙方代表在尼布楚進行邊界談判，在平等基礎上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

中華滿清收復羅剎軍侵佔之雅克薩，但作了重大讓步，允許將尼布楚一帶原屬中華國土地域，讓給羅剎俄國。

蓬萊相會

高天行、華滿清、天殘兄弟四人，大功告成，班師回京。

臨近京城，天色已晚，華滿清等四人在客棧住宿，明早進京回宮。

高天行獨睡一室，他站立窗前，外望沉思。忽然仇清倩影浮現目前，腦中迴旋她音容笑貌。

仇清別去，她人在何處？高天行思戀仇清，決心尋找她，他要去見她！

高天行匆匆執筆，寫兩封書函，一封呈交康熙，一封交給康樂郡主。

呈交康熙書函，內容大意謂：他功成身退，身爲漢人，不願當清官！

交給康樂郡主書函，內容大意說：他與仇清鍾情在先，他不能忘情；請恕他對她負言無情！

高天行留書出走，乘夜而去！

翌日，華滿清不見高天行出房，叩門問安，全無人聲，推門走進，人已不在，發現兩封書函。

華滿清與天殘兄弟進京回宮，叩見康熙與康樂郡主，呈交兩封書函。

康熙閱書函後嘆道：「富貴不能動他心，高官不能移他志，確實難能可貴！」

康樂郡主閱書函後，芳心震動傷痛，哇聲伏倒康熙肩上大哭！

康熙伸手輕拍她香肩道：「不要哭，不要哭！」

康樂郡主放聲慟哭！

康熙慰解道：「朕找他回來便是！」

康樂郡主哽咽道：「他不回來，臣妹生無可戀！」

康熙忙道：「皇妹不要此說，世間男兒何止千萬？」

康樂郡主說道：「世間只有一個高天行！」

康熙說道：「天下俊男英雄，任你擇選！」

康樂郡主道：「臣妹只要他一人！」

康熙嘆息道：「你何苦要爲他如此痴心！」

康樂郡主撒嬌道：「皇兄一定要找他回來！」

康熙道：「好好！華統領！」

華滿清道：「微臣在！」

康熙道：「你即去找高將軍回來！」

華滿清道：「遵旨！」

康樂郡主道：「無論海角天涯，你一定找他回來！」

華滿清道：「是，郡主。」

華滿清出宮十日，只有他一人回來！

康樂郡主思戀高天行，日夜盼望他回宮，茶飯不思，心碎情傷，一病不起！

康熙大驚，下旨全國各地，尋找高天行！

尋找一月，不見高天行踪影！

康樂郡主病情突然轉好，康熙來探望她，她竟能下牀走動！

康樂郡主道：「臣妹病全好了，有勞皇兄掛念！」

康熙大悅道：「皇妹病已好？」

康熙道：「朕安心了！」

康樂郡主道：「臣妹要出宮去！」

康熙道：「出宮何去？」

康樂郡主道：「尋找他！」

康熙柔聲道：「朕已派華統領去尋找他。」

康樂郡主道：「他們是無法找得到他的！」

康熙道：「你能找到他？」

康樂郡主道：「臣妹對他情痴，天必見憐，相信臣妹會找到他！」

康熙嘆道：「你不要太痴……」

康樂郡主道：「臣妹不見他一面，向他問個明白，死不閉目！」

康熙道：「皇妹！」

康樂郡主道：「臣妹尋找他，如能找到，證明我與他還有情緣；尋找不到，此乃天意，臣妹死亦安心！」

康熙知她心決已定，說道：「朕派人陪伴你去。」

康樂郡主搖首道：「臣妹一人便可，不用皇兄勞心！」

× × ×

且說高天行留書出房，獨自向京城東方走去，來到東方海邊，天已光亮，旭日初昇，照明大地。

仇清曾告知高天行，海外有個蓬萊小島，是她與他夢想隱居之地。他心測想，她最有可能人在蓬萊！

海邊岸地，浮動數隻漁舟，三數漁民正在結網出海。

高天行走近一個漁民，問道：「請問海外是否有個蓬萊島？」

漁民點頭。

高天行道：「可否乘舟載我去？」

漁民搖頭。

高天行道：「你需要多少銀兩？」

漁民道：「我不敢去。」

高天行道：「何解？」

漁民道：「蓬萊島四週海灣，是個死亡灣！」

高天行道：「死亡灣？」

漁民道：「那個海灣，波濤洶湧，海浪旋轉，如遇風雨，舟近必沉，所以名稱死亡灣！」

高天行道：「你們出海捕魚，何以不怕？」

漁民道：「咱們無人敢走近那兒去捕魚。」

高天行道：「我要去蓬萊島，請問如何去？」

漁民說道：「我們這裏只有一個人敢去。」

高天行喜道：「誰人？」

漁民道：「阿水。」

高天行道：「他人何在？」

漁民張望，手指遠處一個漁民道：「他就是阿水。」

高天行向阿水走去，見他是個青年，身體壯健如牛。

高天行道：「阿水哥，我出海去蓬萊島，你可以乘舟載我？」

阿水道：「你眞要去蓬萊島？」

高天行點頭道：「我非去不可。」

阿水道：「你不怕死？」

高天行道：「死？」

阿水道：「去蓬萊島非常危險，如遇風雨九死一生！」

高天行道：「我不怕，你敢去否？」

阿水拍拍胸膛，自豪道：「我都不敢去，誰敢去？」

高天行稱讚他道：「你是漁民中之英雄！」

阿水笑道：「好吧，我載你去。」

高天行喜道：「你需要多少銀兩？」

阿水道：「隨便你給。」

高天行說道：「我給你十兩銀，够不够？」

阿水道：「太多了！」

阿水請高天行步上漁舟，他解開繩索，雙手推行漁舟，躍身而上，漁舟離岸出海而去。

高天行坐在舟上，阿水站立搖動木槳，漁舟滑水而行。

高天行道：「阿水哥，你一定水性最好。」

阿水道：「你如何知？」

高天行道：「你不精通水性，如何敢去蓬萊島！」

阿水自豪道：「漁民之中，算我水性最好。」

高天行說道：「我還知道你是學武之人。」

阿水目視高天行道：「你又知？」

高天行道：「我亦是學武之人，一看便知你是行家。」

阿水道：「只懂武功不識水性，在海上無用武之地，旣識水性，又懂武功，便可在海上稱雄！」

高天行說道：「聽你說話，你還讀過書。」

阿水道：「家父是個讀書人，他老人家平日教我讀書寫字。」

高天行笑道：「你可說文武雙全。」

阿水大笑道：「在漁民裏，我也算是個讀書人。」

高天行與阿水笑談，十分相投。

阿水膂力驚人，只見他手拿木槳輕撥水面，漁舟飛快滑行，高天行不覺搖動。

高天行道：「阿水哥，我想向你請教一件事。」

阿水道：「你請說。」

高天行道：「到此島的人多不多？」

阿水道：「甚少一年最多兩三人。」

高天行道：「爲什麼只有你一個人敢去？」

阿水道：「本來有三個人敢去，現在他們不願冒險去。」

高天行道：「你一年來，有無載過一個女子去？」

阿水道：「一個女子？」

高天行道：「她年約三十，是個很美的少女……」

阿水道：「你是說她？」

高天行喜道：「可是她？」

阿水道：「她是天下第一美人！」

高天行大喜道：「正是她！」

阿水道：「你去蓬萊島……」

高天行道：「正是去找她！」

阿水道：「我先後兩次乘舟載她，第一次她要我載她回來，第二次她說只去不回，長居蓬萊島。」

高天行知仇清行踪，無限歡樂，不禁望海大笑。

阿水道：「她是你何人？去見她如此歡樂？」

高天行道：「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

阿水道：「你同是一去不回？」

高天行道：「正是！」

阿水道：「蓬萊島眞是個人間天堂，世外桃源！」

高天行道：「你到過島上遨遊嗎？」

阿水點頭道：「我曾經到過多次。」

高天行問道：「你何以不在蓬萊島居住？」

阿水道：「死亡灣出入危險，那裏不能捕魚！」

高天行道：「歡迎你日後來找我。」

阿水道：「一定，如果我到蓬萊島，必定去探望你們。」

高天行道：「我們？」

阿水笑道：「你和你那位嬌妻。」

高天行笑道：「對！還有我嬌妻！」

阿水目視高天行道：「只有你能相配她，你倆眞是一對神仙男女！」

兩個時辰後，漁舟行至死亡灣，蓬萊島遠見在望！

死亡灣果然波濤洶湧，海浪旋轉，現在尙幸無風雨，天晴氣朗。

阿水運槳如飛，熟練控制漁舟，閃浪避濤，橫越海浪旋轉，穿過死亡海灣，安然抵達蓬萊島。

高天行與阿水拱手道別，掏出十兩銀子給他。

阿水不肯多要，堅持只收五兩銀子。

高天行道：「阿水哥，此五兩銀寄放你處，你日後來探我，代買些禮品送給我吧。」

阿水收下，道謝走去。

高天行抬頭遠望，只見蓬萊島山青林綠，花草滿地，田園小屋，層疊梯田，果然是個世外桃源！

高天行沿路步行欣賞，但見一望無際的山野，密佈四週的水田，起伏翻騰的山浪，詩情畫意的農村風光，他身在山水禾田，步行花草樹林，人走在圖畫中！

高天行走過田野，只見小童在曠野中追逐，在綠草上嬉戲，在田地裏奔跑，在樹旁河畔玩耍。放眼過去，有少年在河中游水，他游水技術了得，看他在水中來去自如，像一條大魚，潛泳翻騰，打水自樂。高天行向他拍掌！

一個少年騎牛而來，只見他一會橫身而坐，一會背轉身坐，一會策牛奔跑，一會在牛背上起身而立。高天行喝聲叫好！

又見有個少年，他拉開彈弓，挾住石子，一發而出，樹上鳥兒中石應聲而落。

高天行讚道：「好眼力！」

還有個少年，見他手提一個魚籮，挽住一個魚斛（魚斛鐵造，形狀如筲箕，尾部有一條木棍，潑水之用。）他來到水坑，水坑寬有六七尺，水深約三尺，水坑甚長，一直伸出海去。水坑很多魚蝦，自由游動。他挽起褲袖，跳落水去，用泥土磚石築起兩堵牆壁，一頭一尾，將水坑截斷，中間成爲一段。

高天行停步，無限興趣觀看少年，見他拿起魚斛，一箕一箕將水潑出牆壁。水漸漸淺了，漸漸看見底了，漸漸沒有水了。水坑底滿是魚蝦，正在泥土刺刺鑽動。

少年一手打開魚籮，一手俯下抄揑，魚蝦乖乖不動，任由他放在魚籮裏。高天行向他喝采！

高天行來到村莊，目見鷄犬悠閒走動，婦女屋前坐下織布，遠處田間，農夫策牛耕作。

他心忖道：「眞是個人間天堂！」

高天行走進墟場，只見人來人往，男女老少，純樸開朗，樂天帶笑。一間酒樓映現眼前，門口橫木上寫「蓬萊酒樓」。

高天行步入，伙計迎笑招呼。高天行點叫酒菜後，伙計說道：「客官從外地而來？」

高天行點頭道：「我來找人。」

伙計道：「你找誰人？蓬萊島全是本地人，我大半認識。」

高天行道：「我找一個女子，她從外地來居住。」

伙計道：「外地來居住女子？她一個人？」

高天行點頭。

伙計道：「她樣貌……」

高天行道：「她是個很美的女人。」

伙計道：「美麗的女人？」他思索片刻道：「我想起來了！」

高天行道：「請說！」

伙計道：「島上有個種花女子，是從外地來居住，她何止是個美人，簡直是天上下凡的仙女！不知是否你所找之人？」

高天行大喜，掏出銀兩放下，說道：「這是酒菜錢，酒菜不吃了。請問她住在何處？」

伙計手指窗外說道：「她住在山峯之上。」

高天行朝伙計手指方向走去，來到山峯之上，在樹林深處，目見一間小屋，屋前有個花園，園內種滿各種鮮花。一個女子背身婷立，正在修剪花草。

高天行激動道：「清姊姊！」

女子轉身回首，驚喜目視高天行，囁道：「你！……」

高天行定目凝望，眼前美人，正是他日夜思戀，尋找要見之仇清！

高天行大喜叫道：「姊姊！」

仇清歡喜道：「天行！」

高天行奔走上前，不禁捉她玉手，激情道：「姊姊，天行找你得好苦呵！」

仇清淚盈眼眶，怔然道：「這可是做夢？」

高天行道：「咱倆眞如夢中相會！」

仇清道：「眞實不是夢？」

高天行道：「是眞實，亦是美夢！」

仇清道：「你來得太意外，太令人驚喜，姊姊不信是眞實！」

高天行道：「天行千眞萬確來了，咱

倆在蓬萊相會！」

仇清手拉高天行進屋，撲倒他懷中歡樂而哭！

高天行歡喜落淚，擁抱仇清道：「姊姊，咱倆從今以後，永不分離了！」

仇清推開高天行，目視他道：「你與郡主已成親，還來找姊姊！」

高天行說道：「誰說天行與郡主成親呢？」

仇清道：「康熙說你與她成親。」

高天行道：「天行只爲救姊姊。」

仇清道：「你尚未與她成親？」

高天行道：「天行正是不願與她成親，所以出走到來尋找你。」

仇清道：「當眞？」

高天行道：「天行要與姊姊成親，當然不會與她成親。」

仇清道：「你對康熙違言？」

高天行道：「天行遵守言諾，功成身退。」

仇清道：「她對你鍾情，而你對她無情……」

高天行道：「咱倆鍾情在先，天行對姊姊不能忘情，不能不對她無情。」

仇清美目凝視高天行，柔情道：「你對姊姊眞好！」

高天行擁抱仇清，深情親她。

仇清道：「你不來，姊姊要削髮爲尼去了！」

高天行道：「天行一定來，咱倆曾言定在蓬萊成親隱居。」

仇清道：「姊姊決心等你一年，一年你不來，就要爲尼終生。」

高天行道：「大幸天行及時而來！」

仇清幽嘆道：「姊姊孤獨寂寞，等你可苦哩！」

高天行道：「天行思戀你更苦！」

仇清看着他道：「眞不眞？」

高天行道：「當然眞。要是你削髮爲尼，天行來了，非要你還俗不可！」

仇清道：「姊姊爲尼，不會還俗。」

高天行道：「你不肯還俗，天行陪你削髮當和尚。」

仇清噗哧笑道：「一個女尼，一個和尚，不能同在一起！」

高天行笑道：「你知不能，咱倆必要還俗成親。」

仇清美目瞟着高天行，嬌嘆道：「你眞是前世冤家！」

高天行道：「姊姊前世欠天行情債，今生要清還，你情債未清還，焉能出家爲尼。」

仇清伸玉指點高天行臉，嬌笑道：「你這個人多情風流，焉能當和尚。」

高天行道：「天行多情而專心對姊姊，風流只獨對你一人。」

仇清嬌羞啐道：「你呀！」

高天行道：「姊姊咱倆今日成親。」

仇清道：「咱倆既無人主婚，又無人爲媒，如何成親？」

高天行道：「咱倆交拜天地，以天爲主婚，以地爲媒人。」

仇清點燃香燭，二人交拜天地，又相對三拜，成親禮儀完成。

天已入黑，仇清做飯炒菜，高天行擺放杯筷。

飯菜造好，仇清取出酒來，高天行斟滿兩杯，相對坐下。

高天行手擧酒杯，目視仇清道：「從今日起，咱倆正式成親，結爲夫妻，祝福咱倆永遠同在，相對終生！」

仇清手執杯酒與高天行酒杯相碰，兩人一飲而盡。

高天行笑道：「爲夫今後稱你姊姊，還是夫人？」

仇清道：「要稱夫人，又叫姊姊。」

高天行道：「姊姊夫人。」

高天行與仇清，對坐吃喝，含情默默，情心同醉，笑語歡聲，無限溫馨甜蜜。

仇清收拾碗筷，高天行捉她玉手道：「咱倆新郎新娘，洞房花燭，千金一刻。」雙手抱起新娘，她含羞玉手輕柔搥他。

仇清年前一人獨來，居住蓬萊，種花爲生。島上山下墟塲花店，派人親來收購。高天行來後，他出外狩獵爲活。兩人種花狩獵，生活無憂，而且豐足。

二人親愛馨甜，生活過得無限歡樂。

此日，黃昏時分，兩人屋外吃飯，忽見一個少女走來，目光相交，彼此驚詫怔愕，來者竟是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村民裝束打扮，身穿衣裙，她驚喜呆視高天行，嚷道：「天行！」

高天行起身走去，意外道：「是你，郡主！」

康樂郡主撲倒高天行懷中，竟然昏暈過去！

康樂郡主思戀高天行成病，決心出宮尋找他，如今天從人願，找見了他，病發暈倒！高天行扶抱康樂郡主入屋，仇清取出丹丸，餵她服食，扶抱她在牀安睡。

康樂郡主沉沉睡去，甦醒已是旭日當空。她美目張開高天行與仇清立坐眼前。

仇清見康樂郡主醒來，對高天行道：「你陪伴她，我煮粥她吃。」走出而去。

高天行身坐牀沿，道：「妹妹……」

康樂郡主哇聲而哭，伏在高天行身懷無限委屈，哽咽不能出言。

高天行撫摸康樂郡主秀髮，說道：「妹妹，你安心休息。」

康樂郡主仰首抬目道：「天行，我找得你好苦！」

高天行感嘆道：「天行知你情心。」

康樂郡主道：「我終於能找到你！」

高天行道：「妹妹何苦……」

康樂郡主道：「天感憐我，能見你一面，病死亦無憾！」

高天行道：「妹妹之病一定快好。」

康樂郡主道：「你知我爲你而病？」

高天行感動道：「天行無情，愧疚對你，苦累妹妹，我心甚不安。」

康樂郡主嘆道：「我對你情深純痴，自作自受！」

高天行道：「請恕天行負言出走。」

康樂郡主道：「你不能對仇清負情，我對你亦不能忘情，你與她有情姻，我與你亦有情緣。」

高天行嘆道：「天行感激妹妹情心，不知如何還報。你如何知道我在蓬萊？」

康樂郡主道：「我知道你與她隱居之地，必在世外桃源，而世外桃源，如非高山，就是海外孤島。高山有華統領他們尋覓，我走向京城東方，沿海向漁民查探，

從一個名阿水口中得知，你走來蓬萊島。他乘舟載我來，在蓬萊酒樓伙計口中，又知你倆住在山峯之上，樹林之中。」

仇清手端碗粥，走進房來，說道：「郡主請吃米粥。」

康樂郡主身坐起牀，伸手接道：「謝公主。」

仇清在牀沿坐下，目視康樂郡主道：「郡主，你對天行情心，令人感動，你冒險來尋找他，天亦感憐。你如願意，咱倆女共侍一夫，如何？」

康樂郡主定睛目視仇清，驚喜難言。

仇清握康樂郡主玉手道：「咱倆今後姊妹相稱，一夫兩妻，三人共住同居。」

康樂郡主只是心病，喜聽得嫁高天行爲妻，病不藥而癒。

仇清主婚，高天行與康樂郡主交拜天地，成親禮儀完畢，她推送兩人進房。

房內燭火輝映，康樂郡主心喜嬌羞，含情低首。高天行握她玉手道：「妹妹下嫁我，太委屈你了。」

郡主道：「我只要得你情心。」

高天行道：「我乃平凡俗夫，竟得郡主垂愛……」

康樂郡主道：「你在我心目中，乃天下第一男兒！」

高天行道：「你下嫁我不回宮了？」

康樂郡主道：「我嫁你，決心不回皇宮，今生此世跟隨你。」

高天行道：「妹妹今後日子，清茶淡飯你不後悔？」

康樂郡主道：「我不戀富貴榮華，只要有你陪伴，清茶淡飯心亦歡樂。」

高天行道：「天行能娶姊姊與妹妹爲妻，都是上天見寵。」

康樂郡主道：「我出宮尋找你，你如不接受我的愛意，我生無可戀，願在你面前自盡而死。」

高天行感極擁她而親，說道：「妹妹你太痴！」

高天行伸手扶抱康樂郡主，雙雙步入羅帳。

仇清本是大明公主，康樂郡主原是大清郡主，兩女竟然化敵爲姊妹，同嫁一夫，隱居蓬萊，可說天下奇聞。

高天行是個殺手刺客，竟能同娶明、清兩位公主郡主，天下兩大美人爲嬌妻夫人，可謂艷福風流到極。

高天行每日出外狩獵，仇清康樂郡主在家種花，日子無限歡樂。

兩女對坐休息，康樂郡主喚道：「姊姊。」

仇清目視康樂郡主，親熱地握着她雙手道：「妹妹有話對姊姊說？」

康樂郡主忸怩道：「小妹已有……」

仇清喜道：「是不是有喜？」

康樂郡主嬌羞頷首。

仇清擁抱康樂郡主，在她耳畔道：「姊姊亦有了，將快初爲人母。」

康樂郡主喜悅摟抱仇清，說道：「咱姊妹倆同時懷孕有喜，太好了！」

高天行傍晚回來，狩獵豐獲而歸。三人圍枱晚飯，高天行看望仇清，又目視康樂郡主，笑道：「你姊妹倆，可是有話對我說？」

康樂郡主道：「你怎會知道？」

高天行道：「我從你倆目光相交，便觀察見知。」

仇清低聲道：「咱姊妹倆，同時有了，你將快爲人父了！」

高天行大喜，放下碗飯，捉兩女雙手，左擁右抱，樂極而親。

仇清與康樂郡主十月懷孕，竟然同日誕下嬰兒，仇清生男，康樂郡主生女。

滿月之喜，高天行在山下墟塲蓬萊酒樓，筵開羌酌，邀請親隣居民。

仇清手抱男嬰，康樂郡主手抱女嬰，高天行擧杯向親隣居民敬酒。

正在喜慶歡樂時候，忽然外出人聲哄動，高天行臨窗外望，只見人羣四散奔走，神色極是驚慌！

一個居民奔進酒樓，高天行問道：「外面發生何事？」

居民驚慌道：「滿清水軍乘船闖進蓬萊，正在上岸而來！」

康樂郡主道：「天行快陪我出去。」

康樂郡主將女嬰交給仇清，與高天行走出酒樓。

迎面走來數十滿清水軍，爲首二人，一個是水軍提督，一人正是御衞統領華滿清！華滿清奉旨尋找康樂郡主，乘水軍戰船來到蓬萊。水軍提督親陪上岸查找，率領水軍而來。

華滿清目見康樂郡主與高天行走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大喜跪拜道：「微臣叩見郡主，拜見高將軍！」

水軍提督領同水軍下跪叩見。

康樂郡主道：「起來說話！」

華滿清，水軍提督，以及水軍起立。

康樂郡主問道：「你們闖入蓬萊島何事？」

華滿清道：「微臣奉旨尋找郡主。」

康樂郡主道：「蓬萊島乃人間天堂，世外桃源，你們闖來，驚擾居民，該當何罪！」

華滿清道：「請郡主恕罪！」

康樂郡主道：「你們立即離去！」

華滿清道：「微臣恭請郡主與高將軍回宮。」

康樂郡主道：「你回宮禀告皇上：本郡與高將軍已成親，誕生一個女嬰，隱居蓬萊島，無限歡樂幸福。」

華滿清道：「郡主不回皇宮了？」

康樂郡主道：「正是。」

華滿清道：「郡主不回宮，皇上罪責微臣……」

康樂郡主道：「本郡已決，你不要多言！」

華滿清道：「是，郡主。」

康樂郡主道：「從今以後，不准你們闖入蓬萊島，再來驚擾居民！」

華滿清與水軍提督躬身而去。

遠處隅角四處，不少居民躲身目窺，耳難聽得康樂郡主與華滿清說話，只見滿清官將水軍，齊向她與高天行跪拜，然後恭退走去。他們心中奇怪，竊竊私語，議論紛紛，不知她與他是何方神聖，竟能揮退滿清官將水軍！

高天行與康樂郡主走回蓬萊酒樓，連同仇清，三人齊向親隣居民敬酒，酒樓歡聲笑語，氣氛熱鬧，充滿喜慶歡樂。

—續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　鷹·著
培　新·圖

名　劍（一）

問津於白鴿　尋找第一劍

江南花千樹

臘月初七，拂曉。

霜清月冷梅花瘦，披着清霜，面對冷月，立在梅林中的那個中年人亦瘦得有如梅花一樣。他面容清瘦，五綹長鬚，高冠古服，還佩了一柄古劍，出塵脫俗。在他的身旁，有一隻白鶴，單一足而立，嘴藏翼中，眼閉上，一動也都不一動，看似已入睡。

中年人背負雙手，也是靜立在那裏，一雙眼睛雖然睜開，眼珠却有如冰石一樣，彷彿已凝結。

沒有風，天地間一片靜寂，一切似乎都是在靜止的狀態中。

看來那簡直就像是一幅畫——古畫。

×　×　×

梅林的西面有一條小小的山路，相連着一條小小的木橋，過橋不遠，就是一條小小的村落。

路上杳無人跡，時間到底還早。

月亮仍未西沉，却已經低壓在屋脊之上，村居靜寂，突然响起了幾聲狗吠。

×　×　×

梅林裏那個中年人居然聽到了狗吠聲，冰石一樣彷彿已死亡的眼珠那刹那立即有了生氣，混身亦開始有了活力。

他抬手一捋頷下長鬚，吁了口氣，輕吟道：「犬吠村居靜，鶴眠詩夢清，好——」

語聲甫落，那隻白鶴已張開了眼睛。中年人隨即踱了出去，搖頭擺腦，竟像是詩興大發，語聲却混淆得很，也不知在吟哦着什麼。

那隻白鶴亦步亦趨，就像是那個中年人的侍從，却更像他的兒子。

他腳步忽然又停下，雙手抱住了旁邊的一株梅樹，臉頰亦貼在那株梅樹上，那種神態却像抱的並不是梅樹，而是他的老婆。

梅妻鶴子，古服高冠，好像這樣的一個人，縱然不吟詩，也已經充滿了詩意。

却就在這個時候，蹄聲暴响，一騎快馬箭也似的從西面疾闖了進來。

「希聿聿」馬嘶驚破了天地間的靜寂，那匹馬前蹄一奮一落，就在中年人三丈之外停下，馬上騎士同時滾鞍，一下馬，腰身便又挺得筆直。

那也是一個中年人，也蓄着五綹長鬚，內穿錦衣，外罩風氅，腰懸三尺三明珠寶劍，看外表亦非常瀟洒，不像是一個殺風景的人，却這樣闖進來，大殺風景。

高冠古服的那個中年人毫無反應，仍然抱着那株梅樹，若有所思。

錦衣中年人看在眼內，有些詫異，一皺眉。「樹下的可是風萬里兄?」

語聲响亮，字字清楚，高冠古服的那個中年人的語聲却低沉，但一樣清楚得很。「想不到好像你花千樹這種人也會說這種廢話。」

「罵得好。」花千樹大笑。「梅妻鶴子，好像風兄這樣有詩意的人，小弟本該知道別人就是學也學不來。」

「江南花千樹，天下第一劍。」風萬里始終背着身子。「花兄的口才雖然非常不錯，小弟要領教的，却只是花兄天下第一的劍術。」

「天下間還沒有第一的劍術。」

「江湖朋友口中的第一就是第一。」

風萬里倏的乾咳了幾聲。

花千樹又是一皺眉。「風兄似乎有病在身？」

「花兄出現，小弟這個病就來了。」

「哦？」花千樹一怔。

「這個是詩病。」

花千樹失笑。「那是怪小弟來得不是時候，破壞了風兄的詩興。」

風萬里仰首向天。「花兄的確來早了半個時辰。」

「那容易，小弟立卽退出去，半個時辰之後再回來。」花千樹手一抄，又抓住了韁繩。

風萬里搖頭。「既來之，則安之——這個病也不是這樣醫。」

「那是怎樣醫？」

「這樣！」風萬里一雙手應聲撫摸在那株梅樹上，那株梅樹的樹皮隨着他雙手的移動，一片片剝落，猛一聲暴喝，他雙手一拗，竟就將那株梅拗成兩截，擲了出去！

徘徊在他身旁那隻白鶴給他這一嚇，一聲長鳴，雙翼一展，便飛了起來。

風萬里卽時轉身，左掌一翻，正好將那隻白鶴的雙脚抓住，右掌劍同時出鞘！

寒光一閃，那隻白鶴的頭就給他斬下來，曳着一道血路飛出了丈外。

血洒在地上，濺開了血花朵朵，與斷樹散落下來的紅梅混在一起。驟看來，也分不出那些是梅花，那些是血花。風萬里接着將劍往地上一插，騰出右手，抓住了猶在拍動的鶴翼，就將斷頸塞進嘴裏大口大口的鶴血直往肚裏呑。



鶴血從他的嘴角不停溢出，流過他的脖子，濺紅了他的衣襟，他現在看來，非獨不再像一個詩人，就連半分詩意也都沒有了。

花千樹只看得怔住在當塲。

× × ×

血已盡，鶴翼亦停止了拍動，風萬里反手將鶴屍擲上了梅梢，舉袖一擦嘴角的血跡，突然縱聲狂笑起來，連呼：「痛快！痛快！」

花千樹終於忍不住歎了一口氣。「小弟來得雖然殺風景，但與風兄的斷梅殺鶴比較，簡直就不算一回事。」

風萬里狂笑未絕。

花千樹又歎了一口氣。「江湖上的朋友都說風兄以梅爲妻……」

風萬里笑着。「夫妻如衣服，何況這周圍數里有梅花萬株，仙鶴千隻。」

「風兄能够下此辣手，小弟還是佩服得很。」

風萬里又自狂笑。「花兄雖然有天下第一劍之稱，劍術距離登峯造極的地步，只怕還有一大段距離。」

花千樹沒有作聲，只是望着風萬里。

「劍乃是無情之物，以有情之手用無情之劍，又怎能够充份發揮劍的威力？」

花千樹淡然一笑。「風兄的詩病已經好了？」

「全好了——」風萬里探手拔出了插在地上那支劍。

那支劍形式古拙，毫無光澤，一些也都不起眼，可是一動之間，劍身鑄着的七顆星芒彷彿都有寒光閃射出來，更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銳利。

劍之上已沒有鶴血。

花千樹彷彿看出了那種銳利，目光一亮，脫口一聲：「好劍！」

風萬里目光更亮。「花兄總算看出這是一支好劍。」

「這樣的一支好劍應該不會無名。」

「就叫做『齊物』。」

花千樹一怔，風萬里目光轉落在花千樹的腰間。「聽說花兄也有一支好劍『寒星』。」

花千樹一按劍簧，「錚」一聲，劍鋒



彈出了三寸，他握着劍柄的右手同時拔上了一株碧芒。

碧芒也就是從劍鋒散發出來，雖則拂曉，仍然碧芒四射，若是在夜間，定必碧芒閃亮，奪人眼神。

風萬里看着整支寒星劍出鞘，亦自脫口一聲：「好劍！」

花千樹以指彈劍，「嗡」一聲龍吟。

「你我所用的旣然都是好劍，這一戰在兵器上誰都沒有吃虧，倒也是公平得很。」

「風吹萬里，吹不到江南。」風萬里冷笑。「花種千樹，却種到江北來了。」

「江南天風天武兩隊鏢車，七十二條人命，三十六萬兩鏢銀，風兄相信還不致全無印象。」

風萬里面色微變。

「天風鏢局的總鏢頭沈杏雨，天武鏢局的鏢師孫勝，都曾追隨小弟習武……」

「這已經足够，」風萬里追問。「七十二人無一倖免，你那兒得來綫索？」

花千樹反問：「三十六萬兩鏢銀的消息你又是那兒得來？」

「鴿子——」風萬里面色鐵靑。「這個人早就該殺掉。」

「不管怎樣，這個人始終有他存在的價值。」花千樹左手一拉風氅的繩子，反手將風氅抖下來，接一翻，「獵」一聲，風氅飛掛在丈外的梅樹上。

風萬里卽時離弦箭矢一樣射出，齊物劍寒芒一閃，刺向花千樹咽喉。

花千樹擰腰偏身，寒星劍斜引，截住了來劍！

風萬里身形那刹那在變，劍同時刺出二十七式，一式再九變，漫天劍飛，迎頭罩下！

碧光暴閃，花千樹連人帶劍疾從劍雨中飛出，淩空三丈。

風萬里人劍倒追而上！

雙劍淩空反擊百七十二下，「錚錚」金鐵聲有若珠走玉盤，兩人身形一落卽起，一起卽落，一時在梅梢，一時在地上，越前三十丈，又倒退回來！

劍氣蕭森，千萬朶梅花被劍氣催落，漫天花雨中，風萬里花千樹不停的上上下下，進進退退，時急時緩，雙劍一時交纏，一時分開，也不知對拆了幾千百劍！

風萬里高冠仍在，鬢髮已散亂，眉深鎖，目圓睜，嘴角仍然有鶴血淌下，驟看來有如修羅惡鬼。

花千樹手臂的青筋亦似樹枝虬結，額上已有汗，尚未淌下便又被劍氣風乾。

劍都是好劍，千百次交擊，竟然都全無損缺。

兩人的目光時而在劍上，時而亦劍一樣交擊，劍鋒一樣銳利，烈火一樣狂熱！

「叮」一聲，劍尖與劍尖相撞在一起，接着又「叮」一聲！

接連百五十二劍，都是劍尖與劍尖相撞，兩人的身形變化極快，脚步轉換得尤其迅速，風萬里劍劍都是刺向對方的空門，但花千樹總是及時將劍撞開。

這目光的銳利，出手的迅速，判斷的準確，簡直就匪夷所思。

風萬里搶得先機，攻勢有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却是始終攻不入花千樹的空門。

劍尖繼續在撞擊，兩人身形過處，擋在當中的梅樹一株又一株斷下來！

風萬里左掌陡出，拍在一株斷樹上，那株斷樹立時向花千樹當頭壓下！

花千樹引劍急退，風萬里乘勢欺前，「刷」一聲，樹幹在劍光中而斷，劍勢未絕，追斬過去，花千樹身形一頓，寒星劍已將齊物劍接下！

風萬里劍一絞，突喝：「脫手！」

花千樹的劍果然脫手，風萬里的劍却也同時脫手，兩支劍筆直飛上了半空，兩人的身形同時疾往上拔起來。

一拔三丈，兩人幾乎同時將自己的劍抄住，立卽刺出！

兩劍半空交擊，濺出一蓬火星，交搭着急往下瀉，兩人的身形亦自急落。

劍落處，夾在兩人當中的一株梅樹齊中變成兩爿！

那兩爿樹幹尚未倒下，花千樹已當中穿過，劍一引，直入空門，「奪」的刺入了風萬里的右肩！

風萬里悶哼一聲，身形一旋，右手忍痛刺出了三劍，左掌倒穿，飛快拍出！

花千樹只一劍就將風萬里的劍勢震亂，回一劍，刺入風萬里的胸膛，風萬里的左掌亦同時拍在花千樹的胸膛上！

花千樹倒退三步，劍亦從風萬里的胸膛抽出！

一股血箭也似飛射，風萬里跌跌撞撞倒退出半丈，挨着一株梅樹，面如金紙。

梅花漫天，他胸膛傷口附近的衣衫突然片片碎裂，亦落花一樣飛起來。

花千樹那一劍竟將他胸膛的衣衫也震碎。

他伸手抓住了幾片落花，幾片衣碎，終於倒下。

倒在漫天落花中。

花千樹以手掩胸，面色亦有些蒼白，他看着風萬里倒下，嘴角露出一絲笑容，笑得却是那麼苦澀，又是那麼落寞。

好一會，他才將掩胸的手放開，那幅衣衫亦已經碎裂，一片片飛舞起來。

風萬里雖然以劍揚名，內功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臨終的一掌，更不會簡單。

花千樹並沒有倒下去，只是盤膝坐下來，一遍又一遍的運轉眞氣，一絲一絲白氣徐徐從他的身上透出來。

一陣風吹過，梅花又落下。落花如夢淒迷，人亦淒迷在漫天落花中。



關外十三騎

三月。

杏花烟雨江南。

× × ×

烟雨迷離在窗外，杏花一枝斜插在瓶中，花未落，却已顯得有些兒憔悴。

這枝花已經插了三天。

花千樹回到這座建在江南的花劍館，也只是三天，花是他親手折下插在瓶中。

這在他並不是第一次，奇怪的只是他從來沒有將一枝花留在瓶中那麼久。

這一次回家，他好像改變了很多，情緒特別不怎樣穩定，有時非常開心，有時則憂形於色，彷彿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來。

他的樣子却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消瘦了一些。

書廊現在就只有他一個人，他負手靜立在窗前，呆望着窗外迷濛的烟雨，正陷入沉思之中。

已近黃昏，三個時辰下來，都是那樣的烟雨，院子的花經已濕透，花香亦變得淡薄。花千樹嗅着風中淡薄的花香，看着花徑上進來的兩個人，眼角終於露出了笑意。那是一個花衣小婢，打着一柄雨傘，護着一個身材奇高的青衣人。

花衣小婢的頭還差半尺才來到那個青衣人的肩膀，所以那柄雨傘，她雖則舉得老高，仍然壓在那個青衣人的頭上。

青衣人並不在乎，不徐不疾的走着，小婢一聲「小心」，青衣人不停笑應。雖然看不到他的面容，就是沒有這笑聲，花千樹也認得出那個人就是王十騎。

在他衆多的朋友之中，王十騎一直是最易辨認的一個，也是他最信任的一個。

那邊人才從花徑上消失，廊外脚步聲響處，一個小婢已進來禀告：「館主，王大爺到了。」

小婢的神色有些奇怪，花千樹却沒有看在眼內，也根本沒有回頭，笑了一笑。

「請——」

語聲未落，王十騎已摸索着走進來，他鬚髮俱白，年紀看來已經一大把，一雙眼睛用白布裹着。

「砰」的一張几子被踢翻，王十騎幾乎一交摔在地上。

「你又在生誰的氣？」花千樹笑說着轉過身子，目光落在王十騎面上，笑容就僵住。

王十騎繼續摸索上前，花千樹慌忙過去一把扶住，吃驚的急問：「你的眼睛怎樣了？」

王十騎又是搖頭。

花千樹追問：「上一次見你，不是還很好？怎麼變成這樣子？」

「總之就一言難盡！」王十騎一聲歎息。「現在什麼也看不見的了。」

花千樹不由亦一聲歎息，扶着王十騎在一旁坐下，又一聲歎息，才自坐下來。

王十騎沒有作聲，花千樹亦無語，好一會，還是王十騎打破沉默。「千樹兄，你每次請我到來都不會沒有事，這一次相信也不例外。」

花千樹如夢初醒，忙不迭的搖頭。「這一次却是偏偏例外，只不過不見多時，要與十騎兄一聚。」右手接一招。「拿酒來！」

侍婢應聲退下，王十騎即時一笑。「你什麼時候學會了說謊？」

花千樹一怔。

「瞎子的耳朵最靈，你又不慣說謊，怎會聽不出？」王十騎笑容黯淡。「我既已瞎了眼睛，相信也幫不了你的忙，這個酒不喝也罷。」

「十騎兄怎麼這樣說話？」

「你也不必為難。」王十騎一欠身。「就此告辭。」

「十騎兄——」花千樹急忙伸手按住。「你這是不將我花千樹當做朋友。」

侍婢這時候已送酒進來，在兩人面前的几子放下，退了出去。

王十騎勉强坐下，苦澀的一笑。「千樹兄嗜劍如命，這次想必又是新得了什麼寶劍，要我過目。」一頓一歎。「可惜我再無此眼福。」

花千樹搖頭。「劍看不看不要緊，只是你那樣的一雙眼睛瞎了未免太可惜，我認識幾個醫術高明的大夫，喝過酒，我就與你走訪他們，相信總會有一個能夠將你的眼睛醫好。」

他說着替王十騎斟下了一杯酒，突然省起了什麼，將酒壺放下。「這個酒太烈，對眼睛只怕有碍，我吩咐下人去換過一壺淡的來。」



王十騎即時放聲大笑。「想不到千樹兄劍術好，心地一樣好，有一個你這樣的朋友，亦不枉此生。」反手將白布解下。

白布後的一雙眼睛明亮如秋水，充滿了笑意，花千樹看得清楚，立時就明白過來，破聲笑罵道：「三年不見，你這個老小子想不到還是這樣喜歡開玩笑，不管老朋友擔心。」

王十騎聽若罔聞，一把取過酒杯，大大的呷了一口，接呼道：「有好劍，還不拿出來。」

花千樹目光一轉。「劍就在你身旁，你還在大呼小叫什麼？」

在王十騎左右果然各放着一個劍架，上承着兩支劍，一支的裝璜非常華麗，劍鞘上嵌着七顆明珠，一支却是形式古拙，毫不起眼。

王十騎隨手拿起了右面劍架上那支明珠寶劍，花千樹接道：「這支寒星劍，是兩年之前我請半仙道長鑄的。」

「半仙這個老雜毛脾氣古怪，你能夠請得動他，實在是你的本領。」王十騎一面說一面將劍拔出，碧瑩瑩的劍光將他的臉映得也發了青，那一襲青衣，更變成了碧綠色。

他右手握劍，左手拇食指揑着劍脊，順移到劍尖，讚不絕口：

「好劍，好劍——」

花千樹喜形於色：

「劍好在那裏？」

「無懈可擊，就像是一個身材適中，骨肉均勻的絕色佳人，令人一見傾心。」

語聲一落，「錚」的劍入鞘，碧光消斂，王十騎將寒星劍放下，花千樹已將齊

物劍送上。

「這又叫做什麼劍？」王十騎目光落在劍鞘上，看得很仔細。

「齊物——」

「這個劍名有些奇怪。」王十騎看得更仔細。「莊子有齊物篇，始說喪我，終明物化，泯絶彼此，排遣是非，不知道是否這意思？」

「我也不知道。」

「哦？」王十騎緩緩拔劍出鞘，目光落在劍鋒上，突然凝結。

花千樹也看出王十騎神態有異，忍不住試探。「這支齊物劍與那支寒星劍比較，以你看怎樣？」

王十騎沒有理會，只是看。

又等了一會，王十騎仍然不作聲，花千樹忍不住又問：「十騎兄，是不是這支劍有什麼不妥？」

王十騎幾經抬起頭來。「這支劍是怎樣得來的？」

「三個月之前，我約戰風萬里在香雪海……」

「風萬里梅妻鶴子，自鳴清高，以我所知，暗地裏却是一個獨行劇盜。」

「所以我殺了他。」花千樹目光一落。「這支齊物劍也就是他的佩劍。」

王十騎一面聽一面點頭，目光倏的一凝，盯穩了花千樹。「你相信我的話？」

「江湖上的朋友有如伯樂相馬，再說——」花千樹一頓，懇切的。「我若是不相信，根本就不會請你到來。」

「那你最好就將這支齊物劍丟掉。」王十騎說得很認眞，一些也不像在說笑。

花千樹聽得出。「這是一支好劍。」

「也是一支不祥之劍。」

「哦——」花千樹不明白。

王十騎隨即解釋。「從形狀看來，這支劍最少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是誰鑄造的雖然看不出，但可以肯定，那個人在鑄造這支劍的時候，內心一定充滿了仇恨，以至這支劍非獨有他的心血，還藏着他惡毒的咒詛。」

「咒詛什麼？」

「用這支劍的人，必然死在這支劍之下。」

花千樹面露疑惑之色，王十騎接將劍挑起來。「你可曾留意到這支劍的劍脊上有七顆星狀的花紋？」

花千樹點頭。

王十騎接下去。「這七顆星紋的排列正是劍相之中大凶之象，對用劍的人極之不利。」

「若是我不用，將它藏起來……」

「好像這樣的一支劍，你怎捨得不用？我勸你還是丟掉算了。」王十騎回劍入鞘，擱在劍架上。

花千樹將劍取過，輕撫着一聲微喟。「千金易得，一劍難求，好像這樣的一支好劍，丟掉了實在可惜！」

「有劍無命，也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啊。」

花千樹拈鬚微笑。「生死有命，冥冥中自有定數。」

王十騎冷冷一笑。「我看你還是在懷疑我的話。」

「那裏——」花千樹搖頭。「只是不忍……」

「你不是一向自誇，拿得起，放得下嗎？」

「那是因爲我一直以來還沒有遇過一支這樣的好劍。」花千樹笑笑。「也許亦因爲我已經太老，一個人年紀老了，感情難免就變得脆弱。」

王十騎搖頭反問：「那你的意思，是怎樣處置這支劍？」

「送給一個朋友。」

「不是仇人？」

花千樹目光一遠。「我這個朋友，並非武林中人，也不懂劍術，拿到這支劍只

會收藏起來，既然不用，當然亦不起作用，是不是？」

王十騎沉吟不語。

花千樹將劍放下，轉將杯舉起。「劍相完了，不喝酒還待何時？」

才呷了一口，他就咳起來，王十騎舉杯又放下，關切問道：「你受過內傷？」

花千樹微笑。「就是香雪海一戰，捱了風萬里一掌，現在好多了。」





「你傷勢未癒，這個酒，還是不喝的好。」

「酒逢知己，不喝怎成？」花千樹淸盡一杯。

王十騎當然知道這個人是怎樣的性子，只有舉杯。

一杯再一杯，越喝王十騎的眼睛就越亮，花千樹却咳得更厲害，忽然道：「想不到你這老小子也知道風萬里的底細。」

「是鴿子那兒來的消息。」

「鴿子？」花千樹大感詫異。「你又是爲什麼要花錢向鴿子打聽風萬里？」

「消息是鴿子送給我的。」

「哦？」花千樹更詫異，鴿子見錢眼開，乃是人盡皆知的事情。沒有錢，休想從他的口中得到什麼消息。

王十騎接道：「鴿子是必知道了風萬里倒在你劍下的消息，知道了這個秘密已經沒有價值，所以才這樣慷慨，將消息送出來。」

花千樹含笑點頭。「鴿子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他若是眞的聰明，根本就不會選擇這種工作。」

「探子這種工作的確危險得很。」花千樹一面笑一面咳，舉杯又痛盡。

他很少這樣喝酒，好像王十騎這樣的好朋友他也不多。

窗外烟雨仍迷濛，映着燈光，如烟似霧。

花香更淡薄，書齋內的酒香已濃於花香。

鴿子

鴿子也許不是一個眞的聰明人，但絶無疑問，是一個成功的探子。

做一個探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消息必須非常靈通，能够打聽得到別人打聽不到的消息，將消息出賣之後，還要能够收到錢，活下去。來買消息的江湖朋友在得到消息之後，不難殺人滅口。

鴿子一直都活得很好，他知道的秘密比任何人都要多，即使其他從來都沒有交易的江湖朋友，對他都避忌得很，至於向他買消息的，有些非獨不敢傷害他，甚至還要千方百計的阻止要傷害他的人。

他曾經說過，要是他死於非命，他的下屬就會將所有他知道的秘密洩漏出去。

那些秘密洩漏出去之後有什麼後果？自己是否亦會受影響？現在還沒有人能够肯定。也所以鴿子能够活到現在。

× × ×

鴿子的年紀其實已很大，頭頂半禿，鬚髮俱白，臉上的皺紋雖然不多，看來已够老。見過他的人，不免會有些懷疑，他做探子，並不只是爲了錢，還爲了興趣。

這是事實，每當探到一個秘密，他總是表現得樂不可支。

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姓名，他的喜歡養鴿子却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也所以他叫做鴿子。

那些消息也就由鴿子接送。

他棲身的地方當然秘密得很，只是在江湖朋友來說，早已經不成爲秘密。

他在打探別人，別人也在打探他，尤其是那些同業，對於他更就關注。

他那間屋子，每一天飛出飛入的鴿子，也實在多了一些。

何況每一隻鴿子的脚上還繫着一個金鈴？

× × ×

淸晨。

簷前猶在滴水，風從窗外吹進來一陣陣花香，這花香才吹入堂中，便已被一種奇怪的氣味掩蓋。

那是鴿子的氣味，整座大堂灰灰白白，花花黑黑，到處都是鴿子在徘徊，不時發出一下下「咕咕」的叫聲。

鴿子喜歡聽到這種叫聲，也喜歡嗅到這種氣味，看來他簡直將自己也當做一隻鴿子的了。

那座大堂並無太多的陳設，所有的几子，都是以樹幹加工雕成，上面放着的盆栽沒有一株不是光禿禿的，難得有一塊樹葉剩下，大半都已經變成鴿巢。

大堂對面的照壁前面，有一張長案，上面放着文房四寶，還走進幾隻鴿子。

那位名震江湖的鴿子，就盤膝坐在長案之後的一張奇怪的椅子上。

那張椅子其實也沒有什麼奇怪，只是寬大得出奇，相連着無數匣子。

鴿子坐在那裏，簡直就像是一個藥材店子的老闆。

那些匣子之內載着的却是一份份江湖名人的秘密，這些秘密當然比藥材名貴得多。

鴿子並不是呆坐在那裏，時而磨墨，時而揮筆疾書，用的都是巴掌大小的白紙，寫好了，就將紙捲起來，塞進手指粗細，長不到兩寸的銅管裏。

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慎而重之，下筆雖快，在下筆之前，總要考慮好一會。

在他的臉上總是堆滿笑容，有時笑得簡直就像是一個白痴。

大堂東西兩面的窗戶俱都大開，一陣金鈴聲由遠而近，「拔刺刺」的一隻黑色的鴿子從東面窗戶迅速飛入，飛落在那張長案上。

鴿子一把抓住，大笑。「老黑，你也回來了？」隨即從那隻黑鴿的右腿解下一支銅管。

也就在這個時候，三長兩短的響起了



五下敲門聲。

「進來。」鴿子一面從銅管中拔出一張字條。

× × ×

進來的是一個白衣青年，手提着一個小包袱，在他身後的一個花衣小婢探頭望一眼，並沒有跟進來，反而將門戶掩上。

白衣青年沒有理會繼續前行，那一身白衣一塵不染，剪裁得十分適體，使他看來更顯得瀟洒。

無論怎樣看，他也不像是屬於這個地方的人。

鴿子自顧將字條攤開，並沒有理會那個白衣青年。

看了看，鴿子偏過身，伸手拉開了一個匣子，將字條放了進去。

他接將匣子推上，還未回身，猛打了一個噴嚏。

這一個噴嚏響亮之極，只嚇得滿堂羣鴿亂飛，那個白衣青年並為之一呆。

鴿子揉一揉鼻子，目光終於落在青年的面上。「好小子，說這個時候就這個時候到來，錢也都準備好了？」

他的語聲雖然嘶啞，都很清楚，說到「錢」字，眼睛就好像發了亮。

「在這裏。」白衣青年將手中包袱放在長案之上。

鴿子目光一落，眉開眼笑。

青年接問：「知不知道花千樹的下落？老前輩……」

鴿子笑容一斂。「古柳是一個聰明人，怎會收着一個你這樣的徒弟？」

青年傻了臉。

「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鴿子消息靈通，從來就沒有查不到的消息，你若是對我還有懷疑，就不該到來找我。」

「晚輩一時失言，尚祈恕罪。」

鴿子這才又有了笑容。「你這份多禮，倒是學足了古柳一樣。」

「老前輩認識家師？」

「有三十年了，十年前他在江湖上突然消失，就是收了你這個徒弟？」

「老前輩都知道？」

「我只知道他收了一個叫做李驀然的徒弟。」

「晚輩就是李驀然。」

「上一次你離開了這裏半個時辰，我就已經知道了。」鴿子取過停留在右肩上的一隻灰鴿，輕撫了幾下。

「老前輩與家師既然是朋友，看在家師的面上……」

「你要我收少一些？」

「晚輩只是希望能够借助老前輩之力，早日找到花千樹。」

鴿子一皺眉。「怎麼你們這些年青人，一個個都要找花千樹？」

李驀然一怔。「哦！還有誰要找花千樹？」

花劍館

「你放心——」鴿子伸手將包袱取過。「我不是一定講錢，有時也會講交情，消息既然賣給你，就不會再賣給別人。」

「多謝老前輩成全。」

「你是找花千樹決鬥？」

李驀然又是一怔。

鴿子微喟。「花千樹劍稱第一，只要將他擊敗，就可以立即揚名江湖，也難怪你們這些年青劍客這樣熱衷去找他，不過，你還是考慮清楚的好。」

「晚輩已經考慮得很清楚的了。」李驀然淡然一笑。

鴿子又轉身，拉開了一個小匣子，取出了一個小紙卷來。「七年前擊殺風萬里之後，花千樹就已經退出江湖。」

鴿子接將小紙卷攤開。「這上面寫的就是花劍館的所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我着實花了不少心思才查出來，看過這紙之後，你最好立刻燒掉，否則落在他人的手中，就前功盡廢的了。」

「晚輩省得。」李驀然誠惶誠恐的接下。

「我要的價錢雖然貴一些，却要養這麼多的鴿子。」鴿子說着突又一個噴嚏。

「拔刺刺」的羽翼聲立起，羣鴿又驚飛。

× × ×

是幽谷之中，却有波濤聲，是竹濤。

將近黃昏，夕陽斜照下，青綠的竹樹



已變成金黃。

李驀然一騎走在竹林中的小徑上。

風吹竹濤一陣又一陣，眼前全都是竹樹，小徑更彷彿沒有盡頭。

一路走來，都沒有人跡，李驀然却並不灰心，他相信鴿子的消息。

鴿子的言談舉止雖然有些滑稽，但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騙子。

轉過一個彎，萬千竹影裏，隱約出現了一道飛簷。

李驀然催騎更急。

× × ×

小徑的盡頭，是一座莊院，滴水飛簷下一塊橫匾，寫的正是「花劍館」三字。

李驀然飛馬來到門前，一眼瞥見那一塊橫匾，脫口一聲：「花劍館！」滾鞍下馬。他的眼瞳立時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

花劍館並不如傳說中的華麗，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威嚴，橫匾上每一個字的每一劃，看來都像一支劍，在夕陽斜照下閃閃生光。兩面的矮牆部份已崩塌，門前的石階長滿了青苔，滴水飛簷下蛛網塵封，只有那塊橫匾仍擦得光亮。

李驀然的眼中也就只有這塊橫匾，牽着韁繩，拾級走前。

門閉着，青銅的獸環已變得暗啞，並沒有光輝。

李驀然手執獸環，往門上敲了幾下。敗壞的門響聲聽來令人心頭愴然，好一會，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李驀然不由振吭高呼。「晚輩李驀然，求見花館主。」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明珠帶了南丹青母子及康琬琬等人同赴餘杭，爲南夫人向傅三帖求醫。傅三帖診脈過後，要南夫人留醫，囑南丹青、康琬琬、龍明珠到街上客棧暫住，於是三人離開傅家，入住客棧，黃昏時，共到一酒樓晚膳，飯後正欲下樓，驀見四人拾級而上，赫然一爲龍長嘯，一爲佟熊，另兩個爲天外不速客及白衣秀士等。佟熊一見南丹青，說明來意，即命南丹青拜見天外不速客及叩見白衣秀士，雙方相當尷尬，氣氛頗不融洽，佟熊見此情形，左右爲難，即命衆人入席共醉……

聲聲喚兒歸　拳拳赤子心

沒多久，七人圍着一張大桌坐下，重新點過酒菜之後，佟熊才向南丹青解釋道：「丹青，事情是這樣的！這位天外不速客關心他兒子近況，便從關外來到中原，他們父子倆在路上遇上，這位天外不速客得知你兩度擊敗他兒子，覺得很奇怪，就帶着他的兒子去找爲師，要求再與你決一勝負，爲師乃與他們下山，多方打聽，才知數日前你曾去飛龍帮，我們便去飛龍帮找這位龍帮主，他告訴我們你已來餘杭，剛才我們去找傅三帖，然後再去客棧，又聽說你們上街，如此這般，終於在此找到了你。」

南丹青道：「師父，弟子沒做錯甚麼，只不過一時衝動，在泰山登仙台管了一件閒事，這位兄台不肯罷休，再次找弟子較技，如此而已。」

佟熊笑道：「我知道，有關你的一切，爲師都知道了。」

南丹青很想與白衣秀士化干戈爲玉帛，當下轉對他拱手道：「這位兄台，今天令尊與家師都在這裏，小弟希望大家心平氣和的談談——能否先請教你們父子的尊姓大名？」

白衣秀士冷漠不語。

天外不速客笑道：「南賢侄，我複姓夏侯，名叫千刀，小兒名叫神風。」

南丹青欠身說道：「夏侯老前輩，關於晚輩與令郎的衝突，晚輩願在此解釋一下。」

天外不速客一擺手，發出震人耳鼓的大笑道：「不必解釋了，泰山登仙台之事，我承認錯在我們父子，不在你！」

南丹青道：「不敢，不過晚輩還是想說一句，我輩武林中人可以爲道義爲仇恨而殺人，但若爲金錢而殺人，似乎……」

天外不速客臉色突然變得異常森嚴，截口冷冷道：「我說不用再說了！」

看那嚴竣的表情和嚴厲的目光，南丹青若是再刮他的鬍子，他就要掀桌子動武了。

佟熊含笑道：「丹青，這位天外不速客聲譽之隆，天下無出其右，你說話不得無禮。」

南丹青恭聲道：「是。」

天外不速客夏侯千刀這才展顏一笑道：「南賢侄，我們父子其實不是那類見錢開眼的殺手，那次我派小兒去對付活閻羅，完全是誤信讒言所致，所幸你及時出手制止，才沒釀成不幸，這一點我不但不怪你，而且還要感謝你呢。」

南丹青謙遜道：「不敢當，只要老前輩和神風兄不見怪就好了。」

天外不速客道：「這次我帶小兒再來找你，絕無報仇雪恨之意，只想再看你們切磋一下，因爲我認爲小兒不應敗得那樣慘。」

南丹青道：「神風兄的刀法，晚輩其實難敵，那兩次晚輩完全是行險取勝，若論武學成就，晚輩不及神風兄太多了。」

天外不速客哈哈笑道：「你別客氣，令師乃當今武林的劍術大家，小兒要想擊敗你實非易事，我只是認爲他不應敗得那樣慘而已。」

南丹青道：「石榴嶺一役，晚輩與令郎有言在先，不悉老前輩知情否？」

天外不速客頷首道：「小兒跟我說過了，那次小兒答應若敗了，永不入中原武林，咱們武林人一諾千金，自當遵守諾言，但是我實在渴望親眼看看你們再印證一次，因此才向令師提出要求。」

南丹青轉望師父問道：「師父，您老人家答應了麼？」

佟熊道：「答應了。」

南丹青實無心情與人作無意義之爭，但又不便違抗師令，故默然不言。

佟熊道：「丹青，爲師知道你心情不好，不過身爲武林中人，你必須隨時隨地接受別人的挑戰，這樣，也更能充實你自己。」

南丹青道：「師父既這麼說，弟子應命便是，但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佟熊道：「好，你希望在甚麼時候進行？」

南丹青道：「隨便。」

天外不速客道：「明早日出之時，在此城西郊的小坪頂進行如何？」

南丹青點頭道：「好的。」

酒菜端上來了。

天外不速客爽朗的笑道：「來，不管明天將有甚麼樣的結果，今晚咱們雙方同席喝個痛快！」

× × ×

夜闌人靜。

南丹青與恩師佟熊對坐在客棧房中的燈下，老少倆促膝而談。

「丹青，當年你拜我爲師時，爲何不說明令尊被人殺害之事？」

「弟子不敢說。」

「爲甚麼？」

「在那之前，弟子曾去求過幾位名師，當他們聽說弟子習武的目的是爲了報父仇時，認爲弟子習武的動機不正，都拒絕收留，因此後來求您老人家收留時，就不敢說明了。」

「現在，你仍然要找到那殺父兇手。爲父報仇？」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那人殺死令尊，也許非出於本意，而是一時收式不住？」

「想到了，但是弟子兩次與夏侯神風搏鬥，本有殺死他的能力和機會，但弟子都放棄了。」

「你恨那人心狠手辣？」

「是的！雙方比武，應點到爲止，如果他不攻擊對手的要害，即使收手不及也不致殺死對手，所以弟子認爲那人心太狠毒，他使弟子家破人亡，家母發瘋，也可說是他間接造成的不幸，所以弟子非找他報仇不可！」

「好……」

「師父您知道這個人麼？」

「不知道。」

「弟子曾找過幾個使用鯊魚劍的人，結果都證明不是，前幾天龍帮主的一個手下告訴弟子，說他十年前曾見到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打敗了竹劍公孫賢，您老人家知道竹劍公孫賢這個人麼？」

「聽說過。」

「他劍術如何？」

「很不錯，是傑出的劍術名家，不過年紀已經很大了。」

「是的，聽說已經有八十歲以上。」

「那人既能擊敗竹劍公孫賢，可知其劍術必然極爲高超。」

「是的，奇怪的是弟子多方打聽，却一直找不出這個人。」

「也許他已死了，或者已經退出武林了。」

「他今年頂多才五十歲，死亡的可能性不大，至於退出武林，以他當年找先父挑戰的情形看來，顯然是個對武藝極爲狂熱之人，應該不會這麼早就退出武林。」

「嗯……」

「師父，您反對弟子找他報仇麼？」

「不反對。」

「謝謝師父！」

「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他，你打算怎麼對付他？」

「殺死他！」

「殺死他，除了能使你發洩滿腔怨恨之外，你還能得到甚麼？」

「他無端殺害先父，帶給我們母子無窮盡的痛苦，所以不管怎樣，弟子非殺死他不可！」

「好吧，爲師帮你打聽打聽，現在你暫時忘掉這件事，專心應付明天的一役如何？」

「弟子有把握擊敗他。」

「不，夏侯千刀這個老怪物最是好勝，他一定已仔細問過他兒子落敗的原因，也一定指點其子對付你的辦法，所以你現在也把那兩次搏鬥的經過情形說給爲師聽，然後爲師也要指點指點你……」

× × ×

朝陽剛在東方露出一點金光，三方人物已然齊集餘杭西郊的小坪頂。

三方人物是：佟熊師徒及康琬琬一方，夏侯千刀父子一方，龍長嘯父女一方。

龍長嘯父女是隨來觀戰的，他們立場中立，但私心希望南丹青獲勝。

小坪頂是一座山頭，種植着大片的茶，站在山頭上俯瞰四周，景色頗爲壯麗。

今天，除了他們三方面七個人之外，

沒有一個旁觀的武林人物。

　但今天這一戰的氣氛又與前兩次不同，今天這一戰有佟熊和天外不速客在場，在夏侯神風來說，此戰不能再敗，再敗就等於把父親的一世成名踩在地上，而南丹青也不願當着師父面前敗在別人手下，此外他知道夏侯神風如有殺死自己的機會一定不肯放過，他很怕死在夏侯神風的刀下，因爲自己若不幸喪生，母親下半輩子的處境就不堪設想了。

　佟熊和夏侯千刀選定了雙方比武的地點之後，前者忽然笑問道：「夏侯兄，你有幾個兒子？」

　夏侯千刀道：「就這一個。」

　佟熊苦笑道：「我也只有這麼一個徒弟……」

　夏侯千刀嘿嘿沉笑道：「佟兄要說甚麼？」

　佟熊道：「我在想，他們都還年輕，任何一方殘廢或死亡，都是很可惜的事，是不是？」

　夏侯千刀道：「不要拐彎抹角，有甚麼話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吧！」

　佟熊笑道：「你打算讓他們怎麼個打法？」

　夏侯千刀道：「很簡單，他們高興怎麼打就讓他們怎麼打！」

　佟熊道：「不作任何限制？」

　夏侯千刀道：「對！」

　佟熊道：「拚到一方倒地抑或傷亡爲止？」

　夏侯千刀道：「不錯！」

　佟熊忽然嘆了口氣道：「夏侯兄，你現在的作風跟我以前相同，以前我也很重視勝負，一旦與人動手，非要把對手徹底擊垮不可……最近幾年，我的想法有些改變了，我覺得『天下第一』只不過是一項虛名罷了。我佟熊在中原武林已找不到一個敵手，可是我覺得我甚麼也沒得到，反而失去了一切，這正所謂『這山看見那山高，到了那山沒柴燒』……」

　夏侯千刀大笑道：「佟兄，你的確變了！你的豪氣哪裏去了？」

　佟熊道：「是的，我變了，我現在只希望結交幾個朋友以打發寂寞的日子，我這種心情你一定還不能了解。」

　夏侯千刀道：「我眞的不了解。」

　佟熊道：「昨天晚上，我與小徒談過，他對令郎的武功十分欽佩，一再表示亦沒有獲勝的把握，而令郎曾經兩度失手，我想他也沒有把握獲勝，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今天不論誰傷亡都是一種不幸，要是你同意佟某人的意見，今天就讓他們改變決鬥的方式，雙方不用兵器，徒手搏鬥如何？」

　夏侯千刀搖頭道：「不，還是讓他們使用兵器才有意思，佟兄的劍法在中原首屈一指，而我夏侯千刀的刀法在關外也無敵手，讓他們以刀劍來決一個高下吧！」

　佟熊微微一笑道：「夏侯兄既然堅意如此，佟某人也不反對；不過佟某人仍然希望有個限制，任何一方如若不敵，咱們立刻叫停承認失敗，另一方不得乘勝追擊，須得立刻住手，這樣你同意麼？」

　夏侯千刀點頭道：「這倒使得。」

　佟熊便轉對南丹青和夏侯神風說道：「你們聽明白了吧？」

「明白了。」

「好，你們開始吧！」

　於是，刀劍出鞘，一南一北站定，雙方聚精會神，準備進行一場搏鬥。

　此際，朝陽已整個昇起，陽光照在他們的刀劍上，反射出刺目的閃閃光芒，戰鬥氣氛也因此呈現出無比的強烈。

　夏侯神風在來此之前，顯然經過父親的面授機宜，故態度表現得很篤定，好像今天這一仗他已贏定了似的。

　南丹青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全神貫注，一點也不敢大意輕敵。

　兩人四目相對，靜靜的對峙着，雖然朝陽已經昇起，大地一片明亮，然而小坪頂上却似瀰漫着愁雲慘霧，充滿着令人窒息的殺伐之氣！

　南丹青似乎無意先動手，一直按劍不動。

　夏侯神風是挑戰者，挑戰者當然要先動手，所以他慢慢的舉起了金刀，擺出了攻擊的姿式。

　他人站在北面，金刀舉如抱笏，陽光射上刀面，再反射出去，閃閃金光剛好投上南丹青的雙目。

　但南丹青的眼睛却沒有眨一下，仍然很堅定的凝視着他，態度穩若山岳。

　夏侯神風突然金刀交叉疾揮兩下，口喝一聲：「接招！」

　刀光閃動間，如虹劃空，一瞬間已攻近南丹青的胸前！

　這次出手，氣勢果然不同，比前兩次要高明多了！

　南丹青不敢怠慢，身形一幌，飄開四尺，同時長劍猛揚，霎時抖出一團劍光！

　這團劍光似炸開的一朵烟火，次瞬間化爲點點寒星，似雨落下，範圍廣達兩丈見方，把夏侯神風整個人籠罩在內。

　夏侯神風一聲長笑，身子一弓一扭，恰如水蛇竄動，居然輕輕易易就脫出了南丹青的攻擊範圍。

　他一退即進，金刀猝揚猝劈，猛掃猛挑，但聞「咻！咻！咻！」連續幾聲刀嘯，一口氣就攻出五刀。

　這五刀，極盡詭譎之能事，就像同時有五把利斧從不同的方向劈出，同時攻到南丹青身上的各處要害！

　南丹青劍如游龍，繞體飛轉，在一片「錚錚」銳響中，也分毫不差的將他的攻招一一封開了。

　刀劍這一陣接觸，眞如電光石火，給人的感受極爲強烈，令人目怵心驚，毛骨悚然。

　但雙方都沒受傷，攻守均極神妙！

　南丹青擋開他五刀之後，立還顏色，長劍連續吐出，每一劍都似毒蛇噬人，快得令人眼光撩亂。

　夏侯神風毫不示弱，金刀上下翻飛，也將他的攻勢一一化解……

　雙方互相搶攻，出招辛辣無比，好像兩條神龍在空中惡鬥，耀眼刺目的光芒交錯迸飛，糾纏不休，似乎不分出勝負絕不停止。

　一轉眼，已互攻了五十招以上，雙方仍未分出高下，仍在纏鬥不已。

　又過了三十多招，驀聞「噹！」的一

聲巨響，才見雙方身形一分，各自躍退三丈。

　一看，雙方都未有一點損傷，只不過南丹青的長劍却短了數寸，被夏侯神風的金刀斬斷了！

　南丹青看了看斷劍，開口道：「我輸了。」

　他想給夏侯神風一點面子，就此罷手好了。

　夏侯千刀立刻接口道：「沒有！你沒有輸！小兒使用的這口金刀是可以斷金切玉的寶刀，你的長劍却是普通的鋼劍，所以這不能算作分出勝負！」

　南丹青道：「晚輩早已看出令郎使的是一口寶刀，但仍不能避免被其斬斷，足見晚輩技遜一着，所以晚輩願就此認敗服輸。」

　夏侯千刀道：「不成！你們繼續打，至少要打到一方力竭不敵爲止！」

　佟熊笑道：「丹青，他既然這麼說，你就不必客氣，繼續跟他打吧。」

　南丹青心知打不出一個結果絕難善了，只好躬身應是，重新凝神蓄力，準備再戰。

　夏侯神風一刀斬斷他的長劍，認爲再戰必佔優勢，故心情十分輕鬆，當下口喝一聲：「接招！」金刀再度攻出，氣勢如虹！

　南丹青長劍斷去數寸，長度與重量改變，似乎一時有些不習慣，登時被攻得連退四、五步。

　夏侯神風得勢不饒人，步步緊逼，着着搶攻，一時大佔上風。

　南丹青採取守勢，不停的游走閃避，不再與他硬封硬擋。

　這樣又戰了百招，夏侯神風一看竟不能取勝，心中生氣，突然刀法一變，奮勇加緊猛攻，一連揮出凌厲無比的三招橫掃。——一刀一旋身，連續三個旋轉，連續揮出三刀！

　南丹青一跳二跳三跳，避過他的瘋狂猛攻，然後乘他第三刀未老之際，突然劍如泥鰍，向前直鑽而上。

　夏侯神風頓時爲之手忙脚亂，幾乎使盡了渾身解數才躲開南丹青的奇襲，但先機就此喪失，反處在挨打的局面了。

　這時佟熊忽然別臉向夏侯千刀笑道：「夏侯兄，我看就此叫他們停止如何？」

　夏侯千刀面色一片陰沉，冷冷道：「別忙，還有好戲可看呢！」

　他說的不錯，夏侯神風在遭受到一陣猛烈的攻擊之後，忽然長嘯一聲，身子突如怒箭向上疾射，一冲三丈多高，緊接着在空中一個鷂子翻身，頭下脚上，星瀉而落——

　強烈的攻擊就在此際出現，但見空中金光連閃，似滿天星斗飛落地上！

　剎那間，地上如中炮彈，爆起一大蓬土屑！

　這一招，名叫「天山飛瀑」，是天外不速客對付武林高手的殺手鐧，威力之大，無與倫比；自他成名以來，每當發出這一招殺手鐧，對手必當場被斬成大八塊，從無一人倖免！

　但意外的情況發生了，當夏侯神風從空中飛瀉落地而「天山飛瀑」的招式也已走實之時，却不見南丹青死在自己的刀下，不但如此，南丹青好像使了隱身術，突然消失無踪了。

　夏侯神風大感意外，不禁一怔。

　一怔之後，忽覺背上已被一件堅硬的東西抵住，他這才知道南丹青已在自己身後，他的斷劍已緊緊抵住自己的背心靈台大穴，不禁面色大變。

　夏侯千刀的臉色也變得異常難看，目中爆出了極之惱怒的火焰！

　佟熊笑笑道：「夏侯兄，够了麼？」

　夏侯千刀對兒子怒目而視，似欲上前重重的摑他幾個耳光，惡聲惡氣的怒駡道：「笨！你這個大笨蛋！你簡直不像是我的兒子！他媽的，我夏侯千刀怎麼會生下你這個又笨又蠢的兒子，你……你索性死掉算了！」

　佟熊道：「令郎並不笨，只不過你對他的要求太高而已。」

　夏侯千刀鼻孔一張，從裏面噴出一聲沉哼，道：「南丹青，我不要這個兒子，你把他殺了算了！」

　南丹青却收劍躍退一步，以嚴正的目光逼視着他，說道：「夏侯老前輩，這一仗令郎並沒有輸，輸的是我——你看！」

　他轉身以背對着夏侯千刀，大家這才看見他背上的衣服破了個大洞，露出一片白肉，但白肉上有血在流出，原來他並未完全躲過夏侯神風的「天山飛瀑」，背部受傷了！

　夏侯千刀一見之下，滿面怒容才略略消褪了一些，忽然長嘆一聲道：「眞可惜，只要再深入一兩寸不就解決了麼！」

　康琬琬和龍明珠看見南丹青受傷，慌忙一齊跑過去，一左一右扶住他，待到看出只是輕傷，她們才透出一口大氣。

　佟熊道：「好了，夏侯兄，令郎總算不負你期望，現在你該可以滿意了吧！」

　夏侯千刀嘆道：「滿意個屁！要不是令徒劍下留情，他早就完蛋了！」

　轉對呆若木鷄的兒子怒吼道：「走！跟我回去，三年後再來！」

× × ×

　龍長嘯看出南丹青對女兒實在沒有一點情意，就帶着女兒返回西洞庭湖去了。

　佟熊則隨南丹青和康琬琬回到城中，去神醫傅三帖處探視南夫人，然後回到客棧，師徒倆就在房中談話。

　佟熊道：「丹青，爲師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甚麼好消息？」

「你不必去找竹劍公孫賢打聽，爲師知道那個人是誰！」

「啊！您老人家知道？」

「是的。」

「可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爲師推說不知道，是怕你情緒太激動，影響了今天與夏侯神風的決鬥，現在決鬥已了，所以爲師可以告訴你了。」

　南丹青興奮極了，急問道：「他是誰？他現在何處？」

　佟熊道：「不要激動，聽爲師慢慢的說，這個人爲師不但知道，而且他十多年前曾找爲師挑戰，敗在爲師的劍下。」

　南丹青大喜道：「眞的？弟子怎麼沒

聽您老人家說過呢？」

佟熊道：「為師一直未將此事放在心上，要不是昨夜聽你說起，為師早已把他忘記了。」

語聲微頓，含笑接下道：「他姓虔，名翽，目前可能還隱居在天目山東麓的一間茅屋中……」

南丹青一怔道：「他在隱居？」

佟熊微微一笑道：「是的，他在隱居，也可說是在自我禁閉，因為他當年太好勝，不斷的找武林高手挑戰，曾經用他的鯊魚劍殺傷了不少人，後來他找為師挑戰，為師就跟他訂下一個約定，誰輸了就退出武林，永遠不得復出，結果他輸了。」

「他說要去天目東麓隱居？」

「是的，他要為師去看他，為師一直未去；這十多年來未再聽到他消息，所以為師猜想他必然尚在天目山東麓隱居。」

「您老人家能肯定他是殺死先父之人麼？」

「根據你的描述，八成是他不錯，他這個人的個性跟為師當年有些相同，嗜武成性，又老愛找武林高手挑戰，令尊當年在蘇州一地名氣十分响亮，故他去找令尊挑戰應屬可能之事。」

「他叫虔翽？」

「嗯，歲旁羽的翽。」

「使用鯊魚劍？」

「對。」

「在天目山東麓的甚麼地方？」

「記得他曾說過天目山東麓有個陳家集，他就住在陳家集後面的山腰上。」

「好，弟子就去找他！」

「別忙，令堂正在接受傅三帖的治療，你應該等兩天再走，你總不能把令堂丟在這裏不管吧？」

「是。」

「為師先趕去該處看看，如果他已不在那裏，為師便趕回來通知你；如果他還在那裏，為師便在那附近等你們，這樣如何？」

「好的。」

「記住，虔翽的劍法獨具一格，只怕比夏侯神風還難對付，到了動手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千萬大意不得。」

「是，弟子明白。」

「傅三帖的藥，令堂已服下一帖，大概到明天晚上即可服下第三帖，不管痊癒與否，你們後天早上可以動身吧？」

「可以。」

「此去天目山東麓，以你們的速度大約需要兩天的時間，所以為師打算等一會就動身，萬一他不在該處，才能及時趕回來通知你。」

「是，謝謝師父！」

「不必謝，為師能够幫助你的也只有這些，如果虔翽確是你的殺父仇人，那麼你必須親自報仇，為師不能代勞。」

「當然，弟子一定要親手殺死他！」

「對，你必須親手殺死他！」

佟熊走了後，南丹青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康琬琬，康琬琬聽了也很高興，笑道：「看你這個糊塗蟲，你要是早在下山之前就將令尊被殺害的事告訴他老人家，你也不會跑許多冤枉路了。」

南丹青道：「我怕他老人家生氣，所以一直不敢說，早知他老人家知道虔翽這個人，我當然會說出來的。」

康琬琬忽然臉色一正道：「現在你要聽我的命令了！」

南丹青一怔道：「甚麼？」

康琬琬正容道：「我要向你下一道命令！」

南丹青見她說得一本正經，態度好嚴肅，不禁啞笑道：「甚麼命令？」

康琬琬道：「從現在開始，你得好好在這客棧裏養傷，在動身之前，不得離開房間一步！」

南丹青道：「不行，我得去探視家母呀！」

康琬琬道：「你娘有蘇大嫂和我照顧，用不着你發愁！」

南丹青道：「我的背傷很輕，只不過劃破了一點皮肉罷了，根本不礙事。」

康琬琬道：「不，你要好好休養兩天，好好的養精蓄銳一番，要知道虔翽絕對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物，他當年雖然敗在令師的劍下，但經過十多年的隱居潛練，說不定他的劍法反而較前更為厲害，你要好好準備才行！」

南丹青覺得她說的有理，便點頭笑道：「是，遵命！」

×　×　×

神醫傅三帖的三帖藥除了使南夫人沉睡三天之外，並未治癒南夫人的病，她醒來的時候，眼神和表情如故，看不出一點清醒的樣子。

傅三帖連叫「奇怪」不已。

南丹青却不覺得奇怪，他早已知道母親的病很難治，當即接出母親，一行五人動身往天目山而來。

走了一天，天目山已然在望，但經過打聽，才知距陳家集尚有三十餘里路，當晚五人便在一座佛寺裏借宿，次晨才繼續動身上路……

路上，康琬琬忽然向南丹青悄悄說道：「丹青哥，你看出來了沒有？」

南丹青擺頭四望道：「妳說甚麼？」

康琬琬微笑道：「我說的是你娘！」

南丹青一哦道：「她怎樣？」

康琬琬道：「這兩天，她有些不一樣，不再喃喃自語和唱山歌了。」

南丹青嘆道：「她累了。」

康琬琬道：「你不以為她正在慢慢好起來。」

南丹青搖頭道：「不可能，她的病很難痊癒，實在很難……」

康琬琬道：「咱們甚麼時候可到陳家集？」

南丹青道：「大概快了。」

康琬琬道：「到達陳家集，你要先歇一歇，養養精神，必要的時候，先休息一天再去找他。」

南丹青笑道：「琬兒，不用替我担心，我一點都不累，我現在也很冷靜，這是我最重要的一天，我知道，我該怎麼來應付。」

他面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嚴肅：「妳知道，我雖然殺了幾個人，但我心中一直想殺的只有一個人，就是他！我苦練十年劍術，為的就是要殺死他！所以我會冷靜，我會在冷靜中傾力而

為，這樣我才有殺死他的機會！」

康琬琬道：「你自認現在已很冷靜了麼？」

南丹青點頭道：「是的！」

康琬琬道：「好，但我還是要提醒你一點，在與他動手的時候，如果你抱定非要殺死他不可的意念，你可能會失敗。」

南丹青道：「我知道，我剛才說過，我會在冷靜中傾力而為。」

康琬琬道：「萬一你不敵，不知令師肯不肯助你一臂之力？」

南丹青道：「以家師平日的作風來看，不會。」

康琬琬道：「為甚麼？」

南丹青道：「他老人家是一位重視英雄本色的人，他認為這是我個人的事，應由我自己來處理。」

康琬琬道：「即使眼看你已即將死在對方劍下，他也無動於衷！」

南丹青道：「這個……我不知道，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康琬琬道：「我希望你和虔翽動手時，令師能在一旁觀戰，只要他在一旁看着，這一仗你就有八成的贏面。」

南丹青道：「我想他會在場的。」

這天午後，他們來到了陳家集，此處只有幾十戶人家，緊靠着天目山的東麓，是個很偏僻的小地方。

舉目前矚，天目山就在眼前，山勢崢嶸蒼翠，景色清幽無比。

轎子在陳家集歇下，却久久不見佟熊出現。

康琬琬問道：「令師說：如果他不回去通知我們，那表示虔翽尚隱居在此？」

南丹青道：「是的。」

康琬琬舉目四望道：「可是，怎麼不見他老人家的影子呢？」

南丹青道：「也許他正在虔翽的茅屋裏吧！」

康琬琬道：「去打聽一下看看。」

南丹青看見附近有個老人蹲在門口打盹，便上前道：「這位老丈請了。」

老人抬起頭，揉揉眼睛道：「你找誰呀？」

南丹青拱手道：「請問，這地方是不是陳家集？」

老人道：「是呀！」

南丹青一指山腰道：「聽說那山腰上住着一個人，他叫虔翽，老丈認識麼？」

老人發怔道：「虔翽？老漢沒聽說過呀，你小哥只怕找錯地方了，那山腰上確有一間茅屋，可是已很久沒人居住了。」

南丹青一聽此言，好像被人澆了一桶冷水，登時凉了半截，愣然道：「那間茅屋沒人居住？」

老人道：「沒有！沒有！」

南丹青道：「那麼前天和昨天，老丈可曾見到一位五旬老者來到這陳家集？」

老人搖搖頭道：「沒有！沒有！」

南丹青暗忖道：「奇怪，師父他老人家明明說虔翽隱居在這陳家集後面的山腰上，如果虔翽已不在此地，那麼，他老人家為何不趕回去通知我？莫非在路上錯過了？」

他想了想，轉向老人問道：「請問老丈，要去那茅屋該怎麼走？」

老人指出上山的路徑，道：「從那條山路一直往上走，到得一棵巨槐下向右拐入，就可見到那間茅屋。」

南丹青道了謝，轉回轎前，把打聽的結果說給康琬琬聽，最後道：「琬兒，妳看這是怎麼回事？」

康琬琬沉吟道：「此事的確透着蹊蹺，不過我相信令師絕不會撒謊哄騙你。」

南丹青道：「這當然不會。」

康琬琬道：「那麼，可能虔翽早已不住在此地，而令師在趕回頭的時候，與我們在路上錯過了。」

南丹青道：「我也是這樣想，可是從餘杭到此路只這麼一條，怎麼會錯過？」

康琬琬道：「正是……不管他，既已到此，好歹得去那茅屋看看，走吧！」

於是，陳、羅二人抬起轎子，一行五人走出陳家集，來到山麓，循老人所說的山路上山。

走了好一段山路，已到山腰上，看見一棵特別高大的老槐樹，他們便向右拐入一條小徑，復行數百步，果然在山腰上見到一棟茅屋。

茅屋已甚破舊，一看即知確實無人居住。

南丹青示意陳、羅二人放下轎子，隨即舉步走入茅屋察看。

很意外，屋裏居然有個人。

那人盤膝靜坐於一張木榻上，看年紀似乎還不滿五十歲，但身上穿的衣服和茅屋一樣破舊，看樣子是個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貧士，比同年齡的人要蒼老多了。

不過，他的一對眼睛却是烱烱有神，冷冽如星，發出懾人心魄的光芒！

南丹青原以為已不可能見到殺父仇人，故乍見之下，不禁一呆，脫口道：「你是……」

那人冷冷一笑道：「虔翽！」

南丹青雖然一再表示自己可以保持冷靜，這時見到殺父仇人，仍不免心弦震盪，激動得臉部都紅了。

虔翽又冷冷一笑道：「你就是快刀南雅堂的兒子南丹青？」

南丹青又是一呆，道：「你知道我要來？」

虔翽道：「嗯，前天晚上，令師來過了。」

南丹青問道：「家師呢？」

虔翽道：「走了。」

南丹青詫異道：「走了？」

虔翽說道：「我要求他給我一個公平的機會，今天如果他在場，對我是不公平的。」

語聲微頓，繼道：「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已回北雁蕩山去了。」

南丹青目光一凝，似兩把刀一樣釘在他臉上，道：「這麼說，當年殺害我父親的果然是你了。」

虔翽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我！」

南丹青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厲聲道：「你為甚麼要殺害我父親？」

虔翽道：「我本無意殺死他，只是他逼得太緊，我一時控制不住……」

南丹青怒叱道：「胡說。」

虔翽冷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無意求取你饒恕，我準備給你報仇的機會

了。」

說到這裏，伸脚下榻，從榻底下拖出一個長方型的木篋。

那木篋巳呈腐朽，上面沾滿泥土，顯然是剛從地下挖掘出來的。

他打開木篋，便見篋中放着一把鯊魚劍。

它巳生滿銹斑，可知巳多年未用，好像一個埋葬地下的死人給人挖掘出土。

虔翩拿起了那把鯊魚劍，感慨萬千道：「十一年了，我埋葬這把鯊魚劍巳整整十一年了，我原以爲巳經埋掉了一切，却不料今天還是免不了讓這把鯊魚劍重新出土……」

南丹青冷然道：「你爲何埋葬它？」

虔翩道：「因爲我忽然不喜歡這把鯊魚劍，這種劍看起來不大方，所以我棄之不用。」

南丹青道：「你最後一仗是與家師打的，落敗之後，你即退出武林到此隱居，那以後你還有使用別種寶劍的機會麼？」

虔翩不答，手撫鯊魚劍，喟然道：「南丹青，我願給你報仇的機會，可是我還不想死，所以你得小心，我不會對你客氣的。」

南丹青道：「這樣最好，現在我們到外面來吧！」

兩人一起走出茅屋，南丹青將轎中的母親扶出，道：「這是家母，她瘋了！」

虔翩淡淡地道：「很抱歉。」

南丹青便向母親道：「娘，您看看，這人就是當年殺死爹的兇手，今天孩兒就要爲爹報仇，討回那筆血債！」

南夫人面無表情。

南丹青示意康琬琬照顧母親，然後拔出長劍，與虔翩在屋前空地上對立，冷冷道：「準備好了沒有？」

虔翩點點頭道：「你出招便是。」

南丹青深深吸了一口氣，慢慢的擧起長劍，準備出手了。

他的確不喜歡殺人，因爲他知道殺死一個人會帶給許多人無盡的痛苦，就像當年父親被殺死而帶給他們母子無盡的痛苦一樣，可是眼前這個人，他却抱定非殺不可的決心，因爲這個人毫無人性，當年只爲逞一己之快竟殺了他父親，這樣的人太該殺了。

所以，他胸中充滿澎湃的殺氣！

虔翩橫劍胸前，凝神備戰。

他面上木無表情，給人的感覺除了那對眼睛是活的之外，全身都是死的。

換言之他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人味。

這更增加了南丹青對他的憎惡。於是，他的劍動了。刹那間，空中爆現光芒刺目的閃電，劍嘯之銳厲，使人耳鼓生痛。

劍光不停的閃動，再閃動。

「錚錚錚……」

雙劍一連串的猛烈接觸之後——

「不要打了！」

南夫人突然發出恐怖的尖叫！

不要打了？

她怎麼會說不要打了？

然而，就在南夫人尖叫聲中，南丹青巳經發出了他恩師佟熊所傳授的一招最可怕的殺着，這一招殺着他從未使用過，它的威力比天外不速客的「天山飛瀑」更爲厲害！

「噢！」

虔翩叫了一聲，跟蹌顚退下去。

血，從他左胸口上湧出。

南丹青搶步再上，要補他一劍。

「不！」南夫人又尖叫起來。

南丹青忽然心軟了，收劍退下。

殺死殺父仇人固然重要，可是母親神智恢復所帶給他的欣喜，就如春臨大地，冰雪融化，草木綻芽，世上還有甚麼比這更可喜的呢？他扔掉長劍，奔去抱住母親，流下歡欣無比的淚水，顫聲道：「娘，娘！您好了？」

南夫人流淚道：「不要殺人，丹青，不要殺人，我們……我們回家去！」

南丹青連連點頭，又哭又笑道：「好！好！我們回家去，我們這就回家去！」

他沒有再對虔翩看一眼，立刻扶着母親入轎，吩咐陳、羅二人抬起轎子，叫道：「琬兒，跟我走，我們回家去！」

此刻，對他來說，虔翩的死活巳與他無關，他眞的沒有再對虔翩看一眼，就隨在轎子後面走了，離開茅屋，下山而去。

× × ×

虔翩呢？

虔翩受傷倒在地上。

他帶着「懺悔」的眼光目送南丹青一行人遠去之後，才掙扎坐起，擧手從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

他是佟熊！

（全書完）

賴振彪赤手戰雄獅

巖霜

在廣東很有名氣的拳師當中，最有臂力的一個人就是賴振彪，他的拳脚雖然不是特別厲害，不過，他有的是天生神力，不但能够克服武林中的高手，就算猛獸跟他搏鬥，他仍然獲勝，他曾經在香港打贏一頭雄獅，至今仍是武林佳話。

至於賴振彪本人，在東莞出生，一向就是東莞的敎頭，後來他到了香港，加入洪門，和字頭的人馬，十分敬重他，就在館裏棲身，暫居鐵板之職，舊日的鐵板等於打手，要是有人騷擾洪門的旗下各處商店或蔴雀館，就由他出頭，故此他的名氣响噹噹。不過，他本人根本上就不喜歡惡鬥的，看見別人開片，他只是施展三幾下散手，就把對方屈服，很少弄出流血事件，久而久之，香港黑白兩道的人，都對他有所認識。那時港九漸趨繁榮，經常有些馬戲班從外國到來，帶有布帳鐵架，就在空曠地方搭成一個大營幕，在營幕之內表演什技，另有獅子老虎大象之類的猛獸分別表演。那一年，正是舊曆新春，有一班馬戲團由加拿大到港演出，在中區鐵崗的一片空地上面搭了大營幕，由雲咸街到兵頭花園，連續幾個營幕都是馬戲班的藝員和猛獸，雄獅，大象，猩猩，長頸鹿，應有盡有，至於到處宣傳，作馬戲班台柱的

人，叫做安德臣，綽號獸王，本來他是南非洲黑人，在山中生長，從小就跟惡獸同在一起過活，能够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來，就像是銀幕上的人猿泰山。那個獸王的頭髮，長到腰間，混身黑毛，本人的皮膚巳經是黑色的了，配上這副形狀，雙目烱烱有光，穿了豹皮，大踏步走出來，看在眼裏，可能使人懷疑他是野獸多過是人，在報紙上面不斷刋登他如何服虎擒獅的照片，對觀衆方面，引起莫大的好奇心，因此紛紛購票入座。

安德臣雖然空手出場，但仍有一條皮鞭，他往往把鞭子揮動，在空中發出劈劈拍拍之聲，許多猛獸都受到他的指揮，除了命令猩猩騎大象，或者指揮高頭大馬跳火圈，還有一塲最精采的表演叫做人獅之戰，到了表演這一塲戲之後，安德臣先行出塲，握着皮鞭，跟着有四個身壯力健的藝員抬出一個大鐵籠來，用黑布罩住，觀衆只是隱約聽到籠中有些輕微的吼聲，知道牠是野獸而巳，直到藝員把鐵籠放在台上的正中，把黑布揭開，觀衆才看得出來，籠中獸起碼有五百斤重，頭部特別巨型，正是一頭非常勇猛的雄獅，雙目開合如電，即使囚禁在鐵籠之內，觀衆仍是有些慌張。

當時所有觀衆都是抱着好奇心而入場的，既然心裏畏懼，却又很想看看牠如何搏鬥，馬戲班的主持人担心雄獅野性難馴，預防牠逃走，故此，在牠抬出來之後，仍是用鐵絲網把牠包圍，只有安德臣跟獅子留在台上，那個鐵絲網相當粗壯，必要時用電流通過，如此安排，就算獅子發狂，只能咬死安德臣，絕不會逃出電網外。

表演這一幕精采緊張的人獅決鬥之前，主持人先行把這種格局向觀衆說個明白，跟着安德臣出場，他握着長鞭向獅子那邊發出劈劈拍拍的聲响，表示他比較獅子有威，跟着指揮獅子站在一張很細的靠背椅上面，還張牙舞爪，不斷發出吼聲，使人聽了心寒。

安德臣就在那時，命令獅子張開了嘴巴，他先把右臂伸進獅子的口內，獅子不敢咬他，跟着獅口張得更大，安德臣把自己的頭顱送進獅口，任由獅子喜歡咬就咬，說也奇怪，獅子雖然勇猛異常，但却不敢咬他，跟着安德臣的頭顱由獅口出來，跟獅子搏鬥，雙手抱住獅頸，把牠[illegible]倒之後，倒地打滾，然後騎在獅子上面，手執獅子的鬃毛，喝令牠有如一匹馬似的騎着走進鐵籠之內，然後關上了籠門，跟着落幕。

看過這種精采表演的觀衆，在茶樓酒家之間談及此事，非常興奮，賴振彪本來對馬戲班的什技不感興趣，但因這一類的閒談聽得多了，別人把安德臣制服獅子的經過情形描寫得非常生猛，故此他的好奇心也油然而生，索性購票入場看看。

那天是新春最旺盛的一日，俗稱人日，即是年初七，他獨自入場參觀，安德臣出場之際，掌聲雷動，他開始表演，握着那條皮鞭，不斷的發出劈劈拍拍之聲來，那種聲音普通皮鞭所能辦得到，實際上那條鞭可以說是電鞭，鞭到猛獸的身上，便有一種電力通過，却不至於把牠殺傷，由於猛獸都嚐過電鞭的滋味，很少違抗命令，安德臣就憑着這一招克服獅子和大象，一向如此，就算懂得其中奧妙的人，看在眼裏，也覺得很有興趣，假如對電鞭毫不知情，以爲那一條鞭子只是普通的鞭子，更加興奮了，甚至發出誤會，以爲安德臣是天生神力！

賴振彪在場觀看，他的心裏反應跟觀衆一般無異，因爲獅子十分勇猛，安德臣裝模作樣，用皮鞭不斷的飛舞，發出震耳欲聾的劈劈拍拍聲，獅子逐漸垂下頭來，故此，這一幕戲看來相當迫真，武林中人也會覺得興奮的，照以往的表演，安德臣把鐵籠的閘打開之後，雄獅出來，他就揮動電鞭，有時只在天空發出一股奇異的聲响來，另外一段時間，却非如此，假如獅子擺出不合作的態度，他就要把電鞭向獅子的身上鞭打一下，使牠垂頭喪氣。這工作的程序，是每晚早就安排下來的，那晚不知如何，獅子由鐵籠走出來之後，目露兇光，安德臣把皮鞭在空中旋轉幾次，發出劈劈拍拍之聲，獅子也毫無所動，後來安德臣用皮鞭向獅子身上鞭了一下，反而激怒了牠，發狂般向安德臣撲去。

由於電鞭忽然沒有電流通過，只是普通的鞭子，安德臣繼續用鞭子抽打，怎能使獅子屈服呢？轉瞬獅子就一爪抓在安德臣的背上，使他痛到倒地打滾，跟着獅子就張開了血盆大口，想在安德臣的咽喉咬下去，那時賴振彪覺得情形不對，立刻縱身飛躍出來，兩三個箭步就衝進由鐵絲網包圍着的圈子之內，而且飛撲到獅子背上，模仿安德臣騎着獅子的情形，但却不是用手握住獅子的鬃毛，而是雙手好像箍頸黨似的箍緊獅子的咽喉，使牠無法咬着安德臣的咽喉，幸而有這一招，才使安德臣死裏逃生。

安德臣滾開之後，獅子遷怒於賴振彪，牠知道背上的人十分有勁，很難展開凌厲的攻勢，索性在地上亂滾一頓，希望憑着牠龐大的軀體所發生的壓力，使背上的人受壓，不能發力箍住牠的頸子，這樣看來，獅子仍是相當聰明的，但因賴振彪苦練中國功夫多年，能够把渾身氣力集中在兩隻手臂上面，施展摔角中的頸鎖這一招鎖住獅子的頸，而且兩個軀體貼在一起，獅子的前爪後爪都無法抓着他，這種情況對他十分有利，他使勁箍住獅子的頸子，直到獅子無法呼吸爲止，終於窒息暈倒，然後鬆手。他站在獅子身邊，安德臣立刻走回來，指揮幾個壯漢把獅子半推半拉的送進鐵籠之內，跟着把鐵籠的鐵閘關好，然後向賴振彪跪下，表示他非常佩服，多謝他的救命之恩。

觀衆看到這裏，還不知道這是一塲眞正的搏鬥，以爲馬戲班爲了使那一場表演更加精采，僱用一個中國人參加，他們看見賴振彪赤手制服雄獅，連皮鞭也不要，就把獅子箍暈，紛紛喝采，掌聲雷動，在場的洋人看了也佩服不已，加倍的鼓掌，表示歡迎。

憑着這一戰，賴振彪就此成名，西人和中國的拳師都對他敬畏幾分，一向只是在武林中跟有名氣的敎頭過招，戰勝對方，那一個後起之秀然後竄紅的，賴振彪却非如此，他戰勝了雄獅，一夜成名，至今仍是武林佳話。

（完）

俠義奇情中篇

神捕世家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宮琦等人爲了偵察清廷在濟南的殺手大本營，從海棠春着手，小玉忽然想起海棠春裏的美玉是個可靠的人，北宮琦和鐵秋霞立即改扮成一位闊少爺和一個小厮前往，從美玉那兒北宮琦探得不少情報，隨後，在美玉的巧妙安排下使北宮琦見到武碧珠，武碧珠一眼認出有詐，北宮琦和鐵秋霞祗好挑明了，而當北宮琦問她爲何自甘作賤，碧珠似有難言之隱，突聽一片吵鬧聲，碧珠助他由暗道逃去，途中却遇以雷天門爲首的敵人阻截，兩人奮勇抗敵，終把對方全部消滅，翌日北宮琦易容去華法庵會見武碧珠……

正邪不兩立　忠奸不並存

武碧珠道：「去過。」

北宮琦道：「在下如若犂庭掃穴，武小姐是否願意助我一臂之力？」

武碧珠道：「小妹願意，可惜力有不及。」

北宮琦道：「此話怎講？」

武碧珠道：「這兩處地下秘窖，都設有十分厲害的機關，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小妹不明白機關佈置，實在是愛莫能助。」

北宮琦一嘆道：「爲了我炎黃子孫的未來，冒冒險也是值得的。」

武碧珠道：「小妹倒有一個建議，不知少俠願不願接納？」

北宮琦道：「好，請說。」

武碧珠道：「少俠人單勢孤，似不宜作犂庭掃穴的大舉進擊，如能各個擊破，將他們一個一個的翦滅豈不較好？」

北宮琦道：「這的確是一個好法子，但如何才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武碧珠道：「這般人的任務是暗殺民間志士，他們決不會龜縮不出，少俠按照這張名單前往守候，就可以達到殺敵的目的了。」

北宮琦向武碧珠交來的名單之上一瞥，只見上面分段寫着姓名，年齡，職業，出身，社會關係，家庭狀況，及詳細地址，約略計算一下，竟有一百餘人之多。

北宮琦道：「這是他們要暗殺的黑名單？」

武碧珠道：「正是。」

北宮琦道：「名單上的祝亭昱，雖是出身少林，却只是一個柴行的經紀，爲什麼要將他名列首榜？」

武碧珠道：「少俠不要小看了祝亭昱，此人不只是一身武功已得師門眞傳，而且是一位洪門的雙龍頭大爺，他招禍之由，是心雄志大，眼高於頂，從不屈服於官家的勢力。」

北宮琦點點頭道：「這樣的人多半是一個威武不屈的漢子，又具有十分可怕的號召之力，勿怪名登榜首，清廷第一個要

除去他了。」

武碧珠道：「少俠能够採納小妹的建議麼？」

北宮琦道：「當然採納，不過在下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武碧珠道：「不必客氣，請說。」

北宮琦道：「請武小姐隨時留意他們的行動，只要有什麼發現，立刻通知青龍街長生藥房的衞大夫父子。」

武碧珠道：「好，小妹記下了，哦，少俠，昨晚全城搜捕，至今晨還沒解除戒嚴，你們昨晚是不是遇到了公門中人？」

北宮琦道：「有，咱們遇到四男四女，包括活報應雷天門在內，咱們原無出手之意，但他們緊追不捨，最後出於無奈，只好將他們收拾下來。」

武碧珠啊了一聲道：「雷天門名滿江湖，功力已臻化境，你們以寡敵衆，竟能將他收拾下來，如非少俠親口說出，我實在不敢相信。」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沒有甚麼，只能說我的運氣較好。」

武碧珠道：「少俠太謙虛了，不過這張名單極端重要，如何安全帶出城去，少俠似乎不宜伏恃運氣。」

北宮琦道：「這個我知道。」

武碧珠道：「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小妹就此告辭。」

北宮琦道：「武小姐請保重。」

離開千佛山後，他一逕來到青龍街的長生藥房，現在他走的是後門以免岔眼。

在秘室見到衞大夫之後，他將昨晚及適才的經過說出，然後將名單加抄了兩份，留下一份交給衞大夫，道：「今後咱們的行動，可能離不開名單上的地點，前輩留下一份，必要時可以按址連絡。」

衞大夫道：「少俠放心，老朽不會誤事的。」

北宮琦道：「好，晚輩告辭。」

此時濟南城的戒嚴情形已經鬆懈下來，他很容易的回到陳家莊。

一進家門，三位娘子軍立即擁了上來，一個個喜笑顏開，像捧鳳凰似的將他擁進客室。

小鎖子獻上了茶，道：「快說嘛，見到那位千金大小姐沒有？」

北宮琦說道：「見到了，還頗有所獲呢。」

小玉道：「那你就快說吧，咱們都急死了。」

北宮琦將經過說完，取出兩份黑名單交給小玉一份，道：「一份妳留着，也許有用。」

小玉道：「太有用了，我要送去給會長，設法保存咱們民間的元氣。」

小鎖子道：「送給會長之事，何不交給長生藥房去辦？」

小玉道：「不行，這件事十分重要，我必須親自去一趟天津。」

小鎖子道：「玉姊姊，有一件事妳必需先安排一下。」

小玉道：「甚麼事？」

小鎖子道：「這份名單之中，有些是無拳無勇的文士，如若綏靖武備署派出大批武士去暗殺那文士既無自保之能，咱們又只有三個，一時分身乏術那就糟了。」

小玉道：「鎖妹子說的不錯，這也是我必須跑一趟天津的原因之一，咱們復漢會中不乏功力卓絕的高人，愚姊希望會主能派人去保護他們。」

她說話之間，鐵秋霞一直悶聲不响，她明白鐵秋霞爲什麼不快，因而執着她的手道：「想開一點，霞妹子，只要咱們自己問心無愧就是了。」

鐵秋霞洒下幾滴淚水道：「鐵氏子弟投身公門，是爲了保境安民，拯救黎庶，三哥他如此做法如何對得起鐵氏的列祖列宗！」

北宮琦道：「不要難過，霞妹子，小玉說的不錯，只要咱們問心無愧，其他的就不必管了，玉兒，妳幾時動身？」

小玉道：「此事拖延不得，我想即刻上路。」

北宮琦道：「我跟妳一道去。」

小玉道：「不行，你們原本人單勢孤，你再一走，如若發生了事故，霞妹子她們就更難應付了。」

她收拾了個簡單的包裹，果眞說走就走，但小鎖子却意味深長的道：「快點回來，玉姊姊，否則相公會寢食難安的。」

小玉微微一笑道：「那妳就多安慰他一點就是。」語音一落，放轡馳急而去。

此後十多天都在平靜中過去，小鎖子去過長生藥房兩次，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訊息。

這天傍晚時分，北宮琦夫妻正在閒話家常，一陣敲門之聲忽然傳了進來。

小鎖子一怔道：「我去瞧瞧，你們準備一下。」

他們剛剛佩上兵刃，小鎖子已將來人帶了進來，原來是長生藥房的衞子華，倒叫他們平白的緊張了一陣。

「見過北宮少俠。」衞子華雙拳一抱，向北宮夫婦行了一禮。

北宮琦還了禮道：「不敢，衞大俠辛苦了，是否有什麼消息？」

衞子華取出一張便箋遞給北宮琦道：「這是武小姐派人送來的少俠請過目。」

便箋的確是武碧珠寫的，北宮琦見過她的字跡。

上面是說綏靖武備署決定派人除去祝亭昱，預定三日之內出發，這批殺手共有九人，領隊是袁玉戍，另有一級武士二名，二三級武士各三名。

瞧過內容，北宮琦立即毀掉便箋，然後對衞子華道：「爲了爭取時間，愚夫婦準備馬上出發，請上覆令尊，一旦事了，咱們會趕回濟南的。」

衞子華道：「在下想追隨少俠出去闖闖，如果方便……」

北宮琦道：「衞兄言重了，都是爲復興民族而努力，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不過令尊太忙，與復漢會及武碧珠的連絡全靠你了，依小弟之見，衞兄不宜遠離。」

衞子華道：「少俠既如此吩咐，在下遵命就是，祝你們馬到成功，告辭。」

送走了衞子華，北宮夫婦三人立即上道，沿泰安，滋陽之綫南下，直奔安徽省境。

× × ×

在浙江西天目山百丈峯的西南，有一座極爲險要的隘口「昱嶺關」，隣近這座

雄關的是一個山鎮「老竹嶺」。

此地雖是山嶺嵯峨，形勢險要，却有一條官道貫通浙江安徽及江西三省，因而行旅依然十分之多。

× × ×

雙龍頭老大祝亭昱是一位名人，在西南各省只要提起祝老大，人們都會肅然起敬。

祝亭昱約莫五十出頭，乾乾瘦瘦的相不出衆，貌不驚人，無論誰瞧他一眼，都不會覺得他有什麼過人的能耐。

他的武功不差，在少林俗家弟子之中，算得是一位有數的高手。

不過江山代有才人出，江湖上奇人異士極多，如果單憑武功，他是不會有今天的成就的。

那麼他必然另有所長了。

不錯，一腔熱血，滿腹信義，爲朋友兩肋插刀，在他來說是等閒之事。

只知道有朋友，不知道有自己，像這麼一個爲友忘身，信守信義的鐵血漢子，那能不獲得人們的尊敬？

由於他經年累月的在爲別人忙，所以至今還是王老五一個，他雖然有無數的朋友，却沒有一個家人。

他的生活也是清苦的，衣求蔽體，食求充飢，再有一個可蔽風雨的宿處，他就會感到十分滿足。

他生活的來源是柴行經紀，這樁職業說起來也可憐得很，山區到處都是野草樹林，買柴燒的自然不多。

但也不是沒有，人丁少的大戶，山鎮上做生意的買賣人，大多數都要買些茅草乾柴作爲燃料，因爲祝亭昱沒有恒產，所以人們才要他收一點蠅頭之利以維持他的生活。

這天晌午時分，祝亭昱做完了工作，正在一家酒館裏飲酒，這是他惟一的嗜好，但他喝得不多。

此時一前兩後，酒館裏走進來一男兩女，祝亭昱目光一抬，正好與來人的眼神相遇。

「啊！」

他心頭一動，暗忖：「是誰家的兒郎？好一表英俊的人材。」

天下英俊的兒郎很多，但不辭跋涉千里，來到這天目山區的只有一個。

他就是北宮琦，他身後跟着的兩名少婦，自然是鐵秋霞及小鎖子了。

北宮琦趨前幾步向祝亭昱雙拳一抱道：「不敢動問，尊駕是否就是祝大爺？」

祝亭昱啊了一聲道：「在下正是，小兄弟有什麼指教？」

北宮琦道：「不敢，晚輩只是慕名求見而已。」

祝亭昱哈哈一笑道：「好，好，伙記，快添杯筷，小兄弟請坐。」

北宮琦先介紹了他兩位妻子，夫婦三人打横坐了下來。

杯筷來了，小鎖子搶着替他們斟上了酒，這幾位萍水相逢的男女，就這麼開懷暢飲起來。

當酒至半酣之後，祝亭昱道：「小兄弟，賢夫婦跋涉千里，就只爲了慕名？」

北宮琦道：「還有一件事，但此地耳目衆多，說出來有些不便。」

祝亭昱道：「好，咱們走，伙記，記上賬，改天再算。」

祝亭昱的家就在鎮口，竹籬茅舍，構造得十分簡陋，及走進屋裏一瞧，跟屋外沒有兩樣，如果以家徒四壁來形容，倒是恰當得很。

「坐，三位，沒有什麼好招待的，眞有點不好意思。」

的確沒有東西招待，惟一可以奉客的是白開水一杯。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名滿東南的祝大俠，勿怪滿人要放你不過。」

祝亭昱一怔道：「小兄弟可是聽到了什麼？」

北宮琦道：「是的，晚輩的確聽到一點對前輩不利的風聲，不過在晚輩說出這項消息之前，想先請教一些問題。」

祝亭昱道：「好，請問。」

北宮琦道：「前輩身懷絕世武功，名滿東南半壁，但却碌碌終日，這是爲了甚麼？」

祝亭昱一怔道：「不爲甚麼，只是性之所近而已。」

北宮琦道：「前輩是一個性情中人，瞧到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就會奮不顧身的予以拯救，只是太苦了你自己了。」

祝亭昱道：「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偉大，因爲個人的力量十分有限。」

北宮琦道：「對，個人的力量的確有限，但，如若前輩置身廟堂……」

祝亭昱長長一吁道：「小兄弟，莫非你沒有聽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這兩句格言麼？」

北宮琦道：「晚輩聽過，但不同意這兩句格言的說法。」

祝亭昱啊了一聲道：「願聞高論。」

北宮琦道：「邦有道則仕是對的，相助當局行仁政，惠萬民，自然應該，但邦無道則隱就不應該了。」

祝亭昱道：「依小兄弟之意呢？」

北宮琦說道：「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反！」

祝亭昱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如剪，向北宮琦冷冷的凝視着。

北宮琦神態自若的笑笑道：「怎麼，前輩認爲不對？孟夫子曾經說過，民爲貴，君爲輕，當君主的奴役萬民已是不對，何況我炎黃子孫披髮左袵已兩百餘年，目前國勢積弱，民氣消沉，咱們如不奮起反抗，莫非要等待亡國滅種不成！」

祝亭昱沉默良久，忽然放聲一陣豪笑道：「這當眞是聞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我該怎麼做？小兄弟，你說。」

北宮琦道：「聯合志同道合之士，振興民族氣節，喚醒民族靈魂，以成功不必在我之精神，不屈不撓的奮鬪下去。」

祝亭昱面色一肅道：「好，祝某當以今後餘年，爲復興民族而奮鬪，小兄弟，你還沒有介紹你的姓名呢。」

北宮琦道：「多謝前輩，晚輩複姓北宮，單名一個琦字，她們是拙荊鐵秋霞，小妾鎖子。」

祝亭昱道：「原來是北宮兄弟，好，好……」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一見如故，老哥哥有一點請求。」

北宮琦道：「前輩請吩咐。」

祝亭昱道：「老哥哥雖是痴長幾歲，但比起你小兄弟，算是白活幾十年了，所以你們不能再用前輩晚輩的稱呼，如果你瞧得起我，叫我一聲老哥哥就是。」

北宮琦道：「恭敬不如從命，只是太過僭越一點。」

祝亭昱道：「不要這麼說，小兄弟，說出你聽來的消息吧。」

北宮琦道：「滿人在濟南成立一個綏靖武備署，專門以卑鄙無恥的手段，暗殺我民間志士，希望炎黃子孫永遠消沉，千秋萬世作他們滿虜的奴隸。」

祝亭昱道：「老哥哥也是他們暗殺的對象？」

北宮琦道：「是，而且名登首榜。」

祝亭昱奮然道：「想不到我這山野村夫，他們都不放過！」

北宮琦道：「老哥哥人望之隆號召力之大，與當年金田起義的洪揚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滿虜怎能讓你生存下去！」

祝亭昱道：「小兄弟可知道他們何時前來？」

北宮琦道：「小弟比他們早走三天，來人一共九個，領頭的名叫袁玉成。」

祝亭昱道：「那是說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小兄弟可有什麼主意？」

北宮琦微微一笑，壓低嗓門說出一番話來，祝亭昱聽得不住的點頭，然後四人再作了一番計議，定出了一個十分完美的殺敵之策。

× × ×

大阜在歙縣以東，老竹嶺以西，也是一個頗爲繁榮的鎮集。

這天晌午時分，大阜鎮上的飯莊酒館坐滿了打尖的旅客，他們大都是走販行商，搏取蠅頭之利過日子的。

要想找出特別一點的麼，有，今天就有九個。

這九人的確有些特別，他們不只是身帶兵刄，衣著華麗，那幅趾高氣揚，目無餘子的驕狂之態，也足以使人退避三舍。

他們在一家較大的酒館進餐，分別佔用了兩張食桌。

用餐還不到一半，巧得很，又有九人進了酒館。

這般人有兩頂軟轎，三匹駿馬，連抬轎的在內，不多不少正是九個。

軟轎歇下來了，走出一位夫人及一名婢女，她們目光一抬，向店內瞥了一眼，夫人扭頭對皺着眉頭的老爺說道：「老爺，你瞧，裏面的人那麼多，咱們換一家可好？」

老爺道：「那一家都一樣，現在正是旅客打尖的時刻，蘇管家，你去跟掌櫃的交涉交涉。」

蘇管家留着三綹短髭，雙目神光逼人，他沒有去找掌櫃的，却找上了那九名神態驕狂的食客。

「喂，吃光了沒有？」

「吃完了沒有又關你甚麼事？莫明其妙！」

答話的是一個面色冷肅的青衣少年，他像是這九人的頭兒。

蘇管家面色一沉道：「你居然敢罵我莫明其妙？你知道我是誰？」

青衫少年冷冷道：「不管你是誰，替本大爺滾開一點，否則我就叫你吃不完兜着走了。」

蘇管家大怒道：「反了反了，居然有人敢對杭州尙將軍的管家無禮，我如果不給你一點教訓，你就不知道甚麼叫天高地厚了。」

青衫少年嘿嘿一冷笑道：「杭州尙將軍算甚麼東西，綏靖武備署的三級武士也比他高上一截。」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動上了手，酒館之內立刻顯得一片紊亂。

如此一來動手的就不只兩個了，雙方都是九個，豈不正是旗鼓相當。

按說尙將軍這邊應該吃緊一點，因爲他們有兩個女人，四名轎夫，怎能是那般武士的對手？

但一經交手，這般綏靖武備署的武士竟然神色大變，敢情別人無論是女人還是轎夫，不只是個個身負絕學，而且勇敢善戰，招招都往要命之處招呼。

青衫少年一見形勢不利，立即出聲叱喝道：「住手，在下袁玉成，是綏靖武備署的記名統帶，咱們身負皇命，誤了事可不是你尙將軍能負責的！」

尙將軍面白無鬚，身材中等，他踏前幾步，道：「蘇管家下來。」

蘇管家應聲退下，尙將軍道：「你是記名統帶袁玉成！好，將皇命拿來本將軍瞧瞧。」

袁玉成道：「這是秘密任務，皇命不便携帶。」

尙將軍道：「那你就跟我去杭州吧，待本將軍查明屬實，才能放過你們。」

袁玉成道：「不，咱不能聽你的。」

尙將軍冷冷道：「那我只有拿下你了，各位動手，他們如敢反抗，可以就地格殺。」

這一回較適才更加熱鬧，刀光劍影，打得兇狠已極。

袁玉成用的一對判官筆，雙筆橫蔽直擊，功力頗爲老到。

尙將軍用劍，一招擊出，就像長江大河一般，袁玉成的功力雖是不弱，竟無法封着對方的攻勢。

在力拚二十餘招之後，袁玉成知道取勝無望，他不想再打下去了，力戰不勝，保命要緊，先隨尙將軍去杭州再作後計。

他口齒微張，似乎想說甚麼，但一個字都沒有說出，尙將軍的長劍已將他洞胸而過。

他丟掉雙筆，用左手堵着胸口，再以右手指着尙將軍，說道：「你……你……竟敢……」

他無法說出一句完整的言語，就已一跤摔倒下去，兩眼睜得跟銅鈴一般，面頰上混合着震驚與懷疑之色。

尙將軍見他死難瞑目，微笑着附着他的耳根道：「你沒有猜錯，眞的尙將軍決不會殺你，可惜我是北宮琦，所以不能饒你！」

死了叫他落個明白鬼，北宮琦是一片菩薩心腸。

但袁玉成原是一個心胸狹窄之人，他如何能夠接受此等刺激，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鮮血噴到三尺以外，兩腿一蹬，他

終於不情不願的走了！

北宮琦嘆息一聲，回頭向門場一瞧，八個武士躺下了四雙，一個活口都沒有留下。

他搖了一下頭，然後將地保找來吩咐道：「這般人對本將軍行兇，所以我才給他們一點懲罰，這是五十兩銀子，你拿去給他們辦後事去吧。」

給了地保五十兩銀子，立即吩咐起轎，一直奔到無人之處，他們才再度易容改裝，回到祝亭昱的住處。

「兄弟算無遺策，老哥哥可眞服了你了。」

祝亭昱名滿江湖，却對北宮琦心悅誠服。

北宮琦說道：「不敢當老哥哥謬讚，小弟還有一點建議，不知道老哥哥是否贊同。」

祝亭昱道：「你說，兄弟。」

北宮琦道：「咱們移禍江東之計成功了，縱使滿虜心有所疑，但無憑無據，他們必然不敢找到老哥哥的頭上，不過他們不會就此干休的，明的不敢，他們還會來暗的，所以老哥哥這個柴行經紀是不能做了。」

祝亭昱呆了一呆，說道：「兄弟說的不錯，看來老哥哥只好天涯亡命，四海爲家了。」

北宮琦道：「這也沒有甚麼不好，老哥哥不妨一面遨遊江湖，一面對疏導民心作一點宣導工作。」

祝亭昱雙掌一擊道：「好主意，你呢，兄弟，你今後作何打算？」

北宮琦道：「小弟要回濟南去，爲了保存民族元氣，我不能讓滿虜的殺手集團猖獗下去。」

祝亭昱道：「兄弟！我跟你去。」

北宮琦說道：「老哥哥知交滿江湖，小弟跟你走自然會佔極大的便宜，不過啓發民智，使他們辨識親仇，讓大漢民族聲威得以重振，這才是老哥哥未來的責任，所以……」

祝亭昱道：「我知道，兄弟，這樣吧，咱們好好的盤桓幾天，這你該不會反對吧？」

北宮琦道：「老哥哥熱情感人，小弟再反對就是不知好歹了。」

祝亭昱哈哈一陣豪笑道：「好，蕭昌，到街上弄些吃的來，咱們今天要共謀一醉。」

蕭昌是祝亭昱五名弟子之首，這五人適才曾經力殲幾名殺手，功力全都不弱。

當蕭昌到鎭上張羅酒食之際，二弟子周楡忽然奔了進來道：「稟師父，有人求見。」

祝亭昱道：「給我回絕了吧，今天師父不見客。」

周楡道：「是，師父，可是來人是求見北宮少俠的。」

祝亭昱哼了一聲道：「甚麼少俠，叫師叔。」

周楡道：「是，師叔。」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周兄請來人進來吧。」

周楡應聲奔出，片刻之後領進來一名年約三旬的短衣漢子，此人是濟南長生藥房的伙記王二結，北宮琦曾經見過。

他奉上一封書信道：「小的日夜兼程，惟恐找不到少俠，總算沒有誤事。」

北宮琦道：「辛苦你了，待我瞧瞧信咱們再作詳談。」

他抽出信箋一瞧，原來是武碧珠寫給他的，內容是說李八刀親率武備署的精英，三嬌娃九猛漢，由濟南向西走，行方不明，此行的任務似乎十分重要，她雖是多方探聽，依然得不到半點消息。

第二份也是武碧珠寫的，字跡十分潦草，顯得時間極爲匆迫。

這張信箋上是說鐵秋寧何瑤仙親率男女武士二十七人，化裝改扮悄悄出城，同行還有漠外雙煞。

第三份便箋是衞大夫寫的，他說由武碧珠的來信推斷，江湖之上可能會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重大事端，他除了將武碧珠的原函送交北宮琦，並另抄一份以信鴿送交義和門主陳容鈞請示，由於時間短促，尚未獲得回音，他建議北宮琦立即馳往武漢，到黃鶴樓找一位名叫曹英的老人，曹英年約六旬，面容清癯，身材削瘦，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小帽，帽子的頂端繫着一個黑色的絨球，這個絨球就是識別暗號，北宮琦只要將衞大夫的書信給他一瞧，就可以獲得任何帮助，因爲曹英是華中分會主，備有信鴿傳遞消息，北宮夫婦只要到達武漢，就可以知道李八刀的動向了！

瞧完來信，北宮琦決定即刻趕往武漢，他先修書一封，打發王二結回濟南，然後向祝亭昱雙拳一抱道：「小弟原本打算與老哥哥作幾日歡聚的，看來這個願望也要俟諸異日了。」

祝亭昱道：「不要緊，兄弟，咱們來日方長，這是大事，老哥哥不敢勉强留你，不過如果老哥哥能夠抽得開身，我會到武漢找你的。」

北宮琦道：「好，老哥哥珍重，小弟告辭。」

離開老竹嶺後，他們夫婦就馬不停蹄的急馳，一路橫越安徽南部，經邳門，至德，宿松，進入湖北的黃梅縣境。

此時正當夕陽含山時分，距縣城還有二十餘里，北宮琦希望能在關閉城門之前趕到，否則住宿就會發生問題了。

他急着催馬前進，馬兒偏偏找蹩扭，猛的一聲長嘶，跟着人立而起，幾乎將他掀下馬來。

及定睛一瞧，敢情有人由道側樹林之中彈出一塊石子，馬兒猛吃一驚，才造成一陣大亂。

待北宮琦勒住轠繩，四條彪形大漢已由樹叢中走了出來，領頭的面貌清秀，是一個三旬上下的錦衣青年。

北宮琦道：「朋友是存心找碴？咱們好像面生得很。」

錦衣青年道：「別誤會，咱們只是想跟閣下談一筆交易。」

北宮琦道：「談交易？在下不是生意人，你找錯對象了。」

錦衣青年道：「沒有錯，你們有馬，咱們有銀子，兩下一交換生意不是就成了麼？」

北宮琦道：「你想買咱們的馬？」

錦衣青年道：「對，你開個價吧。」

北宮琦搖搖頭道：「只怕你買不起，這個價不開也罷。」

錦衣青年道：「別門縫裏瞧人，閣下，你何不先開一個價再說？」

北宮琦道：「好，咱們是三匹馬，你就給這個數吧。」

他伸出三根手指。

錦衣青年道：「三兩銀子？」

北宮琦搖搖頭。

錦衣青年道：「三十兩？」

北宮琦再搖搖頭。

錦衣青年面色一變道：「莫非你要三百兩銀子？」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讓路吧，朋友，咱們的馬你買不起的。」

錦衣青年道：「你這只是普通的馬匹，一匹最多十幾兩銀子，你如果居心訛詐，那你就打錯主意了！」

北宮琦道：「別忘了，朋友，是你找上的，怎能怪我居心訛詐？」

錦衣青年呆了一呆道：「好吧，成交了，墨九，給他三百兩銀子。」

墨九是一名年歲較長的大漢，他掏出一張三百兩的銀票交給北宮琦，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請你們將馬牽過來。」

北宮琦道：「別忙，朋友，我沒有說三百兩銀子賣給你們。」

錦衣青年大怒道：「莫非你要三千兩，三萬兩？」

北宮琦道：「我說你買不起，沒有錯吧？」

錦衣青年面色一寒，道：「朋友，你惹了大禍了，開罪了龐家寨你還想走出黃梅地面！」

北宮琦道：「在下無意開罪任何人，也不怕任何人找碴，你如是再不讓路，在下只好得罪了。」

錦衣青年道：「要讓路不行，有本事你就闖過去。」

他一翻衣底，取出一條軟鞭，雙目神光如虎，擺出一副準備搏殺的姿態。

小鎖子早已忍耐不住，口中一聲嬌叱，甩蹬飄身，由馬背上凌空撲了下來。

錦衣青年運腕一抖，軟鞭起鳳騰蛟，斜抽小鎖子的雙腿，出招迅捷有力，大有名家風範。

小鎖子撇撇嘴，身形還在空際，已一把抓着鞭梢，纖足猛的一挑，錦衣青年就已飛了出去。

這是她脚下留情，但錦衣青年已經摔得嗞牙裂嘴，半晌爬不起來。

此時樹林之中忽然响起一聲嘆息道：「畜牲自不量力，應該接受一點教訓。」

隨着話聲，走出一位身着長衫，年約五旬的老者，向着小鎖子抱拳一禮，說道：「多謝夫人手下留情，老朽龐元品感激不盡。」

北宮琦道：「好說，拙荊一時收招不住，在下十分抱歉，前輩如果別無他事，愚夫婦就此告辭。」

龐元品道：「別忙，少俠，適才是小兒少不更事，但老朽必須有所解釋，何況此時少俠已經趕不進城去了，敝寨離此不遠，歡迎賢夫婦到敝寨屈留一宿。」

北宮琦道：「這個……」

龐元品說道：「老朽經營牧場，是一個正當商人，歡迎高軒蒞止，絕對沒有惡意。」

北宮琦道：「前輩言重了，只是咱們無端打擾，心中覺得有些不安而已。」

龐元品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少俠不必客套，請。」

北宮琦夫婦見龐家父子不似壞人，再說以他們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也不會將這般人放在心上，既然已經趕不進城，到龐家寨借宿一宵未嘗不可。

於是，他們跟隨龐家父子，走進兩里之外的一片平坦的山谷。

這是一個頗爲理想的牧場，只是規模並不太大，馬匹牛羊加起來不過兩三百頭而已。

龐元品的確是一個正當的商人，他們雖是學習武功，只是爲了保護牧場。

當晚龐家寨以盛筵招待，席間龐元品對乃子攔路買馬之事作了一番解釋。

敢情北宮琦騎的是一匹罕見的大宛純種良駒，只是無人知曉，被糟蹋得比常馬還不如而已。

此等良駒如是加以妥善的調養，可以作爲種馬，幾年之後，龐家牧場的經營就會大爲改善了。

最後龐元品願以一匹長程健馬交換，脚程決不會差於這匹大宛名馬，另加五百兩紋銀，作爲一點補償。

北宮琦同意交換馬匹，但不接受龐元品的銀子，經過一番誠意的交談，他才勉强接了下來。

交易談妥，龐元品十分高興，他忽然又眉峯一皺道：「少俠是去武漢？」

北宮琦道：「是的，咱們响往黃鶴樓的盛名，想前去瞻仰一下。」

龐元品道：「黃鶴勝蹟流傳千古，的確值得一遊，不過風聞鷄公山的强人鐵公鷄烏上貴，已率領手下傾巢而出，他們正是去了武漢，少俠人單勢孤，最好事先防範一點！」

北宮琦說道：「多謝指教，不過武漢是一個軍政重鎭，在此等所在强盜也敢鬧事？」

龐元品道：「少俠要是如此設想你就錯了，那烏上貴雖然是一個盜魁，却長袖善舞，手眼通天，聽說有不少不屑官吏，都與他暗中勾結。」

北宮琦一怔道：「有這種事，在下會注意的。」

飯後回到宿處，鐵秋霞道：「相公，你認爲龐元品的話可不可靠？」

北宮琦道：「官匪勾結原是不可能的，但在昏庸腐敗的清廷就不足爲奇了。」

鐵秋霞道：「他們傾巢前往武漢，又是爲了甚麼？」

小鎖子道：「說不定會與武備署的行動有關。」

北宮琦道：「咱們不必亂猜，待見到黃鶴老人曹英，一切自然都會明白。」

小鎖子道：「相公說的是。」

翌晨由黃梅起程，經過三天的急趕，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武昌。

這是一座古城，也是華中的軍政中心，商業雖是不如漢口，却是兵家必爭的重鎭。

北宮夫婦落店之後，當晚沒有外出，

直到次日午餐之後，才聯袂奔向名滿天下的黃鶴樓。

由於天氣晴朗，黃鶴樓的遊客十分之多，茶樓之內幾乎已座無虛席。

北宮琦叫鐵秋霞小鎖子在外面等候，他獨自進樓尋找，找了頓飯時間，依然毫無所獲！

茫茫人海，找人原是困難的，好在曹英有他的獨特的記號，黃鶴樓雖是萬頭鑽動，他仍被找了出來。

那是一個光綫較暗，不爲人們注意的角落，北宮琦發現他時，他好夢方酣，正斜躺在竹椅上呼呼入睡。

北宮琦在他身旁坐下，要了一碗茶，然後輕輕推了他一把，道：「曹老，你醒醒……」

「唔，誰呀……」

他醒來了，還有些睡眼惺忪。

「在下是北宮琦，有人要我來瞧瞧曹老。」

「誰？」

「濟南衞大夫。」

曹英似乎精神一振，目光流轉，向他身旁瞧了一眼，道：「你一個人？」

北宮琦道：「不，寒荊在外相候。」

曹英道：「好，咱們走。」

鐵秋霞小鎖子正等得發急，瞧到北宮琦急忙迎了上來，但曹英並未跟她們打招呼，身形一轉，逕向右側緩步走去。

北宮夫婦跟在他的身後，一路左彎右拐，直到一條冷巷之內，他才在一道窄門之前停了下來。

窄門內是一個後院，經過後院進入一幢簡單的陋室，此時曹英才展顏一笑道：「居處簡陋，沒有東西可以奉客，請賢夫婦多多原諒。」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曹老勿須客套，咱們也不是客人，這是衞大夫的一封親筆信，請曹老過目。」

曹英瞧過信道：「這封信已經沒有保留的價值，還是毀掉的好。」

北宮琦道：「曹老說的是。」

他接過便箋，雙手一合一搓，幾張便箋就已變作一堆紙屑了。

曹英由衷的稱讚道：「少俠好功力，倒叫老朽開了一次眼界，快請坐，咱們慢慢聊。」

北宮琦道了一聲「多謝」，曹英待他們落座之後，說道：「此間情況十分緊急，少俠夫婦能够及時趕到，使老朽放心不少。」

北宮琦道：「好說，在下力量有限，只怕會使曹老失望，此地究竟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在下一點也不明白。」

曹英道：「洪門兄弟將於下月初五日，在珞珈山潛齋別墅開香堂，各省重要堂口的主要人物都已被邀參加……」

北宮琦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洪門此擧驚動了清廷，因而濟南的綏靖武備署傾巢而出，看來他們是想一網打盡洪門精英，使這一糾合志士的民間帮會，受到澈底的摧毀！」

曹英道：「不錯，老朽接到不少飛鴿傳書，他們雖然路綫不同，裝扮各異，但都是奔向武漢的，他們摧毀洪門的企圖不必懷疑，只是老朽想不透，洪門開香堂是官府允許的，他們用甚麼理由對洪門兄弟行兇？」

北宮琦道：「仇殺！」

曹英道：「仇殺？就算這樣吧，不過一二人間的私怨，怎能牽連如此之廣？」

北宮琦道：「曹老說的不錯，如若發動仇殺的是一個强盜頭兒，他硬說與會的洪門兄弟全都與他有仇，因而糾衆索仇，不也言之成理？」

曹英一呆道：「誰？」

北宮琦道：「鐵公鷄烏上貴……」

接着他將留宿龐家寨所聽來的消息說了出來。

曹英啊了一聲，一臉沉重之色道：「武漢三鎭近日聚集不少來路不明之人，老朽正在不解，原來是鷄公山上的强人，强盜殺人不必講什麼理由，看來洪門兄弟是凶多吉少！」

北宮琦問道：「請問曹老，復漢會是否決定要參與這次漩渦，已否定有一套對策？」

曹英道：「洪門兄弟絕大多數是本會之人，實際上此次武漢風雲正是衝着本會而來，咱們的參與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了，至於對策麼，只有八個字，集中力量，相機行事。」

一頓接道：「本會的人數不能算少，但身懷武功，能够派上用場的不多，除了由濟南趕來的三名高手，此地連同老朽在內，不過四人而已。」

北宮琦道：「這是咱們所能集中的力量，那相機行事，曹老是否已有腹案？」

曹英道：「不能算是腹案，只是一種想法。」

北宮琦道：「曹老請說。」

曹英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北宮琦略作沉吟道：「辦法可行，只是其中還有幾點顧慮。」

曹英道：「甚麼顧慮？」

北宮琦道：「咱們人力有限，滿虜却可以徵調後援，所以咱們必須每擊必中，不可對人力作半點浪費。」

曹英道：「少俠說的對，老朽也有同感。」

北宮琦道：「其次是咱們下手的時機，此時是四月初二，距離洪門開香堂的日子還有三十多天，如是滿虜損失過重，他們還有時間增加援兵。」

曹英道：「老朽明白了，咱們會有一個妥善安排的。」

北宮琦道：「既是如此，在下只好靜候曹老的指示了。」

曹英道：「不敢當，本會此次與滿虜武漢之鬥，是以少俠夫婦爲本會的主力，今後借重賢孟梁之處正多，但在滿虜的眼中，咱們是一個叛逆的組織，因而本會的一切行動不得不份外謹愼。」

北宮琦道：「這個在下明白。」

曹英道：「咱們的組織只有縱的指揮，沒有橫的連繫，所以老朽不便介紹其他之人與少俠相見。」

北宮琦道：「正該如此，曹老如若別無指示，在下就此告辭。」

曹英道：「好，請少俠留下地址，老朽會跟你保持連絡的。」

北宮琦當即留下客棧的地址，然後告

辭離開，現在他們除了等候曹英的指示別無他事，生活倒顯得輕鬆起來。

武漢三鎭的名勝頗多，他們幾乎天天出遊，只是不敢去得太遠，以免躭誤了大事。

這天他們逛到漢陽縣東北，大別山東麓的晴川閣來了，晴川歷歷漢陽樹，此地自然以河山壯麗見勝。

但他們剛剛踏上晴川閣的台階，夫婦三人的神色竟然同時一變。

這當眞是寃家路狹，他們遇到了一個最不願遇到的人了。

此人是鐵秋寧，鐵秋霞的三哥。

正邪不兩立，忠奸不並存，雖是骨肉親情，在大義之前，最後必然難免一戰。

只是如果能够避免自然再好不過，就算免不了生死一搏，也不希望一開頭就是骨肉相殘的局面。

但，現實就是這麼殘酷，他們偏偏就不期而遇。

其實遇上了也不要緊，因爲北宮夫婦是經過易容改扮的，無論如何親近之人，都很難認出他們本來的面目。

只是鐵秋寧並不是單獨遊歷，他身旁有一個何瑤仙，身後是李八刀及武碧珠。

當雙方目光一觸之後，北宮夫婦立即扭頭瞧往別處，他們不想惹事，不想骨肉相殘。

待彼此擦身而過之後，鐵秋霞不由悄悄吁出一口大氣，尷尬的塲面過去了，她怎能不心下一寬。

但——

「站住！」

這一聲嬌叱，是何瑤仙所發。

北宮琦暗忖：「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站住就站住，他們又能怎樣？」

他脚下一窒，緩緩轉過身來，然後雙拳一抱道：「夫人是呼叫咱們麼？」

何瑤仙道：「不錯，是叫你們。」

北宮琦道：「咱們好像面生得很，夫人有什麼指教？」

何淫仙道：「哦！你當眞不認識咱們嗎？」

北宮琦道：「各位也許是社會聞人，可惜咱們見識有限。」

何瑤仙冷哼一聲道：「別裝了，朋友，說出你的名號吧！」

北宮琦面色一沉道：「這就怪了，咱們素不相識，妳這是幹甚麼？」

武碧珠可能已經聽出北宮琦的聲音，急忙插口道：「算了吧，何姊姊，別人也是帶着家眷逛名勝，咱們何苦掃人家的興呢。」

何瑤仙道：「不，武妹子，他們身負上乘武功，必然不是常人，目前武漢藏龍臥虎，咱們怎能不弄個明白！」

李八刀道：「不錯，何姑娘這一說我也想起來了，他們走來之時下脚沉穩，擧步輕靈，速度看似不快，較常人却快了一倍有餘，這是幾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咱們不能失之交臂！」

北宮琦心頭暗暗一慄，想不到自己千謹愼，萬謹愼，却在不經意之際露出了馬脚，醜婦難免見公婆，看來不承認是不行了。

於是微微一笑道：「各位好眼力，不過愚夫婦只是習了一點莊家把式，高手二字實在承當不起，再說咱們練武旨在强身，並不碍着各位，你們如此追根究底，莫非習武是犯王法？」

一直冷眼旁觀的鐵秋寧忽然哼了一聲道：「這就難說了，閣下如果不交待明白，你就是犯了王法！」

北宮琦淡淡一笑道：「別說咱們沒有干犯王法，就算犯了王法，與朋友你又有甚麼關連？」

何瑤仙冷冷道：「這個關連可大了，你知道他是誰？」

北宮琦道：「不知道。」

何瑤仙道：「鐵門七捕，名震江湖，他就是三公子鐵秋寧，也是作奸犯科者的尅星，識相一點吧，朋友，別吃不完兜着走，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北宮琦笑笑道：「果然是一位名人，失敬得很，在下姓王，單字大可，世居巴顏喀喇山的星宿海，這兩位是我的妻子，朋友還有什麼指教？」

鐵秋寧道：「家師是那位高人？」

北宮琦道：「家師崑崙老人。」

鐵秋寧一怔道：「聽說崑崙老人只有一個徒弟名叫北宮琦，閣下當眞是崑崙弟子？」

北宮琦說道：「他是在下的師弟，在下此次前來中原，就是奉師命來尋找師弟的。」

鐵秋寧道：「好，你跟咱們走吧。」

北宮琦愕然地道：「跟你們走，爲甚麼？」

鐵秋寧道：「令師弟行爲不檢，誘拐本門婢女潛逃，官府曾經繪影圖形緝拿，但迄今仍被他逍遙法外，咱們如是將你留作人質，他必然會自動投到，這樣你可以見到師弟，咱們也可以抓到犯人，如此一擧兩得，自然再好不過。」

北宮琦估不到他又犯了一項錯誤，再度惹出麻煩，當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鐵秋寧既是存心不放過他們，他可以隨便編出一套說辭。

一旁的鐵秋霞實在忍受不住，因而出聲叱喝道：「你胡說……」

鐵秋寧呆了一呆，雙目精芒若電，向鐵秋霞打量一陣道：「我那裏胡說了？妳說。」

看情形，鐵秋寧已然覺得鐵秋霞的音調熟習，因而動了懷疑之心，如果讓她再說幾句，她必然也會露出馬脚。

於是，北宮琦接下去道：「寒荊不善修辭，請鐵大人多多原諒，她的本意是說北宮師弟素行方正，不可能做出有傷道德之事，這可能是一件誤會，希望鐵大人再作詳查。」

鐵秋寧道：「事實俱在，何用詳查，走吧，三位。」

適才只要北宮琦一個人跟他走，現在連鐵秋霞小鎖子也算上了，這位鐵大人實在難纏得很。

北宮琦自然不會聽他的，因而冷哼一聲道：「咱們有脚，自然會走，但沒有必要聽你的，神捕世家名滿江湖，你鐵大人總不能不講理吧？」

何瑤仙冷笑道：「官府捕拿叛逆也要講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北宮琦面色一沉道：「王某雖是浪跡江湖，却沒有做過一件有虧良心之事，妳何仙姑雖是名聲狼藉，也是在江湖上打過滾的，爲甚麼說話竟這麼不三不四？」

何瑤仙大怒道：「你敢侮辱我，姑奶奶今天饒你不得！」

語音未落，彈身出掌，玉手挾着勁風，向北宮琦當胸撞了過來。

小鎖子一聲嬌叱，橫身跨上一步，同時揮掌迎了上去。

嘭的一聲巨响，對方各自退了一步，小鎖子一退之後立即穩住身形，何瑤仙却身軀一陣搖晃，忍不住再退半步。

一掌力拚，何瑤仙竟然落了下風，鐵秋寧一夥四人除了武碧珠全都面色一變。

「好功夫，咱們再試試。」

何瑤仙自然不甘落敗，當今武林能够勝過她的原本不多。

她一退再進，展開一套十分毒惡的擒拿手法，掌指飛洒之際，招招不離小鎖子的要害。

何仙姑馳名江湖，果然有她的獨到之處，小鎖子如非習得小玉所教的「烟雲聚散」身法，很可能會遭到她的毒手。

現在她身如輕烟，在何瑤仙的雙掌之中穿插遊走，那繽紛綿密的掌影，對她半點也奈何不得。

忽然，在一聲嬌叱之後，响起一聲慘嗥，一條狂噴鮮血的軀體同時飛了起來。

她是何瑤仙，命門穴上中了小鎖子一記飛脚，她自然活不成了。

她是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她早就該死。

只不過她這一死，北宮琦等也就大禍臨頭了。

由於何仙姑是鐵秋寧的情婦，由於在專制皇朝的體制之下，官爲主，民爲奴，小鎖子居然殺死官大人的情婦，豈不是一個滅門之罪！

其實這本是一個不了之局。

這原是一個無法善了的局面。

小鎖子這一脚將人數的對比拉平了，豈不是再好不過？

自然，鐵秋寧決不會善罷甘休，他第一個怒吼着衝了過來，小鎖子與鐵秋霞都不便出手，只好由北宮琦出手對付。

李八刀也想替何瑤仙報仇，却被鐵秋霞接着，現在場中只剩下武碧珠及小鎖子，她們自然不便閒着。

不過武碧珠與小鎖子是在虛應故事，不像另兩對打得那麼兇險。

最兇悍的是李八刀，遺憾的是他此時沒有帶刀，只是一對粗壯的鐵拳。

他雖是沒有帶刀，無法發揮他連環八刀的絕技，但一拳搗出，有如疾雷撼山，此人功力之高，大出鐵秋霞意料之外。

鐵秋霞雖是意外，並沒有半點懼怯，因爲只要她展開「烟雲聚散」身法，李八刀就是白費氣力。

其實李八刀出拳不够快，力道雖猛仍不够精純，如果跟鐵門的流星七鎚相比，他就落了下乘了。

何況鐵秋霞習會了崑崙派的「風雷哮天」，更增加了流星七鎚的威力，當今之世，能够接下她三招兩式的只怕不多。

現在的李八刀就是一塊試金石，她所以一直沒有反擊，就是要瞧瞧此人够不够份量。

李八刀不愧是一位高人，至少他應該列入當代一流高手之內。

這是一個值得一試的好對手，鐵秋霞在一聲嬌叱之後，粉拳就像流星一般的使了出來。

拳似流星，風嘯雷鳴，李八刀面色一變，在危如累卵的情況下，他居然連續避過兩拳。

可惜避過兩拳之後，他却將胸膛迎上第三拳，在一聲慘嚎之中，他帶着一溜血雨飛了出去。

李八刀就這麼消失了，這又是一個賣身爲奴者的下場。

此時武碧珠也倒了下去，她也受了傷，而且穴道受制，不過這是演戲，演給公門狗腿子看的。

唯一還在惡鬥的只剩下北宮琦與鐵秋寧一對了，他們也像在演戲。

不，他們絕對不是演戲，因爲鐵秋寧招招殺手，恨不得每一招都將北宮琦置於死地。

但他每一招都走空，蟠龍脚，流星七鎚，這幾項鐵門威震江湖的絕藝他巳經使了好幾遍了，甚至他將飛虹九變滲入流星七鎚之中，依然對北宮琦無可奈何。

現在他巳欲罷不能，心頭的震駭就不必說了。

北宮琦也有他的難處，他的難處是不便痛下殺手。

無論怎樣鐵秋寧總是他是妻兄，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不能不有所顧慮。

此時鐵秋霞與小鎖子都在觀戰，她們自然瞧得出北宮琦的心意，但長此以往終非了局，因而鐵秋霞以傳音對北宮琦道：

「相公，先制住他的穴道。」

這倒是一項辦法，如是能够加以勸說，使鐵秋寧明瞭民族大義，即時悔悟，豈不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於是他展開了反攻，當鐵秋寧手忙脚亂之際，他悄悄點出了兩記指力，然後回過頭來，道：「妹子，怎麼辦？」

鐵秋霞說道：「先曉以大義，勸勸試試。」

北宮琦點點頭，向穴道受制的鐵秋寧道：「鐵大人，咱們能够聊聊麼？」

鐵秋寧怒叱道：「本大人何等身份，豈能跟你們一羣叛逆閒聊！」

小鎖子撇撇嘴道：「你却落在咱們的手裏，咱們要你死，你就不能活，莫非你還想不明白？」

鐵秋寧冷冷道：「爲國盡忠，死有何憾，你們下手就是。」

北宮琦哼了一聲道：「鐵秋寧，我倒是有點懷疑，你到底是漢人還是滿人？」

鐵秋寧雙目一閉，給他來個不理不睬，面頰之上是一股威武不屈，視死如歸的神色。

北宮琦嘆息道：「閣下不明忠奸，不辨夷夏，而又認賊作父，數典忘祖，像你這麼不屑的炎黃子孫，實在該死……」

鐵秋寧睜目大喝道：「住口！」

北宮琦道：「怎麼，我說錯了？你爲甚麼不想想滿人是將咱們當作奴才啊！滿漢不能通婚，滿人一生下來就受到供養，兩百多年來，高壓，奴役，恐怖的手段層出不窮，鮮血寫下的敎訓比比皆是，這些迫害漢人的暴政，莫非你都不知道？」

鐵秋寧冷冷道：「不必浪費唇舌，鐵某心如鐵石，你縱然舌粲蓮花也白廢。」

北宮琦道：「想不到閣下的奴性如此之深，可是滿人却說寧給外人，不給家奴，你們這些奴才實在可悲得很啊……」

他原想先說利害，後曉大義，你不聽可以，但他不能不說。

可是，他却面色一變，再也說不下去了。

鐵秋寧巳經咬舌自盡，變做一個死人，他如何還能說得下去？

這是人間的悲劇，他們都在悲劇中扮演一個角色，最痛苦的一個角色却爲鐵秋霞碰到，甩它不掉，擺它不脫，最後只能委諸天意，說是造物者的安排了。

就拿現在來說，這位甘爲奴才的咬舌自盡者却是她的三哥，雖說大義可以滅親，但骨肉親情是無法抹煞的，她怎能不搶天呼地的悲痛萬分呢？

當然，鐵門的悲劇並未終止，還要繼續不斷的上演下去，未來的痛苦可能會日勝一日，鐵秋霞是一個情感豐富的女人，她如何能够承受下去！

身爲鐵秋霞丈夫的北宮琦，何嘗不是情緒波動，他長長嘆息一聲，對嚶嚶悲泣的小鎖子道：「勸勸妳霞姐，咱們不能在此地留得太久。」

說完話他就走向另一個悲劇中的人物武碧珠，伸手抽出一掌替她解開了穴道。

「武小姐，對不起，讓妳受苦了。」

「這一點苦算不了甚麼，鐵秋寧死了麼？」武碧珠問道。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李若水

河山雖殘破，誓死不肯降。



李若水，他的本名是若冰，宋欽宗因爲迷信忌諱這兩個字與「弱兵」同音，恐怕會影響於軍事不利，就賜他名爲若水。他的字爲淸卿，曲周人，做官升到侍郎，當時靖康之難發生，强悍的金人，仗着他們强大的兵力，挾持着皇帝和皇后，妃子們和宗室往北方去了，這的確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變故，也是宋朝開國一百七十多年以來所沒有的重大事變，當時，還有許多的忠臣保護皇帝，李若水就是其中之一個，這一批遭到國難的君臣，剛剛到達金兵的營地的時候，金人便强迫宋欽宗和太皇太后，脫下皇族尊貴莊嚴的衣服，換上了一般老百姓所穿的「靑衣」，這實在是非常大的恥辱，可以使宋代遺羞萬年的，李若水看到了這種情形，便抱着宋欽宗痛哭不已，氣憤地大罵金人，金人便爭先恐後的用手掌重重的打李若水的臉，李若水支持不了，當即倒在地上，然而還是氣憤塡膺。

金人的將領粘罕，便命令强悍的騎兵十多人，嚴密的看守李若水，並且吩咐他們說：「千萬不許傷害李侍郎。」他的用意是想要誘使李若水投降，然而李若水以堅定的志向表示，非要死守名節不可，一定不投降金人，於是就開始絕食，每天飯不吃，茶不飲，他的隨從勸告他說：「國家如今已經變得這個樣子，已經很難挽救回來了，你這樣堅持下去，又有什麼用處，倘若你今天投降了金人，明天不就可以大富大貴了嗎？」若水聽見了，便看着天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天下不能有兩個王朝同時存在，我李若水怎麼肯厚着臉皮侍奉兩個君主呢？」他的僕人接着又勸告他說：「李侍郎，你的父母現在都已經老了，你難道不想回家看看老人家嗎？」李若水很生氣的說道：「我已經將我的身心貢獻給國家了，國既然不能保存，家怎麼會存在呢？你可以回去，到家的時候，可千萬不要將我現在的情形告訴我的父母，使他老人家傷心，你只要叫我的弟弟以後慢慢地將我的消息告訴二位老人家就行了。」

過了沒幾天，粘罕又召李若水見面，將宋朝對金失信的事告訴他，李若水說道：「如果說是宋朝對你們金失信，你們就是愛好說大話的强盜。」接着又說：「你們像是毒蛇猛獸，簡直就是一羣强盜，你們的國家就要滅亡了，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粘罕聽完了，便大發雷霆，知道李若水不肯投降，便命令將他綁了起來，當他被金兵帶到台階前面的時候，他回頭對他的僕人說：「我是爲國家死的，這是我的本分，爲什麼要連累你呢？」說完了，以國家無法挽救，河山不能收復，他便痛哭流涕，大聲痛罵金人，並且求他們給予他一死，金人看他不投降，便抓破他的嘴，然而李若水仍然罵得很厲害，金人便把他殺害了。

李若水雖然被金人殺死了，但是他不屈服金人，不怕死，以身報國的精神，不但使國人爲他感動，就是金人也很佩服他，他們都讚揚他說：「當遼滅亡的時候，爲國守節的人有十多人，而宋朝爲國守節的人，只有李侍郎一個人而已。」

李若水被殺的時候，他曾唸了一首詞說：「我抬着頭看着蒼天，蒼天默默無語，忠臣爲國而死，氣勢是多麼偉大啊！」他死了之後，宋朝追封他爲觀文殿學士，並且賜他名爲忠愍，祭弔他一首詞說：「從前殷秀實爲國用笏打過朱泚，顏眞卿爲國當面罵過安祿山，這些史册上都有紀載，他們的精神依然存在，然而李若水這樣子的烈士，足以和古人相比美了啊！」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江山如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帮帮徒先行潛入別傳寺，伺機暗襲梁斗等人，以圖一舉殲滅，豈料奸謀未逞，反被羣俠擊退，梁斗乃集合衆人，共商應敵之策，突聞隆然巨响，探悉寺後山路巳被炸毀，退路斷絕，而權力帮帮衆巳包圍該寺，於是羣俠決心固守，與該寺共存亡。梁斗乃即部署防禦，分配任務。蕭秋水在關前守衛，而大肚和尚則守在山海門後之頂峯。一前一後，可互為照應。蕭秋水與大肚聯繫，竟無反應，急往察看，豈知大肚在沉睡中，愕然間，發覺人影紛至……

談笑研戰畧

闖關的人

這五人來勢十分洶洶，而且不住回頭，似有驚恐，蕭秋水不及長嘯：——長嘯乃梁斗所定通知來敵之訊號——他一脚踹向大杜，飛身而下，要在五人未闖過丹霞關之前，先搶得關口！

丹霞關是著名天險。輕功再好的人，也只有拾唯一道險窄之鐵梯而上，而丹霞門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功夫再高，只要一人把住關口，眞是不易搶渡，可謂死地，梁斗見蕭秋水武功不高，但天資聰明，將由他把守此關。

而今蕭秋水一心想先奪得正門。說時遲，那時快，蕭秋水自上而下，快撲猛沉，疾落關門；五人自下而上，居然奔勢不比蕭秋水差，飛撲關口！

這一下電光火石，幾乎是毫釐之差，蕭秋水猛撲擋關口，五人亦到了關前，都是在同時刹那間。

五人一怔，似未料到蕭秋水如此之快，又如此年輕，卻敢擋在他們身前。

賁酒論英雄

蕭秋水猛吸一口氣，一睇知是五個身著灰袍，太陽穴高鼓，目中精光烱烱的老人，却是從未見過這些人，喝問道：「五位是——？」

一語未畢，一個灰袍黑點的老人霹靂一般的斷喝：「什那小丑，也來擋路!!」

兩人猛打了一個照面，那老者「嗆」地拔出長劍，劍勢「格勒勒」一陣異聲，猶如開山倒樹，蕭秋水一看，知道來人劍法在自己之上，又事有蹊蹺，但自己不能閃躲，更不能退，只要離開半步，便給人奪了關門，蕭秋水把心一橫，一劍疾刺了出去！

此刻他的武功，已遠勝數日前的他，劍法精妙，這一下反擊，令老者一怔，若要刺中蕭秋水，自己也得拚上一劍，他與蕭秋水並無怨仇，蕭秋水一上來就用了拚命打法，倒讓他吃了一驚。

這老者應敵經驗，十分豐富，當下臨危不亂，劍招一收，錯步避過一劍，但山徑十分偏狹，下面便是萬丈深崖，老者迴劍之間，便無立足所，被逼退了三級。

石級只容一人之位，前面老者一退，後面的四位老人為免撞在一起，也不得不退，這一退之間，不啻是蕭秋水的一劍迫退了他們，而這五人，又是武林之中大大有名的前輩，這一口烏氣那裏能忍，前面老者大吼一聲，揮劍又上！

這一下劍鋒所至，轟隆隆有聲，蕭秋水心中暗驚，他父親蕭西樓是當今七大名劍之一，有跟他提過這種「騰雷劍法」，蕭秋水當下以密集陰柔、瀟洒自如的「浣花劍法」，緊守中門，老者劍法雖高，但蕭秋水一夫當關，加上居高臨下，老者根本不得入雷池半步。

這老者闖不進去，後面四人乾自着急，因山路隘狹，也騰不出空位過去帮忙，急得不斷吆喝。

蕭秋水奪得有利情形，緊守關口，那老者武功原高于他，但蕭秋水近日武功激進，與老者已是伯仲之間，這一來因為地勢，反而把老者逼得忙不過手來。

這五人尚未上山，就為一年輕小伙子所挫，自是怒急攻心，怪吼連連，忽聽一聲怪叱，另一灰衣衣短褂的老者猛拔身而起，在萬丈高崖上，居然飛起，連蕭秋水都為他揑了一把汗，叫道：「小心！」

這老者却不偏不倚，恰好落到原先使「騰雷劍法」那老者頭頂上，一足駐頭，「刷」地出劍，蕭秋水頭一偏，只覺頸上一涼，才聽到「刷刷刷」三聲，原來這劍勢幾乎比聲音還快，饒是蕭秋水閃躲敏捷，也被擦傷了一劍。

蕭秋水此驚非同小可，忙打起精神；那兩名老者，一用「閃電劍法」，一用「騰雷劍法」，一上一下，却配合得天衣無縫，絲毫不影响劍法運用。

以二戰一，蕭秋水落盡下風；但偏於地利，還制得住二人凌厲的攻勢。

這兩名老者，合戰蕭秋水，居然還揪之不倒，不但驚訝，又覺丟臉，兩人怪吼一聲，只聽後面一灰衣白斑老者清嘯一聲，另一灰袍藍襖老者亦大喝一聲，左右掠上，竟落在使「騰雷劍法」的老者左右肩上，「錚錚」拔出雙劍，一人左右雙劍如穿花蝴蝶，一人兩手雙劍如飛鳥投林，蕭秋水盡落下風。

這四人搭配，像多年訓練一般，合作無間，後面兩人，一使「蝴蝶劍法」，一施「鴛鴦劍法」，又絲毫不影响原先「騰雷劍法」以及用「閃電劍法」兩老人的劍招，蕭秋水一時漸落下風。

蕭秋水忽然想起「長天五劍」：——

這五老雖不是長天五劍，但運用五人合擊劍陣之妙，却酷似「長天五劍」！

這五人究竟是誰呢？

蕭秋水已無暇細想，忽地「颼」聲急响，一劍已由下而上，刺向他的小腹！

待他發覺時已遲，劍已及腹，蕭秋水如不退，就得被刺腸穿腹。如迴劍招架，則上路盡在四劍襲擊之下。

如退，則關口被奪。

這一劍，來得全無徵兆，而四劍吸引蕭秋水注意力之時，第五名灰衣綠衫的老者，突然自使「騰雷劍法」第一名老者背後胯下，一劍挑出！

「斷門劍法」！這是一種歹毒劍法，又名「絕子絕孫劍」。

這五人的特殊打法，居然使到他們在如此狹窄的山道，依然可以五位一體，合擊蕭秋水。

正在這時，只聽一聲怪叫，一人喊道：「已通知梁大俠！」

六個字講得急，出手更急，也一頭鑽過蕭秋水袴下，一合手，作「阿彌陀佛」勢，却挾住了劍身！

來人正是午睡的大肚和尚！

× × ×

大肚和尚雙掌是挾住其中一名使「斷門劍法」老者的劍尖，但其餘四位老者的攻勢，却更為凌厲。

大肚和尚雙掌制住一名老者的劍，看來是妙着，但大肚和尚武功本就還在蕭秋水之上，至少可以纏住兩名老者的攻勢，但而今雙掌一合，與那名老者，兩人都僵住了。

然而蕭秋水又如何是那四名老者合擊之敵？

就在這時，只聞一聲急嘯，起自山頂，再响起時已在山腰，轉眼到了蕭秋水背後，蕭秋水只覺眼前人影一花，青衣、白襪、黑布鞋！

梁斗！

梁斗一到，一手已搶下一把劍。

五人齊叱，三柄劍已刺向梁斗。

梁斗出刀。刀光一閃。隱沒不見。

五人一陣怒喝，四人退了七八步，差點相互擠落山崖。

唯有那名手中長劍被挾的老者，脫不得身，變成在丹霞關口，只有他和大肚和尚、蕭秋水、以及大俠梁斗對峙。

梁斗目中殺氣一閃，倏聽背後有人道：「住手！」

那五名老者，如聞律令般，立刻住了手，那與大肚和尚搶劍的老者，竟也放棄奪劍，五人齊立，拱手當胸，右手中指豎起，左手尾指彎曲，恭聲喊道：「水上龍王，天上人王！」

祇見來的人是雍學士，他也直立讀了兩句：「上天入地，唯我是王。」

旁觀人一見，顯然雍學士的身份地位甚高，五名老者神態十分恭謹。梁斗忽然笑道：「果然是你。」

雍學士冷笑一聲：「你猜的不錯。」

梁斗目光閃動：「那這五位就是長江岸上著名的『五劍』神叟了？」

蕭秋水失聲道：「『五劍神叟』，是朱大天王的『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的『五劍』？」

那五人冷哼一聲，愛理不理。梁斗笑道：「正是他們。而這位正是大名鼎鼎的『雙神君』中之『柔水神君』，他與『烈火神君』，是朱大天王最得力的高手，長江一帶，雍先生眞可是大大有名。」

柔水神君雍學士冷笑道：「據說你和幾名手下在秭歸殺了『長江三英』，而且又在高要與『長江四棍』起衝突……」

蕭秋水却突然打斷道：「不是手下，而是兄弟。」

柔水神君臉色一變，他橫行江湖，誰人敢對他如此不敬，何況蕭秋水對他來說，祇是晚輩中的晚輩，竟居然這樣對他說話！柔水神君正待發作，梁斗却說道：「祇不知權力幫為何把雍神君也列為殲滅對

象？」

柔水神君沉着臉道：「權力帮向來把朱大天王的人，視作肉中的毒刺。」

梁斗笑道：「朱大天王豈是李沉舟的一根毒刺而已！」

柔水神君臉色登時柔緩起來：「我說的毒刺，是致命的，致權力帮的性命！」

梁斗道：「那末，在別傳寺中，權力帮『八大天王』中的『火王』本是來伏擊你的？」

柔水神君沉聲道：「起先我也以為廣州十虎等亦是權力帮喬裝的人。我們之所以聚在一起，可以說完全是巧合。」

梁斗道：「不過這也使『劍王』和『火王』配合在一起。」

大肚和尚冷笑道：「怕什麼，我們就跟他們拚了！」

梁斗笑道：「現在『五劍』都來了，以五位老前輩的武功，自然是大增我們的實力。奇怪的是權力帮怎會讓你們衝上山來？」

「蝴蝶劍」的老叟道：「我們一路上山，也沒遇到阻敵。」

「鴛鴦劍」的老叟也道：「這點我也覺得奇怪。」

梁斗望望天色，山中早暮，霧漸濛。

× × ×

別傳寺在濃霧中，似有似無。山壁氣勢之凝重，猶如劈面壓來。

怎麼權力帮一點動靜也沒有？

既沒有發動，更沒有搶攻。

他們究竟已闖入了別傳寺周圍，還是祇在山腰展開包圍？

山靜，連鳥聲也沒有了，山中霧暮四合。

二胡・笛子・琴

權力帮究竟在那裏？在做着些什麼？

蕭秋水看着濃霧慢慢的湧上來，籠罩住海山門，這濃霧之中究竟有幾個敵人？

但蕭秋水看着濃霧，一直幻化着唐方的形象。

——唐方，唐方，唐方。

「颼」突然霧中精光一閃，直向蕭秋水打來。

——莫非是唐方來了？

蕭秋水一呆之下，竟忘了閃躲，突然人影一閃，青衫、白襪、黑布鞋，一揚手，捉住暗器，一甩手，暗器反打入霧中，霧裏傳來一聲慘叫。

慘叫聲發出的同時，霧瀰漫中，有不斷的奇特的扭曲的胡哨之聲，祇見不住有人影高低竄伏，身法異迅，也不知道來敵多少。

蕭秋水只覺毛骨悚然。他握劍的手一緊，就在這時，梁斗反手把他一帶，閃電般拖出了五六丈遠，只見他原來站立的海山關口，「轟」地冒起一團火舌！

火勢很盛，但燻烟極濃，加上霧氣氤氳，根本不知來敵若干。

火蔓延得極快，一下子，東南方一齊起火，迅速地擴張開來，而且因山中濕氣，火中帶濃烟，更看不清楚火中的攻勢。

就在這時，忽然下雨了。

其實不是下雨，而是山泉。

山泉自天而降，紛紛洒落。

火勢經雨勢一挫，火焰大降，只見山崗原來大肚和尚的位子上，洒落一道瀑布，梁斗喜道：「柔水神君把山泉用河渠開到這裏來了！」

火勢受挫，火光中，忽然閃出一人，這人好像穿着一團火一般，全身閃閃火光，連頭也光得發亮。

這人一閃，火光就是一燄，再閃，火勢就更猛了，突然間，崖上落下一個人，國字口臉，儒生打扮，他一下來，就似潑了一盆水，跟那火中人半空交替而過，只不過一刹那間，那火一般閃亮的人，忽然間暗淡了，而這儒生打扮的柔水神君，驟然變成了火團，怪叫着衝上山巔！

他們兩人，一水一火，一交手間，都受了傷。

「火王」一退，火勢立滅，但一陣輕亦快急的步履，大霧濃烟中，三人已搶登海山門！

梁斗大喝一聲，蕭秋水衝出，劍光幻光秋水，封住三人，那三人用三種不同的兵器，回攻過去，一陣兵刃相交之聲，蕭秋水大顯神威，竟使出杜月山的劍法，一下子把三人都逼了下去。

三人一退，又上兩人，蕭秋水絲毫不退，藉着有利地勢，與權力帮的人一搶要塞。

那兩人與蕭秋水交手七招，又被蕭秋水以梁斗所授的借力打力之勢，逼了下去，這時又一先一後，撲上二人。

蕭秋水劍光一展，「天際長江」，攔住為首那人，那人被截了下來，掣刀一翻，一刀斫落，蕭秋水迴劍一張，就是「浣花劍派」中的「漫天花雨」，那人慘叫一聲，中劍落下山崖。

蕭秋水出劍得利，心中得意，另一人衝上岩來，蕭秋水一出劍，正欲展招，突然霧中劍光一閃，蕭秋水劍折為二，劍光再閃，蕭秋水不及招架，劍勢之快，無可匹比，正在此時，刀光一閃，刀劍交擊，各自發出一聲冷哼。

這時來人已搶上山海門，神色陰冷，殺氣大盛，背向山崖，正是「劍王」屈寒山。

出刀的正是大俠梁斗，他正與屈寒山對峙着。

蕭秋水驚魂甫定，又有三人搶登上山來。

蕭秋水正打起精神，憑一雙玉掌攔截，忽聞一聲清笛，繼而琴韻，二胡憂傷，蕭秋水不禁一呆，三人已搶入丹霞門。

蕭秋水喃喃道：「是你們……」

「呼」地憑空飛來一劍，蕭秋水一手接住，只聽一人沉聲道：「正是我們，雖是舊識，今日相見，卻為死搏，你不必相讓。」

蕭秋水橫劍當胸，長嘆一聲道：「是，三位請過招吧。」

這三人不是誰，正是昔日蕭秋水衝出成都浣花劍廬時，在桂湖所遇的「二胡・笛子・琴」三才劍客！

登雕樑、江秀音、溫艷陽。

× × ×

霧意霧色皆濃，蕭秋水竭力要看清楚，卻看不清楚。

白霧中那女子劃動玉笛，她的手勢並

不十分快，但笛孔卻發出了「嘯、嘯」笛音，比劍風還震人心魄。

另外那登雕樑也從二胡中抽出長劍，溫艷陽亦從琴下拖出寶劍，劍出鞘時，一片清亮的絃琴之音。

就在這時，江秀音的笛劍突然加快，劈霧刺出，蕭秋水低頭一閃，疾快回了四劍，但他的四劍立時被架開，登雕樑、溫艷陽的劍鋒同時攻到。

此時的蕭秋水，一方面江湖歷練大增，一方面武功得梁斗指點，又潛修杜月山的劍法，豈是衝出四川蕭家時的武功所能比，他以一敵三，自然越戰越勇，他以前曾敗於三才劍客合攻之下，此時當不致落敗之理。

但他反擊之下，才知道琴、胡、笛三劍，武功之進竟也不可以道里計，心中實是吃驚，劍起天韻，蕭秋水施出「浣花劍派」的渾身解數，揉合杜月山的「雙分劍法」，盡力困住三人，不讓琴、笛、胡三人搶登危崖。

但這一來，蕭秋水已無法阻敵，一陣胡哨，又有兩人搶登入關，正是獅容虎臉的「獅公虎婆」。

猛聽一聲大吼，一人猶自天而降，光頭凸肚，正是大肚和尚，纏住了獅公、虎婆。

這時胡哨之聲此起彼落，山崖四週，響聲起伏，但搶登山崖，卻只有此途，眨眼間有六七批人又要搶登，但都在鐵梯上、山腰間、關門外、山崖邊被別傳寺中衝出來的高手：李黑、胡福、阿水、瘋女等截殺起來。

這時丹霞關前打得一片燦爛；此關若守不住，就退無可退，只有被圍在別傳寺中，四周受敵了。大家都知道，這寸土失不得，是故拚命死守。

這座別傳寺山門，是天梯鐵鎖，衆人的死守，也是鐵箍一般，但來敵愈來愈多，攻勢愈來愈强，打得紅土簌簌而落。蕭秋水苦戰三才劍客，開始是對方三柄劍猶如九天神龍，繼而覺得對方連琴、胡、笛也是武器，亦是另三把劍。

再戰下去，劍鋒所帶起的風聲，樂器所引起的音韻，又是另六柄劍，劍劍眩目迷聽！

不能再戰下去了。

那凄迷的琴韻，那楚愴的笛音，那悠遠的胡弦，交替成一幕憂傷的畫：唐方，那次在桂湖，唐方、左丘、玉函來救！

——兄弟們，你們在那裏？

蕭秋水漸漸受到劍光迷亂，樂聲所玄惑，劍法已漸漸慢下來，猛一聲清叱，胡、笛齊壓住蕭右手劍，琴擋架蕭左手掌，三劍直逼蕭秋水之咽喉！

三柄尖劍的劍尖一齊頓住，在蕭秋水的咽喉不到一分處。

蕭秋水咽喉的皮膚亦感到劍光的寒意，而起鷄皮疙瘩，蕭秋水長嘆了一聲，如同上次「杭秋橋」之役一般，緩緩閉上了雙目。

——技不如人，夫復何言？

那三人並沒有刺下去。

三人都說了話，說得急而快，聲音卻很低。

江秀音道：「上次在『聆香閣』，我們敗於你朋友之手，你也沒殺我們。」

溫艷陽道：「所以我們也不殺你。況且若以一敵一，我們尚非你之敵。」

登雕樑道：「我們是奉命搶登，不得不打，我們找上你，是不希望你被殺死，無論如何，你算是我們的知音。」

——蕭秋水若非他們知音，就不會兩次被樂音所迷，一敗塗地了。

蕭秋水心裏感激，但他有話要問：他們究竟知不知道，「三絕劍魔」孔揚秦，已死在他們手裏。

孔揚秦正是三才劍客的師父。

他正想開口問：突然山崖响起了一聲清嘯。

這嘯聲一响，三才劍客相顧一眼，三柄抵在蕭秋水咽喉上的劍，便突然都不見了。

只剩下二胡、笛子、琴。

一下子，又連二胡、笛子、琴都不見了。只剩下三個人。

一下子，連三個人都不見了，不單止這三人，連攻山的所有人，都一下子消失了、撤退了、隱在霧中了，一刹那間，只剩下守崖的高手，緊張的防禦，一步步倒退，回到丹霞關、別傳山門裏。

大家緊守在別傳寺山門之後，權力帮的凶猛攻擊猶如虎豹豺狼，在死守中幸無折損人手，但也傷了數人，令人心驚胆戰。大家退至別傳山門，霧色更濃，居然微帶山暉彩夕，原來是黃昏已至。

撤　退

山映斜陽，片刻即暮。

暮落就要一片深沉。

大家仍望着濃霧深處，猶有餘悸，不知幾時又一聲尖嘯，再殺來一批狙手。

大俠梁斗忽然沉聲地說道：「要撤退了。」

勞九啞聲道：「撤退？」

——這辛苦戰役換來的地方啊。

梁斗神色悠然淡淡地道：「是的。」

胡福忍不住問道：「何解？」

梁斗目光悠遠，似停在暮色漸合的丹霞山形上：「到了晚上，什麼都看不見，這裏就守不住了，而且反而成了攻擊重點，不如退回寺中。」

忽聽一人接道：「正是。別傳寺中，我們在一起，至少還比在這山崖上分散受人攻擊的好。」

說話的人是柔水神君。

柔水神君此刻非但一點都不「柔水」，而且簡直是被燒到焦頭爛額。

——但卻是他，擊退了「火王」。

要不是他，火舌蔓延，權力帮早就攻上，而且勢不可當。

梁斗緩緩回身，微笑凝睇柔水神君，道：「雍兄高見，弟甚贊同，適才一役，要不是有雍兄退『火王』，後果眞不堪設想。」

柔水神君居然也和顏悅色，道：「剛才壓陣卻全仗梁大俠，要不是梁大俠扣住『劍王』，這地方就沒有我們說話的份兒了。」

兩人經此戰役，都不禁惺惺相惜起來：——梁斗道：「下一役，還不知如何呢，我們先回去吧。晚上……」梁斗笑了

笑又道：「恐怕還有一場殊死戰呢。」

金色的夕陽很快墜落，暮色比霧色更深沉，晚風拂過，蕭秋水却注意到梁斗青衫背上，一片汗濕淋漓。

——雖然在適才戰役中，山崖上，大俠梁斗對峙「劍王」屈寒山，兩人只相交一招，一直對峙着，並未出過第二次手。

圍爐曲

他們一番死戰，守住了丹霞關，却立即要撤走。

因爲暮濃若亂髮，而山色漸暗，連霧氣，亦轉爲露。

黃昏過去。

× × ×

別傳寺中。

他們生一盤火，在大殿；又生一爐火，在內院。人就在殿中，院中、四週，每一處，備戰、戒防，他們知道權力帮此際巳包圍了他們。

別傳寺外面，暮色巉巇中，有勁敵無數。

× × ×

海山門之役中，擊退了敵人，但他們這邊也傷了五人。

蝴蝶劍叟與少林洪華分別受了點輕傷，其他龍川殺仔，清遠吳財，及斷門劍叟，都受了較重的傷。

殺仔是因太過拚命，擊退殺力龐厲的康出漁，但不意爲康劫生在旁暗算所刺傷臂部，斷門劍叟在一招拚命打法中，斬傷了「長天五劍」中之一人，但却失去控制，墮落崖下，幸柔水神君及時拋出腰帶束住，却仍爲尖利岩石撞傷，清遠吳財却是一面打一面玩，玩得忘了形，給杜絕在臂部劈中了一刀，幸虧他及時一脚把「刀魔」踢了出去，否則一條左臂便要算廢了。

這三人傷勢不輕，殺仔天生神勇，傷猶可戰，斷門劍叟傷口雖多，但多爲碰擦瘀傷，並無大碍，清遠吳財傷得入骨，但傷在左手，亦影响不大。

他們就憑着天末一點微明，生起了熊熊的爐火，團團圍坐在火邊，談天，低聲唱一首江湖好漢，天涯浪客的「圍爐曲」——

詞……

梁斗望望天色，道：「權力帮攻了一次，還會再攻的。他見我們在丹霞關擺空城計，初不敢挺進，但不久後即包圍這裏，他們會再度猛攻的。」

勞九突地一拳搥在地上，粗聲怒道：「操他奶奶的，他們人多，不乾脆一塊兒衝過來拚算了，却要……」

好人胡福却搖手道：「不然，不然，他們也不見得人多，否則早就衝上來，吃掉咱們了。」

梁斗笑道：「咱們誤打誤撞，却來到了這裏，跟朱大天王的手，聯上了手。」

李黑「桀桀」笑道：「這够他們忙的了。」

柔水神君冷笑道：「不過咱們也沒討了好，原本圍殺我們的『火王』，却因此跟『劍王』聯上了手。」

梁斗失笑道：「不過咱們也並肩作戰了。」

羅海牛「嘿嘿」笑道：「一齊幹上了，痛快、痛快！」

鴛鴦劍叟正色道：「看來此刻權力帮正越過丹霞關，向別傳寺展開包圍哩。」

梁斗也正色道：「所以我們即要嚴加防守。」轉而望向柔水神君一揖道：「有一事請教。」

丹霞關一役後，柔水神君與大俠梁斗正是惺惺相惜，也不禁客氣起來，柔水神君道：「梁大俠請說無妨。」

梁斗道：「此番兄台等被困丹霞，而『劍王』又擊殺『長江四條柴』等于高要，弟索知朱大天王與李沉舟有夙怨，如此情形，而今已正式相爭，只不過因何除『權力帮』除『劍王』、『火王』外，一直未見『八大天王』中其他六王來援，以權力帮號令天下，似不該如此低能，而『朱大天王』名震水陸二路，綠林好漢，無不懾伏，却未知因何神君殺敵于此，而救兵不來，尤其是雍兄齊名的『烈火神君』，迄今未至，究竟是何原因？」

柔水神君臉色陣沉陣陰，半晌終於道：「柔大俠，問得好。」正在此時，忽然別傳寺園牆冒起一個人頭，「嗖」飛射一箭，飛快如流星，直射柔水神君。

柔水神君雙手一拑，挾住一箭，神色不變，道：「來人！備酒！」「神劍五叟」中未受傷的四叟齊齊應了一聲，各自備盃燒酒酌滿，大肚的和尚巳禁不住失聲道：「權力帮來得好快。」

梁斗笑道：「是好快。」說着舉起酒盃，向柔水神君敬道：「請。」

就在這時，「砰」地一聲，牆灰被打穿了一個洞，一隻拳頭伸了進來，化而爲掌，一招，「颼颼颼」三道星光，直打梁斗。

梁斗神色自若，一仰頭喝乾盃酒，一揚手，連環三套，「碰」地瓷盃蓋於石桌上，三枚暗器，盡入盃中，盃沿却已嵌入石桌中。

柔水神君目中巳有敬賞之色：「好內力。」

梁斗笑道：「暗器有毒，碰觸不得，只好永留盃中。」

柔水神君笑道：「來，我敬你。」

梁斗笑道：「謝酒。」一口氣乾盡，却又斟滿了一杯，遙向牆外朗聲道：「此刻月明星稀，我們在寺中煮酒論英雄，各位却在寺外餐風飲露，多有辛勞，且飲一杯。」

說着一口乾盡！

院外眞箇月明風清。

原來夜晚巳經臨了。

深邃的長廊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蕭秋水居然朗聲漫唱起來，那歌聲悲宏，禁不住一批江湖好漢，落泊天涯的浪子，也以筷子擊節和唱起來。

唱完之後，梁斗拍手道：「好！好！」柔水神君也不禁有讚嘆之色，一時覺得與這般英雄豪傑，性格十分相投，梁斗忽道：「雍兄，你入『朱大天王』麾下，是自願，或是被迫？」

柔水神君臉色一變道：「梁大俠何出此語？」

梁斗道：「我是率言直語，不瞞雍兄

。雍兄在武林中，雖非俠輩，但亦甚少爲惡，且多鋤强扶弱，唯朱大天王一脈聲名狼藉，無惡不作，雍兄甘心於朱大天王旗下，實非江湖之福，兄弟等之期願也。」

背後的「神劍五叟」，紛紛變色欲翻臉，柔水神君臉色微微一變，揚手阻止，緩緩道：「我是天王麾下『雙神君』之一，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我實在感謝天王栽培，至於在世功名，不如在生權位，梁大俠諍言，兄弟心領便是。」舉手敬了梁斗一盃，又道：「今番我們於此地相遇，併肩作戰，實屬偶遇，但他日能逃出此地，江湖相見，我等立場不同，大俠大可兵刃相見，無需顧忌，或念及今日之情也。至於兄弟我，更是心狠手辣，武林名聞，梁大俠若能殺我，自當殺我，不必留情，我若能誅大俠，亦當如是，故梁大俠無須再作無謂勸言。」

梁斗苦笑道：「可惜、可惜。」一口乾盡酒盃，向大夥道：「來、來、來，我們無謂談這些掃興的事，爲殲滅權力帮，我們大家來乾盃。」

衆人也就興起，紛紛添增盃子，痛喝起來，柔水神君道：「我知道厨房裏還有些素菜，倒是好下酒。」

蕭秋水當下道：「我去拿來。」

「騰雷劍叟」因與蕭秋水于丹霞關中一役，對蕭之奮勇不退的精神很是欣賞，怕他獨去出事，於是道：「我也去。」

紫金阿水道：「就我們三個人去。」

厨房離大殿有一段距離。月華如水。

× × ×

誰都知道，三人之所以去，不止是爲取菜餚，更重要的是探知一下，別傳寺被包圍的情形。他們走過長長的甬道。

長廊，沒有人，院外萬樹輕搖，是樹影？是人影？阿水一邊走，一邊望着天空一輪皎月：「要是此番我能活得出去，這一生裏，一定好好珍惜，做一些事，我再不能在江湖上如此混混終日了。」

蕭秋水看看她月華下堅定的側臉，點點頭道：「其實以廣州十虎之才，偏於兩廣一隅，實是大材小用。」

騰雷劍叟道：「這院子裏裏外外，都不知有敵人多少，你們還談什麼將來？」

阿水一瞪眼就要發作，蕭秋水笑道：「那前輩要談的是什麼？」

騰雷劍叟獰笑道：「談的是殺人！」

蕭秋水道：「殺人？」

騰雷劍叟怖然道：「你知道我殺人要殺多久？」

蕭秋水道：「哦？」

騰雷劍叟酷毒地道：「通常我生擒一個人，要殺他，至少可以殺六天，多則可以殺十七天，有次我把一個人，一天割一片肉，酒一把鹽，當他面前煮來活吃，」說着騰雷劍叟向着黑黝黝的草叢厲聲道：「誰要是犯着我，我決不饒他！」

蕭秋水嘆了一口氣，他知道騰雷劍叟是故意講給權力帮的人聽的。但他且知道江湖經驗老道的騰雷劍叟心裏也恐懼起來！只有心懷畏懼的人才會出言恐嚇別人。

月華如霜。

這別傳寺看來，在黑夜中輝煌，在沉默中安詳。於是他們推門進了厨房。

× × ×

厨房裏有菜餚，菜裏沒有毒。

經驗老道的騰雷劍叟，一進來就用銀針試探菜裏有沒有毒。

這又使蕭秋水想起唐方，唐方是唐家的人，唐家的人都很小心，所以很難可以毒倒唐家的人——除了一次，在甲秀樓：

騰雷劍叟正打開門，要出去，突然七道藍芒飛打而至，騰雷劍叟一肘撞退正要出門的阿水，猛關門，「奪奪奪」、「奪奪奪」，暗器打入門裏。

門猛關上，厨房內一片黑暗。

阿水怒道：「你撞我……！」

蕭秋水忽道：「不行。」

騰雷劍叟道：「什麼不行？」

蕭秋水道：「不能困在這邊。」

騰雷劍叟道：「出去做暗器靶子？」

蕭秋水道：「做暗器靶子也要出去和梁大俠會合。」

阿水道：「我贊成！」

蕭秋水把食物都用油紙包裝起來，分別藏在衣襟裏，騰雷劍叟終於道：「好吧。困在這裏，死路一條。」

蕭秋水猛撞開門，月光如水，甬道如一道長遠的征途，蕭秋水猛吸一口清涼的空氣，斬釘截鐵地道：「衝出去！」

× × ×

蕭秋水方一出口，對方巳發動攻勢。厨房三處封閉的窗口，一齊被撞破。月色如劍芒，照入厨房，刀鋒閃亮，至少有六個人自窗口撲入。

但在同時間，蕭秋水等却巳衝了出去。蕭秋水等一衝出去，長廊很長，至少有三、四十件暗器，一齊向他們打來。

蕭秋水飛、挪、騰、移，雙手抓、捉、撥、擊，閃開與打落了十來件暗器，長廊長長，蕭秋水衝過去的去勢不減！

這時忽然又閃出二人，一柄鬼頭刀，一把流金鎲，左右夾擊，蕭秋水一蹲身，流金鎲險險掃過，他在低馬時仍不斷快走，「乒」地一聲，星花四射，架開了鬼頭刀，借勢一搭，把那人甩了出去。

這時蕭秋水巳接近長廊的盡頭，再衝十步，就是內殿，內殿有的是大俠梁斗等，就在這時，一度如旭日之劍芒，在黑夜中陡然而起。「觀日神劍」！

日不甚烈，但在黑暗中也燦爛無比。

這一劍顯然不是康出漁出的手，而是康劫生。蕭秋水知道不能戀戰，一旦爲康劫生所阻，權力帮的人必定會圍殺之，他心一橫，一揚手，接來的暗器都打出去！

康劫生嚇了一跳，忙施劍砸開暗器，蕭秋水巳衝了過去，撲入門口，「砰」地踢開門扉，大喊道：「有敵來犯——！」

此際他本來可以衝入院內，權力帮雖重兵四伏，但暫時猶不敢衝入以攫大俠梁斗等虎威，但就在這時，蕭秋水猛聽在背後不到十步之遙的紫金阿水，發出一聲慘叫！

蕭秋水立時倒衝出來。

他不能等梁斗等衝過來才說，救人救命，蕭秋水寧願死，明知自己螳臂擋車，也不能見死不救！

× × ×

他倒衝出去，劍尖自右肘倒刺而出，只聽一聲慘嚎，一名權力帮衆，捱了一下，兵刃落地而退。

蕭秋水一返身，只見阿水臉色刹白，已經蹲倒下去了，而騰雷劍叟怒叱連連，一柄迅雷般的劍，正與「觀日神劍」康出漁鬪了起來。

這時兩柄單刀，一把跨虎籃，已向蹲在地上的阿水攻到。

阿水似因腹痛不堪，勉力一撐，一記掃堂腿踢了出去，把跨虎籃的大漢掃倒，但對於那兩柄單刀，眼看就要躲不過去。

這時蕭秋水却已到了。

他一記拳頭飛出，打得一人捂着鼻子退。

他右手劍把另一人右臂劃了一道長長的傷口，那人連單刀都丟掉，抱頭鼠竄。

蕭秋水居然逃脫後又倒退回來再打，這點令權力帮衆意想不到，簡直猶天神而降。

蕭秋水擊退了兩人，一手挽起了阿水，腦後却劈來了一道急風。

蕭秋水情急低頭，幾縷髮絲，飛上半天。

出劍的人是「長天五劍」之一。

蕭秋水已無及戀戰，拖住阿水就走。

那「長天五劍」中的「玉枕神劍」又待一劍刺來，阿水一手被蕭秋水所拖，但却及時踢出一脚。

「玉枕神劍」慌忙避開一脚，蕭秋水却已走了。

蕭秋水走了十七八步，只聽騰雷劍叟的劍風已發出騰雷之聲，呼喝連連，顯然已與康出漁拚出了眞火。

長廊又深又長，蕭秋水一咬牙，決心先把阿水送到內殿，然後再回頭救騰雷劍叟！

這時又是刀光一閃，一使鬼頭刀者攔於前路，阿水疼得咬牙切齒，向蕭秋水嘶聲道：「你別管我……！」

蕭秋水認得那拿鬼頭刀的正是適才被自己大力甩掉的人，衝勢不止，大吼一聲，也不知怎地，還是蕭秋水之氣勢逼人，那施鬼頭刀的大漢竟被嚇退三步，讓過一旁。

蕭秋水一面拚命衝，一面問道：「妳怎麼了……？」

紫金阿水忍痛道：「我盲腸……哎……」便痛得講不下去了。

蕭秋水這才得知阿水原有盲腸，在劇鬪中震發了病患，一發作起來不可收拾，阿水是女子，蕭秋水也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抓起她的腰一攬，一推一帶，把阿水推入內殿，猛回頭，只見一人已擋住長廊來路。

那人高大威猛，白髮銀鬚，滿臉通紅，正是「大猛王龍」盛江北。

就在這時，蕭秋水又聽到騰雷劍叟的慘叫。

蕭秋水一看，只見惡鬪中又加了個康刦生，騰雷劍叟當然不敵，況又已中了一劍。

蕭秋水不顧一切，瘋了一般的衝了過去！

盛江北雙掌一挫，猛喝道：「你還是不要過來的好！」

蕭秋水救人心切，那裏理會，情知斷非盛江北之敵，全力衝向盛江北，盛江北一怔，心念這年青人兩度逃出生天，居然還第三次再入虎穴，眞是胆魄驚人！

於是凝神運氣，全力應付。

不料蕭秋水眼看要撲到江盛北處，却突然一個大彎身在盛江北右側搶了過去，這一下，原出於蕭秋水趕急救騰雷劍叟，不宜與盛江北戀戰，故出此策，而盛江北也斷未料到，一驚之下，蕭秋水已擦身而過。

但就在將過未過間，盛江北已定下神來，知道蕭秋水聲東擊西的用意。

而就在已過將去間，蕭秋水背部空門大露。

蕭秋水救人心急，也未隱藏好背門之破綻。

盛江北爲人在十九神魔中，雖較耿直，但畢竟搏鬥經驗豐富，這等良機，他怎會錯過。

他的掌立刻伸了出去，右掌朱砂，右掌黑砂。

蕭秋水的身形快，他的掌更快。

如果他的掌擊中蕭秋水，以蕭秋水奔行的速度來說，盛江北最多只能擊實三分力，還有七分力劈空。

但就算只擊中三分力，雙掌掌力之下，蕭秋水不死也得重傷。

却就在盛江北雙掌將中未至之際，忽然頓了一下，慢了一慢。

這一點連蕭秋水也感覺出來了。

時機稍縱即逝，這電光火石間之差，蕭秋水的身形，已在盛江北雙掌範圍之外了。

盛江北沒有攔住蕭秋水，是令權力帮衆意想不到的。

原來盛江北戰團與康出漁戰團之間，還有一組人，約有四、五人，一因意料不到，二是蕭秋水來勢太泅，居然不及阻攔，讓蕭秋水闖入康出漁戰團去！

就在這時，康刦生已架住騰雷劍叟的劍。

康出漁厲劍一捲，騰雷劍叟一條左臂，隨着飛血斷落！

騰雷劍叟一聲慘吼，搖搖欲墜。

就在這時，蕭秋水到了，一手扶住騰雷劍叟，一手持劍，反攻康氏父子！

這下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騰雷劍叟一面竭力揮動長劍，嘶叫道：「你走……」

康刦生嘿嘿笑道：「你明明走了，還回頭來送死，眞是天亡你也！」

康出漁冷笑道：「你要死快一些，老夫就成全你吧。」

兩劍一烈一炙，盡招呼向蕭秋水，騰雷劍叟想加上一劍，却被「玉枕神劍」架了下來。

才不過三招，蕭秋水與騰雷劍叟已佔盡下風。

就在這時，長天劃過一輪刀光。

刀芒彎彎！淡如天邊月色。

月色照長廊，長廊深遠。長廊盡頭，就這樣平平地，飛出來了一人。

青衣、白襪、黑布鞋。那人似大鳥一般地飄出來，一出來，就是一刀。

刀光一起，院外一聲胡哨。

康出漁的臉色在月光下，刀芒下，變了形，刹了白，驚呼道：「退……！」

他沒有接下這一刀，人就翻出牆外。

「玉枕神劍」素來自負，他要走，也要接下這一刀才走。他的劍刺了出去，刺的是那「飛來的人」之「玉枕穴」。正如他剛才刺蕭秋水一般。

然後他的手就不像在握劍！因爲他的手已不屬於自己的了，他的手斷了。

就被那「飛來的人」一刀斷斫的。他幾乎暈了，盛江北立即把他揪住，掠出了牆外。

而康刦生及其他的權力帮衆，早在玉枕神劍意圖硬接「飛來的人」一刀前，胡哨响起後，便已紛紛走了，不見了。

「飛來的人」當然是梁斗。

×　×　×

大俠梁斗望向圍牆，圍牆外漆黑一片，草叢雜生。

梁斗喃喃道：「盛江北這人不壞，權力帮中肯救助同門的，已是不多。」

忽聞一陣掌聲，一人自天而降，笑道：「其實，這少年也不壞，就算正道中人，肯如此捨身救人，一而再三，亦不多見矣。」來人是柔水神君，他原是爲梁斗掠陣，權力帮一退，他已飛快地封住了騰雷劍叟身上數處穴道，替他止了血，閃電劍叟也掠了過來，失聲「呀」叫出來，忙扶騰雷劍叟入內殿救治。

梁斗笑望向柔水神君道：「此子姓蕭，乃成都浣花蕭西樓先生之三子，武功沒什麼，但胆識過人，志氣齊天高，有義氣，行事正派。」

柔水神君看看蕭秋水，冷冷地道：「正派不正派，倒不關我事，但他如此救助騰雷，原來長江上『三英』跟他結下樑子，便算了了。我倒喜歡講義氣，重朋友的人，改天收他爲徒弟却也不一定。」

蕭秋水却道：「前輩賞識，在下感激，唯前輩所言收徒一事，前輩錯愛，晚輩受之有愧。唯前輩身在『朱大天王』麾下，雖武功蓋世，但非正途，望前輩能自珍辟徑，一光武林；如前輩仍執守舊途，則晚輩不敢拜禮。」

柔水神君臉色一變道：「我在天王門下，乃神君之職，迄今無人敢輕犯？我將就收你爲徒，你反而敢棄我非在正途？」

蕭秋水仍恭敬但堅持道：「晚輩不敢。但晚輩確望如此，否則未敢談其他的事了。」

柔水神君正要發作，大俠梁斗却大笑道：「好！秋水，好！我就欣賞你這種脾氣！」轉而向柔水神君道：「唉呀，你怎麼跟後生小輩一般見識，嘔氣作甚？來來來，我們先回到內殿，從詳計議再說。」

大家又再走入內殿。

四週黑沉沉，連個人影也沒有。

紫金阿水似已復原大半，按着小腹望向蕭秋水，明眸中無限謝意。

蕭秋水報以一笑。回望適才生死惡鬥的長廊，寂，無聲，長廊眞長。

研究戰畧

衆人重新坐下，蕭秋水居然自懷裏取出菜餚，道：「幸虧沒丟了它。」

勞九個性比較鹵撞，禁不住喃喃道：「媽的！爲了吃的東西，差些兒丟了人命，眞划不來。」

好人胡福却正色道：「勞九你有所誤解了。梁大俠等要拿菜餚倒是次要，重要的是藉此試一試權力帮包圍的實力。」

李黑點頭稱是。「長廊、廚房，只是寺之一面，但亦有康出漁、盛江北，玉枕劍客、康刦生等重兵把守，其他方向，必然佈防更密，權力帮非但沒有散去，而且增援了。」

施月比較細心，把吃的東西攤在桌上，又斟好了酒，另一面吳財正在熱酒，施月道：「我們被困在此，又有誰知道？」

吳財道：「然而權力帮却不斷增援，我們如此困獸鬥，不是辦法呀。」

柔水神君忽道：「這也不盡然。」

梁斗微笑道：「哦？」

柔水神君望定梁斗道：「梁兄可知我等於丹霞山與『火王』苦戰之原因？而與我向焦不離孟的『烈火神君』又到那裏去了？」

梁斗道：「願聞其詳。」

柔水神君一口乾盡杯中酒，道：「梁大俠可知道廿餘年前，名震江湖的楚人燕狂徒及他名震天下『忘情天書』嗎？」

一向淡泊鎭靜的梁斗這次却動了容，失聲道：「神君是說那武林無敵，而一出現又鬧起血腥風雨，江湖中人，你爭我奪的『忘情天書』嗎？」

蕭秋水只見「神劍五叟」及「廣州十虎」都變了色，獨有他和大肚和尚，却毫不知「忘情天書」是什麼東西？

柔水神君神色沉重，嘆了一聲，道：「正是。」

梁斗變色道：「莫非……莫非這忘情天書』又重現武林了？」

只見廣州十虎等一聽之下，都伸長了脖子，廣東、廣西這羣武林好漢，對這「天書」尚如此未能「忘情」，其他人可想而知。蕭秋水不由得十分好奇。

柔水神君搖首道：「非也。」

只見衆人都舒了一口氣，有的竟不禁露出失望沮喪之色。

柔水神君又道：「據『朱大天王』部下的追查，『忘情天書』只是幌子，引武林同道，自相殘殺，却並無此物，然而燕狂徒却確有其人！」

梁斗正色道：「當然。若無燕狂徒，就無李沉舟，若無李沉舟，就無權力帮！權力帮縱橫武林，乃因李沉舟君臨天下。李沉舟之所以能所向無敵，要不是有燕狂徒相授絕藝，雖天資過人，境遇奇特，亦不致有今日！」

柔水神君苦笑道：「據說李沉舟只不過學了燕狂徒一半的武技而已呢。」

梁斗道：「所以才有那末多人追查燕狂徒手著的『忘情天書』，據說是他一生武學精華，而今欲從雍兄處得悉……」

柔水神君苦笑道：「我們『長江三十六道』的人物，打家刦舍，也算不上什麼好東西。但我們殺人雖多，加起來還比不上一個燕狂徒，此人非正非邪，行事乖僻，心高氣傲，又心狠手辣，練得一身驚人絕藝……後來被人所追殺，也是黑白二道俱大快人心的事——」

這時只聞一陣急捶之聲，擊打在圍牆上。大肚和尚臉色變了變，梁斗却道：「不要慌張，對方是有意造成聲勢，使我們緊張、分心。」

柔水神君淡淡地道：「我們偏就不管它就是了。」

阿水扁嘴道：「媽的，有種就跳進來，姑奶奶要報仇了。」

蕭秋水問道：「妳肚子沒事了吧？」

阿水雖久闖江湖，此刻被這關切一問，却不禁臉頰一紅，道：「沒事……是盲腸，發作一陣，便好了。」

梁斗向柔水神君敬了一盃酒，道：「請說下去。」

柔水神君道：「在權力帮未崛起之前，梁大俠當亦知悉，當時天下第一大帮，無疑是朱大天干的天下。」

梁斗點頭道：「這點確然。當時貴帮七大長老都健在，若非在武夷山上力戰燕狂徒之役……」

柔水神君恨聲道：「我們七大長老，合戰燕狂徒，居然尚不能勝之，七個長老，只有兩個回來……」

梁斗頷首道：「那就是章殘金、萬碎玉兩位前輩，今據說不但是貴帮長老，亦是朱大天干之護法。」

柔水神君苦笑道：「章、萬二位長老，是生死同心，才能免去燕狂徒致命之擊，但亦身受重傷，至於其他五位長老，都以身殉職了。」

梁斗動容道：「燕狂徒武功之高，人所共知，據說他十歲那年，已自創武藝；十三歲那年，已儼然尊主，廿歲那年，已名震江湖。但朱大天干命七大長老圍剿之，顯然勢在必得，爲何……」

柔水神君嘆了一聲道：「這都是因爲燕狂徒那斷武功委實太高了。不過在七大長老圍攻之下，燕狂徒也筋疲力盡，後來朱大天干朱舜水先生也去了，趁此把他擊傷，却仍給他逃逸而去……而朱大天干亦因此役而原氣大傷，武林中統領之宗主漸而被李沉舟那一伙人所取代。」

梁斗沉聲道：「武林是非成敗，如日昇日落，消起不定，浮沉的事，今日未成定局，他日也殊爲難說。……只不知此事與閣下至丹霞、以及烈火神君未竟一道，又有何關聯呢？」

柔水神君道：「今日我們共患難，禦強敵，對梁大俠的人格品德，又素爲敬慕，故亦剖心腹之言……我們此番六人上山，乃得知『長江四條柴』的訊息，五位殉職長老中，唯獨邵流淚長老未死……」

梁斗一驚道：「是卅年名震江湖的『別人流淚他傷心，自已流淚人斷腸』的邵流淚邵老前輩？」

柔水神君一笑道：「其實也不算『老前輩』，『前輩』却是沒錯，他出道極早，廿三歲已名聞江湖，廿八歲就當上了敝帮『長老』，卅歲就逢燕狂徒之役，迄今還不到五十歲，跟我們年紀不相上下而已，不過邵流淚長老和岑傷心長老，幾乎在武林中被稱爲『天地二絕』，亦其來有自，可惜，岑傷心却死於燕狂徒之手。」

梁斗一蹙眉道：「聽雍兄口氣說來，敢情是邵流淚未死了！」

這時圍牆外又傳來更急劇的擊打聲，乃是以掌擊牆，好人胡福皺了皺眉，忍不住道：「盛江北好掌力！」

柔水神君呷了一口酒，長長吁了一口氣，方才道：「不但未死，而且還據悉得了一雙『無極先丹』！」

這時傳來轟隆一聲，一爿圍牆倒下，石灰飛揚，衆人凝視，却無人影衝入。

梁斗道：「權力帮出動到炸藥了。」

柔水神君道：「他自擾亂心神，我自飲酒談天。」

梁斗一笑舉杯道：「我敬你。」

柔水神君然道：「今日我們齊困於此，亦算患難之交，來來來，我敬大家。」

衆人一口乾盡，自不理會外面的戰雲密佈。梁斗笑了一下，道：「適才神君談及『無極先丹』，我眞爲之一震。這『無極先丹』，原是武林至寶，燕狂徒之所以在廿五歲後能冠絕武林，乃因吞服『無極先丹』之『剛極丸』、『陰極丸』共六顆，方能有此功力；而『無極先丹』在世間乃以珍異藥物所製成，已不可能有再製的成料……」

柔水神君點頭道：「『無極先丹』不過十二顆，而燕狂徒盡得，並吞食六顆。『無極先丹』不但助長功力，『陰極』、『陽極』吞食，兩顆可增一甲子內力修爲，爲武林至寶。『無極先丹』亦有起死回生之能，邵長老之能不死，亦因於此！」

梁斗動容道：「哦。那麼說，邵長老得一嚐『無極先丹』之奇遇了。」

這是蕭秋水見梁斗第二次動容。梁斗淡泊名利，但對燕狂徒、忘情天書、無極先丹却似十分關注，敢情是因爲這三樣人物，對武學中人來說，是無比動人心魄的吧。其實蕭秋水不知道，若在十五年前提起這三件事物，這些在一起的人，就非打上一塲鮮血遍地的架不可了。

柔水神君頷首道：「必然如此。因爲在十五年前武夷山之役，邵長老確是被燕狂徒劈中一掌，又脚踢中左太陽穴，加上反手一劍，劍貫腹腔，受如此重創，邵長老是必死無疑。……這都是章、萬二位長老親眼目睹的。」

梁斗奇道：「若『無極先丹』確有起死回生之能，邵長老能活在世上，並不足爲奇了。……只是此事相隔一十五年，神君又從何得知邵前輩仍活着？」

柔水神君道：「是『長江四棍』在廣東附近，遇上邵長老了。邵長老不但沒死，而且武功精進，長江四傑一問之下，才知道邵長老是喫了兩粒『無極先丹』，才得以保存性命。」

梁斗問道：「但『無極先丹』不是在燕狂徒手裏麼？」

柔水神君道：「當年燕狂徒力戰七大長老，已殲其四，但亦筋疲力盡，朱大天干趕至，合攻之下，擊傷燕狂徒，邵長老求功心切，自後撲上攻殺之，却給燕狂徒回身一劍，貫穿腹腔，未回身而出手，擊中邵長老一掌一脚，大家還想力戰，燕狂徒飛身而起，落入原先他所備的馬車之中，策馬狂奔，就此逃去。……」

梁斗道：「燕狂徒在八大高手圍攻下，居然還能逃逸，而且不回身便給予武功精奇的邵長老三道重創，實是了不起。」

燭光閃焰焰，照得大殿上三個龐大的彌陀金佛閃動不已，光陰有緻。

柔水神君靦然道：「不是我往別人臉上貼金：據章長老說，那燕狂徒劍仍嵌入邵長老身上，居然不拔出來，一掠五丈，

直入馬車，馬即長嘯，長驅而去，而大家都追不上……單憑這份輕功，眞是……」

梁斗點頭道：「眞是驚世羨艷。燕狂徒一生行徑過於偏戾，但智慧武功，胆魄勇氣，俱一時之選。」

柔水神君接道：「邵長老之所以不死，可以說是燕狂徒救活。自從武夷山一役後，江湖傳說紛紛，但燕狂徒一直未現江湖，有人說他受朱大天干所傷過重致死，亦有人傳言燕某日後受少林、武當所派十二大高手圍攻而亡，總之說法都不一樣，而燕狂徒亦始終未現武林，他唯一的徒弟李沉舟却日漸鋒芒。」

梁斗道：「莫非雍兄乃從『長江四條柴』處得悉，邵長老正在丹霞山上？」

柔水神君正色道：「正是。長江四傑巧遇邵長老，邵長老吩咐他們說，他正被極其厲害的高手所追殺，事情無及細說，但却有關『無極先丹』下落等重大事情，請『長江四棍』即通知朱大天王，派人來援，他有重要事物奉獻帮主……」

梁斗道：「所以神君等就來了？」

柔水神君道：「不只我，大家都來了，除了烈火神君發動向權力帮之攻擊。」

梁斗奇道「：「因何要在此時，長江三十六水道要對權力帮下手？」

柔水神君道：「邵流淚愴惶中所說，他赴丹霞別傳寺或南華古刹，試圖避開煞星，請朱大天干快派人來援；朱大天干一得知這項消息，據蛛絲馬跡，斷定只有權力帮敢作，故令烈火神君出兵迎擊權力帮，虛作攻擊，其實是吸引住權力帮主力，以便救援邵長老。朱大天干親赴南華古刹章、萬二位長老及我與五劍則赴丹霞。」

這時外面的聲音驟然同時止歇。燭火黃暈，不住幌動。衆人屏息、靜聆。

柔水神君又道：「我們在丹霞途中，又得知邵流淚長老出現在六榕寺附近，萬碎玉、章殘金兩位長老即赴六榕救援，我與五劍繼續赴丹霞別傳寺。來到這裏……」柔水神君喝了一盃酒又道：「找不到邵長老，連大印、玉璽法師也不見了。我本想撤走，但回心一想，大印、玉璽都是有道高僧，鮮少與人結怨，而一身武藝，也扎手得很，常人絕不是其敵手，怎會失踪？而別傳寺又是欽定學士潛修聖地，怎會一個隱居的讀書人皆無？我亦曾住此一段歲月，見有異樣，即行提防，才免遭權力帮暗算之毒手！」

梁斗「哦」了一聲道：「那末說，權力帮巳先汝等而至麼？」

柔水神君道：「其實他們早就來了；大概也是找遍了丹霞，不見邵流淚，便在這兒伏擊我們，爲首的是『八大天干』中的『火王』，還有一夥權力帮衆，今早我請五劍叟去山腰打出一條血路看看，他們殺到一半，見對方埋伏太多，故只得退回山上。」

梁斗沉吟道：「那末說，邵前輩身懷重寶的事，權力帮也是知道的了。」

外面靜寂得驚人。

夜深沉。山雨欲來風滿樓。

柔水神君道：「知是知道。不過他們不可能加派人來，因爲他們已够忙了。」

——烈火神君攻權力帮，朱大天巳在南華，萬碎玉、章殘金在六榕，加上浣花劍派、廣西浣花、四川唐門一鬨，權力帮也是够應付的了。梁斗想了想，道：「難怪『劍王』一路上都不發動主力攻擊了。原來他是見我們往奔丹霞一路，敢情是以爲我們也爲『無極先丹』而來，乾脆困我們在別傳寺中，伺機一網打盡。」

柔水神君點點頭，道：「想必如此，是以『火王』、『劍王』聯手，開始我見你們來，亦不敢肯定是否權力帮中人，一直待他們向你們發動攻擊，才敢致信。」

梁斗笑道：「這也難怪，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就連名滿兩廣的『威鎮陽朔』的屈寒山也爲權力帮所用，諸位自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柔水神君苦笑道：「梁大俠等諒解，兄弟自是心感……但別傳寺中，既無邵長老下落，屈寒山等勞師動衆，跟你們上山，展開包圍，死纏不放，却又何堪？」

梁斗一時無法作答。蕭秋水在旁低聲道：「不知……我……」

梁斗笑道：「秋水，有話快說。」

蕭秋水道：「我有些看法，不知該不該說？」

梁斗道：「快說，快說，我們都是患難中人，有什麼不可說的。」

蕭秋水躬身道：「謝前輩……」

梁斗截道：「有什麼前輩不前輩的，而今大敵當前，誰死誰活，何人依仗何人，尚不得知，憑你智慧、胆色，日後必是一方之尊，你再客氣，就看不起我區區梁斗！來來來，喝酒，說話。」說着一口把酒乾盡，又倒另一杯孤酒。

梁斗這一番話，聽得蕭秋水熱血上沖，朗聲道：「在下認爲屈寒山所以領兵上山來，是受『長江四條柴』之影响。」

這一下，柔水神君與梁斗俱出乎意料之外，齊齊「哦」了一聲，望向蕭秋水。

蕭秋水舐舐乾唇，把受屈寒山等危崖所迫，與唐、鐵、邱等分散，落入江中，再被長江四傑所俘，後在高要鎮又爲屈寒山等所制，「劍王」鬥「四棍」的始末說出。蕭秋水接道：「以屈寒山武功，長江四傑自不是敵手……」說着望了望柔水神君，柔水神君不由得點了點頭，蕭秋水道：「長江四傑大概失手被擒，爲求生計，希望離最近之神君能救，故說出丹霞山乃邵長老眞正現身之處，誘『劍王』等上來與神君火拚，以望得救，咱不知神君巳受『火王』所圍，『劍王』見梁大俠上山，以爲長江四傑所說有理，所以集中火力攻此處，一面遣人通知權力帮……」

大肚和尙道：「那末說，這兒不宜久守，權力帮再忙，也會派援軍到此了。」

瘋女這時一點瘋態都沒有，沉聲道：「『無極先丹』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仙丹，權力帮一旦得知，絕不放過。」

柔水神君却道：「這樣說來，長江四棍巳落在『劍王』手裏了？」

蕭秋水道：「這只是猜測而巳。」

梁斗嘆道：「不過猜測十分有理。」

柔水神君苦笑道：「可惜這兒既無邵長老，亦缺『無極先丹』，只有我們苦守這裏，跟權力帮泡上了。」

外邊一片死寂，殿火燭火，映照在大殿三座金佛之上；香火早斷，佛笑依然、居然顯得十分曖昧、猙獰。（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飛揚誤信傅玉書之言，直奔逍遙谷欲調查燕冲天和倫婉兒的下落，而天帝風雨雷電却早巳嚴陣以待——雲飛揚一出現，衆人聯手夾攻，在情勢危急之時，傅香君及時出現，並給了雲飛揚兩粒解毒藥丸，這才解去他早先所中之毒烟，天帝見孫女帮着雲飛揚，而逍遙谷的秘密也被雲飛揚偵破了，十分氣憤……無敵門總壇之內，獨孤無敵決定將獨孤鳳許配給公孫弘，獨孤鳳不願意，她對母親沈曼君說出自己要逃走的打算，沈曼君沒阻撓她，無敵得知獨孤鳳逃去，立下血手金令，要追捕獨孤鳳……

銀鳳于歸日　醉漢鬧華堂

一波三折

獨孤鳳怔怔的目送公孫弘消失，心頭那剎那也不知是甚麼滋味。

離開古剎，獨孤鳳漫無目的前行，心頭那種蒼涼的感覺也就更重了。

她絕不懷疑公孫弘的話，也知道公孫弘對自己的確是一往情深。

道路上行人並不多，每一個走過，都對她投以奇怪的目光，卻也沒有理會。

只有兩個人倒外。

那兩個人迎面走來，與獨孤鳳交錯走過，突然一齊停下脚步，相望了一眼，身形倏起，凌空一個翻身落在獨孤鳳面前。

獨孤鳳一驚，看清楚那兩個人，更就不由脫口叫出來。「黑白雙魔！」

「獨孤小姐久違了！」白魔勒一笑。

獨孤鳳雙手落在刀柄上，方待拔刀，黑摩勒突然道：「獨孤小姐以爲是我們的對手？」語聲一落，雙魔的手已閃電般落在獨孤鳳的雙臂上。

獨孤鳳雙臂一麻，五指不覺鬆開，雙魔隨即將獨孤鳳的雙刀拔出，各自挽了一個刀花，格格地笑道：「得罪得罪！」

獨孤鳳怒叱。「想不到名滿回疆的黑白雙魔是這樣的兩個人。」

黑魔勒笑笑。「我們並沒有任何惡意，只是想拿大小姐去換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獨孤鳳奇怪。

黑魔勒又是一笑。「冰山雪蓮！」

白摩勒接道：「我們已經聽得很清楚，天龍上人將冰山雪蓮搶去，最後却落在獨孤無敵手上。」

獨孤鳳搖頭道：「你們弄錯了。」

黑摩勒亦自搖頭。「冰山雪蓮獨孤無敵一個人如何受用得盡，我們拿他的寶貝女兒交換少許，也絕不爲過。」

白摩勒又道：「我們兄弟這一次入關，就是要奪取冰山雪蓮，不達目標，誓不罷休。」

獨孤鳳聽雙魔這種語氣，知道這兩個人完全不可理諭，憑自己的武功，又不是這兩個人的對手，惟有歎息。

黑摩勒目光轉落在刀上，道：「這雙刀我們就暫時替你保管好不好？」

獨孤鳳冷笑，說道：「我說不好又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替你保管。」雙魔相顧大笑了起來。

× × ×

風吹過，黃土飛揚，從這個黃土崗已可以遙遙看見無敵門的總壇。

黑白雙魔就押着獨孤鳳在這個黃土崗停下脚步！

白摩勒看了黑摩勒一眼，忽然道：「無敵門人多勢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們還是將人留在這裏的好。」

黑摩勒微一頷首，突然出手，封住了獨孤鳳的穴道！

獨孤鳳倒在草叢中。

白摩勒一揚手中刀。「有這雙刀做證據，已足够了。」

× × ×

刀在陽光底下閃着寒芒，獨孤無敵接刀在手，目光落在刀鋒上，比刀光還要閃亮。

「這是鳳兒的鴛鴦刀，我時常敎訓她刀在人在，看來她眞的是落在兩位的手中了。」獨孤無敵竟一臉笑容。

黑白雙魔齊接道：「只要門主將冰山雪蓮的一半交給我們兄弟，門主這個寶貝女兒立即就會回到門主的身邊。」

無敵哈哈一笑道：「好——帶天龍上人。」

兩個弟子退了下去，公孫弘亦退了下去，他上下打量着黑白雙魔，目光最後落在雙魔的沾着黃土的鞋上。

——雙魔絕不會將人質放得太遠，這附近只有黃土崗一帶遍是黃土。

公孫弘決定自己去碰一碰運氣。

× × ×

「雪蓮給雲飛揚吃去了。」天龍上人的回答令黑白雙魔大吃一驚，但並不怎樣奇怪。

「兩位給雲飛揚挫敗，是什麼原因，現在該很明白了吧。」無敵始終是一面笑意。

黑白雙魔相顧一歎，抱拳道：「我們兄弟一時誤會，得罪之處，尚祈見諒。」

白摩勒接道：「鳳姑娘一會就會回來，我們兄弟就此告辭。」

「慢着——」無敵面色陡地一沉，「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兩位是不將無敵門看在眼內。」

「不敢。」黑摩勒接道：「帮主待要我們兄弟怎樣？」

無敵沉聲道：「我只是要與賢昆仲賭一賭。」

「賭？賭什麼？」

「就賭一百招之內，我與你們兩位的勝負。」

黑白雙魔面色齊變，無敵接道：「一直以來，我都非常欣賞兩位的武功，無敵門又正當用人之際，若是兩位能够助一臂之力……」

「你是說，若是一百招之內，我們兄弟若是敗了，就得投身無敵門，聽候你差遣？」

「副帮主的職位，相信還不致辱沒兩位的身份？」

黑摩勒淡然一笑。「我們兄弟一直過慣了閒雲野鶴，毫無拘束的生活，能够如此終老，却是最好。」

「那要看兩位的本領了。」

「我們人在無敵門之中，當然就非賭不可。」黑摩勒仰眼望天，「門主的神功雖然非凡，一百招之內，相信我們兄弟還應付得來。」

無敵振衣而起，「叮叮」聲中，手策龍頭杖，走了下來。

黑白雙魔蓄勢以待，一場惡戰，立即開始。

無敵一杖敵雙刀，盡展所長，一心要折服黑白雙魔，雙魔峽谷一戰，已敗在無敵掌下一次，現在人又在無敵門中，氣勢更弱了三分。

這一戰，黑白雙魔其實一開始便已經輸了一半，問題只是在能否挨過百招之數而已。

× × ×

公孫弘一離開總壇，立即奔往黃土崗，終於在草叢中找到了獨孤鳳。

他解開獨孤鳳的穴道，一句話也不說，轉身離開！

獨孤鳳亦說不出話來，拖着沉重的脚步離開。

公孫弘回到總壇的時候，獨孤無敵亦已在九十七招頭上，挑飛了雙魔的彎刀。

雙魔敗得口服心服，一齊拜倒，隨往黃土崗尋獨孤鳳。當然惶恐而回。

無敵並沒有怪責他們，只是道：「我

個女兒運氣一向還算不錯，這些兒小事，兩位亦無須掛在心上。」

隨即打發衆人離開，單獨留下公孫弘在堂上，公孫弘實在有些心虛，不敢正視無敵，垂着頭。

無敵緩步走到公孫弘的身旁，忽然伸手輕拍公孫弘肩膀。「要你往來奔波，太辛苦了。」

公孫弘混身一震，望了望無敵，跪倒地上。「弟子甘受門規處罰。」

無敵搖搖頭，喃喃自語道：「又是爲一個情字所困，太痴也太蠢了。」舉步往外走去。

只剩公孫弘一人跪在大堂上。

× × ×

烈日風砂，獨孤鳳終於倒下，倒在海邊砂灘之上！

她偷上武當，找不到雲飛揚，折回呂望家，也一樣沒有雲飛揚的消息，省起雲飛揚曾經提及海龍老人邢個地方，只管走去碰一碰運氣。

連日的奔波，吃無定時，又感染風塵，還未來到老人邢兒，便已不支倒下。

也不知昏迷了多久，到她回復意識的時候，却發覺自己已臥在一個房間之內。

她一驚跳起身子，一看身上並沒有任何不妥，才放下心來。

門即時打開，一個少女捧着一盤開水走進來。

那是傅香君，他並不認識獨孤鳳，只是發現獨孤鳳昏倒在沙灘上，將她救了回來。

「姑娘，你終於醒來了。」傅香君將邢盆開水放在床前几子之上。

「是你救了我。」獨孤鳳已想透邢是什麼一回事。

傅香君頷首。「嗯，你怎麼會走到這裏來？」

「只是迷失了道路。」獨孤鳳對傅香君仍然有戒心，傅香君却聽不出來，接問：「我該怎樣稱呼你？」

獨孤鳳考慮了一會才回答。「我叫上官鳳。」

傅香君沒有懷疑。

× × ×

燕冲天也沒有，他却沒有隱瞞自己的來歷，獨孤鳳一聽不由嚇一跳，幾天住下來，到她從他們的說話知道雲飛揚一直與他們在一起，知道燕冲天有意將傅香君許配給雲飛揚的時候，一股難言的妒意不由湧上心頭。

她並沒有發作，傅香君的溫柔、的美麗，使她更加感觸。

傅香君對雲飛揚的情形她當然也看得出來，只是她仍然沒有死心。

她要等雲飛揚回來問一個清楚。

在傅香君與燕冲天的悉心照料下，獨孤鳳很快恢復健康，傅香君燕冲天雖然並沒有發覺她的來歷，對於她那種沉默寡言的孤獨性格，亦不免有些詫異。

又過了幾天，雲飛揚終於帶着藥回來，沒有遇上獨孤鳳，給了藥燕冲天服下，聽得傅香君說到獨孤鳳，越聽就越覺可疑，忙走去獨孤鳳居住的房間。

人已經不在，只留下一支金釵在枕上，看見這金釵，雲飛揚心頭怦然震動，呼叫着追了出來。

傅香君這才知道那個女孩子就是獨孤鳳，方待追上去，就聽到一下重物倒地之聲。

她一驚，忙奔去燕冲天的房間，只見燕冲天全身僵硬，跌坐在地上，一動也都不一動，邢張盛藥的几子就倒在一旁。

燕冲天的頭上接有白烟冒出來，傅香君看見，知道藥力已發作，燕冲天正在運功療傷，不敢騷擾也不敢離開，一旁替燕冲天守護。

闖宴

在發出戰書之後，武當峨嵋兩派的弟子亦開始化裝成各式人等，向無敵門總壇推進，他們的行動雖則秘密，仍然被無敵門探子發現。

消息傳到總壇，無敵只是冷笑，就在他聆聽各地分壇弟子報告的時候，獨孤鳳回來了。

一入大堂，獨孤鳳便跪倒，所有人齊皆動容，公孫弘更加緊張。

無敵却視如不見，沉聲說道：「說下去。」

那些探子不敢違命，繼續報告，獨孤鳳看在眼內，不由淚流披面。

探子終於報告完畢，獨孤鳳再也忍不住，失聲：「爹——」

無敵看也不看獨孤鳳，突喝道：「傳值班的守衛。」

金龍堂主諸葛明迅速將命令傳下，兩個值班的守衛慌忙進來。

無敵立即喝問：「我們在堂內商議大事，爲什麼將外人放進來。」

兩個守衛大驚，獨孤鳳亦心頭刺痛。

無敵接問公孫弘。「白虎堂主，守衛失職，該當何罪？」

公孫弘一呆，惶然道：「輕則斷去雙脚，重則死罪。」

「拉下去，斷雙腿！」無敵暴喝。

沒有人敢勸止，片刻之後，堂外傳來兩聲淒厲慘叫，衆人齊皆變色。

無敵目光這才落在獨孤鳳面上，公孫弘突然走出，跪在獨孤鳳身旁。「屬下願替銀鳳堂死罪。」

無敵冷笑。「無敵門可沒有這條規矩。」一頓，斷喝：「將銀鳳堂主拉下去，五馬分屍！」

衆人震驚，獨孤鳳只是流淚，沒有求饒。

左右護法惶然上前，公孫弘霍地站起身，雙手一分。「慢着——」

無敵暴怒。「弘兒，你莫非也要反叛我？」

「弟子不敢——」公孫弘又跪下。「歷代相傳，無敵門有一條規矩，堂主第一次犯罪，可以由第二個堂主代受七刀之刑，赦去死罪。」

無敵面色一沉。「你想代她受七刀之刑？」

「是！」公孫弘毫不考慮。

此時，獨孤鳳大受感動，偏頭道：「師兄——」

公孫弘搖頭。「你爲什麼要回來？」

獨孤鳳垂下頭，心頭也不知道是什麼

滋味。公孫弘接拜倒。「請門主恩准。」

無敵看着公孫弘，一聲歎息。「好，但我一定要鳳兒先答應嫁給你。」

「弟子高攀不起——」公孫弘以頭撞地。

「我不是與你說。」無敵沉聲問獨孤鳳。「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獨孤鳳看着公孫弘，想到這些年來，公孫弘幾次爲自己出生入死，恩深義重，再想到雲飛揚已有傅香君，不禁萬念俱灰，終於點頭。

× × ×

七把尖刀先後插在公孫弘的雙肩、胸膛、腰膝之上，鮮血迸流，公孫弘咬牙苦撐，最後還是昏過去。

獨孤鳳不忍卒看，將臉偏過去。

蔡華陀已等在一旁，迅速替公孫弘將刀拔出，敷上最好的金創藥。

「怎樣了？」無敵亦實在有些担心。

「希望在成親之日，能够復元。」蔡華陀不由苦笑。

無敵轉向獨孤鳳。「你看到的了，弘兒對你還是一番眞誠，嫁給他，是你的福氣。」

獨孤鳳垂下頭，到這個地步她又還有什麼話說。

× × ×

沈曼君也一樣無話可說，公孫弘的痴情實在大出她意料之外，嫁給一個這樣的人，亦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而無敵的決定，亦不是她們所能够阻止，何況對於公孫弘她亦無惡感。

無敵也不讓她離開龍鳳閣。

× × ×

月朗風清，那的確是好日子，無敵門大堂燈火照耀得光如白晝，鼓樂喧天，喜氣洋洋。

獨孤鳳公孫弘一對新人給送到無敵的面前，這看在眼內，無敵笑逐顏開。

獨孤鳳霞珮鳳冠，面龐藏在紅巾後，看不到她的表情，公孫弘當然是又緊張，又高興。

無敵目光落在公孫弘面上，關心的問道：「弘兒，你的傷怎樣了？」

「門主有心，全好了。」

衆人一聽大笑，無敵亦笑道：「你叫我做什麼？」

公孫弘一怔，改口：「師父。」

衆人又大笑，無敵搖頭。「到這個時候，你還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

千面佛在一旁插口道：「公孫堂主實在有趣，這個時候當然要叫岳丈大人才對呀。」

公孫弘滿面通紅，忙道：「是……岳丈大人。」

「這才是。」無敵拈鬚微笑。「七刀換回個妻子，這算起來其實並不吃虧。」

「是極是極。」公孫弘偷眼望向獨孤鳳，笑不攏嘴。

無敵接對獨孤鳳。「鳳兒，嫁了人，以後就不要再那麼任性了。」

獨孤鳳毫無反應，喜娘即時道：「時辰已到了。」

司禮的接呼道：「請新人下……」

話才說到一半，一聲大喝突然傳來。

「等一等！」

語聲迴盪，衆人應聲望去，大門那邊賓客兩旁跌開，雲飛揚手執酒杯，脚步跟蹌的走了進來。

獨孤鳳混身一震，舉步又止，公孫弘怪叫一聲：「雲飛揚，你又來幹什麼。」

無敵一聲不發，目光却轉冷如寒冰。

雲飛揚醉態畢呈，跟蹌走到獨孤鳳面前。「我……我是來恭喜大小姐與公孫堂主新……新婚之喜……」接將杯遞向公孫弘。「公孫堂主，小弟先敬你一杯，祝你與新娘子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公孫弘面色一變，一手將酒杯撥開。

「這樣不給我面子？不要緊……你不給，別人給——」雲飛揚轉向獨孤鳳。「大小姐……」

獨孤鳳再也忍不住，一把將鳳冠掀下。「小揚——」

千面佛同時上前，一面叱喝道：「早看出你這個小子又是來惹事生非！」一把抓向雲飛揚！

雲飛揚反手一掌將千面佛震開三步。

「你們不要來騷擾我跟大小姐說話。」回向獨孤鳳。「你是無敵門的大小姐，我是武當派叛徒，本來就不配，可是我眞是喜歡你！」

衆人聽着傻了臉，獨孤鳳的眼中閃動着淚光。

雲飛揚接道：「你愛使性子我不在乎，誰叫你生長在這種地方，我挨了你爹爹一掌，若非傅姑娘相救，早已活不下去，沒有她相助，也救不了燕師叔，這些日子來，我遠去尋藥，也是幸得她照料燕師叔的起居，這你說，我應否感激她，對她我可是就只有感激，當她妹妹一樣，想不到你就因爲這小許誤會，回來這個無敵門，服從你那個無惡不作的父親，嫁給了公孫弘——」

無敵終於喝止：「住口！」

雲飛揚傻笑。「好！我也無話可說了。」仰首將杯中酒喝盡。「不過還未喝够，酒呢，快拿酒來！」

獨孤鳳眼淚忍不住流下，哀呼：「小揚……」

她方待上前，千面佛，鄧奎，黑白雙魔等已湧上前，圍住雲飛揚。

「滾開，我沒有興趣跟你們交手。」

雲飛揚將杯擲碎在地上。

黑白雙魔叱喝聲中，雙雙上前，掌劈雲飛揚，千面佛鐵拳亦出，雲飛揚身形迅速變換，雙拳帶醉使出了十分眞力，運起霹靂掌勁，將攻來的各人一一震開，手一指無敵：「你來！」

無敵長身而起，冷笑。

「今夜我要與你算清楚武當派與無敵門的債！」

「你好像已忘記了自己是武當派的叛徒。」

「傅玉書才是叛徒！」雲飛揚大叫。

「不管怎樣，你今夜休想有命離開無敵門。」無敵目光暴盛。

「我本來不準備活着離開！」雲飛揚挺起了胸膛。

「這兒一會還要喝喜酒，我們到堂外見高低！」無敵拾級而下。

雲飛揚哈哈一笑，身形猛地兩個翻滾，已凌空從衆人頭上翻過，掠了出去。

獨孤鳳嘴巴張開，却發不出聲，神情那利那複雜到了極點。

× × ×

堂外一樣燈火輝煌，光如白晝。

無敵脚步一頓，「獵」一揮衣衫。「此前我饒了你一次，今夜，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雲飛揚的醉意給風一吹，好像散了幾分，收起笑臉，道：「動手！」話聲一落，揉身而上，眨眼間連拍十四掌。

無敵兀立如山，從容應付，十四掌接下來，神態已經有些異樣。雲飛揚內力深厚，非獨遠勝從前，更在他的意料之外。

——冰山雪蓮果然非凡，這個人留不得！

此念一動，無敵已暗運滅絕神功，突然反撲，出手惡毒！

雲飛揚居然沒有被他迫退，揉身又上，無敵一聲「好」，左手一探，抄住了龍頭拐杖，一式「橫掃千匹馬」，雲飛揚劍同時出鞘，人與劍在杖上翻騰。

無敵接連百杖，竟都奈何不了雲飛揚，反而被雲飛揚翻騰近來！

雲飛揚半空再一個翻滾，一劍從杖勢中脫出，刺向無敵頭顱。

獨孤鳳父女情切，脫口叫了一聲：「小心！」

無敵已及時偏開頭顱，頂上金冠仍被刺下，雲飛揚被獨孤鳳那一叫，却當場一呆，無敵眼裏眞切，把握機會，龍頭拐杖一挑，封住了雲飛揚的劍，右掌接拍出！

雲飛揚左掌急擋，「轟」一聲巨震，倒飛丈外，口吐鮮血！

無敵出其不意，滅絕神功震傷雲飛揚，身形緊接掀上，第二掌還未劈下，獨孤鳳已擋在雲飛揚之前。

「退下！」無敵怒喝。

獨孤鳳還未答話，雲飛揚已伸手扳住她的肩膀，喘息着笑道：「我總算……能够死在你身旁。」

「小揚，你別這樣傻氣。」獨孤鳳方寸大亂。「我不嫁給公孫弘就是了。」

雲飛揚眼睛立時一亮，獨孤鳳流着淚接道：「你死了，你以爲我還能够活下去嗎！」

「你其實還是喜歡我的。」雲飛揚叫起來，也不管鮮血狂吐。

獨孤鳳點頭，催促道：「你快走！」

雲飛揚只管點頭，公孫弘那邊看見，也不知什麼滋味，無敵一張臉早已發青，大喝：「滾開！」一拂袖，將獨孤鳳掃跌在地上，接一掌，印向雲飛揚。

掌未到，雲飛揚身形已起，倒翻上高牆。

無敵一聲「追！」大鵬一樣撲上去，其他人亦身紛紛掠了過來。

雲飛揚身形飛射，掠入花木叢中，消失不見，他內傷雖重，但因爲服過冰山雪蓮，身輕氣足，「飛雲縱」又是武當七絕之一，逃起來一些也不慢。

那叢花木眨眼在無敵杖下碎裂，雲飛揚却已不在。

「這小子身受重傷，走不了到那裏，搜！」隨即無敵下令全面去搜索。

無數燈籠火把迅速亮起來。

× × ×

話是那樣說，事實都未如人願，找到了天亮，雲飛揚仍然不知所踪。

更令無敵生氣的却是，連獨孤鳳也乘機溜去。

——一定是那個賤丫頭暗中引路，救走了雲飛揚。

無敵越想越氣憤，亦無可奈何。

× × ×

獨孤鳳的確是有意接應雲飛揚，溜出無敵門，就候在必經的通道上。

可是等到天亮，雲飛揚仍然沒有出現，那些搜索的無敵門弟子也沒有撤回。

——想不到他的輕功這麼好。

獨孤鳳又喜又驚，那當然是担心雲飛揚身受重傷，路上不知道能否支持得住。

她忙亦動身，奔向雲飛揚傅香君原來居住的地方，只希望在路上能够遇上雲飛揚。

那是雲飛揚目前惟一的住所，何況還有一個精通醫術的傅香君等在那兒，雲飛揚應該就是回那兒去。

也就是這個原因，獨孤鳳日夜趕赴。

× × ×

雲飛揚的確是有意趕回去，但他立即就發覺自己傷得實在太重，絕對闖不出無敵門的範圍。

他帶醉闖進來的時候，是置生死於道外，現在明白了獨孤鳳的心意，却又捨不得就這樣死掉了。

這之前他曾經混進無敵門，因爲找尋沈曼君，對於周圍的環境，實在下過了一番心機，所以躲起來也很迅速。

他一路躲躲閃閃，不覺走到了龍鳳閣的牆外，立時就有了分寸。

龍鳳閣是無敵門的禁地，也應該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高牆四丈，要瞧上去也不容易，雲飛揚強提一口眞氣，施展「飛雲縱」，兔强拔起了丈許，雙手及時扳住了牆頭，總算能够爬到牆頭上，然後他就像斷綫紙鳶一樣跌了下來。

跌在牆後的草地上，摔得頭昏腦漲。

他掙扎着爬向那座小樓，挨了那一記滅絕神功，沒有足够休息，妄動眞氣，內傷難免又重幾分。

那座小樓這時候仍然有燈光。

× × ×

沈曼君還未入睡，獨坐在燈下。

這是獨孤鳳的好日子，她這個做母親的只能够呆在這座小樓中默默替女兒祝福，又怎能睡得着。

黃昏後她就已坐在那裏，坐到這個時候，非獨心情，肉體亦已麻木。

這時候，她忽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響。

——喘息聲？什麼人？

她面上的神情終於有了變化，身形一動飛絮般無聲落在門前，伸手將門拉開。

一身血污的雲飛揚立時倒了進來，倒在沈曼君的脚下。

沈曼君嚇了一跳，以她身手的敏捷，竟然來不及將雲飛揚扶住。

可是她終於還是將雲飛揚扶起來。

也就在這時候，她看到了雲飛揚頸上掛着的鳳玦。

——這塊玉玦乃青松與我定情之物，

怎會在這個青年人身上出現，難道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 × ×

半個時辰過去，雲飛揚才醒轉，月娥這時候亦已回來，告訴沈曼君在堂上所發生的事。

她當然認得出雲飛揚，聽說他就是獨孤鳳所喜歡的那個青年，沈曼君亦甚感意外。

可是她並沒有忘記雲飛揚就是殺死青松的武當叛徒。

——看來一點也不像那種大逆不道的人，難道消息不正確？其中有誤會？

沈曼君所以一待雲飛揚醒來，交待了幾句立即就追問：「爲什麼你要殺害青松，做出那麼大逆不道的舉動？」

「殺師父的其實是現任掌門人傅玉書，知道我也有一身武功，嫁禍於我，這件事，燕冲天師叔亦已清楚，一待時機降臨，就會上武當清理師門替我洗脫罪名。」

沈曼君看着雲飛揚。「我怎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她雖然仍有懷疑，口氣已軟了很多。

雲飛揚想想。「恕晚輩唐突，夫人是否就是沈曼君？」

沈曼君頷首，雲飛揚接將頸上那半截鳳玦取下。「師父臨終之前交給我這塊玉玦，吩咐我進來找尋夫人。」

「還有什麼話？」沈曼君有些激動。

「沒有了，」雲飛揚垂下頭去，面色突一變，張嘴又吐出一口鮮血，仍接道：「當時師父已傷得很重，說了那些話就氣絕了。」

語聲一落，又是一口鮮血吐出。

沈曼君考慮了一會，伸出雙手抵在雲飛揚的後背上，一股內力透了過去。

雲飛揚一怔。「夫人你……」

「不要多說，快運功療傷！」沈曼君將自己的眞氣繼續透過去。

雲飛揚輕歎一聲，只好將眞氣運轉。

那片刻，沈曼君突然發覺自己體內的眞氣竟然不受控制，江河一樣從雙掌狂瀉出體外。

「奇怪——」她心念一動，待要收掌，那雙掌竟然收不了回來，體內的眞氣運轉得更加快，也奔瀉得更加快。

雲飛揚體內的眞氣亦同時急激運轉起來，一股又一股聚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冲向「任督」二穴！

沈曼君的面色由紅轉白，漸漸竟有如白堊，一絲血色也都沒有。

雲飛揚的面色相反紅潤起來，連他也奇怪，自己的眞氣那片刻竟然變得如此强大。

——莫非沈夫人……

動念未已，那一股眞氣已經將「任督」二穴冲開，打通生死玄關，雲飛揚只覺腦袋一下轟鳴，立即就昏迷過去。

沈曼君同時混身一震，飛摔在地上，月娥一見大驚，慌忙上前扶住。「夫人，出了什麼事……」

「沒……沒什麼……」沈曼君語聲微弱，面如金紙，那刹那，她突然發覺一身內力已蕩然無存，再看雲飛揚，却有如泥塑木彫也似，一動都不一動。

一絲絲淡淡的白烟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竟有如實質也似，凝結在他的皮膚之上。

月娥也看見了，奇怪道：「夫人，他怎樣了？」

沈曼君彷如未覺，目光却凝結在雲飛揚面上，突然省起了什麼似的，失聲笑起來。

笑得是那麼開心，又是那麼蒼凉，笑着嘟喃道：「二十年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月娥完全聽不懂。

× × ×

一天又一天過去，雲飛揚始終不醒，皮膚上那種蜘網也似的白絲一天比一天的厚。

到了第七天，雲飛揚的面目已被蓋在白絲下。

「夫人，他爲什麼還不醒來。」月娥每一天都不忘問一句。

「該醒來的時候總會醒來的。」沈曼君總是這樣回答。

「那他在等什麼？」

「破繭！」

× × ×

同一天清晨，無敵在一衆下屬簇擁之下，走出了總壇。

公孫弘緊隨在後，這一次，無敵只要他侍候左右。

傅玉書的戰書早就送到了，無敵也就是爲了應戰離開總壇。

一面走，無敵一面道：「我這邊一走，那邊管中流必定率領峨嵋弟子會同武當弟子攻來，你們必須小心防範。」

一提起管中流，黑白雙魔就有氣。黑魔勒接道：「帮主放心去好了，管中流這小子再遇上我們，管教他有命到來，沒命回去。」

白摩勒亦道：「再說峨嵋弟子經我們殺得七七八八，起不了多大作用，至於武當派高手給傅玉書暗中殺害得七七八八，亦一樣沒有多大作爲。」

無敵道：「話是這樣說 小心些總有好的。」

黑白雙魔道：「我們會的了，觀日峯那邊，帮主也請着意些。」

無敵笑笑：「以傅玉書的武功，居然敢主動來挑戰，除非是一個瘋子，否則其中必定有問題。」

黑魔勒道：「所以帮主暗中着千面佛，鄧奎，葛明等人先率領弟子，前去佈下暗樁眼綫。」

「他們跟了我那麼多年，武功雖然不怎樣，經驗應該是足够應付任何强敵，何况他們帶去的還有不少經驗很豐富的探子呢。」

黑魔勒道：「幫主其實就只是要他們的消息靈通。」

「這通常就是勝負的關鍵。」無敵大笑。

說話間，他們已經從兩列恭送的弟子之間走過，隨即有人將坐騎牽來。

無敵公孫弘也就在弟子恭送聲中飛身上馬，絕塵而去。

× × ×

一路上陸續有消息傳來，都是說只見傅玉書單騎匹馬奔過。

到了山脚，所看見的暗記亦是前路安全。

無敵公孫弘牽馬步行，到了觀日峯，也沒有發覺任何異樣。

公孫弘已經放下心來，無敵的面色反而凝重。

這種平靜只有令他更感到不安。

× × ×

峯上風急，傅玉書逆風而立，衣袂頭髮飛舞，旁邊那支槍的紅纓亦血一樣迎風飛洒起來。

只有這支槍，這個人。

無敵緩步走到傅玉書身後三丈，傅玉書才回過身來，一抱拳，笑道：「獨孤帮主，久仰——」

無敵淡淡笑道：「傅掌門果然一表人才。」

「過獎。」傅玉書目光從無敵轉落在公孫弘面上。「門主一世聰明，想不到竟然輕身犯險。」

無敵笑笑，問道：「傅掌門怎麼這樣說。」

傅玉書緩緩道：「以我的武功，絕不是門主的對手，可是我仍然邀戰門主，其中這必然有詐。」

「意料中事，」無敵毫不動容。

「所以門主先着千面佛諸葛明鄧奎等堂主，在決鬥之前到來部署一切。」

這句話入耳，無敵的面色終於變了，公孫弘問：「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這裏——」傅玉書雙掌倏一拍。

三個人應聲凌空落下來——死人！

千面佛一顆光頭已裂開兩爿，諸葛明一身白衣全是一點點的血，也不知嵌着多少尖針，鄧奎整個胸膛都已被剖開來。

公孫弘大怒，便待撲前，却給無敵伸手按住，無敵接說道：「今日之戰，乃武當無敵之事，怎麼會有外人參與？」

傅玉書反問：「門主難道瞧不出他們並非死在今天？」

「那是說，你請來的那些人今天是絕不會出手的了？」

「這要問他們了。」傅玉書有些抱歉的。「他們都是我的長輩，有道長者命，不敢辭。」

「好，說得好，」無敵目光轉向公孫弘，眼中彷彿隱藏着什麼。

傅玉書竟然看得出來，突然道：「門主也不必示意公孫兄去找人，貴帮此行二百七十人，已無一倖免。」

公孫弘震驚，無敵面色亦大變。「好辣的手段。」

傅玉書撫掌微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無敵又一聲：「好！」道：「那進攻無敵門的武當峨嵋兩派弟子死活，你當然也不會在乎了。」

傅玉書笑容更盛。「今天不死，將來他們還是要死的，那麼就死在今天又有什麼關係？」

無敵冷笑道：「看來，今天我要有一個公平的決鬥，也是無望的了。」

傅玉書道：「開始的時候，應該還是公平的。」

無敵目光一掃。「躲起來的朋友，現在也該現身。」

語聲一落，一方岩石之後就轉出了天帝，大笑應道：「無敵，二十年不見，想不到你已老成這樣子。」

無敵目光一轉。「那及你老人家二十年武當後山寒潭中養尊處優駐顏有術。」

天帝面色立時陰沉起來。

風雨雷電四人接現身，分據四個不同的方向，將無敵兩個人圍在當中。

無敵居然面不改容。「逍遙谷精英盡出，獨孤某人今天看來的確是棋差一着，滿盤皆輸了。」

天帝道：「其實你早就知道玉書的身份，早就應該想到我們會現身。」

「我可是想不到。」無敵笑笑。「那種藏頭縮尾，終年避不見人的人我一向都沒有放在心上。」

天帝悶哼。「好利的嘴巴，佩服。」

無敵仰天大笑道：「要上，現在就可以齊上！」

天帝道：「玉書一個暫時已够了。」

無敵忽然問：「你有幾多個孫子？」

「只是這一個。」

「不怕傅家絕後？」

天帝一笑。「玉書又沒有練習滅絕神功，身心健全，當然不怕。」

無敵立時像一支尖針插進心深處，一張臉立時亦沉下來，天帝看見得意，大笑不絕。

傅玉書接道：「以孫兒意思，話還是說到這裏，再說下去，又要說我們不公平的了。」

無敵連聲冷笑，傅玉書旋即縱身上前，一捋槍桿，槍影漫天，震出無數槍花。

「請門主指教——」傅玉書接着一欠身。

無敵道：「很好看！」龍頭杖一擺，平掃了出去，這一招毫無變化，却是勢如雷霆萬鈞，擋者辟易。

傅玉書沒有擋，槍勢變幻，鎖喉槍法展盡，「綳」的那支槍突變成兩截，迴環飛舞，接從棍端抽出一劍，疾刺向無敵，另一端竟又還有一柄刀抽出來。

無敵好容易閃開這一劍一刀，破空聲突響，刀柄劍杯一起射出了暗器！

那都是見血封喉的暗器，無敵間不容髮，偏身避開，傅玉書已棄刀劍，雙掌印到！

無敵揮掌震開，冷笑道：「六絕武功我前後已見識過多次，沒有一個好像你用得這麼陰毒。」

「可惜傷不着前輩！」傅玉書蛇鶴十三勢眼看施出來，攤攻無敵。

這蛇鶴十三勢一直沒有傳下來，無敵也還是第一次見到。一時間完全看不透傅玉書的出手，竟被迫退了數丈！

「這也是武當的武功？」無敵一面輕蔑之色。

「不瞞前輩，正是武當不傳之秘——蛇鶴十三勢！」傅玉書說話間出手不停，「蛇化龍飛」，凌空翻身，雙掌突一切一啄，竟抓住了無敵的龍頭杖，硬硬將無敵的身形帶動一旋！

天帝把握這機會，飛身而上，雙掌急切無敵的雙臂，無敵不得不棄權，風雨雷電同時分從四個方向掠上來圍住了無敵。

公孫弘破聲大罵：「卑鄙！」揉身衝上，日月輪硬硬衝開一個缺口，那知無敵正好撲前來，突然一脚將公孫弘倒踢了出去！

公孫弘冷不提防，被踢得飛滾出三丈外，無敵接喝道：「快走！」

「師父——」公孫弘翻身跳起，無敵大罵道：「你若是不走我第一個殺你！」

他語聲凌厲，話口未完，傅玉書已向公孫弘撲過去。

無敵適時一掌劈出，截住了傅玉書的身形，他一動，風雷雨電亦動，仍然圍住無敵。

公孫弘吃那一脚，已明白無敵的意思，知道自己留在這裏非獨起不了作用，反而要無敵分心，亦知道無敵一心要突圍，不敢多留，立即往山下掠去。

無敵連接風雷雨電一輪搶攻，暗忖公孫弘已經走遠，亦要脫身，可是風雷雨電大陣這時候已展開。

他們苦練有年，爲的就是對付無敵，這陣勢一展開，就像是一道道無形的枷鎖罩向無敵，傅玉書天帝同時守住了陰陽方位，堵住了無敵唯一的去路！

無敵果然聰明過人，連續幾次衝不出，已找到了陣勢弱點所在，轉向那兒衝去，却正好撞上傅玉書天帝，立時又被迫回來。

一支烟花火炮忽然在山下射上來，凌空爆開。

無敵一聲悶哼。「你們還有什麼人，只管叫上來。」

天帝怪笑。「錯了，這是逍遙谷的訊號，表示武當峨嵋已攻入無敵門總壇。」

無敵面色一變再變，運起滅絕神功，一連劈出了十四掌，風雨雷電同時滴溜溜的疾轉起來，帶起了一股旋風，竟就將無敵的掌力完全化解。

無敵連發那麼多掌，也竟就完全不着力，如泥牛入海，亦心頭大駭。

天帝看在眼內，大笑道：「無敵，今天觀日峯就是你的葬身之所。」

「未必！」無敵身形陡然一頓，潛運眞氣。

風雨雷電身形繼續轉動，突然亦一頓，四面一齊撲上，襲向無敵，風袖雨針雷刀電劍全力施爲。

無敵暴喝，衣衫暴漲，射來雨針在他身外一尺被震落，電劍緊接被彈飛，風袖盡碎，雷刀亦連人帶刀被震得引飛開去！

傅玉書一些也不以爲意，就在那刹那間竄上前，在無敵舊力已盡，新力未生之際施展蛇鶴十三式，叨住了無敵的雙手，天帝閃電般同時射至雙掌印在無敵脅下！

「噗噗」兩聲，無敵口吐鮮血，飛開數丈，疾往斷崖下墮落！

衆人一齊掠前去，在斷崖往下望，只見無敵迅速變小，眨眼已被烟霧吞沒。

天帝不由縱聲大笑起來，風雷雨電傅玉書亦放聲大笑，無敵既除，其他人更不足懼，他們多年以來併吞武林的野心終於能够實現了。

× × ×

無敵門總壇內這時候亦已經靜下來。

死傷狼藉，到處屍體，武當峨嵋兩派的弟子在收拾殘局，清點死傷人數。

這一戰實在慘烈，武當峨嵋兩派的弟子來得雖然突然，無敵門方面亦早已有準備，展開了一場生死惡戰。

黑白雙魔先後倒在管中流落日劍法最後三式之下，依貝莎最後求情，管中流還是痛下毒手。

雙魔一死，無敵門更就潰不成軍，倉惶四散。

到當天黃昏，一切才弄妥。

傅玉書這時候回來了，只是一個人，手掩着胸前，脚步踉蹌，好像受了很重的內傷。

管中流看在眼內，心中有分數，一迎上前，一面暗聚上內力。

「傅兄辛苦了——」他看似要扶傅玉書，一雙手却抓向傅玉書脈門。

一抓落空，管中流一呆，傅玉書却一笑。「管兄這就下毒手，是不是太早了一些？」

管中流已知不妙，一退半丈。「傅兄原來並沒有受傷。」

傅玉書道：「我只是想一試管兄的心意，很好——」

「什麼很好？」管中流有些詫異。

「管兄不仁，小弟便可以不義，如何不好？」傅玉書笑得很陰險。

管中流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仍問道：「無敵滅絕神功非同小可，傅兄能够勝他實在不簡單。」

傅玉書笑道：「就憑小弟那幾下子，眞還勝不了。」

「那是——」管中流雙眉不覺皺了起來。

「管兄也是聰明人，應該想得到。」

「傅兄莫非請來了什麼好手幫忙，怎麼不聽傅兄提起來。」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樣的說話你應該有印像。」

管中流悶哼。「怎麼不請他出來一見呢？」

「已經出來了——」應聲的是天帝，跟着風雨雷電亦出現，據在大殿的四周。

武當弟子一見是老怪物，齊皆哄動，赤松蒼松雙雙搶上，喝問：「玉書，你找來這老怪物目的何在？」

傅玉書眼一瞪，蒼松已矮了半截，赤松却仍挺着胸膛，管中流帶笑接道：「當然是報仇。」

天帝點頭。「武當二十年寒潭非人生活，這個仇當然是非報不可。」

所有武當弟子齊皆大驚，管中流立即道：「惟今之計，就是我們聯合起來，齊心協力，衝出一條生路。」

兵器立時紛紛出鞘，傅玉書目光一掃，搖頭。「你們又錯了，現在正當用人之際，我又怎會隨便殺人。總之，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赤松怒喝：「你這廝竟然與那等惡人勾結，敗壞武當門風。」

傅玉書又搖頭。「師叔一向自負聰明，到現在還瞧不出來。」

「瞧出什麼？」赤松一怔，突然叫了起來。「莫非你本來是他們的人，臥底武當？」

傅玉書點頭。「師叔終於想通了。」

「那麼雲飛揚莫不是被冤枉，殺死掌門師兄的其實是你？」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邵一子與左瞎子共在破窰研判藏寶地圖之際，遭到任陽三，顧錫恭先後前來騷擾，欲搶奪寶圖，但均爲邵、左將之擊退。左邵兩人覺得此處已非安全，乃遷地爲良，以避宵小耳目。於是兩人買舟他徙。午後，來至一處，舟將泊岸，豈料梢公棄舟潛水而逃，小舟順流而下，爲一俊童在岸上力拉纜索，使之靠岸，童氏夫婦已在岸上相迎，强邀兩人入一亭內欵待。邵、左二人處此進退維谷，只得欣然赴會。席間，酒過一巡，童藉爲左添菜，而與之互鬥內力……

盲目不盲心

童玉奇微微一笑，收回了筷子，只見左瞎子那張白臉上絲毫不着血色——臉上大大的現出了「不是味道」！

明眼人如邵一子者一看之下，即心內雪然，分明童玉奇這一手明是爲對方揀菜，暗中是在與對方較量力道，而這一次左瞎子顯然是輸了。

左瞎子顯然心胸狹窄，個性偏激，一上來吃了一個悶虧，心裏老大的不是滋味，獨自個頻頻冷笑不已。

邵一子自然知道童氏夫婦的心願，這時見左瞎子如此表情，更猜測到情勢的「一觸即發」！

「我們還是打開窻子說亮話吧！」邵一子眼睛逼向正面的童玉奇道：「賢夫婦此番邀請，不知有什麼要當面關照的沒有，說吧！」

計盜藏寶圖

童玉奇一笑道：「邵老這麼單刀直入的問，倒也爽快，愚夫婦的來意，想必是瞞不過你老爺子的法眼，既然這樣，我們也就直話直說吧！」

邵一子「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聽說布達拉宮的那張寶圖就在邵老身上？」

一面說時，童玉奇那雙眼睛滴溜溜的直在對方身上打轉，當然沒有放過斜揹在邵氏背後的那件玩藝兒！

「不錯！」邵一子抬手在背後圖卷上拍了一下道：「就是這個！」

「聽說布達拉宮那批寶物，別的不說，當祗黃金就有好幾大車呢！」

——說話的是童妻「芙蓉劍」莫愁花，提到了黃金，那張嬌艷的臉上情不自禁的顯出了貪婪的笑容——

「而且還有很多的珠寶玉翠呢！是不是？」

邵一子點點頭道：「傳說是這個樣子，至於事實是不是如此誰也不知道！」

「那我們爲什麼不去當面證實，看一看呢！」

她很自然的說出了這句話，一點也不顯得不自然，好像這批寶物原本就應該有他們一份！

「不錯！」邵一子冷冷的道：「我是有這個意思，原是想去證實一下！」

「芙蓉劍」莫愁花笑得眞美：「好呀！那我們什麼時候去呢！」

邵一子看了她一眼，如非當面承教，他眞難以相信世上還會有這麼一種人，對方若非是故裝糊塗，那就實在太天眞了。

「童夫人也許沒有聽清楚！」邵一子冷冷的接下去道：「我以爲『我』和『我們』這兩個字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莫愁花微微楞了一下，眨了一下眼睛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很簡單，『我』只是我自己，『我們』却是兩個人以上的人……」微微一頓，邵一子面若秋霜的道：「我的意思是『我』而不是『我們』！」

莫愁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啊——爲什麼要這樣嗎！」她吶吶道：「我實在很想要看看這些寶貝——」

邵一子吃了一驚，心說：「芙蓉劍」莫愁花在江湖上該是何等厲害的一個角色，怎麼會是如此稚氣未開的一派天眞！莫非她故意如此做作，其實却另有什麼居心

不成？——偷眼一瞧，「瀾滄居士」童玉奇脣角却帶着淺淺的笑，彷彿一切早已胸有城竹模樣。

「來呀！」童玉奇遂即招呼身邊童子道：「給二位貴客斟酒！」

站立在一角的那個少年童子應了一聲，立刻趨前拿起了一旁燙在熱水裏的錫壺，搖了一下，恭敬的爲二人各自斟上一杯，接着又爲主人夫婦斟了一杯！

童玉奇伸出小指在酒裏點了一下，含笑道：「很好，溫度正好，二位請不要生氣，有什麼話，我們飯後再談如何，來！乾！」

一面說，仰首遂即把杯中之酒一乾而盡！

一旁的莫愁花也笑哈哈的道：「二位老爺子可別客氣呀！喝呀！」

說時，她也把手裏的酒一飲而盡！

邵一子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這口酒將要吞下之際，忽然他目光觸及莫愁花渴望的目光和幾乎掩飾不住的喜色，心裏一驚，這口酒頓時不再嚥下。

目光一掃身邊的左瞎子，竟然不識先機，手端酒杯正待飲下——

邵一子心裏一急，左掌突出，用劈空掌力一掌直向左瞎子當胸擊去。

這一掌由於雙方距離過近，左瞎子事先又沒有料到，一時避之不及，手腕子一抖，這杯酒竟然朝着自己臉上潑了過去，頓時滿臉狼藉。

同時間，邵一子面朝向童玉奇，「噗！」的一聲，把嘴裏的酒直向後者臉上直噴了過去！

童玉奇一聲急叱，右掌在坐椅上驀地一按，整個身子「唰！」的飄了出去，饒是這樣，無如事情發生得過於突然，邵一子這口酒看似無奇，其實乃盈聚有本身所練之「五行眞力」，力道足可穿木破石，速度更是疾快至極，童玉奇躲開了身子却躲不開長衣，酒滴沾處，那襲雪白俊逸；其上綉有修行的長衣側襟上頓時留下了七八處透明窟窿。

以童玉奇平素之風流自賞，武功出衆，何能吞下了這口氣？凌笑一聲道：「老兒，你這是自己找死！」

話聲一落，正待出手，却不知他身邊的「芙蓉劍」莫愁花，却已搶先了他一步，先自出手！

嬌叱聲中，莫愁花驀地拔身而起，其勢之快，有如奔雷疾電，閃得一閃已來到了邵一子身前！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竟然先已在纖纖十指各套上了一個純鋼打製，十分精緻的小巧鋼套。

——隨着她前進的身子，兩隻手霍地向前一抖，「錚！」的一聲脆响，十根手指；像是十把尖銳犀利的短劍，霍地朝着童玉奇兩肩上奇快的抓落下來。

雙方竟然是如此戲劇性般的動起了手來！

邵一子狂笑一聲道：「好！」

霍地把身子向後一仰，無如莫愁花功力頗是不弱，兩隻手落空之下，身子快速的一個疾轉，一雙手腕再次的張開，在扇形的合攏姿態裏，兩隻蝶形的寬沿大袖，有如兩把鋒利的鋼刀，分向邵一子兩肋上疾快的劃落了下去。

邵一子身形方自折起一半，對方竟然又自攻到，其勢之疾猛，簡直不容人於緩和之機。

這一刹，眞是極爲尷尬的時機，上既不可，下亦不能，一任邵一子功力再高，當此一瞬間，也是莫可奈何，心裏一驚，憑恃着數十年精純的內功，硬生生的把身子向一旁錯開了半尺！

出奇制勝，常常就是在這種節骨眼之上！

就在邵一子這一刹不上不下的當兒，猛可裏身側一陣疾風掃到，似乎發覺到對方童玉奇的影子閃了過來。

這種進身的勢子實在太快了，快到不暇思索。

邵一子心中方自暗念着此番休矣，彷彿覺得肩背上緊了一緊，突然間，對方男女二人已雙雙向兩方退開。

左瞎子早已蓄式以待，當此一瞬，他忽然施展全力，極其快速的向着童玉奇撲了過來！

原來童氏夫婦聯手進招，早已是事先約定，故此施展出來，配合得天衣無縫——童玉奇剛才進身之勢，更是妙不可言，待到他退身一旁時，手裏已多了一樣東西——羊皮圖卷兒——

夫婦二人臉上眞有說不出的喜悅！

就在這時，左瞎子已全速撲到，手裏的馬竿兒施了一招「撥風盤打」，摟頭蓋頂的直向童玉奇頭上打來！

童玉奇一哂道：「得了，瞎老哥你還湊什麼份子？」

身子一幌，已飄出丈許以外！

眼前疾風狂襲過來，邵一子髮眉皆張，狀似瘋子般的撲了過來——他乍然發覺到，背後寶圖竟然被童玉奇巧取了過去，內心自是怒不可遏，是以身子一撲過來，即施出了極爲厲害的一式「虎撲式」，兩隻手掌上聚集了無比凌厲的內力，直向童玉奇身上擊了過去。

童玉奇一聲長笑道：「老爺子這又何必！」

他當然知道邵一子志在寶圖，當下一聲喝叱道：「接着！」

手勢微抖，掌中寶圖卷，箭矢也似的射了出去。

當然不是丟向邵一子，而是擲向「芙蓉劍」莫愁花。

一切都好像早就安排好了。

「芙蓉劍」莫愁花落水而立。

小船就在水邊，早已起錨待發，只等着莫愁花身子一躍上船，即刻出發。

由童玉奇手上飛出的寶圖，就像是一隻箭矢般的快捷，「嗖！」一聲，已來到莫愁花面前。

童玉奇所施展的力道，竟是恰到好處，眼看着這圈羊皮圖卷，箭矢般的來到眼前，忽然就空一頓，輕輕的向着莫愁花手上落下來。

莫愁花笑得開心極了。

由於她與對方邵一子間隔甚遠，根本就不愁他能飛身過來，是以她保持着極爲從容的姿態，輕輕揚起了一隻纖纖玉手，等待着圖卷落向手中。

這種成功在望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莫愁花眞個笑得像一朵花。

眼看着空中圖卷已經幾乎觸及到她的手指了。

就在這一刹間，它卻落在了另一個人的手上——

那也是一隻白白的手。

但卻不是一隻女人的手！——是一隻男人的手！

蒼白的臉，蒼白的手！

這個人高高的個頭兒，一襲藍緞子長衣，長得幾乎觸及到了地面——

陽光下他那張臉雖說是「蒼白」，但是仍然極其俊逸，更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儀，令人望之生敬。

當然，眼前莫愁花卻是無論如何也「敬」不起來，因爲原已十拿九穩落在自己手上的東西，卻落在了另外別人的手上。

莫愁花既驚又憤，差一點當場昏了過去。

她是絕不會就此甘心的。

紫衣人一隻手拿着圖卷，那雙眸子烱烱有神的盯視着對方——他眼圈下面隱隱現着暗紫的紅色，顯示着這個人似乎身上帶有內傷，然而那種凌厲的目光，卻顯然是含有嚇阻的作用在裏面。

莫愁花盛怒之下，竟然疏忽了進一步的由對方面頰上去觀察對方，否則的話，她必然會大吃一驚，因爲他們彼此原是相識的——

紫衣人的凌厲目神，原是要提醒對方，他們之間的「似曾相識」，這樣或可避免一場兇殺打鬥，然而莫愁花盛怒之下偏偏疏忽了。

「你好大的胆子！」

嘴裏喝叱着，莫愁花身子向前一個上步，兩隻纖纖玉手交插着直向紫衣人當胸插過去。

紫衣人輕哼一聲，肩頭輕幌，已飄出了三四丈外！

莫愁花又是一聲嬌叱，緊循着他退後的身影撲過來。

她的身法敢情是如此之快，流星般的身子，在忽然前穿的勢子裏，兩隻玉手已似乎攀住了紫衣人的肩頭——在動手過招上來說，莫愁花這種身手，不能不說是搶盡了先機！

紫衣人眉頭微微一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莫愁花，你眞的要跟我動手！」

——莫愁花那雙手原本只須用勁力握，即可將對方肩頭鎖骨擰碎當場，只是就在她內力灌注；有待一握的當兒，忽然對方那雙肩頭，硬生生的在他內力灌注的雙手之下，滑脫了開來。

那只不過是一刹間的事情！

莫愁花的手指方自由對方肩頭上滑下的一刹，紫衣人已極其翩然的飄向一邊！

這就使這位輕易難得一次出手的；一向自負極高的莫愁花大驚不已了，老實說她方才的那一手「鬼撲神拿」，生平不過只施展過三四次，卻沒有一次失手的記錄，而眼前這個紫衣人，竟然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巧妙的化解了開來！不能不說是怪事，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透的！

紫衣人這一次飄得較前次更遠，轉側之間，已是五丈開外！

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他身法再快，也難脫眼前如許多高手的環峙——

第一個向他攻到的是白衣人瀾滄居士童玉奇！

童玉奇顯然已失去了剛上來時的那種輕鬆勁兒，主要是紫衣人的身手，已大大的震惑了他！

眼看着已將到手的好買賣，想不到竟然會功虧一簣的敗在一個想像不到的情況裏！

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人，忽然的出現，竟然破壞了他的一切原定計劃。

瀾滄居士童玉奇那裏能忍得下這一口氣？

是以，在他向紫衣人猝然出手的一刹間，不用說是集憤怒功力於一身，端的是不可輕視。

他猝然的由上面撲下來，全身四肢齊張，活像是個「大」字形，「呼！」的飛向了童玉奇的頭頂，「呼！」的又當頭罩落下來！巨大的力道直襲向地面，一時間使得地面上砂石齊飛，可以想像其力道之疾猛勁厲！

然而紫衣人顯然是有備在先。

隨着他仰起的上身，兩隻手掌結結實實的與童玉奇的下落的雙掌迎在了一塊兒，四隻手在方一接觸的那一刹間，倏地粘在了一塊，緊接着一陣子快轉，霍地飛彈了起來，足足飄出丈許開外。

紫衣人身形昂然站立在當場，一動也不動——

面前人影倏閃，好幾個人猝然間都向他身前集中過來！爲首的是邵一子，左瞎子在他左邊，右邊卻是童玉奇的妻子「芙蓉劍」莫愁花。

似乎每一個人都怒氣不小！

邵一子冷笑了一聲道：「原來你也一樣——」

紫衣人方待開口，邵一子已壓下了雙掌，用進步雙撞掌霍地直向紫衣人當胸擊去。

這一刹，其他的人也都沒有閑着，左瞎子的馬竿兒是一招「點天門」！

——「嘶！」一縷疾風，直向紫衣人腦門正中力點了過去，他們兩個人聯手遞招，已是極見威力，偏偏「芙蓉劍」莫愁花也來湊趣，由側面驀地進身，劈出了一掌，直向紫衣人肋間劈了過來！

紫衣人面色極爲沉着，在眼前這等高手聯合攻擊之下，他身子先是向後一坐，緊接着腰身一扭，看起來像是忽然成了兩截，如此姿態之下，左瞎子的馬竿兒，邵一子的雙撞掌，以及莫愁花的側擊手，三般都落了空！

——在他們三人相繼向後撤招的一刹，紫衣人身子已直直的拔了起來，帶着一聲長嘯，也遂即施展出武林中輕易難得一現的輕功身手「大轉風輪」！

「呼！」第一轉，落向一株參天古樹之巔——眼前白影猝閃，童玉奇同時也飛身墜到——然而他身子方自墜落的一刹，人已第二次轉動，「呼！」落向另一株大樹樹幹——邵一子也飛身搶到，嘴裏怒叱了一聲，打出了一掌鐵蓮子！

「芙蓉劍」莫愁花卻也在這時擲出了一口飛刀！緊跟着燕子也似的竄身而起！

須知眼前數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中

極叫字號的人物，各自都負有一身極見傑出的功力。

——眼前這一陣子飛躍疾撲，看起來眞叫做「驚心動魄」，可眞是空中飛人，人影交幌着，稱得上「電閃星馳」！

在一陣快速的急奔電轉之後——紫衣人已奇妙的脫離了現場！

沿着奔馳急放的江水，紫衣人來到了一片莽密樹林——

當他身子方自在一棵黃菓樹下站定，身後疾風狂襲過來！

紫衣人倏地轉過身子，適當其時的迎接住白衣人童玉奇攻來的雙掌！

童玉奇來得快，退得也快！

正因爲他曾經有過兩次與紫衣人對掌的經驗，深深悉知對方功力了得，所以不欲力拚，雙掌一經接觸，頓時如怒鳶般翻向一旁！

——在他落地的一刹，手腕子微微一振，已把一串緊束腰間的「如意金梭」握在了手上！

這串金梭每一枚都有七吋長短，通體黃光淨亮，耀眼生輝，每一枚上下啣結，看來沉實有力，尤其是爲首的梭頭，看上去更具殺傷威力，菱形的尖端，每一面看過去都尖銳鋒利，掄施開來，只怕方圓兩三丈內外都難以進身。

童玉奇這串如意金梭一經到手，兩隻手各持一枚，隨着他躍起的身子，捷如流星般的已向着紫衣人身前撲過來，首尾兩枚金梭各向着對方眼睛上力扎了過來！

紫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可眞是翻臉不認人！」

說話時雙手左右倏分，待向對方一雙手腕子上拿捏過來——

童玉奇由不住倒抽了一口氣，那雙已經遞到的金梭霍地向後收回，同時身形轉動，縱出了丈許開外——

他眼睛裏這一刹交熾出無比驚懼——蓋因爲對方紫衣人顯然把自己的一切都拿得十分準確——

原來童玉奇本身以練就的「至柔罡氣」見長，這門功力可以隨其意志，任意運施在各種兵刃拳脚之上，一經傷人，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即可將對方五臟俱摧，使之喪命！端的是厲害之極！

這是一門武林中絕學，識者極 然而它也並非全無剋制之法，內功中的「哼哈二氣」，即是它的獨一剋制之術！

眼前這個紫衣人敢情竟是深悉此一罕世絕功「哼哈二氣」的個中翹楚！

——他雖然只不過看似無奇遞出了雙手，可是童玉奇卻肚子裏有數，絲毫也不敢失之大意，那雙緊持在雙手的金梭霍地向後收回，脚下擰動，快速退出丈外！

「你……到底是誰？」

「哼！」紫衣人臉上微微現出了不悅：「我以爲你認識我的，你再看看！」

說時，他肩頭輕幌，把身子飄前了一些，與童玉奇臉對臉的站在一塊！

童玉奇再看之下，終於，他悟出了什麼——

情不自禁的他後退了一步——

「你是海……」

「海無顏！」紫衣人點點頭：「閣下總還算有點舊情，我們總有八九年不見了，難怪賢夫婦已認我不出！」

說時忍不住向空朗笑了一聲。

童玉奇「啊！」了一聲，霍地上前一步，喜形於色的道：「眞的是海兄弟……久違了！」

一面說，他遂即向着海無顏雙手上握去，海無顏一笑迎上。

四隻手立刻握了一塊。

看起來，這是一番故人的寒暄，其實卻另有巧妙！

四隻手掌相互合攏的一刹，童玉奇的肘、肩、掌根，分別向海無顏的胸、肋、小腹，三處不同地方接觸了過去，其勢之巧妙自然，確是無懈可擊！

海無顏相機的也抬起了和對方完全相同的三個部位，輕輕的接觸之下，童玉奇已鬆開了手，並且後退了三步，臉色微微一紅，拿樁站住了身子！

「海兄弟！」童玉奇臉色十分不悅的道：「有道是光棍不擋財路，多年不見，兄弟你似乎變得不够交情啦！」

海無顏冷着臉道：「這份寶圖耗盡了邵一子半世心血，別人不應該佔爲己有，我只是暫時過手，等一會就物交原主！」

童玉奇道：「只怕不見得吧！兄弟……嘿嘿……明人面前不說假話，乾脆說一聲兄弟你也想染指不就結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原是可以佔爲己有的，只是卻不屑這麼作，看在你我當年曾經相識一場，今天的事就不再談了，我仍然敬你如兄，你去吧！」

童玉奇神色變了一變，正要說話，就只見眼前人影一連閃了兩閃——

芙蓉劍莫愁花霍地自空而降，一眼看見當前的海無顏，尖叫一聲，正要撲身上前，卻被童玉奇延臂擋住——

「算了，是自己人，何必呢！」

「自己人？」莫愁花顯然還不明白：「他是……誰？」

童玉奇輕輕嘆了一聲道：「等會再談吧！」

一面說他臉上帶着極不甘心的苦笑，向着海無顏抱了一下拳道：「兄弟，今天的事就到此爲止，咱們後會有期了！」

轉過臉向芙蓉劍莫愁花點頭道：「我們走！」

說完不俟她回話，雙手向海無顏抱了一下拳，肩頭輕輕一幌，人已飛縱出去！

「芙蓉劍」莫愁花心裏雖是一萬個不服氣，可是卻也知道丈夫這麼作必然是有原因的，冷笑一聲，循着其夫去路一路騰縱而去——

海無顏倒也沒有想到對方夫婦二人竟是這麼好打發，微感出乎意外？

就在這時，身邊傳出了一聲冷笑！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想走麼？哼，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吧！」

海無顏一笑道：「是邵前輩吧！請示高見！」

「好說！」

二字出口，只聽見樹帽子刷啦！一聲，一條人影穿空直下，落向眼前，現出了邵一子消瘦的身子。

海無顏身形半轉，面向一方巨石道：「左朋友，你也可以出來了！」

話聲方出，即見巨石後一條人影突地

拔起，其勢至快，有如飛星天墜，起落之間已到了海氏身旁——正是瞎子左光斗。

想是肚子裏鬱着一股無名之火，左瞎子身子乍然一現二話不說，手上的那根青竹竿陡地抖直了，直向海無顏心窩直扎了過去！

海無顏右手輕起，待向他那根竹竿頂尖上捻去，左瞎子倏地又收了回來，改扎爲打，竹竿改爲半圓形，直向海無顏當頭頂上直打了下來！

海無顏冷笑一聲，上身輕輕一幌，把身子錯開了半尺，左瞎子這一竿子，嗚的一聲竟然落了個空！

海無顏右手輕撩，斜着向前一送。

這一手極其隨便，可是却變化萬千，左瞎子竟然無能躲過，只一下即爲海無顏拿住了腋下。

——這可是一處足以致命的地方，不要說左瞎子本人了，就連一旁的邵一子目睹及此亦不禁大吃了一驚——他身子霍地搶上去，待要向海無顏出手，已是慢了一步，即見海無顏手勢向前一送，左瞎子身子驀地斜飛了出去。

足足飛出了有兩丈開外，「噗通！」坐了下來！

這一震只把左瞎子震得眼冒金星，全身發熱，骨節發痠，然而這一切也都是正常的現象，除了這些以外，左瞎子倒也並無其它的感受。

活動了一下筋骨，左瞎子遂即緩緩又站了起來，心裏狐疑的，只是瞪着一雙白菓眼傻糊糊的認着對方！

邵一子早已知道對方身手驚人，現在事實證明就連瀾滄居士童玉奇夫婦那般厲害的人物，居然都不是對方對手，心裏自是提着十二萬分的小心。

往前跨了幾步，邵一子哈哈一笑道：「還沒請教這位朋友貴姓？大名是……」

海無顏頓了一下，遂即報出了自己的名字！

邵一子陡地神色一變，道：「啊……你就是海無顏，久仰之至——」

接着他作出了一個不屑的苦笑道：「江湖上傳說你的種種神秘事蹟，我只當你是一個行俠四方的俠士，却不知……赫赫赫……」

海無顏莞爾道：「前輩太誇獎了，倒是你老人家的大名我久仰了，久仰你一身出神入化的奇技，今日一見，却也不過爾爾！」

邵一子一張瘦臉，刹時間罩起了一片怒容，冷冷的道：「那一夜讓你從容離開，不過是手下留情，你竟敢對我心存輕視，哼哼……」

海無顏冷笑道：「那要看你對我是什麼態度了，凡是輕視我的人，我也一定輕視他！」

邵一子道：「趁火打刦，巧取豪奪，你又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海無顏一笑，拍了一下肩後羊皮圖卷道：「有本事你能把這卷兒拿回去，我才對你心服口服，你可要試試看？」

邵一子冷笑一聲道：「這東西是我的，我當然要拿回來，這就要向你領教！」

說時他身軀前傾，雙手下探，已把掩藏於左右小腿的一雙鋒利短劍，拔在了手中！

海無顏退後一步道：「你眞的要跟我動手？」

邵一子道：「廢話少說！今天你如能勝得過我，我自無能，也只好任你把寶圖拿走，否則嘿嘿，那就不客氣，得請老弟你把寶圖留下來了！」

海無顏原無意與他動手的，可是轉念一想，也就欣然點頭道：「好吧——只是我的劍不在身上！」

邵一子倏地把一雙短劍又插了回去，揚一下雙手：「那我們就空手玩玩吧！」

海無顏抱拳道：「請！」

驀地，一股强勁風力衝着他直襲了過來——

海無顏不待抬頭，只憑衝面而來的拳風，已知對方出手方向，他肩頭輕甩，硬生生把一顆頭移開了半尺，邵一子的一隻拳頭擦着他的身邊滑了過去！

邵一子畢竟有了不起的身手，招式絕不用老，這隻拳一經落空，身形倏地快速移到了另一個方向——他身子還沒有站定，海無顏已如野鶴掠空般的竄了過來！

就在這一刹極短的時間裏，他們雙方已快速的互遞了七八招！

高手對招，果然不同，只是看起來，却有點近乎於兒戲，常常是一式招法方自遞出一半，却又臨時止住，半途吞了回來，乍看起來，就像是兩個聾啞的人在彼此手語一樣，殊不知這其中却包藏有無限殺招！

忽然，邵一子怒嘯一聲，整個身子有如展翅巨鷹般，倏地騰空而起——只不過在空中擢了個高兒，却似疾風駭浪那樣的直向海無顏身上撲過來！

海無顏好像早已經料到了對方有此一手，他已經感覺到雙方一分勝負的時間到了——迎着對方來犯的勢子，他身子猝然一長，雙掌一上一下猝然遞了出去！

「拍！拍！」兩隻手掌迎在了一塊。

緊接着是一串密集的「拍拍！」之聲，滿空中都是揚起翻飛的掌影，大片的掌影，包裹着兩條疾勁的身形，其勢眞是疾飛猛快之極！

忽然，邵一子的一隻手，由下而上，攀向海無顏身後，海無顏本能的右肩向下一沉——

一式猛厲歹毒的殺手——「剪金枝」即可發出！

海無顏幾乎可以認定，這一式「剪金枝」一經施出，邵一子再想全身而退，勢將是千難萬難了，然而，除此之外，他却別無選擇。

腦子裏幾經電轉，終不忍向對方猝施殺手！遲疑之間後肩上一陣熱麻，已爲邵一子沉實的掌力擊中！

隨着邵一子吐氣開聲的一聲低呼，海無顏身子一個踉蹌，斜着滾翻了出去——

自然，海無顏即使是硬挺着受他一掌，也不見得就當受不起，只是借着滾翻之力，把對方加諸在身上的力道化解乾淨而已！

邵一子冷冷一笑，抱了一下拳道：「開罪了！」

海無顏却也並不爲恥，微微一笑道：「多謝掌下留情，佩服，佩服！」

一面說，他由背後解下了羊皮圖卷，雙手遞上道：「原璧歸趙，這件東西，你老人家還是好好收着吧！」

邵一子微微頓了一下，他着實沒有想到對方這麼乾脆，手裏接過寶圖，微微打開看了一眼，證明是眞的，心裏也就塌實了。

海無顏一笑道：「方才你老也看見了，如今風聲已露，覬覦這張寶圖的人，可是所在多多，前輩切莫大意要小心了！」

邵一子感嘆了一聲，點頭道：「多謝足下關懷——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要在面前請教！」

海無顏道：「前輩請說！」

邵一子微微一頓，吶吶道：「我看老弟台你武功高强，似應在老夫之上！」

海無顏道：「前輩過獎，勝負已分，尚待何言？」

邵一子冷冷一笑，喃喃道：「這就怪了……」

他遂即又嘆息了一聲道：「好吧，無論如何，今天我拜領了足下你的盛情，這番心意，也只有期待來日再報答你了！」

海無顏笑了一笑道：「前輩言重了，此去一路只怕事情尚多，你老要特別小心才是！」

說時，左瞎子也摸索着來到了近前，一手持竿抱拳，眨看一雙白菓眼道：「這位就是海朋友麼……？幸會，幸會，只恨瞎子有珠無眼，不能拜領丰儀……方才開罪，尚請多多包涵！」

海無顏回禮道：「左兄太客氣了，此去一路，二位更多多仔細，童氏夫婦心懷詭詐，我猜想他們絕不會就此甘心，他夫婦目前以爲寶圖在我身上，對於二位也許略有帮助，無論如何二位千萬大意不得！言盡於此，這就告辭了！」

說罷，抱拳一揖，身子陡地騰身直起，「呼！」一聲落向壁崖之邊——一連三四個快速轉動，遂即消失無踪！

左瞎子用力的眨着兩隻瞎眼道：「啊——這個姓海的好快的身法，他已經走了吧？」

邵一子點點頭道：「已經走了！」

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遂即嘆了一口氣道：「方才我們動手過招的情形，可惜你不能看見，否則一定會有所發現！」

左瞎子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邵一子吶吶道：「我懷疑他對我是手下留情！他的武功精湛，是我這一生所遇見過最怪的一個人……」

說到這裏他輕輕一嘆，搖了一下頭。

左瞎子吶吶道：「這麼說他剛才的敗是假的了？」

邵一子苦笑了笑：「這是他的仁厚，想不到江湖上倒還眞有這麼重義氣的人，倒是少見！」

左瞎子楞了一下，緩緩的走過來道：「以你之見，這個人的用心，又是爲了什麼？」

邵一子搖搖頭道：「現在還言之過早！我們這就走吧！」

說話之間，他二人遂即向前面一路走下去。

轉過了一片崗巒，即回到了先前濱水的那座亭子，只見亭內已空無一人，石桌上剛才吃剩的飯菜，依然擺置在那裏，想是童氏夫婦張慌離開，不曾顧及！

邵一子剛要離開，却只見一艘帆船，緩緩駛近過來，就在亭前濱岸，即由船上下來了幾個搭客！

看不出那艘小小帆船，竟然搭了這麼多人。

人下去了，帆船剛要離開——

邵一子招呼一聲，同着左瞎子快步趕了過去！

駛船的是一個四旬左右的黑壯漢子，頭上戴着一頂馬連波的草帽，看過去十分標憨。

他一面打下扶手，讓左瞎子抓住上船，一面嘿嘿笑道：「小心着點瞎子，這一下去保管可就餵了王八了！」

船上船下的幾個人都被他這幾句話逗笑了。

左瞎子又焉是省油的燈，以他過去的個性，保不住立刻就要給這舟子好看，只是今番情形不同，剛才的教訓時時提醒着他，只是裝糊塗的看着對方嘿嘿笑了幾聲，上了船往船頭一蹲不再吭聲。

邵一子也上了船，只見小小的船身，蹲坐着幾個不同的搭客，一個鴨販子，帶着兩籠鴨子，倚着船舷在睡覺，另外還有兩個賣南貨的，扁担挑子佔了不少的地方，還有一個帶着小孩的鄉下婆子，人頭雜亂的很！

比較安靜一點的地方是船尾——只是大家都不喜歡那個位置，因爲那裏浪波顚沛的太厲害！

邵一子自然不在乎，當下與舟子談好了去處船資，遂即走向船尾——不想已先有一個人佔住了。

這人看來年歲與邵一子相差不多，瘦瘦長長的個頭，一張馬臉老長老長，却在下巴頭上留有一綹鬍子，一身黃葛布的長衣，洗燙得乾淨平整，即使現在穿在他的身上，亦看不出一些皺紋！

這個人背倚着船桅，正在晒太陽，兩隻長腿遠遠的伸出去，腳下是一雙雲字履，很講究的緞子面，却在外面包有一面青皮蓋頭！

斜倚着船桅，瘦老人細細的瞇着一雙眼，遠遠的向天邊打量着——直到邵一子來到面前，他才似忽然警覺，收回了眼光，向着邵一子瞟了一眼，把伸出去的一雙長腿收了回來！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不太愛答理人的遂即把一雙眼睛閉上！

邵一子就在這人對面坐下來，這艘小船遂即緩緩移動。掉過了頭一逕向寬闊的江面上駛去！

船行順風，其勢如箭，用不了多大的一會，已到了前面岸頭——

邵一子招呼着左瞎子就在這裏下了船，那條小船又繼續先前駛離！

站在岸上，邵一子目送着小船離開了，心情十分沉重的招呼着左瞎子道：「我們走！」

左瞎子道：「你不是剛才告訴我還有一段路好走麼，怎麼這麼快就到了？」

邵一子自從遭遇了連串事故之後，已有些風聲鶴唳，那個黃衣老人雖是沒有說話，他却看着他有些嘀咕。疑心病一起，越是坐立不安，乾脆提前下船，只是他却

並沒把對那個陌生黃衣老人的疑慮說出！

當夜，二人就下榻在這個偏僻小鎮，在一家叫「黃菓樹老棧」的客棧裏住了下來！

所謂「黃菓樹」老棧，和「白桑軒」這個名字是一個道理，是因爲在門口的那棵黃菓樹而得名！川鄂地方多的是這類黃菓樹，樹齡極古，濃蔭幕天，常常十數丈方圓之內不見天日！

這一棵黃菓樹顯然就是這樣的，濃密的枝葉連綿遮處，大半個客棧都在它樹蔭之下，却是別有一番綺麗景緻。

時當深夜！

房間裏點着一盞燈，也就是那麼豆大的一點燈光，照着眼前八仙桌子的桌面！

邵一子和左瞎子對面坐着！

桌面上，那張失而復得的羊皮寶圖攤開着——左瞎子的一雙手，正在圖上摸索着！

一面摸，他嘴裏不停的唸着：「搭克……馬干山之東！牛喜峯之左下方。」

邵一子振筆疾書，把他所說的都記了下來。

「……這個方向，計有七峯……十二澗……」

左瞎子吶吶不停的唸，邵一子不停的寫。

忽然，他定住了那隻拿筆的手。

「七峯……十二澗？」

「唔……」左瞎子用力的擠了一下眼睛：「是呀……七峯十二澗……」

「不對吧！」邵一子冷冷的道：「你大概摸錯了吧，再仔細摸摸看。」

左瞎子呆了一呆，連連點頭道：「好好……」

五根手指仔細的在那些凸出的陽文上摸索了一陣。咧嘴笑道：「是……錯了，是九峯十三澗……九峯十三澗……」

邵一子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我以爲該是九峯十七澗……你再摸摸看！」

左瞎子呆了一下，倒抽了一口冷氣，忽然顫抖的手指還要向圖面上摸時，邵一子忽然收回了寶圖一笑道：「算了，下次再記吧，今天晚了！」

左瞎子又是楞了一楞，用力的擠了一下那雙白菓眼，「唔！」了一聲，道：「好……」

邵一子站起來走過去合衣上牀。

他臉上現出了一些倦意，却仍然睜大了眼睛，像是在凝神思索着什麼！

左瞎子也摸索着上了牀，合衣倒下，却把一個隨身的革囊以及那根馬竿子放在枕邊……

「老爺子……」他忍不住探詢道：「你老對那一帶地方很清楚啊！」

邵一子冷笑道：「那還用說，那裏我少說也去過十幾趟了——你剛才唸的九峯十七澗，我就去過！」

左瞎子嘴裏吶吶道：「是是……」

他十分緊張的嚥了一下喉結，心裏却想着：哼！你個老狐狸，你以爲我眞的會告訴你實話麼，可眞是妄想了。

轉了個身，心裏繼續想道：你也太把我左某人看得簡單了，你以爲我眞的會把那圖上的每一個字，都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麼？我看你眞是在作夢！

這一剎，他心裏却充滿了得意，因爲他已運用智慧作弄了對方邵一子，其實他何止只改了兩個字？事實上凡是有數目字的地方，他都用了心計，與以改動，譬如像是「迴峯三轉」，他在翻譯的時候，却改成了迴峯「四」轉，「下潛九尺」却改爲下潛「四」尺！

諸如此類的譯文，他改動了許多，幾乎每一個牽扯到數目字的地方，他都變動過了。

左瞎子慢慢閉上了眼睛——

他的一隻手不知什麼時候，已抓住了一個棉紙包紮的球狀物——這東西是他在會見邵一子之前就已經作好的，內藏有九種當世最厲害的迷幻藥物，只要一經拉動一根作爲發動藥物的引綫，便會有一種只須吸着一點點，便令人通體發軟的氣體溢出！

左瞎子手裏握着這個棉球，心裏一次一次的生出歹念：邵老兒呀！你休把我左瞎子看成了傻瓜，不是我心黑手辣，實在是我後半輩子的榮華富貴全在這筆錢上了，嘿嘿……什麼狗屁的俠義精神！我可沒有你那麼清高，俗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不爲了金字寶貝，我千山萬水的找你爲什麼？

心裏想着，耳邊上已聽見了邵一子發出的均勻鼻息之聲——

「是時候了！」

左瞎子自己跟自己說了一聲，遂即打開了一個木製小瓶，倒出了一粒解藥，偸偸放在嘴裏。

這一會，邵一子所發出的鼾聲更大聲了。

左瞎子陡然間興起了歹念，再也顧及不到其它，遂即拉開了那個棉球的引綫，悄悄的把手中棉球滾了出去！地面上「嘶！」的發出了極爲細小的一點聲音，遂即散發出一陣淡淡黃烟！

這時，原來熟睡的邵一子忽然翻了個身子，即聽不見他沉重的呼息。

左瞎子凝神又聽了一會，不見任何聲音，忽然坐了起來，他動作奇快，揭被挺身幾乎是一個動作。

人影微閃，帶動着燈光不過輕輕幌了一幌，他已突然的立足在邵一子牀前。

左瞎子一隻手緩緩伸出，在邵一子背上拍了一下，低聲道：「老爺子醒醒——醒醒——」

一點回聲都沒有。

左瞎子臉上帶出了得意的獰笑——再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一伸手向對方枕下探去！取出了寶圖——

後退了一步，左瞎子圓睜了那雙白菓眼，嘿嘿冷笑了兩聲，他既知邵一子已爲燻香所迷，便不再心存忌諱——

「老兒，這是你命該如此，怪不得姓左的心狠手辣，我這就送你上西天吧！」

嘴裏說着，右手聚集了足够內力，用「大鷹爪力」的手法，直向邵一子頂門上抓了下來！

這隻手幾幾乎已經觸得到邵一子的一剎那間，邵氏一隻左手倏地直揮了起來。

兩隻胳膊「格！」的一聲撞在了一塊，左瞎子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後側方擋了一擋。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得造化城主的許可，帶了顏成、湯蘭兩人，出了金刑室，即有一輛車停在門口，他們登上車中，一少女跟着登車，將他們逐個扣上手銬，並將三人蒙面，然後開車。到了一處地方，車停了，桑花娘上前招呼，迎入賓館，豐筵招待，飯後，他們正在討論今後如何對付造化城主之際，半癡上人突然而至，要與兪秀凡一較定力，不待兪秀凡答應與否，即自行表演奇術。事畢，聲言當今之世，只有花無果、艾九靈兩人武功造詣最高，他要以奇術與此兩人一爭高下……

哀哉四劍手　慘作試金石

半癡上人道：「年輕時，是意氣之爭，如今年紀大了，覺着是非二字才是該爭之事。」

兪秀凡道：「上人的意思……」

半癡上人道：「單就技藝造化而言，造化城主已不輸艾九靈，如論智略，造化城主似是更勝一籌。」

兪秀凡道：「在下和他動過手。」

半癡上人道：「勝負如何？」

湯蘭接道：「兪少俠在劍術上勝他一籌，但他在內功上，却勝了兪少俠。」

半癡上人點點頭，道：「造化城主技藝、功力，都很高强，但更可怕的，是他羅致在這造化城中的實力，見着艾九靈時，就說太湖故友，向他致候。」

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的玉瓶，接道：「見面總算有緣，這一件小小禮物，也是貧道三十年苦修奇術的成就之一，希望你帶在身側，或有用到之處。」

兪秀凡伸手接過，緩緩說道：「老前輩，這玉瓶中裝的是什麼？」

半癡上人笑道：「兪少俠，如是遇上刧難身陷危境，擊碎玉瓶，自有妙用，此時不能奉告。」

兪秀凡接過玉瓶，凝目看去，只見瓶上畫滿了各種符咒，想到適才那人能使小蛇變成巨蟒，又不能不信，收入懷中，一抱拳，道：「多謝老前輩了。」

半癡上人道：「桑館主如問起咱們交手情形，你就說咱們比試結果，半斤八兩，未分勝負。」

兪秀凡道：「老前輩稍勝一籌。」

半癡上人淡淡一笑，道：「貧道告辭，三位保重了。」

轉身大步而去。

顏成一閃身讓開去路。

兪秀凡俟人去遠，輕輕歎息一聲，道：「湯姑娘、顏兄，兩位見識廣，可知那小蛇變成了龐然大物，是怎麼回事？」

顏成道：「世有法術之說，那撒豆成兵的傳說，白蓮教中，有此異術，但那半癡上人的法術，却有些不大相同。」

兪秀凡道：「有何不同？」

顏成道：「那是一條活蛇，不是符咒變化的紙人草馬，會不會是一種障眼之法，使咱們爲一種形象所惑。」

兪秀凡道：「不像是障眼之術，咱們都看

的十分清楚。」

湯蘭道：「世上有很多傳聞異事，不可不信，那半癡上人對咱們既無惡意，當不會故意蠱惑咱們，信他法術無邊。」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湯姑娘、顏兄，咱們也不用在此久留了，該帶走些什麼人，咱們得早些走了。」

顏成道：「兪少俠想帶些什麼人走，請先通知他們一聲，不足名額，在下再和湯姑娘把它補充起來。」

兪秀凡回顧了湯蘭一眼，道：「金釣翁、無名氏、石生山等是否還活着？」

湯蘭道：「如若造化城主沒有殺害他們，應該是都還活着。」

兪秀凡道：「好，金釣翁、無名氏、石生山、水燕兒、方堃、桃花童子，再加上水燕兒兩個貼身的女婢。」

湯蘭接道：「兩個女婢也算入麼？」

兪秀凡點點頭，道：「應該算進去，水燕兒身側女婢，對她都很忠誠，限她帶兩個人，已經是太少了。」

湯蘭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兪秀凡道：「刀釵冷萍，姑娘認識？」

湯蘭道：「她也在造化城中。」

兪秀凡道：「除了這座造化城之外，在江湖之上，造化城主還有很大的勢力，而且是遍佈天下。」

顏成道：「兪少俠，咱們先決定這二十個人，再加刀釵冷萍，和湯姑娘及區區在下，已經有十一個，還可以帶九個人走。」

兪秀凡道：「可不可以帶人間地獄中的人呢？」

湯蘭道：「你去過人間地獄？」

兪秀凡道：「是，它就緊臨造化城！唉，那裏面人手之多，說起來也足以駭人聽聞。」

湯蘭道：「我們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地方，但卻是從未見過。」

兪秀凡簡略的把人間地獄中的情形，說了一遍。

只聽得湯蘭臉色大變，道：「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見過了無數人間慘事，但像這樣的人間地獄，還是未曾見過。」

兪秀凡道：「看過了人間地獄之後，在下覺着，造化城主一日不除，武林中難有安寧之時。」

顏成道：「兪少俠，在下想到了，不能帶人間地獄中人。」

兪秀凡道：「爲什麼？」

顏成道：「因爲如若你帶走人間地獄中人，可能會引起造化城主一場悲慘的屠殺。」

兪秀凡道：「啊！」

顏成道：「需知那人間地獄中被囚之人，不論他武功有多麼高强，但在造化城主的眼中，總是被囚之徒，這些人的生死，在造化城主的眼中，並不重要，兪少俠帶走了一些人手，那就會引起造化城主心中之疑，以他冷酷莫測的性格，很可能造成一場悲慘的屠殺。」

兪秀凡點點頭，道：「說的是。」

顏成道：「大智若愚，兪少俠一番教訓之後，在下也覺着不宜太露鋒芒。餘下九人，如若算上桑花娘，只餘下八個人了。」

兪秀凡道：「桑花娘未必肯去，至少，咱們不應勉强她。」

顏成微微一笑，道：「兪少俠，這麼辦吧，咱們選過之後的餘額，乾脆讓造化城主送足咱們如何？」

湯蘭道：「那怎麼行。他選送之後，都是他的心腹死黨，豈不成了咱們的累贅。」

顏成道：「愈是造化城主的心腹愈好，讓他們見識下兪少俠和造化城主的不同之處。」

湯蘭道：「好吧，再加上一個花花妃子，餘下的人，要造化城主替咱們選足就是。」

顏成接道：「這些人都是和兪少俠接觸過的人，帶他們走，也可以減少造化城主心中之疑。」

微微一笑，接道：「也讓他知道，湯姑娘和在下，雖然離他而去，但對他仍有很大的敬畏，不敢和他爲敵。」

兪秀凡道：「就以顏兄之見，但不知咱們如何通知他帶走的人！」

顏成道：「桑花娘桑館主會代咱們安排，不用咱們費心，招他來，告訴她，咱們要帶走的人就是。」

兪秀凡道：「那就有勞湯姑娘了。」

湯蘭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桑花娘行了進來。

桑花娘不知是震駭兪秀凡的武功呢，還是期望能把她帶出造化城，忽然間，變的對兪秀凡十分敬重，先躬身行了一禮，道：「兪少俠，那半癡上人，在造化城中身份十分特殊，花娘無能攔阻於他。」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也不能怪你。」

桑花娘道：「兪少俠海量。」

兪秀凡道：「這件事咱們不談了，那造化城主和在下約定，可以帶二十個人走，想是早已告訴桑館主。」

桑花娘道：「城主已有吩咐。」

兪秀凡道：「在下要如何才能召集來這些人手？」

桑花娘道：「兪少俠只要吩咐一聲，花娘自會通知他們趕來待命。」

兪秀凡道：「這裏有一份名單，館主請過目吧！」

桑花娘接下顏成開好的名單，數了一數，道：「兪少俠，只有十一人，還差了九個。」

兪秀凡道：「我知道，那九個人請造化城主派給在下就是。」

桑花娘道：「兪少俠大方的很啊！」

兪秀凡道：「在下對造化門不熟，識人不多。」

桑花娘低聲接道：「湯姑娘久居造化門，對造化城中人物，應該十分熟悉。」

湯蘭笑了一笑，道：「大姊如是也願意離此……」

桑花娘道：「我這點成就，只怕對兪少俠難有助力。」

湯蘭道：「大姊請看看兪少俠帶走的人，都是相識故舊，或是已被城主下令囚禁的人，這就是他爲人慈厚之處，就拿小妹來說吧，我又能帮助兪少俠什麼呢？」

桑花娘沉吟了一聲，道：「如若兪少俠覺着大姊還不是一個累贅，花娘倒極願追隨身後效命。」

兪秀凡道：「顏兄，請加上桑館主的名字吧。」

桑花娘靜靜的站着，直等顏成把自己的名字寫好，才微微一笑，道：「兪少俠，花娘想提供一己之愚，恭請裁決。」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桑花娘道：「不知兪少俠覺着那五毒夫人如何？」

兪秀凡道：「五毒夫人？」

桑花娘道：「是。此人用毒之能，在目下江湖，不排第一，也該第二，兪少俠何不把她也帶出造化城呢？」

兪秀凡道：「不知那五毒夫人是否願意離開這造化城呢？」

桑花娘微微一笑，道：「是否願意，無關緊要，城主許了這個諾言，五毒夫人不願去，

也只好從命了。」

兪秀凡道：「好！再加個五毒夫人。」

顏成又提筆寫上。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桑館主，還有七個空額。」

桑花娘道：「留一步餘地，也可表現出兪少俠的氣度，造化城主也不好改變心意了。」

兪秀凡道：「多謝指點。」

桑花娘道：「花娘就通知他們。」

接過名單，轉身而去。

顏成微微一笑，道：「厲害，厲害。桑花娘點了五毒夫人，却留了七個空額給他，這倒使他弄得啼笑皆非了。」

兪秀凡道：「五毒夫人，在造城中十分重要麼？」

顏成道：「很重要，造化城主手下有四大金剛，那五毒夫人是其中之一。」

兪秀凡道：「哦！那還有三個，又是什麼人物？」

顏成道：「有兩個身份很神秘，在下也不知姓名，第四位是水燕兒，城主的義女。」

兪秀凡道：「半癡上人呢？未列入四大金剛之中？」

顏成道：「半癡上人在造化城中是半客半卿的身份，不太受造化城中的規戒約束。」

兪秀凡道：「那是說半癡上人可以來去自如了。」

顏成道：「那也不是，看來，他對造化城主也有很多的顧忌。」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之能，就武林人物而言，實已登峯造極，只可惜，他未能把這些才慧用於正途。」

顏成低聲道：「湯姑娘，對造化城主的出身，你知曉好多？」

湯蘭搖搖頭，道：「這個小妹不知。」

顏成道：「兄弟倒是聽人說過，他和艾九靈大師同出一門。」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這個當眞麼？」

顏成道：「是否眞實，在下不知，不過，在下聽到了這個傳說。」

兪秀凡道：「果眞如此，那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同出一門，怎會南轅北轍，出了這麼兩個大不相同的人，一個俠譽滿天下，一個惡毒掩江湖。」

湯蘭笑一笑，道：「這傳說倒有可能，如若他不是和艾九靈大俠同出一門，想他怎會那樣高的武功。」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他是否和艾大俠同出一門，且不說它，眼下倒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下想聽聽兩位高見。」

湯蘭道：「兪少俠請說。」

兪秀凡道：「咱們帶了這些造化城中之人，離開了此地之後，如何處置？」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這倒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咱們指名帶走的人也還罷了，造化城主派來的人，必是千選萬選的人，這些人才是咱們背上的芒刺。」

顏成點點頭，道：「兪少俠準備怎麼置那些人呢？」

兪秀凡道：「我倒是有一個想法，但不知是否可行。」

顏成道：「咱們洗耳恭聽。」

兪秀凡道：「離開了此地之後，我想給他們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願意離去的，任他們離開此地。」

顏成道：「兪少俠，有一個很可慮的情勢，不知兪少俠是否想到了？」

兪秀凡道：「請說。」

顏成道：「如是咱們點名的人，一個個全都離去，造化城主派來的人，却又非跟着咱們不可，那又如何是好？」

兪秀凡道：「就無法處置了？」

長長吁了口氣，道：「顏兄、湯姑娘，實不相瞞，在下離開了此後，就要去拜訪幾位江湖前輩，請他們出山，共謀挽救江湖大刦！」

顏成點點頭，道：「這個不難。消除造化城，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局，不得不發。他們如不肯携手合作，共渡危亡，也是個必死不可的局面。」

湯蘭道：「只可惜兪少俠和艾大俠不能晤面，如是兩位合手，必可對付造化城主。」

顏成道：「造成城主從來不守信約，咱們何必一定守約。」

兪秀凡道：「信約是非守不可，我兪秀凡不守信，這必然也會牽累了艾大俠的威名。」

顏成道：「兪少俠的打算是……」

兪秀凡接道：「我交代所有的事，然後，單人一劍，先找上造化城來，拚他們幾個武功高强的人，也好替艾大俠等減少一分阻力。」

顏成搖搖頭，道：「這辦法不行。」

兪秀凡道：「除此之外，顏兄還有什麼高明之法？」

顏成道：「在下有個主意，你和造化城主之約，是見到了艾九靈之後，兩位必得先行拚個生死出來。如果兩位不見面，那自然不算違約了。」

兪秀凡道：「只要我們活着，怎會不見面呢？」

顏成道：「兩位之見，如有必須交談之事，可以信使往還，攻打造化城時，兩位各帶一路人手，那豈不是就不見面了麼？」

兪秀凡道：「這法子不成。」

顏成正容說道：「兪少俠，我這法子也許不好，咱們可以再想別的法子，但兪少俠必須儘量的擺脫求死之心。須知江湖大局，關係着武林存亡，執大義不拘小節，兪少俠何苦如此認眞呢？」

兪秀凡道：「顏兄，如若造化城主沒有這點眼光，也不會和我訂下這個奇異之約了。」

湯蘭道：「顏兄，兪少俠說的是，他是和咱們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他做的事，咱們永遠也做不出來。就算咱們武功比他强一些，也是一樣的做不出來。正像他受到敬重一樣，咱們一輩子也不可能受到。」

顏成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我們盡力去想。我想皇天不負苦心人，總會被咱們想出一個辦法來。不過，兪少俠至少不應該心存死志。」

兪秀凡道：「好吧！如若眞能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我又何嘗不想活下去呢！」

顏成道：「好！兪少俠如若能開心中必死之結，我相信可找出一個可行的辦法。自然，這等事情，很難想得出至善至美的辦法，但至少要使兪少俠自覺能交代過去。」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咱們希望能想出個，在下內心能够接受的辦法。」

桑花娘奉獻出了迎賓館最好的酒菜，使兪秀凡等過了三天舒適、安靜的生活。

第四天一早，桑花娘帶來了造化城主的答覆，兪秀凡點出名號的，都趕到了迎賓館中。

湯蘭笑一笑道：「全到了麼？」

桑花娘道：「全到了。」

湯蘭道：「大姊也可以離開此地了。」

桑花娘道：「是，我已交卸了館主的職務了。」

略一沉吟，接道：「兪少俠，連同屬下計算在內，我們一共已有十六人。」

兪秀凡道：「怎麼多了出來？」

桑花娘道：「多了五毒夫人兩個從婢，和一位花花妃子。」

俞秀凡接道：「看來，那造化城主，想的比我們還要週到一些。」

桑花娘道：「來人傳話很明白，如是俞少俠不喜歡這些人，可以隨時改變主意換了他們。他答應的事，那就一言如山，只要未走出生死門之前，俞少俠隨時可以改變主意。」

俞秀凡點點頭，道：「只看此事，他做的確然很有氣派。」

湯蘭道：「還有四個名額，那造化城主如何交代？」

桑花娘道：「也說的很清楚，他會派四個人恭候在生死門外。」

俞秀凡道：「是一個什麼所在？」

桑花娘道：「那是造化城的界限一步踏出生死門，就算離開了造化城。」

俞秀凡道：「桑館主。」

桑花娘一躬身，道：「賤妾已經離開了館主之位，俞少俠不用如此稱呼了。」

俞秀凡道：「桑姑娘，咱們幾時可以動身呢？」

桑花娘道：「任由公子決定，幾時離開此地，悉憑尊便。」

俞秀凡道：「他們現在何處？」

桑花娘道：「都在大廳之中，等候公子的令諭。」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好！咱們瞧瞧他們去。」

桑花娘道：「賤妾帶路。」

轉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回顧了顏成和湯蘭一眼，道：「兩位，一起去瞧瞧吧！」

顏成、湯蘭應了一聲，分隨俞秀凡身後，向外行去。

大廳中坐滿了人。

但每個人的臉色，都很嚴肅，不見笑容。

俞秀凡目光掠過羣豪，先落在水燕兒的臉上。

只見她玉容微現憔悴，似乎是瘦了不少。那秀美的輪廓雖然依舊，但已不是日前的玉容如花。

但最使俞秀凡奇怪的是，她已取下了臉上面具，以眞正面目和人相見。

在他記憶中，水燕兒一向是不喜以眞面目見人。

五毒夫人風采依舊，只是神情一片冷漠，冷的像罩了一片寒霜。

忽然間，俞秀凡有着一種不安的感覺，這些人不似來此隨他同出造化城還我自由之身，倒似是滿含仇恨悲忿而來，參加一場拚殺。

每個人都是一樣。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目光轉到無名氏的身上，高聲說道：「無名氏，你請過來。」

這時，湯蘭、顏成，都瞧出了情形有異，低聲說道：「俞少俠，情形有些不對。」

俞秀凡點點頭，道：「你們退遠一些，不論發生了什麼事？你們都不要捲入漩渦。」

湯蘭、顏成應了一聲，退後了五步。

無名氏大步行到俞秀凡的身前，就停了下來。

冷冷的站着，一語不發。

俞秀凡搖搖頭，道：「無名兄，還認識兄弟麼？」

無名氏點點頭，道：「認識。」

俞秀凡道：「看情形，你好像對我有些仇視？」

無名氏道：「嗯！不錯。」

俞秀凡心頭震動了一下，道：「爲什麼呢？兄弟自覺，沒有對不住無名兄的地方。」

無名氏道：「如是俞少俠要殺咱們，似是可以動手了，用不着等到黃昏時分。」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我要殺你們，誰說的？」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爲什麼要殺你們？」

無名氏道：「聽說你要收我們的魂魄。」

俞秀凡忍不住大聲說道：「靑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在胡說些什麼？」

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接道：「你相不相信，世間有一種疑心之毒。」

說話的正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目光轉到五毒夫人的身上道：「夫人是當今之世的用毒行家，在下願聞其詳。」

五毒夫人道：「有一種毒藥，服用之後，擾亂了一個人的神智，使他產生了一種幻覺，總覺着有人要殺他們。」

俞秀凡道：「人人的幻覺，都是一樣？」

五毒夫人道：「一則是用毒的份量如何，二則是這幻覺可以由用盡毒人去創造。」

俞秀凡奇道：「這些人，都中了夫人之毒麼？」

五毒夫人道：「別認爲造化門中，只有我一個人會施用毒物。」

俞秀凡道：「夫人，是否也中了毒呢？」

五毒夫人道：「你看我是否中毒？」

俞秀凡道：「在下覺着，夫人是這羣人中，唯一淸醒的。」

五毒夫人道：「誇獎！誇獎！」

俞秀凡道：「夫人，能不能解去他們身中的奇毒？」

五毒夫人道：「能又如何不能又如何？」

俞秀凡道：「夫人，妳們奉命來此，對在下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咱們來此聽命行事，但你能不能命令他們，那是你俞少俠的本領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夫人，至少，我可以把他們留下來，對麼？」

五毒夫人道：「那是你俞少俠的事，似乎是用不着和我們商量了。」

俞秀凡道：「在下是向夫人請教。」

五毒夫人道：「不敢當。賤妾等奉命來此，聽候俞少俠的令諭行事。」

俞秀凡道：「這些人對我俞秀凡像仇人一樣，如何能聽在下的令諭。」

五毒夫人道：「他們會聽命行事的，只是如何一個聽法，那就要你俞少俠施點本領出來了。」

俞秀凡冷冷說道：「夫人，總不能要在下殺了他們吧？」

五毒夫人道：「這麼多的高手，你想殺了他們，至少要大費一番手脚。」

俞秀凡冷冷說道：「那是造化城主不守信約了。」

舉步向外行去。

五毒夫人一皺眉頭，低聲說道：「俞少俠，請留步。」

俞秀凡道：「什麼事？」

五毒夫人道：「這些人都是奉命來此，你把他們棄置不顧，如何交代？」

俞秀凡道：「不用交代。他們身受奇毒控制，失去理性！在下既不能解他們身中之毒，也不能把他們全數殺死，只好由他們去了。」

五毒夫人道：「這些人並非自相投依，而是你向那造化城主要來的棄置不顧，豈不是不仁不義麼？」

俞秀凡道：「我如帶着他們同行，那豈不是帶着幾十個瘋子同行麼？這些人隨時可以翻臉動手，拔劍相向。」

五毒夫人道：「不錯，這就要看你的能耐

了。」

俞秀凡道：「他們身中奇毒，人性已失，就算我願和他們赤誠相交，也非易事。」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本是極端自負的人，爲什麼不試試看呢？」

俞秀凡道：「在下曾在人間地獄中見過一羣瘋狂之人，他們見人就殺。」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接道：「不錯。如若他們這些人身中之毒，不能解除，一年之後，他們就和那些瘋人一樣了。」

俞秀凡想到那瘋人堡中的慘狀，不禁爲之一呆。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俞秀凡，你有些害怕了，是麼？」

忍下心中的震驚、恐懼。俞秀凡緩緩說道：「夫人，在下想請教一事，但不知夫人是否敢據實回答在下。」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那要看你問什麼了。」

俞秀凡道：「這些人身中之毒，妳是否能解得？」

五毒夫人道：「現在能。再過一段時間，連我也不能了。」

俞秀凡道：「是不是妳對他們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不是，我雖有這樣一份下毒的能力，但還從未用過。」

俞秀凡道：「什麼人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恕難奉告。」

顏成突然接口，冷冷說道：「夫人，妳是來此聽命的，還是下令的？」

五毒夫人道：「咱們奉命來此，自然是聽命的了。」

顏成道：「那很好，如是俞少俠下令命妳解除他們之毒呢？」

五毒夫人道：「我一定聽麼？」

顏成道：「造化城主令妳來此受命，妳如不肯聽從，那是違抗城主的意旨了。」

五毒夫人道：「我想還有一個抗命的辦法呢。」

顏成一拱手，道：「請教。」

五毒夫人道：「死！一個人如是死了，大概無法再從人之命了。」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你不敢反抗我，並不是爲了我的快劍凌利，而是不能抗拒造化城主的意旨。」

五毒夫人笑道：「俞少俠說對了。」

俞秀凡突然回顧了桑花娘一眼道：「我們可以動身麼？」

桑花娘道：「可以。」

俞秀凡一揮手，道：「好！咱們走！」

帶着五毒夫人、湯蘭等，一行人立刻動身了。

桑花娘道途熟悉，當先帶路，很快離開了造化城。

過了生死門，已完全脫離了造化城境域。

只見四個身着葛衣身佩短劍的年輕人，並肩站在道中。

四個人，都不過二十二、三的年紀，長的眉目清秀，十分英俊。

俞秀凡一拱手，道：「四位是——」

四個葛衣少年一躬身，道：「那一位是俞少俠？」

俞秀凡道：「區區便是，四位是——」

左首葛衣少年道：「咱們四兄弟奉了造化城主之命，特來向俞少俠報到。」

俞秀凡肅容道：「造化城主吩咐四位些什麼？」

左首葛衣人道：「要咱們好好保護俞少俠，俞少俠如有什麼差遣，咱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俞少俠可使我們生，也可使我們死。」

俞秀凡道：「哦！」

左首葛衣少年道：「從此刻起，咱們兄弟已是俞少俠的家奴、僕從了，生死皆由主人之命。」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你們先站一側。」

四個葛衣少年應了一聲，退到一側。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目光轉注到五毒夫人的身上，道：「夫人，現在，咱們已離開了造化城，是麼？」

五毒夫人道：「是！」

俞秀凡一抱拳，道：「夫人獨霸湘西，是一派門戶之主，妳可以請便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要我走！」

俞秀凡道：「不錯。在下把夫人帶出了造化城，已恢復夫人自由之身，妳可以回湘西去了。」

五毒夫人道：「我如離去之後，你如何照顧他們十餘個將瘋之人？」

俞秀凡道：「在下自有辦法，不勞夫人費心。」

五毒夫人歎息一聲，道：「你無法照顧他們，他們隨時會出手殺人。」

俞秀凡道：「在下曾去過瘋人堡，還不是全身而退。何況，這些人還未成瘋，在下自有應付之道！」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我不能走。」

俞秀凡接道：「你不走，爲什麼？我已把夫人帶出造化城，妳不願意再回湘西，可以再回造化城去。」

五毒夫人一笑，道：「我如再回造化城，我剛才就可以不來。」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接道：「你選中了我，我受命而來，那就算跟定了你。」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夫人，你可以離去，但你如要一定跟着我，那就要聽我令諭行事。」

五毒夫人道：「我會儘量的聽你令諭。」

俞秀凡道：「你負責帶着這一批神智不清的人，照顧他們的安全，在一月之內，解去他們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只能答應你，替你照顧他們，但我不敢答應你，一月之內解去他們之毒。」

俞秀凡道：「如是你沒有這份才能，那妳就可以請便了。」

顏成低聲道：「公子，不用太過激動。」

俞秀凡道：「她如不在此地，我們還可以去找一個替他們療毒的人。」

顏成微微一怔，道：「能夠找到麼？」

俞秀凡道：「我想可以。」

五毒夫人道：「除我之外，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能夠療治好他們身中之毒。」

俞秀凡道：「誰？」

五毒夫人道：「能者無所不能。」

俞秀凡道：「你是說造化城主？」

五毒夫人道：「不錯。」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除了你和造化城主之外，至少還有一個能夠解去他們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道：「什麼人？」

俞秀凡道：「花無棄如何？」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花無棄失蹤了數十年，只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俞秀凡道：「只因爲他不在江湖上出現，就認爲他死了，是麼？」

五毒夫人道：「就算他還活在世上，你也未必能夠找得到他，就算你找得到他，他也未必肯替他們除毒。」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夫人，這是在下

的事，不用夫人操心了。」

五毒夫人沉吟一陣，道：「好！我試試看，一月之內，我如無法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你再去找花無菓吧！」

桑花娘、湯蘭都儘量避免接言，對那五毒夫人，似有着很大的畏懼。

四個年輕的葛衣人，倒是說到做到，一直站在俞秀凡的身側，不肯離開一步。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四位，別站的太近了。」

四個葛衣人各自後退了一步，齊齊躬身說道：「咱們兄弟保護公子的安全，不能離的太遠。」

俞秀凡搖搖頭，道：「我還用不着別人保護，四位再站遠一些吧！」

四個葛衣人應了一聲，又向後退了兩步。

俞秀凡苦笑一下，目光轉到桑花娘的身上，道：「咱們如何一個走法？」

桑花娘道：「再向前五里，官道口處，城主早已替咱們準備好了車馬。」

俞秀凡道：「哦！」

桑花娘道：「花娘帶路。」

緊靠官道旁一個廣大的草坪上，果然停了五輛篷車，二十餘匹健馬。

一個青衣中年大漢，行過來對着俞秀凡一抱拳，道：「在下奉城主之命，給俞少俠送代步而來，還有清單一份。」

雙手遞過來一個精美封簡。俞秀凡道：「不用看了，請代覆造化城主，就說我已收到好了。」

青衣大漢道：「這是一份厚禮，在下要交代清楚。」

打開清單，高聲說道：「篷車五輛，全套設備，拉車的走騾二十頭，長程健馬二十五匹，黃金程儀五千兩，白銀三萬，翠玉珠寶一箱，車夫五人。」

俞秀凡道：「車夫遣回，代在下向城主謝過。」

青衣大漢應了一聲，帶着五個車夫而去。

俞秀凡道：「桑花娘爲篷車領隊。」

目光一掠四個葛衣人，接道：「四位請駕轅馳車，一切聽從桑花娘的指示。」

這四個確是聽命的很，應了一聲，各自奔向一輛篷車。

俞秀凡道：「湯蘭、顏成，跟着我騎馬開道，餘下的人，由五毒夫人率領，五乘五輛篷車。」

縱身躍上一匹健馬，當先奔馳。

顏成、湯蘭，各選了一匹健馬，餘馬交給了桑花娘，分別繫在篷車之上，縱騎急追俞秀凡。

三騎駢馳前進，和篷車保持了五丈左右的距離。

顏成道：「看來造化城主棋高一着，讓俞少俠帶走了二十個人，有大半是在背芒刺。」

湯蘭接問道：「俞少俠，準備如何對付他們？」

俞秀凡道：「我在想，造化城主的用心何在？」

湯蘭道：「他很大方的答應了咱們要的人，却給他們服下致瘋奇毒，隨時可以暴發一場自相殘殺局面，用心的險惡，無以復加了。」

俞秀凡道：「這個我也想過了，但他這樣佈置，不可能是對付我。」

湯蘭道：「恕賤妾愚昧，想不出俞少俠語中玄機。」

俞秀凡道：「如若只是爲了對付我，造化城主用不着費這樣大的心，他可隨時取我性命，何苦轉這麼大的一個圈子。何況，這樣，也未必就能害了我的命。」

顏成笑一笑，道：「公子深藏不露，這等深入過人的看法，實非一般人所能及。」

俞秀凡道：「所以，他在我們要的人身上下了奇毒，只有一種作用。」

湯蘭道：「俞少俠，我們也不用猜了，究竟是什麼作用，你可以直說了。」

俞秀凡道：「我只是一種推想，他把這些人留到我們身側，可能是爲了對付別人。」

顏成道：「對付誰？」

俞秀凡道：「艾九靈！」

顏成道：「不錯，俞少俠高見。」

俞秀凡道：「但在下總覺着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所以，我想咱們還有機會，使他們心生感動。」

顏成道：「對付一般的人，也許可以用誠意感動他們，但對那些快要成瘋的人，只怕是無法讓他們受到感化。」

俞秀凡道：「這些人中，總有一個首腦人物，才能指揮全局。目下我想到的人，可能是五毒夫人。」

顏成點點頭，道：「俞少俠，可是希望感動五毒夫人？」

俞秀凡道：「我自然也知道此事不容易，但目下情形，只有試試了。」

湯蘭道：「俞少俠，賤妾想到了一策，不知是否可行？」

俞秀凡道：「姑娘請說。」

湯蘭道：「咱們先殺了五毒夫人如何？」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行！殺了五毒夫人，也許可以逞一時之快，但會留下無窮禍患，江湖同道會感覺到咱們和造化城主，並無什麼不同。」

湯蘭道：「俞少俠說的也是，咱們以仁對暴。」

顏成道：「俞少俠，在下覺着你不妨和五毒夫人來一次懇談，也許能使她改變心意。」

俞秀凡道：「咱們儘量去作就是，如不能使頑石點頭，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顏成道：「五毒夫人是咱們指名要來的人，那四個葛衣劍手，却是造化城主派來的人，咱們該如何對付他們呢？」

俞秀凡道：「也只好以一個誠字去對付他們了。」

顏成說道：「造化城主遣他們來此，想必是早有安排了。俞少俠以誠待人，不是對這樣的人。」

顏秀凡道：「俞兄的高見呢？」

顏成道：「在下的看法麼，倒不如讓他們來一個自相殘殺。」

俞秀凡道：「自相殘殺？」

顏成道：「不錯。這四個葛衣劍手，自稱對你千依百順，俞少俠可以找一個事故，讓他們對付五毒夫人。」

湯蘭接道：「如是他們不肯出手呢？」

顏成道：「那就證明了他們是一片虛心假意，應該如何處置他們，那要俞少俠自己決定了。」

湯蘭道：「如是他們眞的殺死了五毒夫人，什麼人去照顧那一羣快瘋的人？」

顏成道：「他們殺不死五毒夫人，如若眞的殺死了那五毒夫人，還有什麼可怕之處。」

湯蘭說道：「五毒夫人武功雖高，但却未必是四個葛衣劍手合攻之敵。」

顏成道：「五毒夫人厲害的是她的用毒之能，如是她無法對付四人合擊之勢，自會用毒了。」

湯蘭道：「顏兄之意，可是說四個葛衣劍手，一定會死於五毒夫人之手了？」

顏成道：「不錯，只有在一種情形之下，他們才可能戰成不勝不敗之局。」

湯蘭道：「那一種情形呢？」

顏成道：「他們早有勾結。」

俞秀凡點點頭，道：「這話倒是有理，只是，這一戰也不能讓他們眞的拚出死亡。」

顏成道：「只要俞少俠能及時喝阻，在下相信可攔阻了這場生死之分的搏鬥！」

湯蘭道：「五毒夫人如若施用毒物，只怕是四個劍手很難倖免，五毒門以奇毒馳名江湖，中人必死。」

顏成道：「五毒夫人神智清明，又是天下有數的用毒高手之一，縱然施展毒物，也不至於傷害人命。」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顏兄說的也是，五毒夫人被造化城主依爲肱股，豈是輕率從事的人，想來定然不會隨便到舉手殺人的境地。何況在此情此境之下，更不會輕易殺人。問題是，這四個葛衣劍手，咱們對他們知道的太少了。」

顏成道：「咱們知道的多少，無關緊要，只要五毒夫人知道他們就行了。」

湯蘭道：「五毒夫人會知道麼？」

顏成道：「應該會，她一向是受造化城主器重，對造化城主的事知曉極多。」

俞秀凡道：「這一些人，你一個也不認識麼？」

顏成道：「又何止我們不認識，當今江湖之上，只怕沒有一個人認識他們，他們都是造化城主秘密訓練的武士。」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顏成道：「俞少俠，造化城主所以肯和你訂下那個約書，因爲他已經看透了你是屬於一言九鼎那種君子人物，他也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這些人，甚至說明了如何對付你的辦法。你得要出些花招，才可以使他們莫可預測，要四個葛衣劍手，對付五毒夫人，就是要他們莫測高深。」

俞秀凡笑一笑道：「顏兄說的是，雖然信義大節不可移，但也不能讓他們太瞭解我。」

顏成道：「只有讓他們莫測天威，他們才知所戒懼。」

俞秀凡笑一笑，又道：「顏兄說的是，在下要找個機會給他們來個莫測之變。」

湯蘭突然接口說道：「俞少俠，這些人到目前爲止，似乎都還肯聽令諭行事，那些人所謂將要成瘋，不知是眞是假？」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這一個，我還沒有仔細的看過。在人間地獄之中我見過那些瘋顚之人，先入爲主，使我有了很大的誤會。」

顏成道：「看不出來的，就算他們不會成瘋，也必受着藥物的控制。」

俞秀凡道：「關鍵似乎是集中於五毒夫人一人的身上了，如若咱們不要五毒夫人，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顏成道：「那會更糟。造化城王會派一個四毒門中的弟子，來控制這些人。」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看來，造化城主果然是一個很難鬥的人。」

湯蘭道：「賤妾和刀釵冷萍，交誼甚深，我想我暗中和她談談，看看能不能套出她們的用心，是否眞的被藥物控制。」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我會給姑娘製造一個機會。」

歷經了無數的兇險，使得俞秀凡變得老練了很多，仍然冷靜的觀察了兩天。

但他並沒有什麼收穫。那些人一直保持着仇視的冷漠。四個葛衣劍手，仍然是對自己恭謹異常。

五毒夫人似乎是有意逃避，儘量不和俞秀凡搭訕，就算是俞秀凡要問些什麼，也是回答的十分簡短。

第三天，過午時之後，車馬行到了另一片樹林前面。

俞秀凡突然躍下健馬，喝令停車。

四個葛衣劍手，立刻躍下車轅，分隨在俞秀凡的身側。

俞秀凡目光轉動，看林前有一片廣大的草坪，正是動手搏殺的好地方。

回顧了四個葛衣劍手一眼，俞秀凡緩緩說道：「四位這樣緊隨在下，不知是何用心？」

四個葛衣人齊聲應道：「咱們保護俞少俠的。」

俞秀凡喝了一聲道：「看來，你們四個倒是一片誠意了。」

四個人中那年齡較大的葛衣人道：「咱們奉到的令諭，不能使俞少俠受到一點傷害。」

俞秀凡沉吟了一聲道：「除此之外呢？」

葛衣人道：「受俞少俠之命，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俞秀凡道：「當眞會麼？」

四個葛衣人齊齊躬身一禮，道：「千眞萬確。」

俞秀凡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桑花娘請五毒夫人過來。」

這時，俞秀凡已然遠離篷車，行至草地中間。

桑花娘帶着五毒夫人，匆匆行了過來。

俞秀凡揮揮手，令桑花娘退了回去，目光一掠四個葛衣人道：「你們認識她麼？」

四個葛衣人齊齊點頭，道：「認識。她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一笑，道：「在下想請教一事？」

五毒夫人冷冷的打量四個葛衣人一眼，道：「俞少俠但請吩咐！」

俞秀凡道：「妳是當今武林中有數的用毒高手，自然有解毒之能，但不知幾時可以解去他們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道：「這個，我一直沒有答應俞少俠替他們解毒。」

俞秀凡道：「如是現在我要妳答應呢？」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這個，很叫在下爲難。」

俞秀凡道：「如是夫人不肯答應，那就別怪在下失禮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你請吩咐！」

俞秀凡道：「妳見死不救，應該斷去一手，妳眼看他們將成瘋顚，應該挖去一目。這全是妳身上所有，應該不會爲難了。」

五毒夫人似是未料到俞少俠竟會提出這樣一個難題，呆了一呆，才說道：「這個，我也無法從命。」

俞秀凡道：「好！妳既然不願自己動手，只好請他們代勞了。」

目光一掠四個葛衣人，接道：「你們四位代我出手，斬了她的一隻右手，挖去她一隻左眼。」

四個葛衣人相互望了一眼，拔出短劍，逼向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絕未料到俞秀凡會下了這麼一個令諭，怔了一怔，道：「俞少俠，你……」

俞秀凡冷笑接道：「夫人可是覺着很奇怪麼？」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照俞少俠的爲人，不會下這樣一道令諭。」

四個葛衣劍手，已然佈下了攻擊的陣勢，但見兩人不斷的交談，並未立刻出手。

五毒夫人倒是有着出奇的鎭靜，眼看四人劍拔弩張，大有立刻出手之意，但仍然保持適當的鎭靜，臉上是一片奇異之色。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諸位料定了我，行事循規蹈矩，不會輕易出手。所以，夫人才

這麼對付在下了？」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我不是一個輕易受到左右的人。」

兪秀凡道．「如若夫人沒有一點氣勢，造化城主怎會放心你統率這批人手。」

五毒夫人道．「兪秀凡，我一直對你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造化城主太堅持己見。」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可否談談對在下的看法？」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不只是武功高强，而且，你滿腹經綸．讀書太多的人，有一個危險。」

兪秀凡道．「什麼危險？」

五毒夫人道．「思慮太多，常有變化。」

兪秀凡道．「那麼，造化城主對在下的看法呢？」

五毒夫人道．「他覺得你很君子。」

兪秀凡哈哈一笑，道．「夫人，我不能讓造化城主把在下看的太清楚，也不能讓夫人把在下料中。」

目光一掠四個葛衣劍手，道．「殺！」

四個葛衣劍手突然齊齊大喝一聲，揮劍攻上。

四人劍招奇速，有如四道閃起的寒光。五毒夫人雙手齊出，兩把短刀閃電迎出。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四把短劍，盡爲封開。

四個葛衣劍手未待五毒夫人反擊，立刻又揮劍攻了上去。

但見點點寒芒飛旋，劍風如輪，攻擊猛銳至極。

五毒夫人雙刀飛舞，和四個葛衣劍手展開了激烈的惡鬥。

兪秀凡冷眼旁觀，發覺四個葛衣劍手竟是全心全意的攻勢，劍如閃電，招招攻向要害。

五毒夫人手中雙刀雖然變化奇厲，但却無法勝過四個一流劍手的合擊。

逐漸的呈現了不支狀態。

忽然之間，五毒夫人雙刀並進，反擊了一招。

就是這一反擊，四個葛衣劍手，突然有兩個倒了下去。

兪秀凡心忖道：「這一招反擊之勢，雖然凌厲，但也不足以把兩人震倒，不見他別有動作，想來也不會用出毒物了。」

但見五毒夫人雙刀疾分，迎上了兩個葛衣劍手。刀、劍相觸，響起了一聲金鐵相震，兩個葛衣劍手，忽然倒了下去。

還刀入袖，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可惜他們四位的劍術差了一些。」

兪秀凡道：「夫人之意，可是希望我出手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你要出手？」

兪秀凡道．「這要看夫人的意思了。如若是夫人意猶未盡，在下只有奉陪一二了。」

五毒夫人道．「我不想和你動手，但世上的事，很難說，也許有一天，咱們會被環境逼的非要拚上一場不可。不過不是現在。」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如眞有那麼一天，夫人以用毒之技，對付在下，那是必操勝算了。」

目光一掠四個葛衣劍手，道．「夫人，把他們救醒來吧！」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他們永遠不會醒了，我能瞬息間制人於死，但却不能使他們死而復生。」

兪秀凡大感意外的說．「以妳用毒之技，似乎是用不着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

五毒夫人道．「這四個人的劍招太凌厲，逼得我分不開手用毒。」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他們是死於妳的刀下了。」

五毒夫人道．「單以武功而言，我一人勝不過他們四個。」

兪秀凡道．「但下却瞧不出夫人何時用毒？」

五毒夫人道．「毒在刀上。所以，我無法控制。」

兪秀凡道．「就算你刀上滲有奇毒，但你並沒有刺中他們。」

五毒夫人道．「如若要刺中他們之後，才叫人毒發而死，那是下等用毒手法，我也不配被人稱作五毒夫人了。」

兪秀凡道．「妳可知道他們的來麼？」

五毒夫人道．「知道，他們是造化城主暗中訓練的一批劍手。」

兪秀凡道．「你殺了他們，如何向造化城主交代？」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不會在乎這四個劍手的死亡，他只是要你明白，他對受命之人，有絕對的權威。」

兪秀凡道．「多謝夫人指教了。」

五毒夫人轉目四顧了一眼，不見有人行來，低聲道：「兪秀凡，這是不是你的主意？」

兪秀凡道．「什麼主意？」

五毒夫人道．「要這四個劍手出手來對付我？」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夫人覺着，在下不會如此麼？」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有些事，並非因爲有深厚的學問；只是一個人受到他品格的影響，有些辦法，是永遠想不出來的。」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夫人不但是文武兼資的人，而且對人性的觀察體會，也下過一番工夫了。」

五毒夫人道．「略有一二愚見，算不得什麼！」

兪秀凡突然長歎一聲，道．「夫人，這就叫在下不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可是因爲我身陷造化城的原因麼？」

兪秀凡道．「以夫人之能，實也不必屈於造化城主之下。」

五毒夫人格格一笑，道．「兪秀凡，你這是挑撥離間呢，還是誠心請教？」

兪秀凡道．「自然是誠心請教。」

五毒夫人道．「我可以回答你四個字。」

兪秀凡道．「哦！這等大事，難道一語就可道破？」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乘勢待機。」

兪秀凡道．「聽夫人的口氣，似乎是還不滿足目下之位？」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兪秀凡，我說很滿足，你相信麼？」

兪秀凡搖搖頭，道：「不相信。」

五毒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又何必多此一問呢？屈已從人，君所不欲，以此測度，我無論如何回答，都不能使君滿意。」

兪秀凡道．「夫人說的有理。」

語聲一頓，接道．「與夫人這番交談，使兪某增長了不少見識，但兪某還有一事相求，不知夫人是否能夠答允？」

五毒夫人道：「可是有關他們身中奇毒一事？」

兪秀凡道．「不錯。只要夫人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使他們心志恢復，何去何從，悉由他們作主，兪某人決不强留。」

五毒夫人畧一沉吟道：「我一生作事，都是順勢，如若我答應了你的請求，那是逆勢而行了。」

（未完）